

取

威新中學公教圖書

THE MIDDLE LIBRARY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訓蒙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o250

MG
B976.1
t63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取

威新中學公教圖書藏書

THE SCHOOLS LIBRARY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聖
訓
蒙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第三版印

No250



3 1773 1077 2

2000-12-26

Ang. Zottoli, s. j. (晁德蒞)

CATECHISMUS EXEMPLIS ILLUSTRATUS

editio 3^a

南京主教姚

重准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九
年耶穌會士晁德蒞譯述

同會

利範濟
沈禮門

校

取譬訓蒙上卷目錄

第一首論信德體用	一
第二首論教要道理	五
第三首論信經首句我信天主	九
第四首論全能者天主罷德肋	十二
第五首論化成二字	十四
第六首論天地二字	十七
第七首論總領與護守天神	二二
第八首論我信其惟一費畧	二五
第九首論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	二九
第十首論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三三
第十一首論我信其受難被釘	三七
十字架死而乃瘞	
第十二首論我信其降地獄	四十
第十三首論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四三
第十四首論我信其升天坐於聖父之右	四七
第十五首論我信其日後從彼	
而來審判生死者	五一
第十六首論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五五
第十七首論我信有聖而公厄格肋西亞	五九
第十八首論諸聖相通功	六二

第十九首論我信罪之赦	六四
第二十首論我信肉身之復活	六七
第廿一首論天堂之常生	七一
第廿二首論地獄之常生	七四
第廿三首論望德體用	八十
第廿四首論望德緣由	八四
第廿五首論冒望之罪	八七
第廿六首論失望之誘	九二
第廿七首論愛德體用	九五
第廿八首論發愛德之要	九九
第廿九首論發愛德之法	一百四
第三十首論發愛德之驗	一百九
聖達尼老禱文	一百十五
聖類思禱文	一百十九
天神禱文	一百二三
中卷目錄	
第一首論十誠總意	一百二八
第二首論守誠善法	一百三一
第三首論首誠正道	一百三五
第四首論敬主數法	一百三九

第五首論犯誠諸罪	一百四三
第六首論第二誠解	一百四六
第七首論其餘諸罪	一百四九
第八首論第三誠之意	一百五二
第九首論望彌撒之分	一百五五
第十首論望彌撒之益	一百五九
第十一首論第四誠解	一百六二
第十二首論第五誠解	一百六五
第十三首論愛仇之命	一百六七
第十四首論惡表之害	一百七十
第十五首論淫論之罪	一百七四
第十六首論犯罪之機	一百七六
第十七首論淫習之傷	一百八一
第十八首論淫惡之重	一百八四
第十九首論第七誠解	一百八七
第二十首論補償人物	一百九十
第二十一首論第八誠解	一百九三
第二十二首論補名等說	一百九七
第二十三首論妄判是非	一百九九
第二十四首論第九誠與邪念	二百三
第二十五首論第十誠與惡願	二百五
第二十六首論大罪之說	二百九

第二十七首論大罪之效	二百十二
第二十八首論小罪之說	二百十五
第二十九首論善看聖書	二百十九
第三十首論祈禱總意	二百二三
第三十一首論默想簡法	二百二六
第三十二首論善禱良法	二百三一
第三十三首論天主經前二祈求	二百三六
第三十四首論天主經中二祈求	二百三九
第三十五首論天主經第五祈求	二百四三
第三十六首論天主經末二祈求	二百四七
第三十七首論聖母經上段解	二百五一
第三十八首論聖母經下段解	二百五六
第三十九首論聖母佑人終時	二百六十六
第四十首論何得聖母保佑	二百六四
聖嘉西讚聖母詩	二百六七
求聖母救急難詩	二百六八
下卷目錄	
第一首論聖事總意	二百六九
第二首論聖事本效	二百七二
第三首論告解聖事	二百七六
第四首論省察之要	二百八十

第五首論省察之法	二百八四
第六首論痛悔之理	二百八九
第七首論痛悔之效	二百九二
第八首論定改之道	二百九六
第九首論告明衆罪	二百九九
第十首論冒辦告解	三百四
第十一首論告罪當有之情	三百九
第十二首論告解當行之規	三百十二
第十三首論補贖之分	三百十六
第十四首論煉獄之苦	三百二十
第十五首論扶助煉靈之故	三百二十四
第十六首論聖教大赦之義	三百二七
第十七首論得大赦之所要	三百三一
第十八首論得大赦之餘解	三百三五
第十九首論辦總告解之益	三百四十
第二十首論聽講告解之心	三百四十四
第二十一首論就正神師	三百四七
第二十二首論聖體本意	三百五一
第二十三首論聖體蘊奧	三百五六
第二十四首論備領聖體要法	三百六一
第二十五首論備領聖體良法	三百六四
第二十六首論感謝聖體善法	三百六八

第二十七首論勤領聖體大益	三百七十二
第二十八首論敬拜聖體	三百七五
第二十九首論冒領聖體	三百七九
第三十首論臨終聖體	三百八三
第三十一首論領洗聖事	三百八七
第三十二首論聖洗首效	三百九一
第三十三首論聖洗餘效	三百九五
第三十四首論堅振聖事	三百九八
第三十五首論堅振禮儀	四百二
第三十六首論終傅聖事	四百七
第三十七首論神品聖事	四百九
第三十八首論神品升階	四百十三
第三十九首論婚配聖事	四百十八
第四十首論將配旨要	四百二十
耶穌誕歌	四百二四
耶穌復活歌	四百二七
耶穌升天歌	四百二八

序

遐稽依納爵之登聖域也。鴻功駿業。史不勝書。然功業中最燦著者。又在訓蒙。良以蒙養不端。則後日之作聖無基也。雖聖人改遷之始。潛迹深山。靜專神務。似獨善而非兼善者。自蒙耶穌聖母臨眷後。居名邑。覽群書。學業既成。思有以廣其薪傳。宏其教育。於是建設學校。羅致青年。迪以道德性命之學。訓以聖教切要之端。一時之沐其陶成者。實繁有徒。迄今年湮代遠。聖人之風徽已渺。聖人之典則猶新。故諸幼童猶得優遊門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斯非聖人之良模。曷以昭垂於不朽。何則。蓋聖人倡之於前。令其會中修士。皆率此意以矢願。從此漸傳漸廣。聖學遂相傳於勿替焉。卽如滙學諸生。亦隸聖人門。下而所稟承有聖經賢傳。教理簡約。

等書。然此皆言簡意賅。非諸幼童所能測其精蘊。爰乃特著詞旨清淺。最易明曉者。名曰取譬訓蒙。彙成三集。傳授諸生。庶於傾聽之餘。均可實得於心。庶畢符聖依納爵設教之精心。深慰余樂育人才之美意也夫。

上卷信德信經望德愛德

吾人僑世。天主事理。暗昧不明。正如夜行之人。手無燈燭。前無所見。悵悵何之。於此有人焉。憐其盤桓歧路。躑躅不前。照之以燈。導之以路。則可向前程而長往矣。何幸如之。又如人眺望遠鄉。欲詳察夫此方之景色。但憑其目力之能。雖熟視之。仍盲然無覩。倘得千里鏡以窺之。則未見者可見矣。未識者可識矣。豈非大異於昔日也哉。吾人於天主之理。身後之事。暗昧不明。幸天主賦之信德。俾之明見。而有所向。宛如暗中之照以燈光。窺遠之有千里鏡也。吾儕可不步此明光乎。若能步此明光。則天堂雖云未見。不啻已見天堂矣。地獄雖云未見。一如已見地獄矣。而於聖教諸道。莫不知之明。而信之確。無殊主親臨而語已也。雖然天主之道。僅知之

不足。必繼以實踐乃可。而實踐之基。在望以後之厚報。與愛由來之大源也。故又以望愛二德。附於卷尾。而明解之。又以往事明證之。

中卷天主十誠守誠良法

吾人處世。將往天堂。正如羈旅還鄉。意欲坐擁家資耳。無如旅人於還鄉時。適逢黑夜。路值深淵。斯淵僅有薄板可渡。斯世也。上無明月。下視冥冥。且左右無欄。手不秉燭。倘使偶焉失足。必墜於深淵也無疑。恐何如之。設於此時。有照以燈光。衛以橋欄。掖之以手者。其人欣感若何。難以言狀。豈知旅人卽我眾人也。旅人之還家鄉。卽我往天堂之像也。黑夜者。三仇之蒙蔽也。薄板者。生命之脆薄也。過此板者。於危險中渡生命也。冥冥之深淵。卽黑闇之地獄也。橋欄者。天主十誠也。燈光者。天主之默牖。明示我十誠爲升天之正路也。以手掖之者。卽天主之寵佑。輔我能守十誠也。然我人處世之時。非一日。守誠之難。非一端。設非常求主佑。何能免乎罪。

戾哉。故又勸人求主。而以求主之法。附之於後。

下卷聖事七件正義旁義

觀夫羈旅登程。風塵跋涉。口渴唇焦。幾至渴死中途。難以再進。幸而盤桓細望。瞥見清泉而飲之。不覺神清氣爽。於是解焦渴而迺興。迺止。瞻衡宇而載欣。載奔。無憂困疲中道矣。吾人之往天堂。亦然。旅人之口渴唇焦。卽私慾猛烈。莫之能禦。猶口渴而求飲。身疲而難進也。當此之時。神力漸微。而魔障迭興。冀得奮行天路。不綦難哉。幸也。耶穌憐吾等之力弱。設良法以醫之。卽聖事七蹟是。因此聖事。解吾靈之焦渴。振已疲之精神。宛如飲清泉而氣爽神清也。夫聖事中。至有效者。卽告解與聖體聖事。其所領多寡之數。隨吾欲而並無限止。他件聖事。苟誠心行之。天主亦卽因之而賦以聖寵。予以隆恩也。何幸如之。故今以聖事七蹟。備錄於是卷而詳

取譬訓蒙... 下卷 聖事七件正義旁義

捌

解之。

教要總說

天主惟一。不能有二。自有而無始。永生而無終。是純神。并無形體。秉萬德。毫無虧缺。天下無人能見。而其無所不見。并知至微之念。地上無處可容。而其無所不在。亦及至隱之隅。全善全能。無限奇妙。至公至聖。無窮純德耳。

天主一體。包含三位。一謂聖父。一謂聖子。一謂聖神。聖三之奧。卽此謂也。以位論之。彼此相別。而聖父。非卽聖子。而聖子。非卽聖神。以體論之。共一性體。而三位。均爲天主。而天主。惟一無二。譬彼旭日。日輪。日光。日煖。三件惟一。太陽。比吾人靈。記司。悟司。欲司。三司惟一。靈魂。聖父生子。而無從生。聖父。聖子。兼發聖神。猶人照鏡。卽生己像。而若見美物。卽發愛情。聖父。聖子。聖神。無先後。無大無小。三位一體。祇一天主。

蒼天大地。天主所造。天上所蘊。天下攸顯。天主化之。不用材料。從無而造。不費時刻。一命卽有。初造天神。不勝其數。厥性至美。嗣因有神驕傲。遂變魔。降

地獄。餘神存忠。遂見主。得永福。卒造人類。一男一女。男名亞當。女名厄穢。置之地堂。享此宴樂之園。終不當死。定之終向。認愛奉事天主。由得真福。園中有樹。結菓甚美。天主欲人敬奉。禁伊食之。魔欺女。女誘夫。元祖違命。食菓叛逆天主。主怒。逐出地堂。罰及後嗣。均不免煩苦死亡。是故。吾寄斯世。已負原罪。便是逆民。足以永離上天焉。天主哀憐人類。救吾於魔。還吾以天。天主聖子。自屑成人。兼有肉身靈魂。一如吾等然。聖子成人。謂之耶穌。亦謂基利斯督。耶穌者。救世之解。代贖人罪之說。基利斯督者。擦油之意。是立王與立司教之禮。聖子爲人。兼爲天主。聖父與聖神。皆不爲人。聖子於無始。自爲天主。非於無始是人。其降生以後。現有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矣。降生定期既屆。選一童貞福女。爲己童貞聖母。而因聖神之功。受孕於其胎中。降生之奧。卽此謂也。聖童貞者。名瑪利亞。雖已成母。仍不失爲童貞。如光透晶。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安生吾主。吾主誕生。冬至半夜。在貧棧中。八日後。受割損。立聖

名。名耶穌。在世三十有三年。立諸德之高表。傳福音之正道。顯多聖跡。以證己爲天主。先知豫言厥事。逐字皆有驗矣。

夫欲救人贖罪。獨負衆人罪惡。代服眾罪上刑。甘心受難。死於十字架上。論有人性。受苦難。立功以至其極。論爲天主。推己功。加以無窮之價。悉補主辱。贖人於永墮矣。救贖之奧。卽此謂也。其死後第三日。因本德。死而復活。復活後四十日。倚本力騰空升天。升天後踰十日。遣聖神寵照宗徒。迨世之終。將重降世。以審衆人。衆人復活。善者賜之天堂。惡者判之地獄。而天堂與地獄。永遠無盡期也。

耶穌升天前。建立聖教會。是卽信友之聚會。奉吾主耶穌聖教。通於耶穌聖事也。教會者。耶穌爲衆人立之。因宗徒傳之。是以真教一也。聖也。公也。繫宗徒也。宗徒旣沒。教皇與主教代之。是故非屬教皇與主教者。便非真教。教化皇在羅馬府。獨爲聖教會元首。躬代耶穌尊位。於是有權於諸司教。及諸信

友之上。順其令。依耶穌所許。不陷於舛謬。易其權。卽離宗徒之教。便非耶穌真教。而真教之外。並無救靈之法也。

聖教會有三景。榮福。攻戰。煉苦之景。榮福者。王於天之聖人。攻戰者。生於世之信友。煉苦者。煉於火之靈魂。會友比人身肢體。彼此相通。通於聖人之功。信友之德。而以切禱善行。能慰煉獄之靈。諸聖相通功。卽此謂也。

以上諸端。載於信經。人當堅信。信亦非據傳。實倚天主啟示。與聖會設教。此不可舛錯之要法耳。然欲自救上升。內信不足。更宜顯著於行。遵守天主十誡。聖教四規。修德避罪也。

十誡者。一、命愛惟一天主。禁絕諸凡異端。二、命恭厥聖名。禁以誓以咒侮慢之。三、命守瞻禮之日。禁傭生之諸工。四、命孝敬父母。尊敬長輩。五、禁殺人禍人。或有害人之願。或施惡表之毒。且禁有恨報仇。命寬釋於眾。六、禁凡污淫之行。并凡引淫之機。七、禁或取或留他人之物。或致害於人之財。八、禁僞証。

虛謊。臆議。謗訕。冤抑。九、禁願想六誠所禁之行。十、禁非義而貪他人之財物。四規者。一、逢主日等瞻禮日。望彌撒。罷傭工。二、辦告解。一年至少一次。三、領聖體。每年至少一次。四、遇封齋等期。守大齋小齋。夫欲守誠守規。主佑爲要。主佑者。聖寵也。而欲得聖寵者。須因耶穌之名與功。屢次求之。而求之至美。禱詞。莫如耶穌親教之文。天主經是也。敬求天神聖人。亦裨益於靈。因其轉求天主。能輔吾人。更宜虔恭聖母。額外求之。怙之。因其主前全能。實爲天主寵愛之母。所以天主經以外。莫如聖母經爲最。

聖寵流下之泉。乃聖事也。耶穌創立七件。俾賦寵佑。貼賦厥苦厥死之功。曰聖洗。堅振。告解。聖體。終傳。神品。婚配。聖洗者。滅我原罪。賦我聖寵。得進聖教。堅振者。賦我聖神。堅成我德。以防諸仇。告解者。卽赦洗後之罪。聖體者。藉育人靈之命。終傳者。爲病人之慰。并輔以善死。神品者。賦聖職之權。盡職之力。婚配者。加聖寵爲夫婦之相和。兒女之教養。

諸聖事之最要者。聖洗也。無之卽無從升天。是故人於死危之境。不論何人。均能付洗。惟當以清水淋於彼額。以至流於膚。而不僅於髮上。且方傾水之頃。當云。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一字不可少也。

諸聖事之至尊者。聖體也。耶穌真天主真人。全蘊於茲。因於彌撒中。聖言方出之時。麵餅卽變爲吾主之真體。而酒乃變爲吾主之真血。其所存者。惟麵餅與酒之外形外像耳。然則或聖體供於祭臺上。或在於龕內之時。耶穌誠然在茲。夫一耶穌曾生於貧賤。死於苦架。復活而升於天者。今爲祭品。實亦在於天上也。然則我領聖體之時。所領者。卽是耶穌真體。並非厥像厥形。實爲厥身厥血。厥靈厥主性也。然則往領之時。必當格外欽敬。尤當內無大罪。有之。卽冒聖事。是食是飲罪判罪案也。苟非臨終聖體。又須守空心齋。諸聖事之大用者。告解也。祇一重罪。足以永墮地獄。是故罪人急須告解。方得罪赦。惟欲實蒙恩赦。至少須將大罪。種種省察。種種告明。一一痛悔。一一

定志。再不敢犯。且有定願。補還補贖。惟鐸所命。五者。立意少一。卽冒聖事。焉蒙己罪之赦乎。其中至爲緊要。至不容己者。痛悔也。痛悔。一、要內懷者。不特念痛悔經文。實爲真悼於心也。二、要全賅者。無一罪不悔。一罪不悔。無一罪得赦也。三、要超上者。恨己罪爲諸惡之至大。痛悼乎此。過於世之萬難也。四、要超性者。怨己罪。惟爲天主。非爲所致暫禍。生病失財等患。

欲發如此痛悔。求之於天主爲首。繼當慎揣重罪所應何罰。所致何惡。失天堂。陷地獄。凌辱天主。至尊主宰。無窮美善。自無造我之大父。以血贖我之慈主者也。若能愛天主美善。因而恨己罪之惡。是乃上等痛悔。卽願告解。而不得告解者。罪亦赦矣。抑或畏罪之罰。始恨己罪者。乃爲下等痛悔。往告解。罪始赦焉。

痛悔真切。定改自堅。與其犯罪。寧捨性命。因人深恨於此。必不願再陷於此故也。定改堅固。卽離犯罪之機。因作意納之。已有罪矣。又補他人之害。因不

補人害。罪不赦也。又償天主之義。以刻工善行。贖己罪也。夫痛悔定改。既得其所。告明自然無難。欣然自訟。一罪不瞞。且罪數罪類。無不悉解。因知瞞一重罪。少其次數。味厥殊類。已冒聖事。是犯極重之罪也。

人必當死。死後立有審判。而我永福永禍。皆繫命終之頃。是頃也。有大罪。卽判永火地獄。無大罪。卽得永福天堂。慎之慎之。人之四末。不可免也。死候爲定。審判至嚴。地獄惟苦。天堂無比。思之思之。萬民四終。不可忘也。然我是定死。而死期乃無定也。是故宜常克三仇。魔鬼。肉身。世俗。以避諸罪。而修諸德。罪宗有七。驕傲。嫉妬。迷色。忿怒。貪饕。慳吝。懶惰。是也。樞德有四。智德。義德。勇德。節德。是也。夫教友之首德。卽是超性向主之三德。信望愛也。凡教友開明悟後。度生之間。屢次分當發此三德。當死危之時。尤宜信望愛天主。至不容已也。信德者。堅信天主所示。諸端正道。其誦曰。天主因爾自爲真實。不能舛誤。信爾所示。聖教會內各端道理。望德者。切望天主。賜我寵佑常生。其誦曰。

天主。因爾聖子預許。聖子功勞。望爾極慈。今賜聖寵。後賜天國。愛德者。熱愛天主。萬有之上。並愛眾人。其誦曰。天主。因爾無窮美善。可愛無比。愛爾萬有之上。爲爾愛人如己。痛悔誦隨之曰。天主。因爾至尊至善。深惡罪惡。深悔以前諸罪。定志至死不犯。

謹遵教宗吳罷諾第八位諭旨。凡書中所述聖迹等篇。未經聖教會准定者。不屬信德之端。係有憑有據之事耳。

第一首論信德體用

問、信德之體。與信德之用。有何分別。答、其體常在靈魂上。人苟不犯相反信德之大罪。戕拔信根。則常存而不失。其用則隨機而發。發卽有。不發卽無。非若其體之常在焉。譬如一株菓樹。有本有實。其本根於地。倘無大風拔之。或農人掘之。四時常在。其實則應時而生。及時而落。非四時常有也。

問、何謂信德。答、信德是一神恩。吾人無功。而天主親賦之。卽因天主真實。堅信聖教會各種道理。所謂無功而得之者。因吾人未有此德。不拘作何事。在天主前不能有功。以得此諸德之原。萬寵之根也。譬之受造之恩。非因人功而得。以人未有之前。焉能行立善功。以蒙上主造化之恩。所謂天主親賦之者。因惟天主能以聖寵賦於人靈。而信德乃與聖寵同有。無異太陽。始升其光卽有矣。所謂依主真實。而信聖教道理者。因主自言。故吾堅信之也。從知信德本爲向主之德。蓋其所向。惟天主真實耳。

問、誰能有此信德。答、天主於人。初賦聖寵。卽賦信德。由此觀之。非但教友能有信德。卽不論何人。能發真切悔罪之情。以得天主之聖寵。卽此德與聖寵同來。故雖外教。或異端人。亦能有信德。且地獄中。邪魔惡人。亦有此信。惟此不可謂德耳。

問、何謂信德之用。答、信德之用。卽心中發篤信之情。以天主真實。不能虛言。亦爲全知。不能舛錯。爲此全信聖教道理。然發此信德。乃有二等。一則各種道理。一并全信。一則特信一端。如天主三位。天主降生等。皆可謂信德之用。

問、信德之用宜何如。答、宜全宜切。道雖高妙。不能洞悉者。皆當深信無疑。猶如嬰兒哺母之乳。雖不見母乳之潔污。絕無遲疑不敢之情也。非然者。大得罪於主。如一尊人與爾交談。爾疑彼虛言。豈非褻瀆之至乎。

問、何時宜發信德之用。答、愈多愈善。至少每年一次。按許多聖師之說。至

少每月宜發信德一次。最要緊者。在初開明悟。與臨終之候。故凡爲父母。與助人臨終者。宜啓迪幼童與病人。發此信德也。

問、惟有信德。足以救靈否。答、惟有信德。不能救靈。宜又有善功。但信德爲諸功德之原。必有信德。乃能修德立功。以成救靈之功耳。譬如人欲渡海。必須有舟。然惟有空舟。而無舟人。并無檣帆等具。安得航海乎。

迹

夫信德之恩。主所親賜。而鎮定於諸危境者也。若然。吾人宜勤以得之。而固以守之也。又可知矣。茲特述一往事。以爲吾人表式焉。昔天主教降生後一千六百十有四年。在日本國。有一宦家。膺爵朝廷。堅信聖教。無如王素信異端。不容正教。故查知朝有奉教官員。名提督者。卽格而降之。伍於庶民。其妻名瑪利那。生有三子。二男一女。長名西滿。年維十六。次名瑪帝那。年甫十四。幼名瑪寶。甫有九齡。提督逢此大難。不形慍色。惟調停家務。熱心事主而已。不

數日。王卽使人來曰。王命攜爾幼子入朝。父母聞之。痛泣殊深。甚恐幼子。年輕力弱。易於背教。然王命難違。居無何。只得呼幼子來前。抱而囑之。密示以王意。幸蒙天主特恩。幼子瑪竇。願爲耶穌失命。遂降福而付之。越數日。王又使人來曰。以爾幼子。抗違王命。業已死矣。茲又命瑪帝那入朝。提督深思。幼子已失。王性酷虐。次女性命。亦必難保。然而提督愛主情殷。正不謂骨肉之難割也。因而又付之。越數日。王又使人來曰。爾女違命如前。死如幼子。茲又命爾長子入朝。父母聞之。淚零如雨。深痛王之虐。竟至於再。至於三也。然提督之信德。勝於久煉之剛。毫不以此介意。因其愛主之情。過於愛子也。遂命長子來前。而諄誨之曰。爾如背主偷生乎。則地獄永刑。汝宜承之矣。汝其爲主致命乎。則天堂永福。汝必享之。永生永王矣。且於此偕爾妹爾弟。共備一位。待子將來矣。慰誨旣久。長子亦願爲主致命。遂又祝福而付之。越數日。王又使人來曰。長子違命如前。又死矣。茲特命爾妻入朝。其妻聞之。欣然親往。

爾時提督儵然一室。闐寂無人。荒涼甚矣。孰知提督之心。以爲生也。主恩爲主死而永享天福也。尤爲天主之恩。故當此僚倒無聊之會。不勝感激之思。正在謝主時。王使又至曰。爾妻違命。又死矣。爾仍固執不肯背教乎。茲特命爾親自入朝。提督卽欣然對曰。予已如死四次矣。今致命洪恩。又及於吾。亦何憚而不往耶。及至。王問曰。爾肯背教乎。提督直言不肯。雖董以嚴刑。震以威怒。卓爾不搖。王見其毅勇異常。眞操莫屈。遂命侍者攜其家人來。而慰之曰。予見爾心剛毅非常。故皆宥爾等回家。嗣後隨爾等奉教。不復阻爾也。提督與妻子四人。相見依然無恙。悅樂而歸。竟獲善終。由此觀之。則凡自喪其信德。自失其信德者。至公審判日。不將對之而懷慚哉。

第二首論教要道理

問、凡爲天主所指示之道。教友皆當一一知之否。答、不必一一全知。惟關係各人本分者。不得不知。其餘許多道理。但總意信之。卽存信服不反之心。

可矣。譬如一大官員。在朝理事。不必全明古今治體。惟有關於已職者。不得。不明。而其餘則惟有心不犯而已。

問、聖教當知之道理。均爲一體緊要者否。 答、教要聖道分二等。一、爲救靈之法。聖教會嚴命知之。教友無故不知。卽有大罪。而有故不知。亦可救靈。卽爲嚴命所當知者。一、爲救靈之本。不論人才與不才。不知。必不能救靈。卽爲不得不知者。譬如吾皇上。遣一欽差。至西國。命幾人隨往。并付一大舟。俾得航海。或問人與舟同爲緊要否。必曰。舟爲要。因無此舟。必不能渡海。而無此人。亦能至西。惟無故而不用。大犯上命而已。

問、何道乃不得不知者。 答、天主三位一體。降生救世。賞善罰惡。不可不知。按幾位明人之說。人若不知聖三。與降生之道。而特信有一天主。賞罰至公。亦可以救己靈魂。然按大概明人所說。三者皆宜知而宜信也。

問、人若不能知此何如。 答、若人終身不犯正理。惟因無人指示。而不認識。

天主。則天主不卽罰他下地獄。必將設法以令其入教。救其靈魂。蓋凡慈善之父。尚不肯杜無辜之子。況至公而又至慈之天主。安能罰無罪之人乎。若人已犯正理。卽因本罪之故。而天主罰他下地獄。問。何道爲嚴命所當知者。答。凡道有關於本分。而助吾救靈者皆是。猶如將軍。欲克勝仇敵。宜探究諸勝敵之法。教友欲克勝三仇。救己靈魂。亦宜明知勝敵之法。卽是教中之要道。如天主經。信經。十誡。四規。七件聖事等。夫七件聖事中。知之最要者。領洗。告解。與聖體聖事。因此三者。關係各教友之本分也。

迹

凡人雖未蒙進教之恩。然自幼端方。素履無咎者。終必蒙天主引導。得明聖教要理。救靈升天也。粵稽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九十有六年。高麗國有一人。素慕正道。行常合理。切望身後永福。因之不貪世榮財物。且目擊塵世波

靡甚與素心不合。故潛往山林。靜思遵何善道。可得身後永福。曾有一夜。適在夢間。現一偉人。謂之曰。閱年餘。乃可遂爾所欲也。此人聞之。卽驚醒。然終以爲幻夢也。置之不顧。未幾。日本國王發兵二十萬。前往攻取高麗。當時將帥有屬聖教熱心人。旣至。遂鯨吞其國。虜掠人民。此人亦被擒獲。隨從兵卒帶回日本。居於滿雅閣城。卽此國京都也。旋見城中。廟宇壯麗。盡屬僧道盤居。又見其人氣體英偉。聲聞藉甚。諒以爲必有正道可稽。遂與之同處。奈心仍不安。因憂得病。條有一夜。又夢見廟在火中。四圍皆火所環繞。卽驚駭非常而醒。奮身投出廟外。徬徨四顧。並無火痕。遂重入再臥。迨其酣睡。又見一美貌嬰兒。謂之曰。無幾時。乃可得爾所欲也。此人驚喜交集而醒。乃熟視之。而無覩。卽淡然置之。仍以爲幻夢也。嗣後抑鬱久居於此。然終無正道可稽。不得意。捨此他適。幸蒙上主殊恩。途中遇一教友。此人因秉性正直。專求所欲。遂向教友直陳隱憾。教友卽攜至耶穌會堂中。誨以正道。不久。卽領洗。熱

心出眾。修士予以耶穌聖像。彼卽恍然嘆曰。是卽現我於山林之偉人也。從此積德累功。有加靡已。終於爲主致命。由此觀之。天主聖道鴻恩。每於誠直者。必使得之也。

第三首論信經首句我信天主

問、信經爲何。答、是一經文。包含當信之道。共十二端。係十二宗徒分行天下先。集會一處而作。令普世教友誦此經文。而發信德也。

問、若惟口誦而不克心維。足以發信德否。答、欲發信德。必先悟口中所誦之經。譬如學生能誦先生所教之書。而不悟書中之理。必不能成學問也。夫然凡有訓蒙之責者。不可不訓誨幼童。知此信經之道理矣。

問、我信全能者天主。何謂我信天主。答、卽信有一大主。至尊無對。惟一無二。天主之性體。莫窮其妙。人目不得見。人智不能悟。昔有人問一賢者曰。天主是何如者。賢者答曰。使天主可窮。便非天主。何也。使天主之妙體可窮。卽

其妙非無窮。妙非無窮者。必非天主。又使吾能窮天主之體。卽吾有無窮之能。而吾是天主矣。正因天主之體。奇妙無窮。故只能言天主諸德全備。萬善皆有。而不能窮其究竟也。

問。只信天主有一無二。已足否。答。天主惟一。然其位有三。三位實爲一體。何以一體能有三位。三位仍爲一體。如是奧妙。人不能悟。但望死後升天。得見天主之本體。而稍識其奧妙。茲特設一喻以解之。譬如一山頂上有泉源。其水下流入於河。自河復入於湖中。夫此湖中與河內之水。共出於一源。故同是水也。而一曰泉。一曰河。一曰湖。名實不同矣。

問。如何天主有三位。答。第一位天主聖父。生第二位天主聖子。聖父與聖子。共發第三位天主聖神。

問。如何生聖子。又如何發聖神。答。因此奧妙難解。故復設一喻以曉之。譬如有人對鏡。照已容貌。卽見鏡內有像。如使此像生活而不滅。能見此人

美容而愛之。且此愛情亦生活而不滅。卽三者皆爲生活者矣。試以人比聖父。像比聖子。愛比聖神。則聖三之奧可稍解矣。

迹

茲所述之聖跡。以示吾人處世。斷不能明聖三奧理也。昔在亞斐加州。有一聖人。名奧斯定。智識超群。博學有名。生平著書立說。詳解聖教奧理。每當夕陽在山之候。徒步海濱。一則以供玩賞。一則以羨化工。一日正在海畔。獨往獨來之候。遙見一童。卽近視之。見其美貌。宛若天神。見其攜小器。掘一地洞。以海水注之。聖人問伊何爲。此童卽對曰。予意欲以此汪洋海水。盡注於小洞。而後快。聖人聆之。卽淡然笑之。以爲此誠愚甚也。而此童卽婉然謂聖人曰。予之奢願。固已難償。然較之爾所欲成之事。尙易。聖人問曰。予今所縈懷者。爾知何事乎。此童答曰。爾心尋思願達聖三奧理。欲詳解於小冊中。是猶欲以海水。盡注此洞也。可乎哉。言畢。卽不見。聖人於此。卽恍然悟矣。此蓋天

神借形顯現。明示世人。天主聖三奧理。人莫能窮也。

第四首論全能者天主罷德肋

問、罷德肋何解。答、解說聖父。卽稱天主第一位。是自無始之時。而生聖子。故應稱之爲父也。

問、若爲吾人。天主何稱爲父。答、有二故。一、因其造成吾人。及一切所需之物。且時時保存。無時或離。今世之君長。惟因其掌理庶民。而稱爲民之父母。況天主生成護養吾人。不當稱之爲父乎。二、因其以吾人爲己繼子。猶如世之繼子。稱其繼父爲父。吾人爲天主之繼子。自亦當稱天主爲父矣。但世之繼子。必待其繼父已死。可得其遺產。而吾人得天主之賞報。在吾人之死後也。

問、欲爲天主之子。宜行何善。答、有二要。一、改去從前之惡行。二、毋引他人爲惡。以失其天主子之高位。譬如王立一貧賤之童爲太子。此賤童當慎二

事。一、改其所有之陋習。一、毋引王親生之子。作惡不端。而失其本位。不然。此賤童必遭王怒。而不得久居於太子之位矣。

問、何謂全能。答、因天主無一不能爲。故謂之全能。試觀世之有權勢者。因其所命之事。人必奉行而不怠。卽謂之大有能力之人矣。況天主無所不能。不當稱之爲全能乎。

問、然則天主亦能救地獄中人。脫免永刑矣。答、不能。因惡人在獄。終不能有悔改之心。故按天主之公義。不能赦免其苦刑。由此觀之。不論何謬。皆違天主本性奧妙者。天主斷乎不能爲之。

迹

自來天主之全能。現於盛德。顯跡居多。今試援一前聖以證之。在昔有一聖人名加大闢。躬居院長之任。峻德超群。而天主益加寵眷。因此顯跡甚繁。名重一時。時有一巫。索崇邪術。習染已深。心疑聖人盛德。欲往試之。如無靈跡

可見退後。必播訕言於眾。以傷聖人盛名。爰乃至聖人之門。殷勤請謁。聖人知其習染已深。留神優待。此時適際嚴冬。正樹木飄零候也。巫偕聖人出外。適遇枯樹一株。謂聖人曰。今請仰杖主能。立命此樹。轉枯爲榮。聖人望其悛改。乃遂其所請。舉手向樹畫一聖號。而枯樹生葉矣。巫見此靈跡。面形愧色。固宜欽從聖教矣。而孰知否否。乃其心倏轉念曰。能使枯槁之樹。頓生茂葉。果能使之開花乎。遂向聖人請其開花。聖人仍遂其請。如前畫一聖號。而樹卽開花。巫思既能開花。又能使之結菓焉。遂欣然向聖人命其結菓。聖人終遂其請。仍舉手畫一聖號。而樹卽結菓。聖人且取其菓。以與巫共嘗此味焉。巫於此捫舌無言。前疑盡釋。欲見所見而來者。終得見所見而去。乃轉其前日詆毀聖教之口。頌揚聖教正德。悔已習染已深。欽從聖教。克己立功。可爲後人之表式耳。

第五首論化成二字

問、何謂化成。答、因天主造物不用材料。不廢時刻。不需器皿。頃刻間自無中造成萬有。不若吾人之建造房屋等。宜用工匠器具。及材料等物。

問、天主幾日造成世界。答、天主於六日內造成。然非必須六日。要惟隨天主之意而已。譬如富者欲以財物濟貧。或一次盡施其所有。或幾次交付。皆隨其意耳。且此六日。猶如今六日之久否。聖師之論說不同。或謂此日。猶今之六日。或謂此六日。即六時。每時含多年。今通行之說。第二說也。

問、萬物受造之後。又須天主時時保存否。答、須天主時時保存。如瞬息不保存。即萬物將歸於無有矣。故時時保存。無異時時再造也。試即一喻以曉之。譬如一燈。既懸於樑上。欲其久懸而不墮。必須常繫于一繩也。

問、天主何故造萬物。答、一、顯己榮光。一、與人享用。以事天主。猶如一君王。設盛筵以享百官。一、以顯王之豐富。一、以善養百官。俾得爲王効力也。

問、造物惟天主第一位否。答、不然。天主聖三同造。惟生聖子。爲獨歸於聖

父。而發聖神。爲獨歸於聖父與聖子。論其餘造作等事。皆聖三同行之也。問。何故獨言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答。罷德肋爲聖三之原始。凡顯能德之功。皆歸於原始。乃造化之功。正天主全能之功也。故以造化之功。獨歸於天主聖父焉。如是語法。本非狂言。因雖聖三同造萬物。亦可獨言聖父造之。如人以飲食爲肉身之事。豈獨肉身之力。而不必靈魂助之哉。

迹

夫聖教中所信奉者。實爲全能真主。卓然獨別於諸異教之中。有靈跡可證焉。昔有二鐸德。從印度往他國傳教。一日。曾講道於異教國王之前。曰。天主教實爲真教。凡諸規誡。悉歸保潔。國王亦頗傾聽。然其心未定。問之諸臣。各以奉教爲真。而其所奉者。各類不一。於是孰真孰僞。王自難定。曰。我欲試之。爰命書諸教之首。各分一紙。既書。卽卷而雜置於一器。攜一猴取之。以驗正教。究爲何教也。猴乃首取一紙。係外教邪神。猴既取之。似聞非常穢氣。遂擲

地而踐蹈之。張牙露爪。以洩其忿。嗣後。又取。仍非正教之首。猴仍加侮辱。又取。係古教梅瑟。猴惟置之於地。並不加以輕褻。終取耶穌一紙。猴似認爲真主。而不勝歡欣。以顯敬重之意。見之者。無不悅服。惟王負罪森森。雖悅樂而未能奉教。乃猶欲試之。仍置諸教首之名於一器。猴乃一一取之。終無耶穌聖名。蓋一臣已竊取之也。猴乃躊躇久之。往來莫定。繼乃坐立。殊形拂意。諸臣屢迫之。卒乃至諸臣之前。一一聞之。且仰首孰視之。及至竊取耶穌聖名者。卽以前兩足捧其手。宛示以宜還者然。臣卽還之。猴乃奔趨鼓舞。得意非常。王與群臣。愈加欽服。從此頒諭。凡遇傳揚聖教者。毋得阻撓。且重加禮護。衛之。國中凡願奉教者。皆無所禁。果爾。臣與民。多有領洗入教者。王以溺於罪惡。而未之從耳。由是思之。耶穌聖教。固獨標異於諸外教也。豈無明證。而漫然遵奉之哉。

第六首論天地二字

問、何故獨言天主化成天地。 答、言天卽包涵天上之所有。故天神亦在其中。言地卽包涵地上之所有。故人亦在其中矣。正如言國。卽君與臣民一齊包涵其中耳。

問、天神之性體何如。 答、天神之體。是神無形。不死不滅。而其稟性美妙至極。德能皆備。天主初造天神。多多不可勝數。超乎樹葉之數。

問、天神中有叛主逆命者否。 答、天主初造天神。置於一所。不卽與以見天主之福樂。蓋欲其先立功勳。而後得無窮永福。猶如古今帝王。欲嘉獎一臣。必先待其立功積德。而後寵錫之也。但天神中三分之一。見已性體極美。才能甚大。卽生驕傲之心。而不願朝拜造物真主矣。博學者有謂其驕傲之故。因天主令彼預知降生之奧妙。見耶穌有卑微人性。而亦當拜奉之。于心難忍。於是叛逆天主。卽遭大罰。失落聖寵。惟其本性之才智。仍存不失。

問、何故惡神深恨吾人。而謀害吾人。 答、其故有二。一、因天主罰魔受苦。彼

等忿恨無窮。常謀加害於天主。然天主萬不能受害。惟有罪惡。爲天主所深惡而痛絕之者。故魔鬼引人犯罪。以傷天主之心。二、因天主造人。以補天堂上魔鬼之位。魔鬼妬甚。故引人犯罪。阻人升天。與彼同下地獄。

問、魔鬼能害人若何。答、若無天主阻止。彼必害人無量。害靈魂亦必害肉身。然因天主仁慈。不許魔鬼盡施其惡。如猛犬已繫。能吠而不能咬。人或受其害。必因人自近之。而非犬能就彼焉。今魔鬼于人亦然。天主不許魔鬼施害於人。過夫吾人之神力。如前天主許惡神加害於若伯聖人。未嘗過其定數也。

問、魔鬼如何害人。答、魔鬼害人。如一軍師。謀所以勝敵。必先探究敵城中。保衛不固。防守不嚴之處。卽向彼立一敵壘。而後率兵攻擊之。今魔鬼害人亦然。必自吾人偏私中。最大而最易順從者。先設誘以引人犯罪也。

問、宜用何法。以阻魔誘。答、一、宜求天主及聖母加佑。因吾人之本性已敗。

苟無聖寵之光助之。必不能走升天之路。正如久臥病者。無人扶持不能住立。二宜往告神父。因魔鬼之誘人。猶如惡人欲污善女。必先令其陰密惡行。不與父母知之。蓋知之必能阻之矣。三宜視魔鬼爲至大之仇。其所謀所爲。無非欲殘害吾靈。因而存深惡痛絕之心。萬不願聽信其言。順從其計。猶如爲王者。既知一人欲奪其王位。必諸事留心。而弗敢聽用其謀猷矣。

迹

從來至可畏者魔誘也。蓋其用術也多而巧。使人莫破其爲魔計。而靡之也。適如前在斯巴義國。有一修士。乃聖衣會之總會長。神功精密。懿德超群。人皆敬服。一日。數鐸來邀之赴筵。會長遂其請。與之同赴。席間樂甚。宴畢。會長對眾講道曰。鐸德苟負罪戾。其罪每較重於俗人也。其中有一鐸聆之。甚覺動心。蓋深覺已靈不妥。雖會長所講。只屬提撕警覺之常。然因切中其弊。卽不啻爲已而言之也。迨會長講畢。此鐸卽與之至偏隅。密行告解。會長囑其

嗣後無蹈前愆。恐有主罰之一日也。豈知此鐸解罪不久。仍履故轍。因此自招主怒。身染寒熱。其勢甚重。幾乎隕命。鐸於此深慮已靈不安。爰乃特遣使者。往請會長。來聽告解。狡哉魔計也。正當會長未至之時。魔乃假耶穌聖容。大光入室。抑且露其手足與肋之傷痕。謂之曰。我爲爾受苦受難。今恃我仁慈。不必又行告解。蓋爾痛悔已動我心。全赦爾罪。魔乃赦罪而去。及會長至。囑其告解。鐸卽欣然對曰。乍蒙耶穌親臨。予已獲宥矣。今予心地釋然。無所疑慮。會長神目瞭然。知其已中魔計。謂之曰。昔耶穌親諭。凡人獲罪。定宜在鐸德前告解也。鐸聆之。卽思重告。酷哉魔虐也。見此鐸善備重告。卽恐前術無用。乃復假裝會長音容。從外而入。致禮。乃謂病鐸曰。此何人也。此乃魔假之形也。遂向會長怒叱而麾之。於是會長自卑曰。余本罪人。魔實應冒余容。然而爾乍來欺騙此靈。今猶欲誤之乎。魔曰。爾實欺騙此靈。蓋蒙耶穌親臨。親赦其罪。爾猶囑其重告。會長申訴病人。此實邪魔幻變。予乃會長耳。病者

聽之。神目已眩。真莫辯其孰爲魔。孰爲會長。爰乃魔迷其心。悞謂旁人。將會長逐出。會長乃憐其迷。跪伏親病者之手。深悔已罪。懇祈天主曰。予本罪人。念此鐸之手。頻舉吾主聖體。予實無功親之。惟祈吾主赦我之罪。憐視我靈。禱畢。病鐸承命。卽向魔鬼曰。爾亦宜如是禱主也。魔乃通體凜慄。而言曰。主不赦余。而余亦不望主赦矣。且彼常獲罪於我。我何嘗獲罪於彼哉。言畢。遂變爲黑烟而去。病鐸神目遂明。爰行告解而逝矣。由是推之。可畏者魔誘也。宜備者善終也。慎於生平。直至死候。并望於此時。能得善人。以爲之助也。

第七首論總領與護守天神

問。彌厄爾天神爲誰。答。是上品天神。天主旣黜惡神之首路濟弗爾。卽立彌厄爾爲總領天神。吾人特宜敬奉之。故有三。一。因其爲眾天神之首。故其愛主至極。愛人亦至切。知天主聖旨最明。在天主前。權能最大。二。因其前得勝魔鬼。逐之下地獄。故聖教會揀爲大主保。而吾人宜真心懇祈聖彌厄爾。

助護聖教。戰勝邪魔諸害。三、因其與天主至近。當公判時。將侍天主之側。審判吾人之善惡。故今日宜求其佑。吾克守誠規。至審判日。弗膺主怒。

問、護守天神爲誰。答、天主於各人初生時。命一天神護守其神形之險。一刻不離。終身無間。是謂護守天神。從知天主愛吾人。與一護守天神。無異。國主愛已嗣君。始生之日。卽立太師太傅。以保衛訓誨之。

問、吾人受護守天神何恩。答、種種大恩。無時不受。誠如至親好友。切愛吾人。常隨從訓誨吾人。護佑靈魂。亦護佑肉身。夫是切愛。隨從訓誨。護佑四恩。與時並增。有時見人或違其訓。自投於危。天神則力阻其人。脫之于危。如夜間飛蟲近火。勢必燒死。或有惜其物。而麾去之。或則滅其火。而無使復至。天神於吾人亦若此也。

問、吾人何以報護守天神。答、欲報天神切愛吾人。當還愛之。欲報天神隨從吾人。當恭敬之。欲報天神訓誨吾人。當依賴之。欲報天神護佑吾人。當感

謝之。

問。何能畧表知恩之情。答。有三法。或代天神感謝天主及聖母。爲其所受之諸恩。或爲恭敬天神。行善功。或因天神立志不犯罪。此皆報之之法也。

迹

天主錫人護守天神。原爲引以升天正路。凡人加敬之。因之而免犯罪。亦蒙其特恩也。昔在公當定城。有一人。名發爾穀。因其特敬護守天神。故平生矢願。不出虛言。奈一日。與人偶起爭端。兩不相讓。發爾穀遂用刀殺死。因無人親見。事尙隱而不露。未幾。或人疑謂發爾穀殺死。因此拘捕至官。命禁監中。不數日。提審。官因此事無人親見。莫可爲證。遂獨問發爾穀曰。此人果爾致死乎。發爾穀乃輾轉躊躇。以爲直認。必服死刑。不認。背約於護守天神也。如何。頃之。遂於官前直認。官卽定以死刑。越日。官役攜至法場。斬決。士民多有往觀者。官役拔劍將斬。護守天神。卽把臂禁之。嗣後官役又欲斬之。護守天

神更怒叱曰。爾苟斬之。爾亦必死矣。然刑役四次斬之。皆蒙天神護衛。無傷。卒有被死者之親族。因未見天神。故奪其劍。欲殺之。天神卽顯盛怒之容。奪其劍曰。爾如再欲殺之。爾亦必死矣。蓋此人實我自護之。因其矢願。終身不出虛言。專爲敬我。於是直認己罪。而服死刑。故我護之不死也。聞者皆悅而赦之。遂潰然返矣。旋進修院。加敬天神。勸人同心敬之。於是乎。若天神而生。至終若天神而死。

第八首我信其惟一費畧

問。何謂惟一費畧。答。此句之意。卽我信天主第二位。惟一聖子。雖吾人領洗後。得主聖寵。皆稱爲天主之子。然非若吾主耶穌。獨爲聖父所生。與聖父一體。故曰惟一費畧。以明別之也。

問。耶穌與基利斯督。是一名否。答。是一名。卽天主降生之本名名耶穌。而基利斯督。惟一尊稱。而非定爲一人之名。猶徐光啓閣老。光啓爲名。而閣老

非名也。耶穌之名。係天主親定。吾主降孕時。天神加俾厄爾命聖母名之曰耶穌。若夫基利斯督之名。惟因古來先知者。皆如是稱救世主耳。

問耶穌基利斯督何解。答耶穌係愛勃辣話。解說救世者。基利斯督係厄辣擠話。解說傳過聖油者。今天主降生救贖眾人之罪。故稱爲救世者宜也。其又稱爲傳聖油者。因古時立國王。司教與先知者。必先傳以聖油。若吾主乃兼有國王。司教及先知之職。故宜有此名稱也。

問吾主耶穌如何相對基利斯督之稱。答一耶穌有司教之責。因其在十字架上。與聖體聖事內。奉祭天主聖父。自爲犧牲。且常爲人轉求天主聖父。無異古教之鐸德。有是職也。二耶穌爲王。因其爲聖教之首。親自建立。親自導引。而於艱難仇敵之中。常助佑不離。直至世界窮盡之日。實盡皇上之職也。三耶穌爲先知者。因天主聖父。在耶穌受洗後。在眾人前。立爲吾人之大師。命人領受其教。且在世時。嘗預言許多未來之事。如自己復活。日路城敗。

亡等事。適相符於古教先知之言也。

問、何時耶穌受傳聖油。答、吾主降孕時。天主性既合人性。卽傳以聖寵。授以神權。自有司教、皇上、先知之三職。非實以有形之聖油傳之也。

問、耶穌何謂吾等主。答、一、耶穌是真天主。故自爲衆人大主。二、耶穌以已聖血救贖吾人。正如大君出金。贖放一奴。非實爲我等之主乎。

問、稱呼耶穌聖名有何益。答、有四大益。一、能退魔鬼。因魔一聞聖名卽散。如太陽一出。夜暗卽散矣。二、助人發信德望德。因信其爲真主。能救吾人。望其爲慈父。必願憐佑吾難也。三、能動天主聖父之慈衷。因耶穌嘗親許云。因吾名而求諸吾父。無求不得也。四、吾人生時。常呼耶穌聖名。至臨終時。必然亦能稱呼聖名。而求得善終。

迹

茲述二童。虔誦耶穌聖名。安然得死也。昔在日本國。有一奉教將軍。聖名多

默。盡心竭力。報効王家。特因其信從聖教。確乎不拔。故與其弟爲主致命。將軍之母。名瑪爾大。妻名儒斯德。生有二男一女。熱心敬主。不比尋常。於將軍致命後。官差又至其家。曰將軍因不肯背教。已與其弟死矣。今又命其二子。與其母。同赴受死。瑪爾大聞之。甚喜。深感天主。賜其子致命之恩。得升天國。今何幸而此恩。又及於我也。遂欣然召其二孫。謂之曰。爾父與爾叔。已爲主致命矣。今爾二人。亦當同予赴法場。就死焉。當時長孫之年。僅十一。次孫甫九齡耳。乃聞祖母之言。不但無所畏懼。且喜形於色。祖母曰。今爾尙須往別爾母。二孫從命。遂收拾諸物。予其乳母。及同伴等。當時瑪爾大。已制白衣一件。先自服之。又爲其孫各制一白衣。令其服之。乃往求慈母降福爲別。其母一見。不勝悲痛之情。卽以手抱之。又親其面。潸然涕零而言曰。吾兒。吾恨不得與爾同赴死焉。今爾父與爾叔。已在天待爾矣。不久。爾亦可至彼處焉。且爾主耶穌。已爲爾失命。爾亦當報其恩。而致命也。爾等旣至法場。宜再三

誦耶穌瑪利亞聖名。嗣宜解爾領口。延頸受刑也。時官差卽奪之而去。置之車中。瑪爾大沿路誦經。懇祈天主。且令其二孫同誦。及至法場。二童見人民濟濟。絕無驚懼。且寓目於稠人之中。熟視刑役在於何處也。旣見。卽奔趨於其前。跪伏合掌。再三恭誦耶穌聖母聖名。卽如慈母所囑。自解其領口。并自延其頸。刑役卽以刀斬幼弟之首。首落於其兄之前。毫無畏色。當時觀者如雲。莫不動心悼痛。卽刑役亦覺軟心。不敢連斬。頃之。其膽稍壯。乃斬其兄。與其祖母也。猗歟休哉。真天上人間之貴族也。

第九首論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

問。此句包涵何道。答。信天主降生之奧道。卽信當日天神加俾厄爾來報聖母云。爾將懷孕。所生之子。實爲救世大主也。聖母一允。天主聖子立卽降孕。然而天主降孕。至爲奧妙。蓋天主全能。不因人道而孕。只因天主聖神之工。以瑪利亞之淨血。成吾主耶穌之聖身。而以全能之功。造化聖靈。與聖身

相合。遂卽聖子結之。成爲吾主耶穌。所以吾主兼有天主性與人性。而究惟一位。卽天主聖子一位。且天主性與人性相合至切。不能相離。倘吾主人性一離天主性。卽人性不能自立而獨存矣。

問、然則天主聖神。實爲耶穌之父。答、凡作爲一事。非卽稱之爲父。譬如工匠作成一几。豈卽稱匠人爲几父乎。蓋所謂父者。卽以已本性相傳於其子者耳。乃聖神未嘗傳其本性於耶穌。安得謂父乎。夫論耶穌之天主性。只有父而無母。若論其人性。則有母而無父也。

問、天主降生。惟係天主聖神之工否。答、否。天主三位同行此工。雖結合人性者。惟聖子一位。而聖父與聖神實亦相助。猶如三人並立。中一人穿衣。而左右二人助之也。獨稱降孕爲天主聖神之工者。因天主降生是天主仁愛之工。乃聖神者。卽天主之愛。故特以降生之工。歸之聖神耳。

問、耶穌既有母而無父。何以稱聖若瑟爲耶穌之父。答、稱若瑟爲父。因其

護佑吾主。與世之爲父者無異。並非爲生吾主之故也。猶之聖母稱爲聖若望之母。豈聖母眞爲若望之母乎。

問。天主何故降世爲人。答。因吾元祖獲罪於天主。絕常生之路。閉上天之門。倘欲將功贖罪。則逆天主之罪。無限重大。宜有無限之功。以補之。然卑微有限之人。不能立無限之功。夫無限者。要惟天主。然天主不能立功。以補人罪。於是天主降世爲人。乃能立功。因其是天主。故其功無限。而可以全補人罪。復開天門矣。

問。何爲只救贖人類。而不救贖魔鬼。答。其故莫測。但知天主救人。因其無限仁慈。而不救魔鬼。亦非不公。如富人至監牢中。以已銀錢代贖幾人。而非盡贖之者。惟隨其意願耳。誰可以議其不公乎。由此觀之。吾人當常憶天主救贖之恩。而時時感謝之矣。

迹

上言將軍之二子致命。其概已可知矣。今以將軍之致命。畧提於後。卽其報
天主降生之恩。如何真切。從可知矣。夫將軍本日本顯宦之家。國君甚信任
之。無如國王迷於異端。早已頒諭。嚴禁聖教。國君多方誘服。然將軍之心。堅
於金石。終不肯背主偷生也。一日。國君見將軍將被嚴刑。深痛惜之。謂之曰。
爾苟背教。尚可葆生。抑且見悅於余。如前統率余軍。不亦愈乎。將軍此時。因
滿被聖寵。直言不屈。卽設喻以明之曰。使余親率大軍。往征敵國。乃有兵卒
執旗以投敵焉。自君斷之。果能保其首領乎。反是以思。亦猶是焉。予實耶穌
之勇兵耳。苟背耶穌。卽辜負天主。爲余降生之恩也。忠何在焉。國君知其無
可挽回。不復再言。無奈將命官僂之。未幾。將軍之友。亦來苦勸。囑其乘夜遠
遁。答曰。余何畏而遁焉。苟興師對敵。而乃私自遁焉。吾友豈謂之勇卒乎。尙
能免於僂乎。余實語爾。余之愛吾主耶穌。超乎萬物。莫能奪余志焉。故使今
日者。有封書畀余。而共舉余爲日本國王焉。似此非常慶幸。尙不敵爲吾主

耶穌失命之甘也。即使余在遠方。苟能得此致命之榮。尙將跋涉而至焉。今親遇之。尙何逃乎。吾友寧以他規我也。友曰。爾既不欲自救。何不設法以救老母與妻子乎。曰。我愛之甚矣。何容奪其真福耶。其友聆之。蹙然而去。蓋已知其有百折不回之心焉。將軍知死期在即。專務善備。已靈。越日。官使來邀。因欲商造舟之事。將軍知爲假託。於是通知合家。別其親戚而行。既至。官卽隆禮款待。以示優崇之意。旋告以造舟之事。且備豐筵。以供暢飲。甫及筵。官以劍示之曰。以僂人首可乎。將軍取而熟視之。曰。以僂我首。何不可之有。官卽奪之。刺其心胸而死。

第十首論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問。此句包含何道。答。信天主降孕九月後。冬至前三夕。主日瞻禮半夜子時。誕生於白冷郡。馬棚爲室。馬槽爲床。無衣無食。寒苦難堪。

問。何故天主降生。如是卑微寒苦。答。天主本不當受如是之苦。但願立表

教人輕視富貴逸樂。猶如一慈母。見己子疾病。不肯吃藥。母先嘗之。令己子亦願食也。

問。此童貞女爲誰。答。是達未之嗣。若亞敬與亞納之女。始胎時不染原罪。滿被聖寵。其權能超乎諸天神聖人之上。

問。瑪利亞之名何解。答。解說甚多。今言其最著之說。曰海星。大凡航海之人。每至失路。不知所往。望海星卽知所向。而可以行正路。到彼岸矣。今吾人在世。猶航海者然。外內三仇。常攻擊不休。吾人紛紛然。幾不知天路之何在。於是求望聖母之導引。乃可以登天堂道岸矣。

問。如何瑪利亞童貞而生耶穌。答。猶如上古之世。未有人耕種。而五穀自生於地。吾人不以爲非。亦不以爲異。今聖母不因人道。惟因天主之能。而生耶穌。亦可深信而無疑也。且聖母生子。不損其貞德。無異日光之透入玻璃。仍無碍玻璃也。

問、吾主生後。何人來朝拜之。答、有若瑟。瑪利亞。與牧童數人。又有東國三王。一名加斯寶。一名末爾覺。一名巴大散。自遠來朝。因此三王本通天文。忽見天上。現一異星。兼蒙天主光照。知此乃大主降世之兆。於是不畏艱險。竟至如德亞國。既得見吾主。卽朝拜貢獻禮物。彼等咸蒙天主聖寵而歸。曰。後皆成聖升天。然三聖王所以能敬主救靈者。全在於能從天主之默示耳。諸凡教友。可不以此爲鑒乎。

問、何故天主特選瑪利亞爲母。答、因瑪利亞心謙神潔。超乎眾聖。因其心謙。故當天主選爲已母。而天神報告之時。彼竟自稱爲主之婢女。因其神潔。故聖母本意。若無他法。願辭主母之尊位。而保已貞德。

迹

夫貞潔者。乃耶穌聖嬰所至樂也。茲所述者。一幼童葆守貞潔。而自甘致命也。昔回王與聖教人交戰。既勝。卽虜掠教友爲奴。其中有一主教。嘗請回王。

以他奴隸贖之。王允。又請以其幼侄爲質。迨奴隸旣來。卽當釋放。王亦允之。乃釋主教。而拘其侄於獄中。直有三年半之久。童甫十齡。名貝扯日。其神恒遊天上。恒以祈禱齋克爲常。且其容貌端雅。其言溫厚和平。故常感發人心。傾聞聖訓。一日。回王設備豐筵。延群臣同席。正在席間。適有臣言及主教幼孫。其音容端雅。常以聖言感發人心。王喜。遂命予之華衣。引之入見。王問曰。肯背教乎。如肯。予卽賜爾大富貴也。幼童竊自思之。乃毅然對曰。天主所欲賜予者。不較王更盛乎。王因愛之。姑隱忍其言而不怒。且令近已側。欲張手抱之。而親其面。童乃怒叱曰。王乃欲以淫面。親子童貞之面乎。遂以手擋之。且自裂其所服華衣。擲之廷中。王乃交於官員誘服。然終無計可施。呈明於王。王卽盛怒厲聲曰。如不從命。鞭撻至死。遂付之刑役。撻之無度。幼童不變。更願益加其苦。王知。卽命用鉗去其肉。用刀割其身。刑役如命。斷其兩足。傷其渾身。血下淋漓。直至三時之久。童仍容色自如。惟舉雙手。懇祈天主曰。天

主佑我。役乃斬其兩手。并斬其首。委其身於河而去。教友往敬收之。善哉此幼童也。年雖少。而於諸劇苦之中。堅如金石。終不失其貞潔。則凡爲幼童者。皆當效其貞潔。以樂聖嬰之心。長於幼童者。愈當效其貞潔也。

第十一首論我信其受難於般雀比辣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

問、此一句包涵何道。答、信耶穌受難、釘死、埋葬、三奧。因前如德亞人妬恨吾主。控告於官。當時如德亞國。屬於羅馬總王。故有羅馬人。代理如德亞者。名般雀比辣多。彼明知耶穌無辜。然因畏民之亂。竟坐視惡人殘害吾主。至釘於十字架上而死。死後聖徒收聖屍而葬之。

問、全能天主。如何能受苦至死。答、耶穌兼有人性與天主性。受苦而死者。惟人性。而非天主性。猶如吾人之死。惟肉身死。而非靈魂死也。雖然人不謂肉身死。而仍謂某人死也。

問、何故吾主如是受苦。答、因天主至尊無限。吾人獲罪於天主。罪之重大無窮。故吾主願受如是多苦。以盡補吾人之罪。至論耶穌爲真天主。不必受苦至死。其一舉一動。有無限之功。必能補贖人罪。但因其愛人至極。故甘心爲人受死。欲人見其至愛之表。而以愛還愛。以至爲吾主不畏受苦受難。甘致肉身之命耳。

問、耶穌之功。旣大且多。足以補衆人之罪。何故尙有多人下地獄。答、譬如嚴冬之日。雖有日光甚煖。可免凍死。若無衣之人。不願得日光之煖。而仍居僻處。豈能免凍死乎。又如道旁有井。若渴者不往汲水。渴何可解乎。耶穌之功。猶日光也。猶井水也。雖享用不盡。汲引不窮。然必近之用之。從其教。守其誠。乃可得其效耳。

問、吾主旣死之後。比辣多何如結局。答、比辣多判死吾主之故。欲邀王寵。懼爲王仇。豈知大謬不然。迨事聞於王。王惡其判死義人。卽削其職。奪其權。

遠徙之。自縊而死。從可知欲邀人寵而離主。反因離主而并失人寵矣。吾友其鑒諸。

迹

夫日本之爲主致命者。固已指不勝屈矣。而其中有一。名肋奧那者。仰報耶穌受苦救贖之恩。受諸劇苦。渠屬日本富貴之家。熱心敬主。超越尋常。無如德高者毀自來。嘗被匪人嫉妬。誣告以拖欠銀錢。官卽拘擲審問。因實無其事。官卽釋放。然以其信奉聖教。故國君命先問其肯背天主教否。肯則放。不肯則竟拘之。肋奧那直對以不肯。遂命以鉄鎚敲碎其首指。復問曰。肯背教乎。又答以不肯。又命碎其次指。後因堅執如前。五指俱被擊碎。暫禁監中。後再三提問。堅執如前。乃命以灌水漏斗。置諸口中。漸以水注之。直至腹盈。不能再受。乃倒臥於地。加一平板於其腹上。板上更有刑役踐踏。頓見腹水與血。從口目鼻衝出。人幾至於死矣。旋命收監再訊。彼仍容色自如。緬思耶穌

苦難。自願益加劇苦。後又提審。抗違如前。乃懸於木上。以繩繫其手足。左牽右曳。令其全體不安。正在劇苦中。吾主賜以神樂。不欲如已懸架上之毫無所慰。故使之親聆奏樂。又使其妻曾已致命者來慰之曰。忠於死後已耳。自此愈加壯毅。酷虐幾至於死。仍收監中。踰數月。竟不道及。肋奧那疑爲已罪此致。常求主宥。每主日必守三大齋。內服苦衣苦帶。又每日必三次重鞭已身。必至皮破血流。故暫積至久。以至背上傷空中。多生活蟲。然肋奧那因思耶穌苦難。盡力圖報。故愛火炎炎。不覺其苦。惟望天主。終賜以致命之恩。曾歷十二時辰之久。恒求天主。一時不聞。天主俯聽其禱。故後又從監中提出。終於斬首致命。死後又舉火焚其屍。以滅其迹。夫肋奧那致命。受如是劇苦。爲報主受難之恩。則凡欲升天者。不當受苦以免犯罪乎。

第十二首論我信其降地獄

問。此一句信何道。答。信耶穌死後。聖靈魂一離肉身。卽降於地獄之中。

問、耶穌聖靈魂。在地獄中幾時之久。答、自死至於復活之時。卽自瞻禮六午後三點鐘。至主日向晨之時。共有三日不全。

問、耶穌如何降地獄。答、耶穌聖靈獨降地獄。維時耶穌聖魂。雖離肉身降獄中。仍不離天主性。聖肉身雖離靈魂在墓內。亦不離天主性。譬如一包金銀條分爲二。每條皆是包金者也。

問、耶穌所降之地獄是何。答、地獄者。地中之大穴如獄。共有四所。一、在地球中心。爲魔鬼與罪人受刑之獄。二、少遠於地心。爲煉靈贖罪之獄。三、更遠於地心。爲嬰孩居處之獄。嬰孩未獲領洗而亡。不能升天。安居於此。四、又其遠者。爲古聖聚集之獄。居此無苦無樂。惟待天主降生。引其升天享福。耶穌死後。聖靈魂。卽往救古聖。猶如將軍勝敵後。必先入城。釋放本國之兵。在未勝前爲敵虜去。而囚禁之者。從知我信其降地獄者。卽信其降古聖之獄而已。

問、耶穌降地獄。古聖人受何恩寵。答、吾主不惟賜古聖人。得見救世之人性。且賜其得見天主性。此時古聖所得之福樂。與升天無異。從可知吾主在十字架上時。許右盜云。今日爾與吾同在天國。非此日真得升天。惟因此日得見天主。是卽升天之真福耳。

問、至下二重地獄中。耶穌去否。答、亦去。但恩與威不同耳。蓋吾主往永苦地獄。爲增魔鬼與罪人之苦。繫縛邪魔惡鬼。俾永不逞意施害於人。往煉獄爲慰諸煉靈。救許多煉靈出獄。且謂此時眾煉靈。皆得出獄。雖無定據。而亦可信爲實。然則吾主降地獄。猶國王入監。見犯法人中善惡不同。或矜而釋之。或寬其囚禁。或因其罪大惡極。而益增其桎梏焉。

迹

溯當時耶穌復活以後。往救煉獄眾靈。齊升天國。凡屬煉獄眾靈。何等愉快。蓋居此而覺苦之甚者。卽離此而覺甘之甚焉。曩時有修士二人。相知有素。

契合彌深。凡遇修士進堂同誦日課。彼二人必先至。蓋其同心同德。迫切求主。專爲救人之至意。協扶同修。漸臻精密。真不愧他山攻錯。相得益彰也。不料二修友中。有一條染重病。勢不能愈。耶穌遣一天神謂之曰。爾於沒後。待修士爲爾作祭。爾乃得以升天。報爾功德也。病者聞之。喜不自勝。卽召修友。通知福音。苦求死後爲已立卽作祭。允之。越日晨時。主收其靈。其修友卽爲亡友之靈。虔行作祭。待祭畢後。方在謝主。其亡友之靈忽現。謂之曰。爾何背約如斯乎。直使予在煉獄。至於一年之久。友卽驚異。謂其靈曰。吾何嘗背約也。當爾氣甫絕。予卽往更衣所。謹穿祭衣。爲爾虔行祭禮。今予祭甫畢。爾尸猶在於床也。於是煉靈乃信其未曾爽約。實其苦無比。故雖暫亦覺甚久耳。由是言之。吾人處世立功。實宜不辭況瘁。以免煉苦也。

第十三首論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問。此句信何道。答。信耶穌死後。聖靈魂往古聖所。至第三日復合聖身。因

己全能復活。自墓而出。

問、何謂第三日。答、耶穌於瞻禮六午後死。至主日早晨復活。雖三日不全。實已第三日矣。其算法自瞻禮六午後至半夜。第一日也。自瞻禮六半夜。至瞻禮七半夜。第二日也。過半夜。主 已始矣。第三日也。從可知信經不曰三日後復活。而曰第三日復活。卽斯之謂也。

問、耶穌如何復活。答、耶穌聖靈魂。一合聖身。卽復活。雖塞墓石板依然未去。而聖身已出矣。此時吾主聖身。得四大恩德。一、能透萬物。猶如神體。二、甚屬輕快。毫無阻滯。三、絕無微苦。不能受傷。四、大發光明。勝於太陽。無異乎天上風雲。未雨前黑暗可驚。旣雨後黑雲盡散。太陽之光復現。淡雲頓生五色。真華美可觀。

問、耶穌復活後。何故五傷仍留不滅。答、緣故甚多。今揭其最要者三。一、用以堅固宗徒。及諸聖人聖女之信德。使彼等明信耶穌真復活。而無所疑也。

二、至公審判時。以此五傷。明證吾主救贖之恩。使惡人愧悔無窮。而聖人則感恩無盡矣。三、使罪人憶吾主五傷之功。而終不失望。蓋因吾主五傷。而有求於天主聖父。無求不允也。如一勇士。犯法服刑。勢必至死。難以寬解。而彼之元帥。戰陣重傷。大有功於國。至君王前。袒視傷痕。求君視已功績。寬宥小卒。君必視其大功。盡寬恕之。吾主之五傷於聖父前。亦如此也。

問、吾主復活後。何故四十日留於世上。答、一、以慰聖母瑪利亞。及諸宗徒諸聖女之憂苦。二、以訓誨宗徒聖事之跡。聖教之道。猶如國王將遠行。必先托國之大政於宰相也。

問、見吾主復活之榮如是。而吾人當何如。答、一、當真情恭賀吾主。猶大將軍。勝敵而歸。國人皆宜賀之也。二、當勉力行善。則效吾主。蓋必從主於苦難之中。乃得偕主於光榮之內矣。有如一童。用心課讀。其師於諸生前。極口讚美。而獎賞之。復有一生。見此情形。心切慕之。亦自爲勉力。勤苦讀書。越數日。

其師亦嘉獎之。夫此生之得如彼童。共獲嘉獎者。以此生如彼童。共爲用心課讀耳。吾人欲從主於光榮內。亦如斯也。

迹

凡人切望得與吾主榮福復活。同升天國者。則在生時。必願爲耶穌備嘗諸苦也。昔在日本國朝中。有奉教官員。共十四人。其中有一王親。名若望。勢位彌隆。因彼皆信天主。俱被謫遠流。旣至遠方。苦難備歷。然其樂受之心。有加靡已。較在朝廷尊榮中。愈加暢快。事聞於王。特命加以酷刑。手指與足指。盡命斫斷。且用燒紅之鐵。在額上刺一十字。苦難言狀。然若望咸樂受之。且望爲主加苦。然加苦之機。未幾竟自致矣。蓋其素有一僕。自幼育之。與此若爲心腹之人。只因若望流徙後。資無所出。遂其營私之意。故背家主而圖害之。若望回復拘京都。且在都城。中耶穌會及聖方濟各會傳教西士。一并擲禁。置在監中。皆斯僕害之也。於是監中教友。共有五十人。皆願爲主致命。越數

日。皆定以燒死之刑。由是從監中提出。同赴法場。場離朝廷不遠。正在途間。遇諸人民。附從往觀。凡教友之徒行者。四十七人。二位修士。皆乘馬而行。若望亦乘馬。一則因其爲王親。一則因其足已被酷刑損壞。不得再行也。既至死地。書明此數十人。信從天主教。宜死。然數十人皆燒於若望之前。以示爾今者。從旁熟視。未幾爾亦宜如是死也。豈知若望見之。毫無畏懼。且見數十人。受死時。皆欣然舉手求主。恭誦耶穌聖名而死。愈形喜色。於是乘此時。講論於眾前曰。爾皆知我爲王親。特因奉教宜死。我之榮光福樂。比朝廷中更甚。爾等亦宜信奉耶穌。方可救己上升也。聞者多有感於心。而流連痛泣者。官懼民變。遂命不許復言。頃之。卽自近火。張手。似欲抱之。乃從容入火而死矣。夫若望旣爲主致命而死。則於後日。必得榮福復活。吾人不當在世行善立功。而望後日。亦得榮賞耶。

第十四首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

問、此句包含何道。

答、信耶穌復活後。第四十日。因已全能。上升天國。居於天主聖父之右。

問、耶穌如何升天。

答、升天之日已至。耶穌命聖母與聖徒。同往烏利伐山。

初降福於宗徒。後騰空漸上。離地既遠。有一彩雲掩蔽吾主。遂不得見矣。但宗徒等。依然翹首。故吾主遣天神下慰云。今吾主已上升天國。後至世界窮盡之日。亦將如是榮耀降來。公審判世人。今爾輩宜回日路城。待聖神降臨。宗徒聞之。憂樂交至。一則喜吾主升天享福。一則傷吾主舍徒去世。誠如一子。見父遠適。而君臨一國。悲喜交集。念父將爲主國之君。喜甚。念父當遠離。悲甚。宗徒斯時亦若此也。於是宗徒復回日路撒稜。待聖神降臨焉。

問、耶穌升天。用幾何時辰。

答、天之重數甚多。且相隔甚遠。茲耶穌所升之

天。比吾人所見之天。固高遠莫量。然因耶穌全能。故瞬息卽升。不費片刻耳。問、吾人所見之天。離地若干。

答、按名士之說。若有大石。從末重天下墜。一

日行十萬里。必行一千五百年。乃能至地。若論其以上之天。更高不可知矣。問、耶穌未升天前。不在天否。答、耶穌天主性。常在天。亦常在世。而其人性。惟此時升天也。如鐸送臨終聖體至病房。此時吾主之人性。與天主性。同在房中。然方其聖體未至。天主性亦在此室。而聖體已至。人性偕天主性共在矣。

問、坐於罷德肋之右何解。答、坐者久安之謂。以表吾主在天。永享榮福。而不復遭患難。故曰坐者。非真坐也。如曰吾主。安臥在良童心內。非真臥也。以良童心潔神謙。吾主樂居之耳。右者並尊之意。以表吾主在天。與聖父同尊。並無高下之別。如國君尊敬一大臣。使之並坐於朝。榮耀甚矣。並坐者曷故。以表與已並尊耳。

問、吾主在天。與聖父並尊。是惟天主性歟。抑亦人性歟。答、譬如野人。一朝得高位。人皆尊敬之。似乎重視高位。而非尊敬野人。然得高位者。卽此野人。

故敬其位。是卽敬其人矣。今吾主在聖父之右。固因天主性。而非因人性。然其人性結合天主性。故人性亦得此尊榮也。

迹

夫認耶穌升天。而甘致命者。宗徒次雅各伯是也。當耶穌敷教時。常隨耶穌左右。故凡耶穌言行聖跡。皆得親見親聞。以爲淑己淑人之本。迨耶穌升天後。諸宗徒皆滿被聖神。遵耶穌遺訓。分往各方傳教。次雅各伯留居日路撒冷傳教。論其神功之精密。固莫能測其萬一。而其顯於外者。亦難幾及也。終身不嘗肉味。常守嚴齋。以自苦克。食惟麵餅。飲惟清水。晝夜祈主百次。以故雙膝俱有堅胝。抑且額常貼地苦求。亦有厚胝。如此熱心。人皆知之。故如德亞人。多有觀感振興。信從耶穌新教者。古教長老見之。卽生妬忌。欲謀害之。然以民多欽仰。未敢遽行。故僞飾尊崇之意。而謂之曰。以吾師盛德。化導人民。頓收捷效。然吾教自梅瑟所遺者。幸吾師囑誨下民。毋以喜新厭舊也。今

巴斯掛大瞻禮已近。人將會集。請吾師於是日。登臺講道。遵梅瑟之教。是訓是行也。至期。遂請聖人登臺講道。聖人因滿被聖神寵照。卽毅然宣諭曰。耶穌乃真天主。已升天坐於聖父之右。同生同榮。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古教長老聆之。卽誚之曰。爾德雖盛。爾說則謬矣。遂與匪徒擁聖人於臺邊。旋擲之於下。聖人頭破身傷。倒地不起。然其神色怡然。絕無怨尤。且效耶穌愛仇之德。求主寬赦其罪。而孰知古教長老。不獨不感於心。且增其忿恨。又以杖重擊聖人之首。遂腦裂致命。而升天享福矣。

第十五首論我信其日後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

問、此一句信何道。答、信公審判將至。世人未死者。皆當死。而與前死者一時復活。眾人復活後。吾主自天降來。審判生死者。此所謂生者。非果有不死之人。乃指纔死卽活之人也。

問、何時公審判。答、吾主嘗云。公判之期。雖天神亦不知。猶如國王密事。不

示郡臣也。且不惟天神不知。卽吾主耶穌論人性亦不知也。

問、如何審判。答、天主先使天神吹號器。呼死者之身復活。同歸於若撒發谷中。是時天上與獄中之靈魂。皆來結合本身。以聽審判。惟善人居於空中。居吾主之右。惡人伏於地上。居吾主之左。若欲知爾將在右乎。在左乎。觀爾生平之行事可知。蓋在世爲善者。諒必在右。在生爲惡者。諒必在左。猶如商人。常在海中行舟者。可知其死。大約亦在海中也。

問、公審判時。眾人之罪惡。皆將顯露否。答、皆將顯露。天主將加各人超性神光。使各人得見眾人之善惡。猶如燈光一點。足照一室。而室中所有。無一不見也。若論聖人之罪。亦將顯露。但非所以辱聖人犯罪之陋。而實所以榮聖人補罪之功也。猶之華衣有玷。而已飾之以金玉。不惟不形其瑕玷。實又增其華美矣。

問、人死後已有私審判。天主何故又定公審判。答、其故有四。一、因聖人在

世受辱。而惡人放蕩無忌。公審判榮顯聖人。羞辱惡人。二、因人在世。肉身與靈魂同爲善惡。理當同受其報。故有公審判。以報人之肉身。三、因世人皆不敬吾主而反辱之。公審判時。吾主將大顯榮光。以一洗其人世所受之辱。四、因今人見世事無常。妄議天主不公。至公審判時。是非盡白。明證天主至公至義。而措置不謬矣。

問、如公審判時。惡人亦見天主。則亦得真福矣。罰果何在乎。答、不然。惟見吾主之榮。而不見天主之性。非真福也。夫按多瑪斯聖人之說。吾主於公審判時。亦將稍顯天主本性之美。令惡人見之。而益增其永失天主之苦矣。如有一賢王。於己朝廷。備諸極麗宮室。聚普天珍寶。與己良民安居。而共樂之。奈有忤逆之徒。干犯王命。不得與良民共居朝廷享福。但王欲增惡徒之苦。引彼一見朝廷之美。與諸良民之樂。卽禁鎖獄中。備嘗艱苦。不得復出。此時惡徒所覺之苦。爲何如哉。天主於公審判時。顯己美善於惡人前。亦如此也。

迹

欲知公審判日。耶穌之容。何如嚴厲。可於曩時耶穌苦像所顯之聖跡。推測其萬一焉。蓋前被路國與斯巴義人。屢戰屢敗。國君乃怪而問之曰。何以彼常勝。而我常敗也。維時有人對之曰。彼蓋恃其所敬之天主也。於是國君聞而欲觀之。第不得天主之像。有願難償。正在想望間。有一人自印度來者。業已領洗入教。身帶耶穌苦像。國君知之喜甚。卽坐於華堂之上。有多臣與士卒。分侍兩旁。共三百人。卽命印度教友朝見。迨教友至。國君敬畏深之。以其身帶教友所敬之天主也。及問以天主之像何在。教友卽以耶穌之苦像予之。國君乃深訝之曰。天主像果如是乎。是誠如困乏者耳。予亦敢侮之焉。遂唾苦像之面。而擲之於地。教友乃取之。將出。苦像遂怒目回視國君。與諸侍從者。君與諸臣。悉皆昏仆於地。至三點鐘之久。莫之能動。迨後稍醒。如死復蘇。其聲乃曰。大哉天主也。侮之不吝死刑。遂造一大堂。供此苦像。然未知聖

規如何。卽向此教友問之。對曰。予小人亦新教友耳。故亦不知定式也。予國有傳教鐸德。可往問之。國君乃與六大臣。及其六齡之太子。登車啓行。在途甚久。及至耶穌會堂。遂入見院長。懇求遣數鐸德。往己國傳教。院長對曰。此事須有長上專主。今臣致書往問。二月後可得回音。國君恐久羈異國。易致臣民作亂。遂辭院長回國。約以二月後。重來探信。命其太子居之。諳習聖教要理。不久。卽領洗。二月後。父王竟重來訪問。與司鐸相親考道。旋得重病。將終。亦領洗入教。未幾。泰然長逝。噫。耶穌苦像怒目回視。君與三百餘人。悉皆昏仆於地。則公審判日之乘雲赫赫降臨者。其嚴更當何如耶。

第十六首論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問。此句信何道。答。信斯彼利多三多聖神。是真天主。與聖父聖子一體。故亦全能全知全善也。猶如二人皆爲人。必各有靈魂與肉身等。自然之情也。問。聖三皆神體。何以第三位。獨稱爲聖神。答。第一位旣名之爲父。第二位

既名之爲子。而第三位無名可名矣。故特稱之曰聖神耳。猶如世之爲父者。有許多是聖人。然不得稱爲聖父。而獨稱教宗爲聖父。此無他。惟所以明別之耳。

問、何故以鴿形表聖神。答、因鴿性甚良甚潔。生子實繁。以鴿形表聖神以表聖神之德。能使人靈誠潔。不知浮俗之狡計。不從肉身之淫逸。且心滿神火。願救他人。如鴿子傳類。既美且多。况又天主聖神。在吾主受洗時。嘗借鴿形發現也。真如繪天神聖像。借一幼童美容。且有二翮幼童者。表天神本性美麗。翮也者。表天神待行主旨。况有時天神顯現。借此形像故耳。

問、何故又以火形表天主聖神。答、因吾主升天後。天主聖神嘗借火形。降於諸宗徒之首上也。若問何故聖神借火形而降。是因聖神之德。有相似火之能力。一、火能消物。而聖神能滅人罪。除其污穢。二、火能煉物。而聖神能煉人靈魂。俾得潔淨。三、火能照物。而聖神以天主正道。光照吾人之靈魂。四、火

能熱物。而聖神賜人以救靈之願。心熱如火。

問。聖神今日降臨否。答。人無大罪。天主聖神。必與聖父聖子。同降於其靈魂上。而寵錫之。人犯罪。卽逐去聖三矣。何痴顛若此耶。如皇帝親臨爾室。而光寵之。汝乃逐此慈君。反邀害汝之盜賊。欸留室內。是乃何如。今人靈魂上犯大罪。乃逐出天主仁慈大君。而納暴虐邪魔。其痴無可比矣。

迹

茲述一迹。聖神借白鴿形。卽可見矣。昔公當定所屬邑中。有主教去世。舉接其位者。多有訾議不服。以啓爭端。將有攻戰之害。公當定王。乃遣一大臣。往此城中調停其事。而此大臣亦係熱心敬主之人。故旣至其城。卽與數位主教商議。宜先以苦行求主爲本。遂曉諭所屬諸教友。守齋三日。公同入堂祈禱。求主開明。誰爲當接其任者。乃祈禱至第二日。有五品修士。名愛服焦。從羅瑪來。適入其城。爲尋其昆弟故也。至未久。遂匆匆欲往。城中一人固留之。

曰詰朝可知。孰爲城中正主教矣。遂順其請而宿其家。次朝與眾入堂祈主。跪在堂門之畔。正在端拱誦經時。天主聖神借白鴿形。從戶翩翩飛入。盤回久之。止於五品修士之首上。愛服焦因卑以自牧。不敢當此寵恩。遂麾之使去。此時卽有多人。欲舉愛服焦爲主教者。然尙有疑之者。曰未知此鴿果止於愛服焦之頂否。因有許多未曾親見也。眾主教遂命眾如前求主。天主聖神復借白鴿形。仍於此戶飛入。止於愛服焦之頂。於是前疑盡釋。明知爲天主所親選也。不然爲尋其昆弟而來。並無他意。何適逢其選耶。但已有二人舉爲主教者。眾主教因命三人。至祭臺前。祈主開明。此三人中誰當爲主教者。天主聖神復借白鴿形飛入。直飛至門。似尋此愛服焦者。然徘徊俯視。不見於此。卽向前低飛。翔在空中。凡飛至二人首上。卽見高飛。明示非此二人當爲主教也。卒飛至愛服焦頂上。近之。斂翼止於其首。由是遂聖之爲鐸德。且晉陞主教。旣接任後。明顯其大德。與聖無異也。

第十七首論我信有聖而公厄格肋西亞

問、此句信何道。答、信經前八端。論天主聖三之奧。與天主降生之跡。下四端。論聖教會至一至聖至公。而會中有赦罪通功之益。與復活常生之福。從知信經剖爲二分。首分論天主一體。包含三位。次分論聖會至一。包含三益。赦罪是靈魂之本益。復活是肉身之本益。常生是身靈之共益。

問、何謂聖會。答、卽許多人所信所行之事。皆相同而共屬於一教宗之權下者。是謂聖會也。

問、教中不少惡人。何故稱爲聖教。答、有三故。一、因聖教之首。吾主耶穌實爲至聖。二、因教中道理規誠。無一非聖。三、因教中雖有惡人。然守誠成聖者甚多。爲此三故。而稱爲聖教宜也。猶言江南爲富省。在江南豈無貧乏之人乎。但因富者多。故稱爲富省耳。

問、聖教中人。既愚智不齊。尊卑不等。且西洋東國。風土人情。都有不相同者。

安得稱爲至一乎。答、因教友雖四方各散。然皆奉一道。皆屬於一教皇之權下。故可稱之爲一。猶之一省。雖分幾府幾縣。然因皆奉國律。皆屬於一總督之權下。故稱爲一省也。

問、何謂至公。答、因三故。一、因不論何人。皆能入教。二、因不拘何處。皆有聖教。三、因雖有惡人殘害聖教。然至天地窮盡之日。無時聖教不存。然則聖教不限於一等一處。一時。故稱爲至公也。

迹

茲述一迹。足證與其離于聖教公會者。寧當甘心致命也。前在日本國有一勇將。名良。自奉聖教。信德果毅。熱心出眾。與人談論。惟言身後永福。專務靈魂之事。有時友來。邀之遊觀。答曰。予心惟縈身後永事。正可乘此迅速光陰。以備我靈魂。何敢偷閒玩好。浪費居諸乎。不久王知其虔奉聖教。召之來。謂之曰。或爾不肯背教。將必死矣。良毅然不變。維時至親好友。有勸之者。曰。爾

心不肯背教。斯亦已矣。然友情難拂。可稍順其請。聊作虛語以對也。將軍直言以對之曰。勇將不畏死亡。奉教人又常望死歸天國也。且予身出自豪貴。自當逐事加譚。防失其貴。今出虛語。賤事也。諸親友豈望予爲其賤。不爲其貴者乎。且或於諸親友中。有巧作虛語以報王者。予知之必至王前以自明焉。如是審慎周詳。勇却其謀。王知其莫可挽回。遂定斬決之案。越日。卽遣入兵殺之。旣至其家。將軍遂謂兵卒曰。在我國。凡爲將軍而據聲勢者。皆恃武力以禦人。吾何禦哉。惟甘受爾戳焉。言畢。遂穿華衣。入別其妻。妻未奉教。故謂之曰。爾苟愛予。亦當如予之虔奉聖教。庶幾身後。可同聚天堂。不致有一在天堂。一在地獄之嘆也。又別其長子。時年十七。謂之曰。爾當效我諸行。至死保存信德。終別其次子。時維七齡抱而謂之曰。爾嗣後當善繼爾父之表。與其背教。寧欲捨命。以至天堂也。旣辭別。遂釋其所佩之劍。敬持念珠。謂兵卒曰。可同予至大街上。在眾人前戮予。庶可使眾明知予受戳之故焉。兵卒

聽其言。遂同至大街而戮之。

第十八首論諸聖相通功

問。此句信何道。答。信聖教公會及各教友所行之善功。如聖事、聖祭、祈禱、補贖等。凡在聖教中者。皆能相通其益。猶如家主命室中焚香。此香氣不惟家主獨聞之。凡在室中。無不聞也。

問。功宜各人自立。何能相通。答。譬如人有口腹。而能飲食。然得飲食之益者。不惟口腹。實手足相通也。今聖教諸友。如成一體。故各能相通其功德耳。問。外教回教。及如德亞人。能得相通之恩否。答。不能。猶如室中有華美珍寶。欲得之。先宜入室也。今聖教會內之功勳。猶如珍寶。外教回教。與如德亞人。欲得相通。必宜入教。未入教。安得相通乎。問。拆教與異教人。能相通否。答。不得相通。因拆教與異教人。已與聖教相離。故不復相通。猶如枯枝已折。不得本樹之滋汁矣。

問、聖教會所棄絕之人。得通功否。答、不得。猶如身上一肢受傷。或已截斷。不得與全身血脉相通矣。

問、教友靈魂上有大罪者。能得相通功否。答、能得通功。然得之甚少。猶如身上一肢有病。雖能與全體血脉相通。而得飲食之益。然不如他肢無恙者。全得飲食之效矣。今欲明解相通功之義。當知每行善功。有三益。一、立功。二、贖罪。三、得恩。所立之功。卽加聖寵聖榮。惟各人自得。不能分于他人。贖罪之效。凡靈魂上無大罪者。皆可得之。若靈魂上有大罪之人。只得第三益。卽望天主。因他人之善。而賜彼改惡之恩也。

迹

凡善人之善功。大有力于主前。能令罪人痛改也。昔在日本國。有一奉教人。素行不端。又常放債。收重利。惟彼幸有一子。年甫十三。深知事主救靈之道。實爲多人之表式。不啻爲其父之神師也。因其善舉神功。常防犯罪之端。故

每見其父素儲非義之財。心竊慮之。恒爲彼祈主。賜以悔改。一日正祈禱間。自覺聖神默牖。卽起攜其父至偏隅。謂之曰。我父素儲多財。果爲誰享乎。父曰。我儲多財。非僅爲我計。實更爲爾計也。其子聆之。卽愕然曰。父兮父兮。吾實無意於儲財也。況此得之非義者乎。倘欲予擁此而享之。將必陷我父子。同入永獄矣。反不如無此財。而可得升天耳。其子夔夔齊慄。方欲愷切陳辭。以挽父心。而其父業已感動。遂命不復再言。卽向其子痛泣而言曰。予之儲財有素。而皆取之不義。實爲愛吾子之故耳。今爾言之。已深感我心。而將使予重得永福矣。微爾之言。我不知也。於是出諸非義之財。償之原主。卽往耶穌會堂中。妥行告解。嗣後立志悔改。不復再蹈惡習。美哉良童之熱心。父授子形命。子予父神命。甚哉善人之善功。能令罪人改過也。

第十九首論我信罪之赦

問。此句信何道。答。信二道。一。信凡人真心痛悔。必得罪赦。猶如暗室旣開。

明光必入。且天主全能。可使室雖開。而光猶不入。然人既有痛悔。天主不得不赦其罪。因天主已親許之矣。二、若論何教中有此赦罪之權。我信惟羅馬聖教有之。而他教皆僞。斷不能有也。

問、何如赦人之罪。答、或因聖洗。或因告解。因聖洗聖事。赦免原罪。若人長大時領洗。當有下等痛悔。而得赦其原本諸罪。並免其應受之罰。或因告解聖事。赦免本罪。亦宜有下等痛悔。若臨終時。無便解罪。苟發上等痛悔。而有願告之心。亦得罪赦。惟不死而後有便。卽當告解。因此乃天主所定。萬不得免焉。

問、誰有赦罪之權。答、人惟獲罪於天主。本惟天主能赦之。然今天主已付赦罪之權於司鐸。故司鐸能赦矣。猶如人獲罪於王。固惟王能赦之。然王可付權于某官。代赦其罪也。

問、何罪可赦。答、不論大小。不論多少。真心痛悔。必得赦免。但人不可藉此

犯罪。以致天主之怒。猶如惡人。知王慈善。有罪必赦。因而作惡無忌。則將遭王怒。而卒乃不赦其罪矣。

問。人能知罪已寬赦否。答。不能知。猶人之死期。不可知也。若天主親示之。乃得知之矣。但死期雖不得預知。可卽人之病痛以逆料。而罪之赦與否。亦然。若人既有真切痛悔。可料天主已赦其罪矣。

迹

人卽獲罪重多。毋容過慮失望耳。因天主賦鐸大權。能赦爾罪也。昔在斯巴義國。有一富翁。好賭。日久不悛。天主罰之。屢賭屢輸。以至貨財悉罄。不獨無以爲後日度生之計。抑且現時殊形貧困。此人忿恨愈深。怨天主不護佑之。於是盡肆惡心。凡知能有一術。可用以獲罪上主者。無不爲之。一日正看神功書。見有冒告解。更能獲罪天主者。卽去冒解。以犯其罪。乃一次冒解。其心猶以爲不足。於是屢次冒解。以更顯其怨報天主之心。一日正在冒解間。鐸

德覺其心亂非常。宛如海中浪湧。卽溫言以慰之曰。爾可放心。全解爾罪。無容慮也。天主至慈。所以立定告解聖事。而賦鐸德赦罪之大權也。其人聆之。遂感於心。而痛泣言曰。我犯多多重罪。猶可望主赦宥乎。鐸曰。天主之仁慈。浩無限量。人苟定心痛解悔改。天主必矜而赦之。此人卽泣下如雨。實解己罪。嗣後因真心悔改。離俗直入修院。痛悔補贖。勤行不斷。以至三年之久。形軀衰弱。得一重病。常自懇祈天主。手捧耶穌苦像曰。救我天主。我曾獲罪於爾。今則自痛。莫可名也。非爾無限仁慈。何得矜憐於我。正念斯言。遂獲善終。由是思之人。雖獲罪森森。亦可仰賴主仁。直至鐸前告解也。

第二十首論我信肉身之復活

問。此句信何道。答。信眾人死後。不拘善惡。必將復活。且各人本身復合本靈。萬無差誤。何也。蓋人之爲善爲惡。必身魂各有與分。故依理自當賞善人之身。而罰惡人之身也。

問、人身既化爲灰塵。如何復能生活。 答、天主全能。既自無中造天地萬物。豈不能令灰塵復活乎。

問、善人復活時。所得之明光。各人相同否。 答、按聖經所云。善人復活時。光耀如星。夫星雖皆明。而其光之大小不一。乃善人所得榮光亦然。榮光之多少。依各人功勳之大小。且在生時。何肢何體。立特出之功。於復活時。此肢體亦超異光明。如類思聖人。生時慎於目。不視婦女。將其二目光明。如二明星。問、惡人復活時何如。 答、全身醜惡。與善人大不相同。且何肢體犯罪。此肢體更醜。猶如人殺人。以手。而司獄斷截其手。固理所宜然也。

問、人復活時。身形何如。 答、身之長短。人之年數。正如人當三十三歲之時。因吾主耶穌。當其年數復活。且人在生所有之殘疾。當時全無。譬之陶人之徒弟。爲器不美。一經陶人之手。而修改之。則盡美矣。若夫惡人在世。有殘疾者。復活時仍有仍無。未有確論。依大概之論。亦必更易矣。

問、善人復活時。得何殊恩。答、殊恩有四。一、不能受傷。二、大發光明。三、輕快如神。四、能透萬物。若論此四恩。何自而來。必自靈魂之內德發著於身也。猶如日光入水晶杯。而杯更光明矣。

迹

夫天主於公審判日。因已全能。令諸死者。由灰塵中復活。誠非難事也。茲述聖跡以明證之。昔有主教達尼老。曾買伯多祿一田。用爲聖堂公費。業已銀兩交清。無所虧缺。然伯多祿旣死之後。其孫三人。挾私欺詐。且以主教屢諫王非。王甚惡之。故伯多祿三孫。喜獲此機。僞託達尼老強佔此地。未出銀錢。且因主教本無買田書券。誣告於王。王遂命達尼老來前。問以買田一事。達尼老知有多人灼見。然皆畏王。莫敢爲証。遂對王曰。此事難辯難明。求王姑寬三日。予必令伯多祿親來爲証。王知伯多祿已死三年。卽笑而允之。意欲於是日。可因是以愈肆譏笑侮辱也。主教於是三日。協同諸鐸德。謹守嚴齋。

懇祈天主開恩。令死者復生。明証其事。至期遂同諸鐸德。與衆人民。宛如迎聖體大禮。往伯多祿墓上。既至。遂命開其坎。乃跪於地。舉目向天。懇祈天主。更以杖微擊死者之骨。旋見諸灰塵。附其骨。聖達尼老。因三位一體之名。命其復活。伯多祿遂應聲而起。隨主教至天主堂。公同謝主。後命伯多祿同至王前。以証其事。伯多祿諾之。遂有無數人民。從之而往。卽有趨朝告王者。王不信。及伯多祿已至。在王前親證賣田收銀是實。并嚴責其三孫。曰。倘爾日後。又欲造言生事。當畏天主嚴怒。必及爾身。爾將死矣。達尼老遂在朝宣諭曰。天主令死者復生。以證其事。其言必至真無妄。嗣後無忘靈跡。妄言銀兩猶未交清也。王與諸臣等見此大聖跡。皆默然無辭以對。主教由是請退。與伯多祿返。在衆人前問曰。爾猶願處世數年乎。伯多祿對曰。予今尙在煉獄。然天福已穩且近。何再樂與塵世周旋。有失吾靈之危也。惟懇求主教。與諸教友。爲予求主。早賜升天。爲幸甚矣。主教等爲之誦臨終經。似乎送終者然。

伯多祿遂端步入墓而死矣。由是推之。伯多祿已死三年。惟存灰骨。天主命之。卽時復活。而於公審判日。天主令眾復活。何難之有。

第二十一首論天堂之常生

問、我信常生。此句信何道。答、信善人得升天堂。永生於萬福之中。惡人宜下地獄。永生於萬苦之內。茲特論天堂之常生。

問、天堂之福何如。答、天堂之福。有本有末。猶之鐘表之中。內機爲本。外飾爲末。

問、何爲天福之本。答、卽常愛天主。而享見其本性之妙是也。夫天主性。原非人本性之力可見。必須天主特加超性之光。乃能見之。猶如人目不及千里。必用千里鏡。乃得遠望至千里矣。

問、何爲天福之末。答、卽身靈脫免種種困苦。而享受種種福樂是也。夫使有人明知此福。未有不_レ甘立德者矣。何也。蓋立德之苦。暫且微。而報德之福。

大且永也。譬如有人聞西洋有一福地。人居之永生不死。萬福皆備。則人必不畏道途之遙遠。而勇往赴之矣。

問。在天堂上。善人所得之福相等否。答。不等。各稱其功之大小。猶如農人之秋收不等。依各人所種之多寡何如也。

問。得榮少者。將妬多得者否。答。榮福既稱其功德。安得妬之乎。譬如有人生三子。皆衣以華美之衣。雖少子之衣。不及長子之衣長大。必不妬其兄也。蓋謂彼長吾短。惟各稱其身而已矣。

問。常享見天主性。將有厭足之時否。答。常享而不厭。因天主是靈魂之本向。得見之而無復他求矣。見之千年。如一日耳。猶如魚必入水爲適其性。誰謂魚久居於水。有厭足之時耶。

迹

凡爲耶穌之真實弟子。必甘受世上諸艱。以得天堂之常生也。昔在日本國

有一虐王。嚴禁聖教。時有許多教友。被禁監內。其中有彌厄爾。若望二人。監禁最久。況此監至苦。上無屋頂。不免風雨寒暑之侵。下地至狹。僅堪容膝。且無廁以去其穢。食幾無以爲食。眠幾無地可眠。如是苦況。彌厄爾與若望。備歷四年之久。王遂定以死案。二人聞之。甚喜。謂刑役曰。予二人將死於何刑也。答曰。斬首也。乃彌厄爾對曰。反不如死於架上。與耶穌同刑也。若望亦曰。不如斬斷予身。分爲萬塊。增苦以報吾主也。刑役許之。遂攜至法場。彌厄爾精神壯盛。先趨甚速。若望重病稍愈。尙覺力弱難行。加以頸有堅繩緊繫。故徐步在後。然彌厄爾若望各有一子。素有致命之願。彌厄爾之子。聖名多默。年甫十二。而致命之願。若根之於性焉。平日居家時。偶遇拂意而泣涕。父母曰。爾如是涕泣。將不得致命也。渠卽止。今聞致命佳日已屆。遂穿華衣。趨至刑役前。曰。可縛予。送至吾父處。同受死刑。役遂前送。多默一見其父。遂歡欣鼓舞曰。父乎父乎。多默在此。予今日可與吾父同致命升天矣。當時彌厄爾。

已止城門外。觀者如雲。刑役見人民濟濟。恐有亂作。遂於此斬。彌厄爾本欲其子少離。多默反近厥父。喜形於色。虔誦吾主聖母聖名。遂延頸受刑。若望亦斬首致命。若論若望之子。聖名伯多祿。甫有六齡。而致命之願。已爲至切。當其父監禁之候。憐其病重。苦不堪當。望主速賜斬首。以得致命升天。今其父當赴法場之際。刑役乃往覓之。不在其父處。而在祖父之家。時方熟寐。刑役喚醒之曰。起與爾父同赴受死。童乃絕無驚懼。速起。喜形於色。趨去刑役見其年幼。攜手同行。既至法場。伯多祿卽跪。欣踰延頸。拱手受斬。乃刑役手斬。不能斬。從旁觀者咸爲之痛泣。僉謂如此幼童。犯何罪而受僇也。官命他役往殺之。仍不忍。以至三更其役。皆不敢舉手。卒有一高麗奴隸。官命殺之。因其人胆怯。不善殺人。初擊其肩。不死。後乃屢斬其首。然首終不隕。終於重傷而死。

第二十二首論地獄之常生

問、地獄爲何。答、地獄者。地球之中心。猛火充塞。備有諸苦者也。

問、地獄之苦何如。答、地獄中有失苦。有覺苦。失苦者。卽失離天主。以及天堂萬福之苦。覺苦者。卽覺五官四體所受之苦。因地獄中所見。所聞。所嗅。所嘗。所覺。所記。所想。皆莫可形容之苦也。猶如國君之太子有罪而受囚。其苦有二。一、因失朝中之福樂。一、因覺獄中之困苦也。

問、失苦與覺苦孰大。答、太子在獄。所覺失國離親之苦。必更勝於獄中凍餓等苦。則下地獄者。失天主與天堂永福之苦。必遠超乎五官所覺之苦。萬萬倍矣。昔魔鬼亦嘗自白其失苦之大云。倘我能瞬息見天主。雖地獄眾苦全加於我。至公審判之日。亦甘受而無怨矣。

問、下地獄者。其苦同等否。答、不同等。各稱其罪過之多寡大小。無異司獄之刑罪人。必當稱其罪也。然則犯罪多寡。豈無關係乎。

問、地獄之苦。何時能盡。答、地獄之苦。永存而無盡。猶天主與人魂。永生而

無終者也。故使天地間充塞塵埃。而一鳥千萬年中。嚙一塵。尙可望有嚙盡之時。而地獄之苦。不可望有窮盡之日也。又使地球變爲銅鐵。而一蟻於千萬年中。行一步。則亦可望一蟻。走遍地球之日。而地獄之苦。究無望有能盡之時也。

問。亞孟二字何解。答。本爲愛勃來話。譯言誠哉。望真如此。今聖教經文之末。皆有此言。卽信聖道誠實。而望天主垂允所求也。

迹

人苟欲免地獄永刑。必當備嘗諸苦。以免犯重罪也。前日本國。虐王踐位。嚴禁聖教。故爲主致命者。踵相接也。其中有一特出者。年甫十九。聖名西默盎。迹其生平。惟受聖洗聖事而已。從未出聖堂瞻禮。蓋已爲虐王所毀也。并未告解領聖體等聖事。然其靈魂。潔淨非常。熱心出眾。稽其居家。時守嚴齋。苦尅自鞭。必至見血。日夜誦經。氣靜神怡。心不外馳。目不旁矚。蓋其心對越天

主。純一不雜也。一日適有貴客到家。其父匆匆款待。而西默盎只管誦經求主。絕不與之周旋。待客去。其父責之。對曰。有貴客到家。固宜款待。與之言談。以悅其心。天主之貴。不較勝於客乎。獨不當與之密語。樂其心。以蒙其恩澤乎。其父知其密交天主。不與再言。間嘗語人曰。西默盎誠有形之天神也。其心之潔淨光明。與其求主之誠切有恒。真人間所罕覩。後君長知其奉教。遣兵往捕。西默盎與其兄。收監一年。一年苦甚。乞以餬口。踰期送官提問。道經其家。父授以苦鞭衣服。西默盎受苦鞭。而還其衣曰。苦鞭可再用也。而衣則將被剝也。焉用之。至官。官用百計誘之。驚之。毅然不變。官命攜至山上受刑。蓋城外二十里。有一名山。厥頂有四大洞。滾水湧拂。如人隕下。刻卽成灰。且此四洞中。有一至爲可畏者。時有滾水騰拂。兼以硫黃穢氣衝發。遠處人多被其毒害。故時人謂之地獄口。西默盎趨山受刑。形端色喜。大動衆人。方其未至山時。途中遇五背教者回來。西默盎嚴責之。官婉言以勸之曰。此刑必

然難受。爾不如早自背教之爲愈也。西默盎叱之曰。任爾等以劇苦加予。終不能改予欽崇天主之素志也。官怒命加苦刑。刑之既至山。卽以巨石懸於其頸。且以洞水之滾者。剝其衣而頻澆之。西默盎初尙喜色受之。旋以痛苦至極。身力衰弱而昏仆。官卽命飲以水。飲之又仆。乃命役搆一草舍居之。迨其稍醒。兵又以善言勸之。終夜不止。終於無益。越日其兄已畏刑背教。遂因弟稍醒。面陳其事。西默盎痛責其背恩忘義。勸以痛悔求赦。且曰。爾雖背。我終勿背也。官聽其言。覺其堅毅不屈。遂於次日。命刑如前。刑役又以洞中之滾水澆之。不久西默盎筋力衰盡。又昏仆於地。如死。且唇口全碎。飲食難嘗。官命又攜至草舍。待其稍醒。復加重刑。役如命。未幾。西默盎似死復蘇。刑役卽來前。顧慰曰。今因爾苦已甚。官命優禮待爾。爰乃備諸嘉穀。從豐設席。而西默盎已知其奸計。卽語之曰。爾法固已善矣。然而我之背教。爾毋望焉。官聞此言。大怒。頓命兵役剝去其衣。用刑如前。西默盎前受之傷未愈。今又受

此刑。則餘力無幾。如前昏仆。其身已無全膚。皮肉俱去。蓋其受此劇苦。已有十六日之久也。背上濃血淋漓。肉皆臭爛。且多生活蟲。雖欲加刑。業已無處可受也。官懼其速死。爲之延請名醫。欲愈此傷。名醫一一熟視之。皆曰。其傷過重。必不能愈。官乃謂西默盎曰。今暫命爾回家調治。稍愈。卽當重來受刑也。西默盎甘心允之。遂還家備以牀褥。以安其身。西默盎固辭不得。從命。當其臥牀時。親友齊來顧慰。且頌其爲主受苦。立多功績。西默盎因本心謙抑。不敢當其美譽。遂令閉門不納。惟家中親戚。得以乘時入見。臥床之時。惟潛思默禱。以其所受之苦。獻於耶穌。且曰。吾受之苦。微矣輕矣。較之主受之苦。如未受苦也。且其神目向天。心純歸主。故常望天主。於此劇苦之中。收已靈魂。踰三日。覺面上多穢不清。謂其父曰。以水洗予面。其父答曰。爾面盡是傷痕。烏可洗乎。倘欲洗之。必將愈重爾傷矣。西默盎曰。以爾之審慎。爲我洗。亦無妨焉。何不見我升天耶。遂親苦像五傷。舉手求主矜憐。虔誦耶穌瑪利亞

聖名。天主卽收其靈魂。賜以無窮榮賞。父母親戚。咸爲之悲感交集。蓋其身受無數酷刑。以至隕命。自人情論之。靡不痛惜也。論其爲主受苦。致命升天。則亦爲之感激焉。夫西默盎受諸虐刑。始終不變。以得永福。吾人羈旅此世。而欲免地獄。亦孰不當甘受諸苦哉。

第二十三首論望德體用

問、何謂望德。答、望德是人受洗時。天主賦於靈魂。向望天主之德。卽望死後升天。享見天主本性。譬如皇帝賜人以爵。而得爵者。亦必望得祿矣。問、望德如何可得。如何可失。答、得於領洗入教之候。失於反教失信之時。蓋望德基於信德。失信亦必失望矣。又使人犯失望之罪。卽失望德。因此二者。正屬相反。有一必不能有二。猶之光與暗。兩相反者。不能於一時光明。而亦暗昧也。惟若失望之後。真悔其罪。則復得望德。由是推之。外教人。凡能真悔己罪。切願入教。因而得天主聖寵。則望德亦隨之而得矣。

問、望德與他德何異。答、望德向於天主。非若他德。如謙己愛人等。所向者。惟一善功也。譬如人行救濟貧乏之功。雖濟貧之故。固是爲主。然所向在人。非直向天主也。直向天主者。惟信望愛三德耳。

問、發望德。與行他德。其功相同否。答、因望德向主。爲至尊之德。故發之之功。較勝於行他德。譬如繡花與織布。其業貴賤不同。故其利多少。亦不等也。再者。因望德爲直向天主之德。故發此德。至中天主之心。譬如僕人。凡近事主人之身。較之行他役。主人必更悅也。

問、何時當發望德。答、若人終身不發。卽犯大罪。發之愈多。必爲愈善。如忠僕於本主前。屢形依賴之情。主人必甚悅之。而寵愛之矣。

迹

茲特述一古跡。以明吾人處世。宜如何切望天堂也。前日日本國。唐王出諭。在通國中。凡有信奉天主教者。皆宜放流。故命官員等造冊。以書通國人名之。

數。并著明各人所奉何教。以便查閱。於是差人隨處延訪。遞至一貴顯之家。亦係奉教者。所生惟有一子。名方濟各。至十六歲。始領洗入教。然其熱心功德。與日俱增。屢次克以嚴齋。責以苦鞭。平日喜談聖論。注望天主。且每念及之。每論言之。未嘗不潸然零淚。差人既至其家。遂問曰。此有奉教者乎。當時方濟各等。尙避在鄉邨未返。於是奴隸應之曰。此處並無奉教者。迨方濟各回家。聞其事。將奴隸切責之。卽書以報官。前奴隸妄應之謬。親自呈明。至死奉敬天主。永不變更。王知之不悅。因其爲貴顯之家。大有聲勢。且其智慧超群。不忍遽殺之。因令其親戚勸之。望其誘服後。可不用殺也。然方濟各之心。堅於金石。故親友雖一月之久。多方勸勉。終於無益。方濟各之親族。多有在朝秉政。於是國君。囑其設計誘之。在朝諸顯貴。遂各發信。諄諄勸奉國王所奉之教。不信天主。則得高官厚祿。方濟各接信閱之。其中所說。皆以世上榮華。誘以背教之意。只閱一函。餘不欲觀。卽投火焚之。旁觀者皆爲之驚異。以

爲如是榮華。疇不縈懷。彼何棄之如遺耶。越數日。王遣四人至方濟各家。觀其行爲。問其究竟如何。方濟各答曰。究竟奉吾所敬之天主耶穌。至死不變。四人遂以方濟各之言行報王。王知之。心甚不快。輾轉躊躇。幾難自決。卒乃命三臣。領兵至方濟各家。問伊果從國王所奉之教乎。否則殺之。三臣承命。至方濟各家。用兵圍住。三臣遂入問如王命。方濟各對曰。如王所命。果符天主聖旨。敢不惟命是聽。否則至死不從也。爾等當知天上天下。惟有耶穌爲總王。當敬當從也。三臣告曰。爾堅奉天主教。王命當死。對曰。予實告爾。無有更愜予心之喜報。如爾所報者也。爾中有王命殺予之人。予實歡感至極。不以是人爲予之仇。而以是人爲予之父焉。言畢。遂往辭別其母。母見而抱之。親其面。潛然零淚曰。予之處世。惟恃爾得稍慰吾心焉。今爾將死。予慰烏在乎。雖然。爾致命升天。予亦不勝慶幸焉。因爾日望天主賞是恩。日祈天主賞斯恩。今乃得之於一朝也。方濟各遂求慈母降福。又往別其妻。其妻見之大

哭。方濟各亦藹然謂之曰。爾今至於死候。當銘耶穌在心。不致疏忽也。言畢遂出。和顏悅色。顧惠諸人。三臣見如是好人。痛心下淚。方濟各卽跪誦經。全獻已於天主。終有一臣持刀前來。方濟各延頸受斬。寄世二十四歲。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四年。

第二十四首論望德緣由

問、吾人望升天之福。憑於何據。答、藉天主仁善。敢望升天。得見天主本性。享無限真福。因此福本非人本性中。應得之福。惟望天主恩賜之耳。譬如一僕人。望主人拔舉爲子。而承其家業。此非僕人分中應得之恩。然敢望之者。惟因主人慈善異常。而望之耳。

問、又有何據。答、藉天主之預許。使天主未許。則天主雖爲仁善。猶未可望必得。譬如一野人。望皇帝拔己爲相。問其何故望此。必謂因皇帝嘗親許吾矣。非然者。皇帝雖仁善。豈野人而可望如是高位乎。乃吾人望升天之福。亦

然。全賴天主所許。而望此超性大恩也。

問、又有何據。答、藉天主忠信。必不欺人。所許必踐。譬如一富人。約於某日。將付匠人銀錢若干。匠人卽切望無疑。而其所以其疑者。因知富人。誠信不誤也。

問、又有何據。答、藉天主全能。使天主非全能。則恐所許不能行。而望亦無據也。乃知天主全能。則可望天主必能賜我升天矣。譬如一貧人。望一富者。濟其貧困。意謂此富人有財。必能救己。故望之。不然。豈敢望之乎。

問、又有何據。答、藉耶穌之功。因吾人卑微之至。無功以得天堂之福。惟賴耶穌無限之功。而望得此無窮之福。譬如王公大人之子。本無功以得爵祿。然因先人之功。而得之也。

問、又有何據。答、藉各人之功。因耶穌之功。雖無限之大。然各宜行善。乃可得其功效。猶如人欲登山。必宜行走。如有人坐視道旁。不行一步。則山道雖

廣。終無至山之日也。

迹

茲述奇跡。可知天主必不食言。賜善人以天堂也。昔有聖多明悟會修士。名伯納多。本院管堂。嘗見二幼童。秉性溫良樸實。心乎愛之。故常教以經言。囑其熱切虔誦。每日囑以來堂輔彌撒。二童遵命無違。每日早起。帶食到堂。輔彌撒畢。遂往一小室暫歇。而此小室中。常供聖母抱耶穌聖像。二童每於此像前。食其所帶果實等物。而耶穌聖嬰。亦每離聖母手中。與之同食。此可知耶穌之寵眷二童。爲若何。而二童所保之貞操。亦何若也。然耶穌雖屢與之同食。二童終不以爲言。卒以其事告于其師伯納多。曰。彼嬰常來與吾同食。乃彼未嘗有所與吾。吾當何如。伯納多竊奇。吾主慈善。答曰。若彼又與爾同食。爾宜謂之曰。吾等屢與爾食。而爾未嘗賜與吾食。今請爾賜吾師。及予二人。得享爾父之筵。越日二童如命。於是耶穌聖嬰。慨然答曰。升天瞻禮已近。

矣。是日吾將與爾二人。及爾師同席矣。往告爾師。其善備之。二童遂欣然告于其師。其師卽明識天主將收己靈魂。安備善終。料理聖堂之物。且以二童之言。稟於聽解司鐸。至耶穌升天瞻禮日。早起誦日課經畢。遂往穿祭衣。出行彌撒。二童輔彌撒。及彌撒畢。三人俯伏祭臺下。謝主閉目安逝。天主遂收彼靈魂。攜之上升。永享宴樂于天堂矣。修士敬收禮葬。墓發馨香無已。

第二十五首論冒望之罪

問、望德之情。宜何如。答、宜有載信載恐之狀。信天主。恐自己。信天主既許吾人升天。可望必得。然因在世時。三仇甚猛。難走升天之路。故恐不得所望之福。譬如王出諭。召一遠方人入朝爲相。斯人聞此。必載憂載樂。知王將賜己高位。確實無疑。故樂矣。然想道途遙遠。欲入朝。殊多行路之艱難。故憂矣。問、何爲相反望德之罪。答、相反望德之罪。約有二等。一、則妄望。一、則失望。妄望何。不依天主聖寵。專賴自己之力。能立德立功。以得天上永福。此爲相

反望德之罪。何也。因吾人無天主聖寵。不能爲善。故惟賴自己。而望升天。是妄望也。譬如一愚蠢學生。雖聞師教再三。尙不能明理。倘不賴明師之導引。而欲學成。不已狂甚乎。

問。又有何罪。答。獨望天主仁慈。而不肯勉力行善。此亦爲妄望之罪。何也。蓋天主命人在世立功。以得升天享福。若不肯爲善而望升天。是猶農人不種而欲收矣。非虛望乎。

問。又有何罪。答。凡人在生。不肯改惡。而望臨終時。忽能悔改。仍得升天。此實妄望。大反望德。因若人在生犯罪。不願改過。恐臨終時。天主棄絕斯人。不復賜以改悔之聖寵矣。再者此時魔鬼之誘更猛。不比平日。因此時正靈魂得失攸關之際。故魔鬼竭力誘之。倘於此時欲勝魔誘。實屬難望。況此時罪人之心。已固於罪過。不易挽回矣。安望有痛悔之心乎。譬如匹夫雖勇。康強時尙不能勝三軍。況於疾病之時。手不能操兵器。更安望一人能勝千萬人。

乎。

問、又有何罪。答、謂升天是超性之恩。非人所可望。故卽不望矣。此乃失望之罪。何也。蓋天主旣許吾人。而人反却之。實侮辱天主矣。譬如王召一乞丐。入朝享福。彼竟固辭不信。謂此萬不能有之事。王遣人召之再三。彼終不往。是不信王言。而固却王恩。能不遭王大怒乎。

問、又有何罪。答、偏愛世上虛榮僞樂。不願含棄犯罪之端。竟以爲得世福已足矣。雖死後下地獄。自謂亦屬無妨也。或因忿怒至極。故云不望升天已耳。此皆相反望德之罪。譬如一富人設盛筵。邀貧人宴享之。貧人竟不忍舍己不堪食之物。而不往宴享。不亦狂乎。

問、又有何罪。答、謂自己罪大惡極。不復可望天主寬赦。因而亦不望升天。此亦失望之大罪。何也。蓋天主至慈。人苟真悔。無罪不赦。若想天主。不復肯赦。實獲罪於天主矣。譬如一犯法人。本宜斬首。然因國王至慈。有求必赦。若

此犯法人知之。而仍不求赦。則狂甚矣。且輕視乎王矣。

迹

凡大罪人。延至臨終。不思悔改者。必陷於失望之險也。昔有一富貴人。沉於罪戾。病重垂危。親戚爲之延請鐸德。勸伊望主仁慈。悔告已罪。病者答曰。此非緊要之言。今吾所急需者。惟服藥耳。鐸德雖勤勤懇懇。然終於不聽。於是其親友。又往一修院。請一大德修士到家。諄諄善勸曰。今爾病重。急解爾罪。病者答曰。吾一生獲罪重多。今已悔之無及矣。鐸乃轉計。以危言聳之曰。今爾生無幾。若爾今猶不肯告解。地獄永苦。爾能當之乎。不見邪魔在卽。將加永刑乎。病人嘆曰。我罪多且重矣。何以償之。旣無以償之。則告解亦何益之有。鐸曰。無容失望。爾罪之罰。予爲爾代受代償之。病者聆之。始覺感動於心。疑信參半。遂問鐸德曰。果能之乎。鐸德應曰。凡予所守嚴齋。所誦經文。所用苦鞭。以及諸凡善功。皆獻於天主。爲補贖爾罪。鐸德欲固其信。堅其望。遂書

一文契。親押花字。以予病者。病者見鐸德有如是救靈之神火。卽感其大量。慨施洪惠。鐸德見其稍感於心。遂直謂之曰。予旣願代贖爾諸罪。爾卽當告我。嘗犯某罪。以及罪之次數光景。使我得知。相稱補贖。須行若何。理當自然耳。病者卽自言其罪。歷訴情形。卒也。鐸德囑以仰主洪慈。痛悔爾罪。病者於此。忽得天主神恩。動心下淚。切悔已罪。鐸德遂赦之而去。未幾。虔領臨終聖事。泰然長逝。鐸德見病者靈魂。蒙天主置之妥地。心遂釋然。急踐所許。病者之事。興功補贖。虔行至一年。天主復命天神降現。此鐸德曰。爾所許病者之補贖。本宜行四十年。今天主見爾有如是救靈之神火。已爲伊虔行一年補贖。天主已免之矣。且因爾愛人之心。甚愜天主聖意。天主已倍爾功。倍爾聖寵於地。倍爾榮福於天焉。言畢。天神不見。鐸德遂深感天主洪恩。急救此靈。吾人由此觀之。可知大罪人於臨終時。如何有失望之險。併知天主無限仁慈。自當仰仗。而臨終時。更當懇切望主。仰賴厥慈也。

第二十六首論失望之誘

問、人有失望之誘。宜用何法以勝之。答、至善之法。屢發切望天主之情。每日。吾藉主永不負屈。如吾所望。降仁慈於吾。吾藉主永不負屈。云云。蓋切望與失望。正相反而能相克者也。譬如良醫必依病施藥。熱症治以涼藥。寒症治以熱藥。此必然之理也。

問、又有何法。答、記憶聖經之言。因聖經上常命人切望天主。則知天主甚願救助吾人。豈可不信而反生失望之情乎。譬如一富人。平日許已僕人。有難必救。則僕人在難中。惟記憶主人之言。而已可自慰矣。

問、又有何法。答、記憶天主之仁慈。因天主至仁至慈。每願顯揚其仁慈。俾人人稱頌之。從可知凡人切求天主。無求不得。安可失望乎。譬如一犯人。本宜斬決。然知皇上極慈。且願顯已仁心。令國人皆讚頌之。則此犯人必盼王恩赦罪。而脫免其刑矣。

問。又有何法。答。記憶耶穌之苦難。蓋耶穌既爲愛人之故。受苦至死。豈有不願救人之理乎。苟念及於此。必不失望矣。聖多默主教曰。吾主欲救爾升天。故爲爾受死。猶豈能藐視爾悔改之心。罰爾下地獄耶。譬如一將軍。爲子立功。不畏艱難。領兵出戰。因而數次受傷。其子雖爲不肖。然見父之愛己。若是。則必望其父寬恕其惡矣。

問。更有他法否。答。想他人因天主仁慈。已得升天。故吾亦可望也。譬如一貧人。見一富人。愛人至極。故凡有求者必濟。彼必謂他人各得所求。豈富人獨不肯救吾乎。於是不勝盼切。而亦往求濟矣。

迹

茲所述之古蹟。以見失望者。爲諸劇苦之所由始也。昔回王佔據聖處。教宗發兵往敵。并頒大赦於助銀之信友。當時有一鄉人。素詐他人銀兩。以致家境順適。故有多人勸以助銀。此人本能大輸其財。以助教宗。然因其貪吝性

成。只助以四銀錢。而遂得十字聖衣。然其助之者。並非出於本意。只因他人之勸。何以見之。蓋其後日。往茶肆閒遊。遇有爲教宗出征者。卽顧而誚之曰。爾輩何耗費多財。以助其事乎。抑且跋涉長途。何如是不憚艱辛。折衝對敵。何如是之不畏捐軀也。反不如予稍助其費。安閒此茶室矣。其時出征之衆。似不聞而過之。而天主則已聞之稔。厭之深矣。故逞邪魔隨時害之。不脫其手。一夜。已與家衆安歇。忽聞有牽磨之聲。遂謂其子曰。起。往視之。其子承命。往磨子室。乃甫開門。見有烏黑之形。卽悚惶而返。其父問係何事。答曰。予甫及開門。見有烏形在室。卽恐懼而返。未知何事。其父乃親起身曰。使有魔鬼在此。予亦敢往也。遂披十字聖衣。往磨子室視之。乃見有二黑馬推磨。一黑人旁立。謂之曰。此馬本爲爾備者也。爾今當脫十字聖衣乘之。其人見二馬。盡是黑色。又見黑人。說是言語。遂覺全身戰慄。不敢聽從。然是黑人復強之。乃脫十字聖衣。黑人迫其乘一黑馬。已亦乘之。往一刑所。見其父母等。盡

在於此。又見一戰死之兵。身橫黃牛二角之上。有黑人以矛刺其背。問係何故。曰。以其生前。曾奪一寡婦之牛也。終見一座。以火爲之。尙無人居住。黑人謂之曰。越三日。爾當來坐之也。遂送之還家。置在磨室。其妻子等見之。問伊在何處。然因其驚駭已極。臥在地上。幾至於死。不得出言。家人卽拽之入房。令其臥在床上。囑其急辦神功。以備善終。卽爲之延請鐸德。鐸德至。懇切勸之曰。爾罪雖多。雖重。然苟真心悔改告解。天主仁慈終必宥之也。無如病者已經失望。不復望主矜憐。故鐸德雖諄諄苦勸。終於無益。遂中懷鬱悶。越三日而亡。依魔所言。坐此所見火座也。

第二十七首論愛德體用

問。何謂愛德。答。是一神恩。天主賦於人靈。超拔人之欲司。愛天主萬有之上。因天主無窮美善。可愛無比也。謂超拔欲司。因人之本性。不能愛主。超乎萬有。然須天主親賜此德也。猶如鐵球不能騰空而上。自懸於梁上。然必須

有一翕鐵石。翕引之。乃隨之而上矣。謂因天主無窮美善。故愛之。因愛主爲己利益。卽非眞愛。而不甚貴矣。猶如黃金爲百金中至美之品。其價甚貴。若夫僞金。雖有黃金之色。不足貴也。

問。何時能得愛德。答。宜別已領洗。與未領洗者。未領洗者。倘能發上等痛悔。雖非於受洗之時。亦得愛德。或受洗時發下等痛悔。卽得愛德。若已受洗者。或因犯罪。或因異教。而靈魂上無愛德者。可發上等痛悔。以向天主。或發下等痛悔。以行告解。卽能得愛德矣。因人旣痛悔告解。必得聖寵。得聖寵卽得愛德矣。然則愛德與聖寵。猶婢女與主母。刻刻不離。主母何在。卽婢女何在也。

問。愛德之情何如。答。宜有三件。一、宜真情愛主。而非外飾者。二、宜愛主在萬有之上。三、愛主之由。非爲私利。惟因主善。倘三中缺一。卽非眞愛德矣。猶如一篇文章。宜詞與理與字皆美。乃可謂佳文矣。

問。超性之德中。何一至尊而天主至重之者。答。愛德爲萬德之首。故在天主前至貴。而發愛德之功。亦至大。猶如黃金爲五金之首。其色最麗。其價亦最貴也。

問。發愛德。有何功效。答。若靈魂上無大罪。則倍聖寵。卽生前增功。而死後加榮。猶如一商人。存於銀號內。洋錢百元。得一百元之利。若復存百元。則倍其本。並倍其利矣。使靈魂上有大罪。而發愛德。卽能除免其罪。并得聖寵。猶如一水晶杯。在黑夜中。人不見。一得日光。則黑夜全消。不惟可見。且因日光透入水晶杯。更光明矣。

迹

茲所述之古跡。足證與其獲罪乎慈善大主。寧當舍此生命也。昔日本國虐王。查知統屬人民中。有多貴顯之家。欽崇聖教。卽命以僧士所誦之書。置於頸項。如有肯置者。卽爲背教之真據。不肯遂殺。當時教友中。有以是爲無關

輕重。蓋雖置是書於頸。亦仍不失爲教友也。故多有置書於頸者。耶穌會鐸知之。卽時嚴禁曰。以後再不可行也。於是教友始知中其計。墮其術中。始之肯爲者。後卽不敢爲之矣。而於諸貴顯之中。有一人更爲豪貴者。名若望。乃素與官締交甚密者。始終不肯如命。官雖獲之。不忍加害。故用多方誘服。使之叛離聖教。然信德堅毅。終不爲其所搖。官乃出城入朝。親自陳明於王。正官出外之時。太傅卽強攜若望。至一廟宇。縛其手足。以異端書置於其頸項。若望於此。實屬無可如何。遂唾其書。又欲以言語自明其心。而口又被其掩塞。故不得言。放歸後。官卽使人至若望家問曰。頃聞爾在廟中。曾置書於頸項。以顯背教之意。然乎否乎。若望遂忙然對曰。否否。因子手足俱已被縛。不得阻止。而予心則萬死不從焉。爾可以予言報官耳。使者返。以其言復於官。官命攜之來。若望旣至。官與之言談。因其爲貴顯之家。不露輕褻之意。官乃以國王之意告之。勸其順王之意。毋邀王之怒。若望對曰。事苟惟係予財子

命。予必爲王舍之。若獲罪於慈善上主者。予至死不得從焉。雖其言如是。而官尙含容。絕無怒色。且備筵請其同席。食畢。若望之志。恒一不變。官乃陳明於國君。國君大怒。命若望宜被殺戮。而其妻子親戚。俱當釘死焉。官卽明告之。若望曰。予明認予妻子。皆願爲主致命。予心亦覺欣慰。遂攜之一堂。曰。釋爾劍。卽釋之。忽有二兵悍然執刀來前。呼之曰。以國君之命。命爾跪下。若望卽跪下。恭誦耶穌瑪利亞聖名。延頸受刑。年三十三歲。

第二十八首論發愛德之要

問。有何嚴分。宜發愛德。答。凡兒女受父母生育顧復之恩。而孝愛父母。理也。況天主教生造護佑救贖吾人。萬萬超乎父母之恩。豈可不愛之乎。問。幾時宜發愛德。答。本無限時。惟若五年不念愛德誦。并不發愛德。必有大罪。蓋教宗曾已準此說也。又幼童初開明悟時。宜發愛德。不發亦有大罪。若父母不教兒女。而兒女不知。則罪不在兒女。而實在父母矣。爲父母者可

不慎哉。譬如一富人。收養一遺棄之孩。夫當孩童未識東西之時。富人固加恩而無怒。然使明悟既開。而此童仍不形感佩之情。則富人必不能含忍矣。問。又在何時。有嚴分宜發愛德。答。又在臨終時。因平生受主無數之恩。此時不得不深懷感激之情也。譬如一貧困之人。在一富家徘徊良久。受恩不少。然至離去之時。竟無一語致謝富家。豈非大反人情之事乎。再者。臨終時發愛德。大有好處。若使平日辦神功。未有真心痛悔。靈魂未妥。因此愛德。可得罪赦矣。

問。又有何時。宜發愛德。答。被魔引誘時。發愛主之情。必能勝魔。且天主甚悅。猶如一惡人。誘一富家之僕。負其本主。僕對曰。吾愛吾主。萬死不負。主人聞此。必悅僕之忠誠。而更寵佑之矣。問。更在何時。答。在祈禱。與領聖體之時。因此時心易動。而易發愛主之情也。猶如枯木置之火上已久。入火卽焚矣。

迹

茲述一跡。足證誠愛天主者。甘致命而不忍獲罪。用愛德而致命善終也。昔在日本國。有一虐王。命諸顯臣背教。且命以異端書。置於頸項。以爲背教之真據。夫貴顯中有一名西滿。毅然不從。渠本屬日本國名將。爲公忘私。爲國忘家。又爲縣官良友。故縣官百計千方。以全其生。爰乃設三術。令西滿擇之。曰。今有三法。爲護爾命。爾亦當諒予之苦心焉。三者之中。任爾擇一。卽可不死矣。一、爾許他人。借爾之名。置書於頸。則咎歸他人。而無慮其他矣。抑或嫌是爲不善。則又有一法。爾可回家。乘夜中僧來。置書於頸。卽可免爾死刑。倘或又以是爲不善。則又有一法於此。爾可往廟中。贈僧以菲儀。三者之中。惟爾擇一。均將宥爾矣。西滿對曰。三者中。無一可行也。遂與縣官握別回家。縣官因與西滿臭味相投。素稱莫逆。故雖前日之苦口徒勞。猶不絕其眷戀之意。又親至其家。遇友與母相談。一遇。官卽沛然下淚。二友相望而哭。久之。復

勸西滿。西滿仍不聽。乃謂西滿之母曰。爾自幼教育此子。今幸爲予代勸其稍順國王之意。爾曾生之。今請存之。并存妻子之命。且全良友之生矣。其母對曰。依人情論之。未有不從爾命者。然背教。乃背天主也。今西滿既虔事天主。甘心爲主致命。予心欣喜至極。望彼早登天國。以備予後來之座焉。不久。予望如伊致命。同伊永樂天堂矣。縣官聆之。大怒。乃回衙告王。王定以斬決死案。官召一顯臣。亦卽西滿之友。命往殺之。因其心堅毅。無可挽回也。且寄一書。代交西滿。僚友承命卽往。時夜已深。旣至。遂叩門。然人已熟睡。無人啓納。卒也。西滿聞之。遂開門納之。友卽予以縣官之書。西滿卽時展閱。知其來爲殺己。卽欣然對曰。再無更樂予心之音。如爾今所報者也。卽入房跪伏苦像前。仰主獻己。乃喚其母與妻。偕起。示以來書之意。卽炊熱水。以洗首。此乃日本公禮。凡行燕宴大禮悉遵之。西滿於此。卽穿極盛華衣。又明知致命後。定來抄家。卽自書家物之數。以貼於門。又有奉教三人。爲西滿素相結契者。

今因已將致命。卽令請其來前握別。三人旣至。懇西滿爲之求主。西滿諾之。遂往求慈母降福。又別其妻。其母與其妻等。迫切慟泣。西滿謂之曰。爾等不慶予將得天堂永福。而哭予如死人耶。爾信德。爾毅德。豈當如此耶。稍慰其妻。卽於其夫前跪下。求剪其髮。以爲其後不嫁之據。其夫初尙不肯。曰。吾死後任爾之意。剪髮則不必也。其妻又懇切求之曰。爾苟不允。予終不起也。西滿之母。實知其有守節之意。故謂西滿曰。允之。西滿遂信而允之。卽剪其髮。以爲據。於是跪伏。共誦數經。默契聖意。後乃一友恭奉耶穌茨冠苦像。傍二人執燭。又其母其妻。從在西滿兩傍。後有僂西滿之顯臣。與家僕數人。同往大堂受刑。旣敬供耶穌苦像。復跪於其前。誦籲告吾主。及天主經。聖母經。各三遍。誦畢。又起。末次別其家眾親友等。以一聖骨予其慈母。以數聖珠予其妻。正此時間。忽來一背教之人。亦係西滿之故友。因聞西滿將死。而來別者也。面有憂色。西滿謂之曰。以爾背教。深負天主洪恩。而將罹地獄永殃。宜乎

其憂戚也。予乃正福人耳。此人復懇西滿。予以聖珠。西滿曰。爾苟悔改前非。永不復背聖教。方可。其人見西滿信德堅毅。熱心至極。遂動其心而允之。西滿卽授以聖珠一粒。卽跪伏求主。恭誦耶穌瑪利亞聖名。自解其領。而延頸受斬。時年三十有五。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零三年。西滿旣沒。其母遂捧其首於臺上。跪而親之曰。可愛者。吾兒也。一生恪遵聖道。無敢背離兮。可慶哉。西滿也。爲主致命。受天堂榮賞兮。嗚呼。天主曾祭聖子爲我。我今已祭我子爲爾。求主賜予特恩。與之同居欣愉兮。其妻亦跪而親之曰。可愛哉。吾夫兮。自今以往。隨爾善表兮。冀爾懇恩。卒與同居兮。遂敬葬之。夫西滿一家。皆願爲主致命。而仁慈大主。俯允其求。迨觀後篇。可知其概矣。

第二十九首論發愛德之法

問、何法助發愛德。答、至美之法。求主賜佑。猶如人疾病將死。人力不能挽回者。惟天主能愈之。然當懇切求之也。

問、依賴何人能有求必得。答、宜依賴耶穌聖母。及諸天神聖人之轉達。猶如貧乏者。欲有求於富人。必懇富人之親友。轉達富人。乃可不虛所望矣。問、宜求主至於何時。答、求至既得而後止。且既得之後。亦宜更求他恩。至死不休。蓋貧人於富者。恐數求而見棄。或多求而將乏。然天主至慈。終不拒哀禱之人。又天主全能。終無有窮乏之時也。何患見棄乎。

問、又有何法。可助人發愛德。答、默想天主可愛無比。卽因受造之物。亦可推測其美妙無窮矣。夫魔鬼恨主至極。然使一時得見天主本性。彼必忿恨全消。而反愛慕非常矣。從可知天主之美善。何如也。譬如有一仇人。恨皇上至極。一日偶而見之。卽不勝敬仰之。而變恨爲愛矣。人必謂王之德容道貌。必非尋常。所以能一見而動人敬慕也。

問、特想天主本性中。何一妙處。更能助人。發出愛德。答、不論何妙。皆可思之。因天主本性諸妙。皆爲無窮。多能激人發出愛德。如思天主全能。瞬息間

能造千百天地。較之現在天地。更大更妙。念及之。卽能奇厥全能。而愛慕之。若論其全知全善。皆依此想可也。

迹

茲述一跡。愛德之表式。卽可見矣。若望與西滿致命後。王又判其家人釘死。而若望之妻。與西滿之母等。尙未知之也。一夜。西滿之母若納。與其妻依溺斯。正在房哭泣。適有背教之人。見而問之曰。爾等何如是哭泣也。西滿之母對曰。予等之哭。非爲西滿。實恐己無功。不能得此致命之恩耳。此人卽曰。獨不聞官已定爾等死案乎。西滿之母曰。何如。曰。若望之妻。瑪達肋納。其幼子類思。以及爾等。皆將釘死也。於是彼卽轉苦爲樂。改戚爲歡。而欣欣悟語焉。東方旣白。竊以此日爲末。乃相跪在聖母聖像前。恭誦聖母禱文等經。懇祈聖母保護。至晚。若望之妻。與其幼子。攜至西滿之家。賢女相遇。載笑載言。更相抱以示歡愛之情。不勝踴躍而言曰。如是鴻恩。予何幸得之乎。此則曰。西

滿之所致也。而彼則曰。是誠若望之所致也。正當談論。官使適至。命往法場受死。所以至晚者。因恐日中人衆追隨。易爲其所感動也。故夜間命以三轎坐之。賢女皆穿極盛華衣。如出行婚大禮。依溺斯請其同宅三友。一奉耶穌苦冠之像。二則執燭同行。懇彼代求天主。行路間。依溺斯曰。前耶穌陟山受死。親自步行。我何人可以坐轎乎。遂欲出轎徒行。然皆不准。因官以愛良友西滿之情。推其親戚。故此優待也。既至死地。賢女跪伏。敬拜耶穌苦冠之像。虔謝爲主致命之恩。四座苦架。於是已立。先縛若納。其謂刑役曰。昔耶穌在十字架。曾用大釘。釘其手足。爾等縛予手足。何如是之寬也。我願效法吾主。切懇加以劇苦。但頸中祈縛稍寬。以予至終。尙須誦經也。刑役從之。又舉目顧諸從者曰。予今將死矣。爾等皆可信予之言。爲真實也。予今明示爾等。欲救己靈魂。惟天主教能之也。於是兵見衆民。已經動心。恐其變亂。遂持長戟刺之。不及其肋。復猛然重刺。遂從肋膀穿透彼肩而死。次所縛者瑪達肋納。

若望妻也。厥子見其母在架。遂趨至其母架前。謂刑役曰。爾等來縛子。予與慈母甘爲耶穌失命。卽亦縛之於十字架。其架豎在母前。母訓其常誦耶穌瑪利亞聖名。類思聽慈母熱心之訓。遂常誦耶穌瑪利亞聖名。不絕於口。與母如有啓應之和。旁觀遂感於心。而不禁流淚。後有一兵。以長戟欲刺類思之肋。而令其死。然不善用戟。故未及其肋。而類思見之。雖其年幼。且未習見是虐刑。亦不驚不喊。惟母遂急令其同己共誦耶穌瑪利亞聖名。類思遂與母同誦。神定胆壯。安然待其再刺。兵復刺其肋。遂重傷而死。其母見己子致命。心乃釋然。兵又持矛來穿其胸肋。立卽氣絕。時旁觀者。皆汪然大哭。謂如是貴家之女。如是年幼類思。只奉天主教。曾犯何法。而受如是酷刑也。卒有西滿之妻依溺斯。尙未受刑。出轎伏地。誦經謝主。久之復起。謂刑役曰。爾輩何不來釘子。刑役偕眾慟哭。不忍殺之。依溺斯自臥於十字架。待兵來縛。卒有一民。因見刑役不忍用刑。遂謀得其利。獨出。緊縛依溺斯於架上。而豎立。

維時眾皆哀痛哭泣。有仰瞻其架而流淚者。亦有不忍仰視其架。而回首向後流淚者。惟其舉目仰天。連發上愛之情。嗣因兵皆不忍用刑。厥民本不善用戟者。自來屢刺其胸旁。尙未絕氣。注望苦冠之像。而誦耶穌瑪利亞聖名。卒受重傷而死。當時多人。見四位致命。有異光繞護其身云。

第三十首論發愛德之驗

問、愛德有何外驗。答、愛主者。亦必愛人。而弗敢輕視他人。何也。因人爲天主所愛。故愛主者。不得不愛人。猶如人愛一好友。亦必愛其子女也。

問、愛人之德。見於何事。答、一在不辱他人。或於行。或於言。不稍輕人。且人雖不善。亦不宜慢之。猶如愛友者。見友之子。墮於泥塗。徧體污穢。必不因此而卽輕慢之也。

問、愛人之德。又見於何事。答、二在救濟他人之困乏。能久且多。若不久。則猶人種花卉。過多時灌水一次。花卉必有死無生矣。若不多。則所與不濟。猶

大旱時。下雨三四點。田中必不見效也。

問。又宜爲何。答。非但不害人身。且亦不害人靈。卽毋引人犯罪。以遭主罰。譬如人愛一好友。設引其干犯國法。以至斬首。則是惡之。而非愛之矣。問。更宜爲何。答。非但拯救人身。且亦拯救人靈。一宜救人免罪。以免永死。二宜勸人爲善。以得常生。猶如人見親戚。憂苦至極。操刀自殺。未有不奪去其刀。而救其死矣。或知某方有金銀鑛。若果愛其親戚。必令彼同取之也。

迹

茲所述之聖跡。足見奉教諸友。宜如何推廣愛人之心。周人之急。救人之靈也。前在斯巴義國。有一聖人。名若望。始爲世俗之兵將。卒爲耶穌之兵將。毅然忍受諸艱。以苦肉軀。以報耶穌。故甘心投入病院。爲僕役。一日。院中失火。凡病者在病房中。皆有燒死之險。聖人蒼忙急迫。速進病房中。凡有病者。皆負之而出。置之妥地。諸凡物件。由戶而擲。如是出入火中。救援病者。直有二

刻之久。毫髮不傷。眾人皆感其盛德。爲之頌揚天主。然聖人之救人。無間於一日。而聖人之救人。亦不遺餘力也。曾屢往求乞於一婦。婦有時予以饅頭。亦有時予以銀錢。稱家之有無。以施哀矜。一日。聖人復求賜物。婦因家無長物。卽取鹽予之。聖人皆受之而返。豈知此婦。亦有一子。愛憐甚切。旣因自願投歸卒伍。遂從斯巴義。往依大利爲卒。不久棄之而歸。因路程遙遠。盡費其斧資。沿途乞食而歸。旣抵家。母見愛子回來。不勝欣慰。一夕。因至性相親。情深骨肉。徹夜相談。母問其當兵時。景况如何。及歸時。景况如何。其子對曰。有時乞食。人與我以饅頭。有時乞食。人予以銀。有時乞食。人予以鹽。其母又詳問其多寡次數之景。其子皆以實對。其母熟思往事。乃恍然於所予於聖人者。天主乃轉報之於子也。耶穌所謂哀矜者。將蒙哀矜。卽斯世已有實驗焉。若望濟貧之心。有加靡已。一日。又爲諸貧病者。代乞於一富翁。而此富翁。當聖人戾止之時。正與貴顯者賭博。謂聖人曰。爾來正不及時也。以我之

所以賭者。因思取勝於人也。爾今乃欲取我錢乎。雖然。仍取二十二金錢與之。待聖人既出。此富翁欲試聖人。如何切於周急。於是更衣。先從近路前行。待於聖人必經之路。迨聖人至。此人卽向聖人曰。予本從遠方來者。家素豐厚。只爲訟獄之事。盡耗所有。今懇爾畀我。以急需之錢。只爲天主之故。聖人聆之。心甚惻然。卽以廿二金錢予之。此人卽歸。深信聖人周急之懷。至廣至切。卽謂其僕曰。爾今爲我往告若望。吾將來顧病院也。僕人從命。富翁親往。謂聖人曰。予聞昨日。爾在途中。遇盜盡劫爾所得金錢。然乎否乎。聖人曰。否。我蓋遇貧乏者。以天主名乞我。而我乃以金錢盡予之也。後二人與談。說明其事。聖人乃知盜劫之言。爲隱語也。於是富翁還其原數。又加五十元。并謂聖人曰。我家之財。盡願獻爾。爾隨時來取可也。嗣後。聖人常往富翁家。取財以周貧乏。如其所許。然而聖人非但以財周人。且親身負病者。於此亦得吾主之報也。一日。聖人遠行。路遇幼兒。視其容美麗可喜。視其身衣服已破。足

無屢護。踐冰致傷。甚難行走。聖人憐之。令其上肩負之而行。行際。聖人覺童過重。頭面大汗淋漓。而此幼兒。以巾拭之。行時良久。聖人亦覺況瘁。抑且口渴難堪。幸遇一泉穴。聖人卽暫釋此兒。謂之曰。爾今待茲。及予飲泉後。再來負汝也。豈知聖人方去飲泉。此兒神色大變。身有大光四射。手持一榴菓。其中見有十字。謂之曰。若望此榴。卽表爾所居之城也。其中十字。卽爾所宜負者。卽於此城。當嘗諸苦以立功也。言畢不見。聖人乃知耶穌借形顯示。不勝感激。夫聖人救人之身。感發富人之心。且有吾主借形顧惠。可知其形哀矜之德。已造其極。而論其神哀矜之德。益深且切也。茲姑畧舉其一端言之。聖人切願勸化歹婦。慨切陳辭。俾激其心。伊卽感於心。而深悔已罪。定志改遷。聖人沒後。有玩戲中。學聖人之言語。勸諸歹婦。痛改前非。講之者。本似戲玩。而聽之者。已動於心。故卽此時。真心悔改。眾人前跪下。自訟自告焉。足見聖人兼濟神形之困。其盛德豐功。有以感天主之深仁。俾戲玩中。亦挽歹婦之

頽風迄於今。流澤孔長也。

聖達尼老禱文

天主矜憐我等。

基利斯督矜憐我等。

基利斯督俯聽我等。

基利斯督垂允我等。

在天天主父者。

贖世天主子者。

聖神天主者。

三位一體天主者。

聖瑪利亞。達尼老之慈母恩保者。

聖達尼老各斯加。

聖達尼老。仰法耶穌之高標者。

天主矜憐我等。

矜憐我等。

爲我等祈。

聖達尼老。常隸聖母之幷幪者。

聖達尼老。瑪利亞命入耶穌會者。

聖達尼老。善承聖召。固守聖寵者。

聖達尼老。爲依納爵之肖徒。

聖達尼老。爲耶穌會之榮光。

聖達尼老。輕世絕財者。

聖達尼老。戒貪遏欲者。

聖達尼老。恪守修規者。

聖達尼老。虔敬聖體者。

聖達尼老。天主恩寵之寶藏。

聖達尼老。順命自謙之表率。

聖達尼老。棄俗神貧之完人。

爲我等祈。

爲我等祈。

聖達尼老。樸誠端肅之明鏡。
聖達尼老。一生言行。如天神者。
聖達尼老。信堅望切。如致命者。
聖達尼老。忠誠剛毅。如證教者。
聖達尼老。形清神潔之童貞者。
聖達尼老。諸德造極之妙齡者。
聖達尼老。再祖之榮光。
聖達尼老。哀求之蔭庇。
聖達尼老。患病之痊愈。
聖達尼老。教中後生之儀型。
聖達尼老。顯行靈跡之聖人。
聖達尼老。在天榮福之大聖。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主赦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主允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主憐我等。

聖達尼老各斯加爲我等祈。

以致我等。幸承基利斯督所許之洪錫。

請眾同禱。吾主天主。爾德智靈異之中。不棄幼童輩。錫其盛德之福寵。懇

祈主。賜我追隨聖達尼老之遺表。愛惜寸陰。專志神功。急赴永安之所。爲爾

子吾主耶穌基利斯督。亞孟。

聖類思禱文

天主矜憐我等。

基利斯督矜憐我等。

基利斯督俯聽我等。

基利斯督垂允我等。

在天天主父者。

贖世天主子者。

聖神天主者。

三位一體天主者。

聖瑪利亞。類思之主保。

聖類思公撒格。

聖類思。蒙主寵錫者。

天主矜憐我等。

矜憐我等。

爲我等祈。

聖類思。滿渥聖神者。

聖類思。丕顯耶穌榮光者。

聖類思。虔恭耶穌聖體者。

聖類思。熱愛童貞聖母者。

聖類思。輕棄普世財物者。

聖類思。諸德之儀型。

聖類思。謙冲之表率。

聖類思。純修神貧之德者。

聖類思。極守順命之德者。

聖類思。含忍可奇者。

聖類思。在天大能者。

聖類思。驅逐魔鬼者。

爲我等祈。

聖類思。後生之光榮。

聖類思。諸生之主保。

聖類思。行符聖經之旨者。

聖類思。足爲童貞之鑒者。

聖類思。慰人憂苦。轉爲恬愉者。

聖類思。療人疾病。爲至靈驗者。

聖類思。耶穌會之榮耀。

聖類思。聖教會之明光。

聖類思。多行靈異之聖人。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爲我等祈。

主救我等。

主允我等。

主憐我等。

聖類思公撒格。爲我等祈。

以致我等。幸承基利斯督之洪錫。

請眾同禱。伏望吾主。爾以無限之奇寵。廣施普世之人。又特賜聖類思公撒格。若天神之美質。至潔至精。每痛苦以自懲。最嚴最密。我等身多罪愆。心甚濁污。何能潔淨全貞。惟誠切哀求吾主。使我自今而後。常存痛告改遷之實心。爲爾子耶穌基利斯督。 亞孟。

天神禱文

天主矜憐我等。

基利斯督矜憐我等。

基利斯督俯聽我等。

基利斯督垂允我等。

在天主父者。

贖世天主子者。

聖神天主者。

三位一體天主者。

聖瑪利亞天神之后。

聖彌厄爾。

聖加彼厄爾。

天主矜憐我等。

矜憐我等。

爲我等祈。

聖辣發厄爾。

爲我等祈。

至愛者之聖品。

普知者之聖品。

上座者之聖品。

宰制者之聖品。

率領者之聖品。

統權者之聖品。

異能者之聖品。

宗使者之聖品。

奉使者之聖品。

諸真福天神之品。

諸聖護守之天神。

爲我等祈。

聖天神護守我者。
聖天神率領我者。
聖天神指示我者。
聖天神導引我者。
聖天神護佑我者。
聖天神眷顧我者。
聖天神懷愛我者。
聖天神撫慰我者。
聖天神兄長我者。
聖天神師保我者。
聖天神收我神者。
聖天神善証我者。

聖天神扶助我者。
聖天神慎守我者。
聖天神理我事者。
聖天神代求主者。
聖天神收納我者。
聖天神掌治我者。
聖天神鑒臨我者。
聖天神捍衛我者。
聖天神化導我者。
聖天神保全我者。
聖天神訓誨我者。
聖天神佑啓我者。

爲我等祈。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主赦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主允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

主憐我等。

基利斯督俯聽我等。

基利斯督垂允我等。

護守之聖天神爲我等祈。

以致我等。幸承基利斯督所許之恩。

請眾同禱。全能悠永者天主。因爾默運之仁愛。賜諸信友。自母胎中。卽得

一天神。特護其神形。今求爾。賜我敬愛爾所遣之天神。以至賴爾寵恩。叨其

蔭庇。幸在天國。偕此天神。及諸天神。享見爾榮光之聖容。爲吾主耶穌基利

斯督。亞孟。

第一首論十誠總意

問、十誠誰與之。并何故與之。答、惟天主生造吾人。故亦惟天主能定十誠。令人遵守。猶如國之有政。惟主國之君。能定之。天主定十誠之故有二。一、以顯天主之權。統掌萬物。一、與人言行之規。俾確守之。而免犯罪過。猶如國君立政。一、欲張揚君上之威權。及於通國。一、欲統御萬幾。俾秩然有序也。

問、何故眾人宜守十誠。答、有三故。一、天主統掌萬民。教中教外。無人不在統馭之中。二、天主未寬宥一人。不守十誠。三、守誠之益。關係眾人。譬如館師所定規條。諸生宜守。何也。一、因師有掌諸生之權也。二、因師未寬宥一生也。三、因所定之規。有益於諸生也。

問、聖教四規亦然否。答、否。天主十誠。眾人宜守之。若聖教會所定之規。惟教友宜守。而外教與未領洗者。可不守也。何也。因外教與未領洗者。未入聖教。故可不守教規。猶如本家之奴隸。宜聽主人之命。若鄉鄰之僕。不屬權下。

也。

問、吾人宜背誦十誠否。答、其言語不知背誦亦無碍。而其意義當記誦在心。猶如一童赴試。四書宜熟。然不必從頭至尾。句句背熟。而惟題目在何處。并上下文何如。不可不明曉也。今吾人宜守十誠。故其意義。不可不知。若不知之。則犯大罪。

問、守九誠而惟缺一誠。能升天否。答、不能。以十誠之中。無一誠非關正理。故無一誠可闕而不守。猶如鳥能飛。須有二翼。若缺一翼。安得高飛乎。

迹

茲所述之古蹟。以顯中華一奉教幼童。如何恒心守主十誠。至死不變也。昔在廣東。聖教初興時。有一人攜其子。同往澳門。當時澳門已屬巴多加所管。有主教鐸德。住此宣揚聖教。化導人民。信奉真主。此幼童在澳門不久。卽有天主聖佑。感動其心。而在耶穌會堂中暫居。耶穌會鐸德示以聖教要理。亦

有人告以緊要經言。不久卽領洗入教。而其父訪知其子所在。卽拂然不悅。因知其領洗入教也。故令其背教。併令其回家。其子皆不從。父卽深恨巴多加人。更深恨諸傳教鐸德。意切復仇。必令其子仍返廣東。終叛其所奉之聖教而止。於是東裝就道。先返廣東。告官以巴多加人拐騙其子。併爲其傳教鐸德。誘其信奉釘死者所立之教。叛棄本國所奉之教等語。官知其事。大怒。遂出令。毋許與澳門商人交易。且收其所有之護照財物等。令其還此幼童。然後給還。於是外國眾商。速至澳門。報知領事官。官卽告於主教。正在議論當放不當放之際。此幼童在外聞知。卽趨至主教前慰之曰。可以放心。至於背教之事。吾終勿爲也。毋容再生疑慮。主教聽之。卽釋然於心。遂放之歸。既至廣東。官卽親提審問。因其年幼。初以甘言誘之。然此幼童。終不爲其所搖。官復以刑迫之。想其年幼。必然畏刑而背教也。故命責以二十四板。豈知此幼童。每當受責一板。卽親自認曰。予至死爲教友也。遂親其所佩之苦像。官

見其毅然不屈。命收於至苦之監中。屢次拷打。詎知寧死不變。遂命流之。而此幼童怡然返至澳門。重入耶穌會堂中。其父初以欲得其子而告官。終因官命放流而失其子。天主之護此幼童。而棄其父也。不亦宜哉。然此幼童之所以多獲主寵者。以其順受多艱而不變也。由是推之。吾人處世。獨可因纖微之樂。而犯主命也哉。

第二首論守誠善法

問。十誠涵幾分。答。共涵二分。前三誠。關係天主者。爲一分。後七誠。關係吾人者。又一分。昔天主付梅瑟十誠。亦如是分書於二石板上也。譬如史鑒上。王事與民事。必分載也。

問。何故關係事主者。惟三誠。而關係愛人者。有七誠也。答。爾不見一家之主乎。其命僕之事中。爲己者。較少於爲子者。誠以爲己者。不須多諭。僕自知悉。而爲子者。恐僕有疎忽。故再三叮囑。以見其愛子之情。真且切也。乃天主

愛人至極。恐吾人易曉敬主之功。而不悟愛人之道。故命愛人之誠。較多於愛主之誠也。

問、人人能守十誠否。答、賴主聖寵。人人能守。猶之孩童賴人提攜之力。差堪強步也。夫謂人人能守。因天主必不命人。守不能守之誠也。又謂必賴聖寵。因十誠中有難守之端。非主佑不可。雖人力能守幾條。必不能全守十誠也。猶如病者稍愈。輕物可舉。而重物必不能舉也。

問、若天主不付聖寵何如。答、天主既許吾人常有聖寵。故不患或缺。譬如氣所以養人。無氣人不能生活。故天主常賜之。未嘗缺也。

問、以何思念。乃能堅守耶。答、一思靈魂係天主之像。美妙至極。若犯誠養罪。卽毀污之矣。於心何忍乎。二、思靈魂係耶穌聖血所贖。其價無窮。則知靈魂之寶本無比。何可犯罪以失之乎。譬如孩童。身穿錦繡之衣。必鄭重護之。因衣之色料甚美。故不敢沾染。又因衣之價值甚貴。故不敢敗壞也。

問、尙有何思。答、思人犯罪後。靈魂醜惡不堪。不異邪魔。本係天神。美麗非常。因其犯罪。遂至醜惡之極矣。譬如嬰兒。面上出痘。不敢搔摸。恐致終身爲醜容也。

迹

茲所述之古蹟。可知人恃天主聖寵。卽神力充盈。能拒諸犯罪之緣。謹守規誠也。昔日本國。有一教友。聖名保祿。家本貴顯。抑且富厚。其妻聖名亞加大。生有三子。最幼者聖名依納爵。因彼虔奉聖教。俱禁監中。一日皆提出。官命用刑。卽謂其父曰。斬爾長子手指。可斬幾指乎。答之曰。此事惟係乎爾。非我所得自主也。刑役卽舉刀斬之。每手各去三指。其次弟見之。卽謂之曰。兄我見爾手指已失。我心如何欣愉也。爾手誠爲美麗矣。言畢。亦自伸其手。以示樂斬之狀。刑役又斬其手指。無一或存。終及其幼弟依納爵。只有五歲。因其年幼。刑役每手斬其一指。旣斬之。刑役又以其指。予之自視曰。爾指善乎。奇

哉。聖寵神力。幼童見之。竟不哀不哭。惟旁觀者。見用如是酷刑。卽不忍視之而退。然所命之刑。更有加者也。當時適際冬至。正嚴寒之候。官命用一小舟。載保祿與其三子。泛於海中。先將長子。以繩繫其身。投之於海。遂覺寒苦難堪。週身戰慄。繼又提於舟中。長子卽自責曰。吾軀竟如是柔弱乎。一投於海。卽覺戰慄如此耶。投海再三。半死半生。猶未氣絕。請父偕謝主恩。至四次投海。乃氣絕而終矣。次子死亦相彷彿。至幼子依納爵。投海再三。照舊不變。懸之於桅。有半個時辰之久。尙未氣絕。末繫以一石。沉海而死。保祿見其三子。爲主致命。莫名愉快。滿望同其三子速速升天。乃刑役不使之投海而死。嗣有攜之一山。山上有滾水之洞。卽以保祿倒擲於洞中。渾身皮肉俱傷。幾至於死。刑役乃使之起。非爲救援之計。實待其舒氣稍壯。後可重加以劇苦也。頃之。保祿似死而甦。卽頌揚耶穌聖體曰。可愛哉。耶穌聖體兮。吾心常欽崇讚美爾。刑役見其稍壯。又擲於滾水洞中。旣又見其將死。復拖之起。然保祿手

指已去。面頰已烙。又受如是酷刑。其能久存乎。不久。刑役又擲於洞中。保祿遂因徧體重傷而死矣。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零三十年。

第三首論首誠正道

問、第一誠涵幾件。答、涵二件。一、命人敬一真主。二、命人不敬他主。猶如一國惟有一王。國王必嚴禁本國人民。除一己之外。斷不准奉他人爲王。而敬拜之也。

問、敬拜天主宜何如。答、敬拜天主。宜以信望愛超性三德。又以欽崇之德。夫欽崇之德。卽愛敬天主在萬有之上也。本涵內外二件。內者情也。外者禮也。苟有外禮。而無內情。則不得謂敬。譬如贈友一酒器。而內無滴酒者。是侮友而非敬友也。

問、敬天主宜在何處。答、天主無處不在。故無處不可敬主。雖然敬主之處。本係聖堂。因此特建爲敬拜天主。且聖堂內。耶穌實在聖體聖事內也。譬如

國王。雖處處宜敬。然朝王之本所。乃在王宮內朝廷上也。

問、何故命人不拜他主。答、眞主惟一。故吾人所宜敬拜者。惟一天主。天主以外。無非受造之物。故天主之外。雖欲拜別物以免死。亦不當拜之。卽以外禮拜之。亦大不可。拜之大犯正理。獲罪於眞天主。譬如庶民。宜奉事一眞王。必不能敬一大臣如王。敬之則爲逆民。況乎其敬亂臣賊子哉。今拜邪魔者。亦若此也。

問、何故聖教會內。亦敬聖母。及天神聖人等。答、吾人敬神聖。非敬之如天主。惟敬之如天主之忠臣好友也。譬如國人。亦敬官長。非敬之如王。惟因其爲王之臣。在朝廷上有權位者耳。

問、何故亦敬聖像。答、敬聖像不敬紙上所畫之像。實敬此像。所像之人。猶如人敬祖先之像。國王之像。實敬祖先敬國王也。豈敬此像哉。

問、神聖在天。與人相遠至極。安能聞吾人所禱之聲哉。答、按多瑪斯聖人

之說。神聖常見天主之妙體。因而亦常見聞天上地下之事物。蓋萬事萬物。無不在天主聖鑑中也。猶如人立海濱觀水。亦見岸上高山。此非真山在水。實因水能映山。故得對照見之。然按他士之說。倘非天主特示神聖。則彼不能知世上之事。故神聖能知人之祈求。惟因天主示之耳。

迹

茲所述之古蹟。顯示吾人於邪神。雖只以外貌敬禮。亦不可也。昔日本國有一教友。聖名保祿。王令其離叛聖教。不然。卽定以死案。當時保祿之友。交情懇摯。憐其將死。遂代寫一信。寫畢。強以保祿之手。押花字。以送於官。信中所言。蓋顯己願背教之意。保祿畫押。雖心甚不願。只爲其友所強。然其心甚不安。日夜憂慮。無能自慰。故欲親自投官。說明其故。卽見血以証信德。捨生以報天主。亦出於心所樂受也。正如是籌畫間。官差忽至。還保祿以前所寫之信。曰。此信不足爲據。因未擇定何僧爲己引導也。故官命重寫。保祿一得此

機喜不自勝。如死復蘇。自喜可顯明己意也。遂於官差前。裂碎其信。擲地以足蹈之。曰。假使予今受僇。亦必不背我所奉之聖教也。官差復命。官怒。卽遣多兵捕保祿至堂。旋收之獄中。保祿知己必將爲主而死。卽欲增益其功。以蒙優賞。故求司獄。予一細繩。以爲一鞭。是夜徹夜誦經。另加苦功。以祈天主。旣卽發信。予其五友曰。爲聖教而失己生命。是予所素願也。今懇吾諸位良友。代爲吾轉求天主。望得爲耶穌致命。幸甚矣。是夜。官卽定以斬決死案。司獄者。卽通知保祿。保祿卽欣然問曰。予宜如何死也。求釘於十字架爲感。答曰。此乃官所親定之案。非吾所敢擅易也。保祿卽從命。不復再言。刑役攜之法場。保祿恭誦耶穌聖母聖名。延頸受斬。時年三十三歲。夫保祿爲証信德。如是剛毅。故始以強押花字者。深其恨。終以爲主致命者。得其樂也。然尤可奇者。當此之時。在日本有多進聖若瑟會之幼童。年皆未滿十五。而其信德。皆以堅毅。早已同心同德。相約曰。吾輩苟爲主而被艱難。奪去手上指甲。奪

拔口中諸齒。當嚴冬之候。投諸海中。死於冰河。以及各等酷刑。諸甘忍受。以至於死。終不叛吾等所奉之天主也。夫如許幼童。皆已固其信德。甘心爲主致命。吾儕後人。亦皆信奉聖教。設不敢於外教人前。明認己爲教友。勸其歸於聖教。不亦對此幼童。而懷慚無地哉。

第四首論敬主數法

問。敬主通行數法請解。答。其法不一。如用聖水。聖灰。聖枝。聖燭。聖蠟等。皆是。

問。聖水有何神力。答。司鐸聖此水時。所誦之經。明示許多神效。然其中三效爲最。一。能驅魔鬼。二。能赦小罪。三。能治人身。與田地之災害。故吾人當常點聖水。以免罪累。房中宜置聖水。不使邪魔施害。病人之處。更宜不缺。且隨時灑之可也。昔有一修士疾病。見會友灑聖水時。許多魔鬼。忽若遁逃無地。而避跡於屋隅矣。

問、聖水如何能赦小罪。答、非聖水本力。自能赦罪。但以聖水。引悔罪之聖寵。因此痛悔。卽得罪赦。譬如人謂雨水能發育萬物。非雨水卽能生物。但因雨水滋潤田地。而後能生五穀耳。

問、聖蠟爲何。答、此等聖蠟非他。惟聖水、聖油、聖香、與淨蠟。四物互成。中有像如羔羊。故亦稱爲天主羔羊。聖教皇七年內。惟一次聖之。故罕有也。

問、聖蠟有何效。答、特能逐魔鬼。抑邪術。平風浪。愈疾病。猶如秘方。爲傳家之寶。而聖蠟爲防患之寶也。可不寶之乎。

問、聖灰、聖枝、聖燭、有何效。答、聖灰所以致謙悔之心。聖枝能降神形之福。并加神力。承行天主默啓。聖燭能除神形之凶惡。抑魔鬼之德能也。人見好友疾病。必因故舊情深。而多方醫治之。則見人臨終時。神形皆在急危之中。能不以聖燭之妙用。撫慰之乎。

問、以上所云。果有實驗否。答、如有善備。毫無阻碍。便可有效。不然。則否。譬

如人既播種五穀。欲其發生。須去害苗之草。又宜雨露等。潤澤之。乃可耳。

迹

茲所述之古蹟。足見聖教所用聖水奇能。迥超乎外教所用諸邪術也。曩有一鐸。聖名斯德望。在中國傳教。無奈在其本會中。有一處倏遭蝗蟲之害。鐸憐之。一日。至教友田中。恭設聖像。虔誦聖母禱文。與聖教所定諸經文。誦畢。卽灑聖水。祈天主免此災害。乃甫灑聖水。頓見諸蝗蟲。飛至空中。羣集於外教之田。當鐸德灑聖水時。有一異端人見之曰。此人用邪術。思欲去此蝗蟲。其果能驅之乎。乃見灑聖水後。蝗蟲固已盡去。而在己田中。更爲衆多。此人卽深悔譏諂之言。然而蝗蟲之害。終不免也。然聖水之力。非一端可盡也。在昔利瑪竇。至中國開教時。覓一穩妥之地。得以居此傳教。乃有官員謂之曰。今在某處。有一座大房。倘爾願居之。願以贈之。第在此房中有怪。乘夜驚人。人多惶恐。卽有胆壯者。在此休息。亦皆被其毒害。徧體受傷。利瑪竇答曰。凡

在聖教諸信友。要恃主聖佑。不畏魔害。予亦願居此房屋。以傳聖教焉。官卽贈之。利瑪豆居之。先立祭臺於堂上。於其前誦經祈主。嗣又洒聖水於各室。是夜卽棲息於此。臣民等皆遠聽夜中景况如何。明日稔知其安居無恙。咸爲之震驚。多有敬仰聖教者。於此見聖水之能驅魔焉。

然聖水之能驅魔。固屬其常。有時又能治身病焉。昔在中華有一婦。甚愛其子。無奈是兒目中。漸生一星。一目不久遂瞎。於是外教者。見而誚之曰。爾敬之主。果能療之乎。反不如備物陳辭。祭於廟中。可望得愈焉。婦不聽。以爲此乃外教邪說。何足動聽。然於此時。其兒能見之一目。亦復失明。故外教者。乘此機以肆其譏評。於是瞽兒之母。求主矜憐。毋使外教者。侮辱聖教之名。乃恃其信德。將聖水二滴。點其瞽目。奇哉。聖水甫及瞽目。而瞽目遂開。外教者見此聖跡。不勝驚異。遂屈服於心。不敢譏評。婦卽攜其子。遊於隣宅親友。予之熟視。說明瞽之所由開。於是多有嘆服聖教。棄邪歸正者。

又在中國。有一奉教之童。聖名本篤。自幼志潔神清。不沾世污。兼之盡孝道。出自性成。奉養其母。不遺餘力。後其母抱病而亡。本篤哀痛迫切之情。已造其極。非僅以深恩未報。更以其母未行告解而亡之故。凡屬親戚友朋。皆來送其入殮。本篤胸懷沉悶。爲親祈主。乃正行祈禱間。忽覺天主大感其心。以爲母雖已死。尙可復活也。故懇諸親友朋儕。另外熱心。祈求天主。賜其母復活之恩。眾人從之。本篤卽洒聖水於其母之口。而其母遂自死復生焉。眾外教人奇之。九百餘人。卽求進教。此可見本篤之至性至情。有以順親心而感主心。又恃聖水之神能。復活其親也。夫吾眾信友。亦屢用聖水矣。而果何以得其益哉。亦惟以痛悔恃主之情。然後用之。乃可得其益耳。

第五首論犯誡諸罪

問、何罪犯第一誡。答、罪類有三。一曰、謬禮。二曰、僞禮。三曰、褻聖之罪。問、何謂謬禮。答、卽以現今聖教所禁之禮。敬天主也。如行古教之禮是。況

行外教之禮乎。

問、何謂僞禮。答、凡所敬者。非造物真主宰。皆爲僞禮也。夫僞禮有二類。一曰邪禮。卽奉受造之物爲主。而敬之。如敬佛菩薩等皆是。一曰邪術。卽與魔鬼要約。或明約。或暗約。卽欲某事某法。施本性所不能有之效也。蓋非天主特加其效。如聖事等。亦非聖教會特限其效。如聖物等。且非物性本有奇效。如藥材等。便是邪術也。

問、與魔要約。有何明暗之別。答、明者卽與魔言定。行此事。得此效。暗者卽不言定何效。而惟依公例。期其成效也。猶如一人役於一家。與家主兩面約定。何工何價。此謂之明約。若知何工自有何價。不言而喻。故價值不言定。而役事主。此謂之暗約也。

問、邪術有幾類。答、有三類。一、係推測。如測字。算命等是。二、係妄法。卽以無用之術。欲得實效。如治病。集財等是。三、係巫術。卽借魔鬼之力。行奇事。或魔

力本能行之奇。或惟外面裝點之奇。皆是。蓋有幾事。魔力能行。而有幾事。卽不能矣。卽如戲法中。所謂掩眼法。與翕拿法耳。

問。何謂褻聖之罪。答。褻聖有三類。一。係人。如或辱或擊有神品之人。或與立願守貞者。犯淫罪。以反其願。皆是。二。輕褻聖地。如在聖堂中。殺人盜物等。是三。褻聖事。如冒告解。冒領聖體是。

問。褻聖之罪大否。答。褻聖本爲大罪。然亦按事之大小。以衡量之也。譬如毒藥。本可殺人。然稍食之。亦能免死也。如竊聖堂一燭跋。惟小罪而已。

迹

茲述古蹟。足見藉巫術謀利者。反遭魔害也。昔羅瑪府有一少年。縱欲無度。絕不顧己靈魂。爲日已久。猶不改悛。因之盡耗其財。不得所欲。乃其一友謂之曰。在爾室地坑中有金銀寶藏。爾何不取而用之。其人聞之甚喜。欲藉魔術得之。故常求魔助。然天主憐視此靈。不忍魔來害之。故初不遂其所欲。乃

此少年。卒迷不悟。更求魔來助之。望得其財。天主乃棄之。如欲以償。一夜此人已經安歇。乃忽聽有叩其門者。遂率而問之曰。子爲誰。答曰。乃爾所望伊助爾者也。此人因貪悭無厭。深望得此寶藏。爰乃披衣而起。驚喜交集。懸聖母聖像於其頸。操劍而出。遇魔。魔漸入於地坑。此人亦從之。見有許多金銀等寶物。此人宜取之。如不及矣。然其受驚已甚。徧體戰慄。不得意。回入房中。再臥。迨第三日。不勝驚駭而死矣。由此觀之。欲藉魔以得其財者。反因魔以殞其命。則人必不爲巫也可。且必不貪財也而後可。

第六首論第二誠解

問。何謂發誓。答。不拘何事。欲人堅信不疑。故呼天主以証之。卽謂發誓也。誓有四種。一曰評誓。如云此事是實。猶天主爲至誠者也。二曰許誓。如云吾所許之事。必將踐行。猶天主爲至真實也。三曰警誓。如云吾必將罰汝。猶天主必永生而不滅也。四曰咒誓。如云此事是實。若我虛言。天主罰我可也。

問、第二誠禁何事。答、禁虛誓。因發虛誓。大辱天主。猶如人妄告他人於官。又恐官不信其虛言。故挽一貴家縉紳爲証。是大辱縉紳矣。

問、誓終不可發否。答、若事有三景。發之可無罪。一宜真事。二宜善事。三宜要事。蓋猶醫生之用重藥。非重病不可。而誓亦有然。苟非要事。而攸關甚大者。不可發也。

問、如無此三景。發誓有大罪否。答、若事不真。而發虛誓。總是大罪。若事不善。或非緊要而誓之。則按事之大小。以定罪之輕重。非概爲大罪也。

問、所誓者非善事。宜踐行否。答、不當踐行。蓋發誓已有罪矣。若踐行之。是罪上加罪矣。豈可乎哉。或人當惛昧時。斬斷右臂。豈醒後。又斷左臂乎。

問、呼人物以矢誓。得罪於天主否。答、呼聖人聖物。亦獲罪於天主。因如是人物。特屬天主。故呼之以証。猶呼天主以証也。猶如毆一貴家之僕。人必謂侮辱貴家。何也。因此僕爲貴家所屬也。若呼微賤之物以証。此等誓。不關天

主尊榮。故亦能免罪也。

迹

茲述聖蹟。明顯發虛誓者。必受天主重罰也。昔在依大利國邊界。有一海島。島中有一寡婦。其夫死後。遺下銀錢三百。寡婦因恐他日有盜賊等患。遂托其隣人藏之。然婦因秉性誠直。初不書文契以爲憑。迨其後。婦欲嫁其女。乃往隣人前。乞還其銀。而其隣人詐之曰。予何曾收爾銀乎。倘爾果欲取之。爾可同予至官也。婦於此。抱冤難明。能明者惟詐銀者之妻耳。然其妻亦不爲之明。無奈何。只得偕彼到官。官不得明知灼見。爰命收銀者發誓。收銀者乃叛厥良心。而誓之曰。倘予果收其銀。則願合家俱受其難也。伊妻誓亦如之。乃歸。然天主之罰。卽從此始也。厥妻本有三子。最幼者。甫二月。中子五歲。長子廿五歲。甫至家。已見幼子被壓而死。卽不勝抱恨。持劍殺其次子。厥夫歸。見妻之事。大怒。遂奪其劍以還殺之。於是眾隣聚觀。誼譁之至。刑役至其家。

見劍猶在手中。卽拿送至官。官卽定以死案。然是地無善殺人之刑役。而其長子見慈母被殺。抱痛殊深。欲仇其父。乃親自殺之。然天主之罰。猶未息也。不久。長子因親手殺父。心實不安。繼因不堪痛恨前非。亦以劍自殺。由是可恍然於天主之罰。適如彼所誓於官者。曰。苟收其銀。則合家俱受難也。亦符聖經之言曰。凡發虛誓者。天主未滅其家。終不止也。蓋言天主聖怒。必至滅其家。而始息也。

第七首論其餘諸罪

問。又有何罪。爲第二誠所禁者。答。所禁又有三。一。妄呼聖名。二。毀辱聖名。三。干犯聖願。

問。妄呼聖名。是大罪否。答。能大能小。各依其事之大小何如耳。猶如人操劍擊胸。若但傷皮膚外。則不死。若刺入胸中。則不能生矣。妄呼聖名亦然。若輕心卸意呼之。則小罪。若出自忿恨侮辱之意呼之。則爲大罪矣。

問。何爲毀辱聖名。答。或言語侮辱天主。或侮辱神聖者皆是。此必爲大罪。因天主雖不能受害。然實受其辱也。譬如一人射箭。意欲中王。雖偶爾不中。然已犯弑王之罪矣。

問。毀辱聖名有幾類。答。有二類。一、言語中有異端之意者。如謂天主非全能等說。二、所言者雖非異端。然亦有侮辱天主之意。如此者。雖曰無心言之。亦有大罪矣。譬如人唾汚王面。雖曰無心。豈能推辭哉。

問。何謂聖願。答。凡許於天主。將行一善事。而或不行。以爲有罪者。謂之聖願矣。從知聖願須三。一、當有意加己嚴分。蓋凡人立志行善。而非如是許約者。不卽謂之聖願也。二、其願者。必須許於天主。三、所行者。必須爲善事。不然則否。但許於聖母及他聖人。亦謂之聖願。因行善事以敬聖人。卽所以敬天主也。

問。犯願不行。有大罪否。答。犯願必有大罪。因旣許不踐。是欺哄天主。故天

主深惡之。猶如一臣。許王將行何功。而終不行。是謂欺君。王必大怒矣。況天主爲萬王之王乎。雖然。若所許之事。甚屬輕微者。卽能免大罪。究有小罪也。

迹

茲述之奇蹟。可知毀辱天主聖名者。必招主罰也。昔有一人積惡甚多。被官拿禁監中。然猶縱欲無度。絕不思改。時逢耶穌苦難主日。有一鐸憐其靈魂。親至監中。勸以痛改前愆。且更教以速改毀辱聖名之罪。此人不惟不聽。且反怒叱之曰。予嗣後。必更甚於前也。遂反其背於鐸前。以示剛愎之意。鐸乃不得意而去。而天主之罰。卽踵其後也。一夜。彼已就地而臥。有二魔倏現。一持燈火。一乃徒手。而此徒手之魔。將此人擲於空中。宛如拋球者然。待其墜下。每於其口唇。重擊之。此人唇口俱碎。似乎半死。然魔之虐。不以此而遂已也。又縫其舌。使之不得言。雖請醫治之。無法可愈。乃請鐸聽其神功。仍固結如前。不得告解。未幾於諸痛苦中死矣。夫如是惡習。倘非決然改之。則天主

之義怒。自不可免也。當年弗郎濟國王。懇求天主俯視下民。賜其得享父安之福。天主親謂之曰。爾國中。仍有毀辱聖名之民。雖欲安而終不得安也。由是思之。天主之罰是罪者。何如其重乎。

第八首論第三誠之意

問、第三誠命何事。答、命守諸主日。及諸罷工瞻禮日。夫守瞻禮日。一、卽宜罷百工。二、卽宜望彌撒。

問、何故罷工在主日。而不若古教時。在瞻禮七日。答、因耶穌誕生復活與聖神降臨。皆在主日。故聖教會定主日罷工。以存想吾主救世之恩。復活之榮。以及聖教始傳之日。猶王之壽誕。國人無不祝賀之也。

問、瞻禮日。究當何爲。答、宜看聖書誦經及行一切善事。蓋吾人平日。常務俗事。至瞻禮日。自當稍息勤勞。以務事主救靈之事。猶如官長一年內。欣勤理事。至歲暮封印。稍爲安息宜也。

問、不罷工有罪否。答、不可遽定。宜視時之多少何如。若作工不至二三點鐘之久。能無大罪。然總有小罪。若過二三點鐘。則爲大罪矣。又宜視事之緊要何如。若行要事。如備飲食等。或因貧乏之至。罷工卽不得食。如是作工無罪。非然者。或大或小。總不能無罪。由是觀之。罷工不可概言之曰罪。猶人飲酒。不可渾言之曰醉。蓋有飲一杯而醉者。亦有飲數杯而不醉者。惟依各人之量。必飲酒過分。乃爲罪耳。

問、作工過二三點鐘。能無罪否。答、行至要之事。如燒飯行路等。或行敬主之事。如裝飾聖堂等。又急迫之事。如收成五穀等。皆可。但不能自己判定。宜問神父可否。猶之病人。宜食何物。必問之醫士。而後可也。

問、叫人作工可否。答、外教人可叫。因其不在教中。無守教規之分。若叫教友作工。叫者與作者。皆有罪。猶叫人盜物。二人均有罪也。倘若作工者。因貧困之故。能無罪。卽叫之者。亦能無罪耳。

迹

茲所述之古蹟。顯示吾人愈虔守瞻禮日者。必愈蒙主寵也。昔在日本國。有一國王之姪女。名買升爵。虔奉聖教。勤於事主。年甫十二。卽有矢志童貞之願。故往述於鐸德之前。鐸德曰。爾年尙幼。可緩以圖之。乃此女之熱心。與日俱增。屢迫鐸德。屢懇祖母。求其准發此願。皆允之。惟命於服御間。仍如貴顯之行。女得遂此願。喜不自勝。另顯其敬慕耶穌之意。常與彌撒。常行默想。常領聖體。勤行不倦。抑且與彌撒時。全心契主。領聖體後。每有一點鐘之久。似乎神往。絕不覺有他事者。然其熱心之驗。非直此已也。又嘗嗜好聖經甘味。不禁喜形於色。往往流淚。且其樂視耶穌聖母聖像。亦已至極。故每見之而喜。喜極而泣。卽此已可知其敬慕耶穌聖母之熱心矣。且值耶穌與聖母與主保聖人諸瞻禮。另顯熱心之真據。蓋於瞻禮前後三日。持守嚴齋。與誦經等善功。卽於耶穌聖誕前一月。亦常嚴齋苦眠。總之諸凡神功苦工。皆疾趨

漸進。似乎不及。以至有鐸德之嚴命。令其不可過度。須循節制。善女皆聽之。然其身處富貴場中。其心超紛華境外。常願效耶穌聖母甘貧之德。故屢求其親。許以更華衣。而服敝衣。一日許之。乃遂其願而卽穿敝衣。狀似乞人。乃彼則喜而言曰。予心恨不得常如此。以效吾主與聖母耳。嗣後至十有八歲。因苦身已久。遂得重病。四月之久。痛苦難言。時有慰以將得永福者。彼卽喜甚。亦以契合耶穌苦難。全忘其身所受之苦。似乎不覺焉。更求吾主萬倍其苦。以至極苦。亦頻向主苦像而言曰。耶穌躬舉十字。被諸痛苦。實爲救子。予今伏爾十字架下。求救我靈。卒也竭誠契主。全心獻主。未幾愈蒙主眷。卽得善終。

第九首論望彌撒之分

問、何謂彌撒。答、彌撒係聖教中所行之祭。鐸德奉獻天主聖子於其聖父。然則新教之祭。遠勝於古教之祭。因古教惟殺牲以祭。而新教則獻天主聖

子也。故一臺彌撒。天主聖父悅之。更超乎古教千萬祭矣。猶如國君樂受世子之敬奉。必勝於庶民之貢獻也。

問、望彌撒之分。宜守何如。答、宜於行祭時與在。所謂與在者。宜在堂。或近堂。令他人見之。必謂汝與祭。若在窗外。或門外。而無與祭之狀者。不可以塞此責。又若行祭時。熟睡。則雖在亦不得謂之在也。猶如一師講書。諸生聽講。宜在館中醒而聽。不然。則不可謂之與聽矣。

問、又當何如。答、宜留心與彌撒。因與彌撒之功。不在能見。亦不在能聞。若必須見聞。則瞽者與聾者。無與彌撒之分矣。豈其然乎。夫所謂留心者。卽不爲致爾分心之事。如看閒書等。猶之一生聽講時。繪畫寫字。卽不得謂之聽講也。

問、又有何要。答、當有與祭之意。若夫外教人入堂。看行彌撒。不得謂與祭者。因其無與祭之心也。

問。望彌撒時。須有守瞻禮之意否。答。不必有此意。猶如一僕。聞主人之命。卽行一事。行之自有從命之意矣。何必思及乎。故或教友至堂。望彌撒。當初未知今日瞻禮。畢後思之。不必再望矣。

問。彌撒不全望可否。答。若缺彌撒中大端。有大罪。若缺始終不甚緊要處。有小罪。罪之輕重。悉依其所缺之多少。但不論何如。總不宜缺。因彌撒中。無處非至尊大禮也。譬如人得一金鑛。鑛所有之金。不盡取之。不亦愚甚哉。

迹

茲述聖蹟。足見守瞻禮而望彌撒者。卒獲大益。不守瞻禮而缺彌撒者。被主重罰也。昔有二人。互締爲友。共相田獵。然其間善惡不同。蓋一以爲望彌撒而後獵。時不爲遲。一以爲望彌撒而後獵。時已晚矣。一日二人出獵於田間。其時追獐趕鹿。快意驅騁。不幾時。晴天忽陰。烏雲四起。且閃電暴風交作。又聞空中曰。打。打。電乃擊一人而死矣。是乃未望彌撒者也。又聞空中曰。打。打。

其時生者。膽怯之至。乃狂奔盡氣。思覓一安處。以避其害。正在荒忙急遽時。又聞空中有聲曰。不可打。蓋其今日已望彌撒。已聽彌撒畢時。鐸德跪下所云。物爾蓬降生救世也。今日彼既誠心聽之。爰乃救彼焉。夫二人共獵。爲日已久矣。而竟一死一生。所係如是甚大。可知彌撒之爲益。誠非淺鮮也。人果可不與彌撒哉。且更可於瞻禮而不與彌撒哉。

又有三商人。同至市中市貨。旋宿於寓中。約於明日回家。其中有一人謂其伴曰。明日是主日。須望彌撒。後回家。亦不爲遲也。其二伴應曰。明晨啓行。方暮。即可抵家矣。若望彌撒。則太遲焉。且不與彌撒。非甚大事。諒天主未必罰也。二人明日遂行。一人獨留望彌撒。既過瞻禮乃返。將過河。見二屍臥在河畔。熟視之。卽其伴也。乃問此方人。何故如此。卽知其當早晨過河之時。因盛雨方止。河水充盈。橋已浮於水面。二人正乘馬過橋之候。被浪衝去此橋。二人遂溺死於河。其所帶財物。盡失焉。爰詔此方人救之起。然久已氣絕矣。此

人乃歸。告伊親戚收葬。并示以二人被死之故。而其親戚。後益虔守瞻禮云。

第十首論望彌撒之益

問、望彌撒有何益。答、得敬主之宜。蓋吾人敬主之禮。宜稱天主之尊。然天主無窮。故吾有限之人。不能敬之相稱。今彌撒中。奉獻耶穌。乃得盡相稱之禮矣。猶之國王至尊。雖國中人皆朝拜之。究不能全稱其尊。如有他國王來敬之。乃能相稱耳。

問、又有何益。答、得謝主之宜。蓋天主施恩無數。天主乃無限之尊。且施之本於無限之愛。則其恩實爲無限之恩。吾人安能報主奇恩殊愛乎。今彌撒中。獻耶穌於聖父。而耶穌於吾人。同伸鳴感之情。則謝之得宜矣。譬如貧人。厚沐君恩。因其卑賤。故所感者。不及所施。若得他君代爲謝之。始相稱矣。問、有何他益。答、得贖罪之稱。蓋罪大無窮。吾人行不拘何功。不能補贖一罪。今彌撒中。耶穌聖血代求聖父。則吾人必得罪赦。猶之一臣。叛逆國王。理

應斬首。幸得太子代求。而王乃赦免矣。

問。又有何益。答。能得神形恩寵。蓋使天朝諸神聖。齊聲求主。賜人一恩。可望必得。況今耶穌在彌撒中。代祈聖父。實遠超乎諸神聖之祈求也。何患不得乎。

問。何故有人望彌撒。不得恩寵者。答。或因其不求。故不得。或求之不切。故亦不得。非然者。無有不得也。譬如一王。行路時。凡見貧乏者。皆施濟之。如一貧人。不得王恩。必因其不求。或求之而不敬故也。

迹

茲述一聖蹟。明顯平日常與彌撒者。承主鴻錫也。昔有一人。手藝度生。因熱心之故。每日習望彌撒。一日與人晨出。待人招用。乃待之已久。無人來招。正聞鐘聲。遂獨進堂望彌撒。迨畢而出。見堂外無人。盡已被人喚去作工。不得已而回家。正在途次。遇一富翁問之曰。子何爲不豫色然。被告以其故。富翁

熟視其面。知其爲誠心敬主之人。卽謂之曰。爾去。爲余望彌撒。余卽予爾工值。如作工無異。此人遂去望彌撒。盡堂中所有之彌撒。皆聽畢而返。富翁予以一百四十文。此人乃受之而歸。未至家。途中遇一奇偉之人。躬服盛衣。蓋吾主耶穌。欲報其聽彌撒之功。故特降臨顯示也。卽問之曰。爾今晨爲富翁聽彌撒。所得功值幾何。答以一百四十文。耶穌復異而問之曰。何如是之寡耶。誠不足以酬爾功也。爾當回至富翁前。告以途中所遇之境。囑以加獎。彼卽回至富翁前。告以途中所見所聞。懇彼加獎。富翁益之以六十文。藝士又受之而去。迨至途中。又遇此人。問之曰。富翁酬爾幾何。答曰。益我以六十文也。此人更異而問之曰。何若斯之寡耶。爾宜重尋故道。復見伊人。加畏言。告以途中之事。以益爾錢。藝士復承命趨富翁前。畢告其故。富翁於此。承畏言。悟異事。乃復益其報。賜以千錢。華衣一件。彼遂欣喜回家焉。由此思之。善聽彌撒之報若是。人可不與彌撒也哉。且與彌撒大祭。不獨己受其報。倘更爲

人聽之。則人之獲益。亦匪淺鮮矣。不觀藝人。爲富翁聽彌撒。而富翁遂獲大益乎。蓋是夜富翁夢中。耶穌顯示之曰。以爾身負重罪。本宜於是夜中猝死。第因今日藝人。爲爾善聽彌撒。故免之也。得此耶穌明示。遂痛改前愆。勉力日新。卒獲善終焉。

第十一首論第四誠解

問、第四誠命何事。答、命孝敬父母。古經云。孝親者得壽。從可知孝事父母。生前亦得其報。而不孝者。亦受天亡之罰也。前有一童。年甫十八。因其不孝父母。且盜竊他人之物。以致死罪。斬首後。鬚髮頓白。宛如八十許老人。天主顯此異事。以徵不孝父母者。減其年齒也。

問、孝敬父母宜何如。答、孝敬有三。一、從命。二、奉養。三、恭敬。是也。三者全。始謂孝矣。

問、何謂從命。答、凡父母所命者。承行之而無違。始可。若有所違。則大事爲

大罪。小事爲小罪。猶臣之於君。修士之於會長。悉宜謹守所命。子之於父母。亦宜然也。

問。有不當順之命否。答。如父母所命。不合天主之意。或父母禁行敬主之事。皆不宜聽順。譬如一管帳先生。命僕行一事。此僕必當審察。若所命者。合家主之意。行之固宜。否則不行爲是矣。

問。奉養如何。答。若父母貧乏。爲子者。當盡力供養之。不使凍餓。若坐視而不助。則有大罪。蓋子之生。親生之也。可不報此罔極之恩乎。按聖多瑪斯之說。若人不能兼養父母與妻子。當舍妻子而養父母。蓋以父母生我。而我始能得他福。猶之我受造之恩。爲諸恩之始基也。則孝養父母。不亦宜哉。

問。恭敬何如。答。卽於言行中。無侮慢父母。又當盡應盡之禮以敬之。猶民之於官長。宜跪拜以敬之云耳。

迹

茲所述之古蹟。明顯人當孝養其親也。前在日本國。有一貧家。生有三子。純孝出自性成。故日夜勤勞。以供慈母。然勤勞雖甚。而日用常虧。不勝煩慮。嗣三子生一善計。前日本國王。業經出諭。曉示衆民。凡有能擒盜至署者。必蒙厚賞。三子思以此術得其利。然不知三昆仲中。誰當爲盜者。乃闖取之。而幼弟宜爲盜。二兄遂以幼弟僞送至官。以爲是盜。官乃厚賜之。置幼弟於監中。二兄將出署時。回至監中。別其幼弟。相抱相親。而亦相泣。官遙見而甚異之。以爲彼旣爲盜。何竟施以如是愛情也。爰命一人。待二人出。隨其所往。以驗其事。二人旣至家。遂至慈母前。直言其事。其母聞之。不勝愛苦。謂其二子曰。爾二人復當至官衙。領予幼乎回來。不然。余將餓死矣。官差在外聞之。速卽返署報以所聞。官復思之。似乎疑信參半。乃提監中之幼弟。親問之。乃以實對。官卽呈明其事於王。王命三弟入朝。見之。王甚嘉其孝。而憐其貧。委幼弟一職。每年予以千五百銀。予二兄以各五百銀。每年如此。於是三子皆得厚

待其親。不至困乏云。夫扮盜解官者。危事也。而其意則出於純孝。故天主猶賞報之。由是觀之。人之宜孝養其親也。明甚。卽孝養者之蒙主厚報也。亦明甚矣。

第十二首論第五誠解

問、此誠禁何事。答、禁人不依公義。害人性命。因生命惟天主主之。故人不能害之也。曰禁不依公義。因國君及司獄。有殺人之權者。依義殺之。無罪也。若不義殺之。則罪亦不免。猶如主人命老圃。除芟園中惡樹。倘老圃以嘉者盡斫之。豈不大干主怒乎。

問、害人有幾類。答、猶之助人之法有三。一、意願中。二、言語中。三、行事中。至於害人亦然。或心中願人受禍。或以言語傷人。或行事中加害。皆有罪也。問、能願人死。而無罪否。答、須審其情形。若死之更勝於不死。則願人死無罪。如聖王賴斯之母。屢囑之曰。吾願汝速死。不願汝犯一大罪。又如聖弗利

斯與聖斐利伯納理。凡相遇於路。此曰。吾願爾焚死。彼曰。吾願爾踏死。其意皆願致命成聖也。此善願也。非然者。不可願人受死。譬如人有田畝。若失之。可免大禍。或可得大益。則願其失之可。不然。則不可也。

問。人能自殺。而無罪否。答。人之生命。受之於天主。故爲天主之故。并得天主之命。乃能自殺。不然。自殺有罪。譬如一家主。贈僕人以華美之衣。倘僕人毀壞之。必獲罪於主。若主人命毀之。亦無不可耳。

問。能願已速死。而無罪否。答。當視其故。若因不忍世苦。而願死。不可。并愚甚。何也。若不善死。死後更苦矣。猶之一人。身上惟傷一處。因不忍其痛。欲傷全身。不亦愚甚乎。若因畏犯罪。或欲享見天主。卽願速死。可也。并爲德也。

迹

茲所述之古蹟。明顯善承默牖。以護貞操者。雖被酷虐。以至隕命。亦所不辭也。昔有聖女愛髮削。被官拿禁。旋乃交於刑役。欲污之。聖女本矢守童貞。豈

肯相從。失其貞操。正當危急時。家主默。謂刑役曰。予本誓守童貞。爾何敢污予。倘爾能護之。余必厚酬爾焉。卽爾異日。或膺出征之險。或有不測之遭。藉予以數草之汁。拭爾體。爾卽不能受傷焉。刑役聞之。欣然對曰。爾誠能如是報余。余微特不敢辱爾。且必護守爾貞焉。聖女卽至樹林。覓數草而返。乃親磨其汁。且以之自擦其頸。曰。任爾取利劍。竭力戮之。卒不受傷。今予先自試之。後可報爾焉。刑役聞之。竟信其言。毫無疑慮。乃拔劍盡力斬之。而聖女遂致命升天矣。勇哉聖女之志氣。純哉聖女之貞操。苟有欲傷其名節者。犇自舍生而取義焉。世有縱於淫樂者。尙其聞聖女之行。而廢然返歎。

第十三首論愛仇之命

問、此誠亦命愛仇。不知何如者爲仇。答、人莫不知。凡懷愛爾。護助爾者。謂之友。卽莫不知。凡憎惡爾。殘害爾者。謂之仇矣。
問、愛仇當何如。答、愛友何如。愛仇亦宜何如。愛友必在二。一、爾自己不加

害。并願友不受他人之害。二、爾施惠於友。并願友諸事皆吉。至於愛仇亦然也。

問、施惠於仇。宜行何事。答、惠愛在二。一、當全恕所受之辱。不報仇。亦不怨恨。二、尋常和好之據。自宜顯露。所謂尋常之據。如道候相語等是也。至於贈物等。本非常情。故不行亦無妨。猶之學生能背誦先生所定之書。已可塞責。若有餘力。加讀他書。此非分內之功。故可讀可不讀也。

問、愛仇之德。中主聖意否。答、天主甚願吾人愛仇。蓋如好友之子。加辱於爾。爾因其父之故。恕免之。其父知之。必不勝感佩也。乃天主爲吾人之大父。倘能因愛主之故愛仇。天主必甚悅矣。

問、有時能不顯和好之據否。答、若因怨怒。或憂鬱之故。不可。若欲辱我者。知改。或欲爾自免罪。則可不顯矣。猶如父母欲子女改過。故示怒容。非此不可。且甚善也。又如路過凶人。近之必害。不近之爲宜也。

迹

茲所陳之古蹟。明顯恕仇之德。甚悅主心。得以愈蒙寵錫也。昔在日瑪尼國。有一富家之子。脩被鄉人殺死。既而出奔。躲匿曠野。一日。被殺者之兄。正帶兵查訪時。相遇於途。兄卽拔劍欲殺之。鄉人卽伏地求恕。曰。特以天主降生。救贖眾人。兼贖爾。今懇爾爲此大故。赦余。富人曰。善。卽收劍於鞞。從者曰。見之而弗殺。是懦夫也。是膽怯也。是謂我無勇也。富人聞之。義怒勃然。又挺劍而起。奮袂而前。欲斬之。鄉人復伏地。舉手哀懇曰。祇因天主救爾。赦爾罪。爲此懇求赦余。富人聆之。又入於耳而感於心。遂息怒。收劍恕之。熟意從者。竟再三挑其怒曰。未得而欲覓之。既遇而竟赦之。將焉用是勞勞於道途跋涉也。富人聞之。又怒從心起。拔劍欲殺之。鄉人又伏地。舉手哀號曰。因日後天主將公審判。嚴斷萬民之案。爲此懇求赦余。富人於是深感於心。發其好生之德。而慨然言曰。今而後。予定決然赦爾。再不仇爾矣。卽率從者而返。是日。

入堂與彌撒三次。向苦像叩首。堂中有一大德修士。見苦像低首三次。而富人猶未之知也。迨彌撒畢。出堂。修士邀而問之。曰。子爲誰。曰。予乃將士也。又問爾今受天主鴻恩。何修得此。富人曰。予生平別無他長。惟今晨赦免吾弟之仇而已。修士乃以所見密告之。又勵其進修。遽爾握別。從可知恕仇之德。最足以樂主心。致承洪錫也。故恕仇者。即可蒙主赦其罪。允其求。不恕仇者。反之。適如前有一人。死後鐸德爲之入堂祈主。而吾主苦像以雙手掩其耳。曰。此人生時。不肯聽吾命。恕仇。今我亦不肯聽其禱。而恕之也。惜哉此靈。其不發宏量以恕人者。主亦不施宏量以恕己也。故耶穌聖經曰。倘爾勿真心恕爾兄。在天我父不恕爾輩。明訓昭昭。吾眾何不遵而行之。

第十四首論惡表之害

問。世因惡表。人皆淫蕩。此惡表爲何。答。惡表者。卽於言行中。引人犯罪之機也。以言以行。致人墜於深淵矣。

問、惡表有幾類。答、有二類。一、逕直者。一、委曲者。譬如一病人渴甚。欲飲水。但飲之有害。故遲疑不敢。爾或置水於病人前。或在病人前。爾自飲水。此二者。皆誘之之術也。惟一乃逕直。一乃委曲耳。至於誘人犯罪亦然。或有意誘之。故在他人前。言淫事。或無意誘之。惟在他人前。自己肆行犯罪。談論淫事。此皆謂惡表也。

問、惡表誘人。有大罪否。答、誘人犯罪。致死靈魂。奪去其聖寵。猶之殺一無辜之人。劫其生命也。豈非大罪乎。況肉身死。主欲復活之。尚易。而靈魂死。主欲復活之。更難。因其人多阻故也。且誘一人犯罪。而此人復誘他人犯罪矣。則惡表之爲害也。豈淺鮮哉。猶之人於一麥穗引火。卽因一穗之火。蔓延滿田。麥皆燒盡。害莫大焉。

問、立惡表者。受主重罰否。答、必受重罰。猶之臣子。誘太子逃出。投之虐王之手。君聞之。豈不大怒乎。若此太子。甚爲鍾愛。并教養恩深者。則斯臣之罰。

必更重矣。乃人之靈魂。係天主聖血所贖。爾以惡表害之。令其離叛天主。而入魔鬼之手。則天主能不大怒。能不重罰哉。且使被害者。已下地獄。必時時求主罰爾。猶之二生上學。一長一幼。二人浪遊。遲到館中。若幼者受師嚴責。幼者必謂師不公。而求罰長者。師因公道難違。必均責二生矣。

問。何如能贖此罪。答。凡失珠玉者。必用盡方法。以尋獲之。而失人靈魂者。更宜勤求。故其所害之靈。急須用善法獲之。又須或以善行善言。引人爲善。或勸外教人入教。以補害死之靈。雖功不及罪。但此心足取。天主必鑒其誠。猶之一人欠債。無力能償。日中所得之工錢。盡給之亦不足。故願多事勤勞。多得工錢。以償重價。價雖不盡償。而放債者亦必原諒矣。

迹

茲所述之聖蹟。以顯壞表者。被主重罰也。昔在巴多加國。曾有一生。雖已誦讀有年。然品行不端。無異蕩子。一日。遇一聖母會文童。將往行會期。此童本

神形清潔。不合汙世。無如所遇之人。強邀其遊玩。此童初尙却之。曰。今日乃聖母會期。必宜循規以赴。况予今日。又有文課未完。倘明日本師問故。將何以對。惡生答曰。只缺一次會期。誠非大事也。若論文課之事。予明日將至爾師前。說明其故。必將恕爾焉。童於是遂從之。豈知惡生引之。非爲遊玩。實爲犯罪。竟誘良童。失其素潔。明日聖母會文童。親至邪友之家。欲其同至師前。說明不完文課之故。時彼尙臥未起。待之已久。其父乃怒曰。日已杲杲在上矣。何仍偃息在床也。遂欲入房喚醒之。而策其怠倦。豈知其父甫入房門。如有力阻其入者。入二次。俱如之。駭甚哀甚。其母遂至。晝聖號而入。見房中黑暗非常。卽開牕放光。繼至床前。覓子不見。第見床中。被褥俱亂。且被上見有火手之痕。焦傷之跡。遂大聲呼喊。其夫聞之。卽趨入房中。問係何事。曰。吾子已死矣。第不見其屍。奈何。夫妻二人在房徧索之。終見在床下。頭已垂礦而死矣。身黑而有火跡。正如牛燒牛滅之煤。其妻遂出。問童來何故。童以昨日

之事實對。乃恍然於天主之重罰也。遂至耶穌會鐸前。說明其事。耶穌會士。乃筆之於書。垂諸後世。以爲衆人鑒也。

第十五首論淫論之罪

問、呼淫物與論淫事。有分別否。答、是猶之戰焉。言戰物與論戰事非一。言戰物者。言及軍中器械。如火炮刀鎗等是。論戰事者。論何如攻守。或序述往事。或自明意願等是。至於呼淫物與論淫事之別。亦然也。

問、出淫論有罪否。答、有罪。因此等論說。能害己亦害人也。能害己與人。因談論中。易起歡心。故論之是置己置人於犯罪之危矣。若論之之意。本欲引人犯罪。則告解時。另宜說明。不然。告解不妥。猶之人盜竊銀錢。爲殺人之資。告解時。宜告盜竊之罪。尤宜告盜竊之故也。

問、論淫爲談笑之故。可否。答、不可。因論之有害也。猶之人引火於麥田中。曰。非欲燒之。惟欲玩戲耳。斯言豈可哉。蓋如是滿田之麥。必將燒盡矣。

問、聞人講論淫事者。宜何如。答、宜速避之。猶人路遇毒蛇。速宜逃去。乃能不受其毒。使避之不得。宜用他法以處之。若講論之人。係長於爾者。可法聖類思。直言阻之。若幼於爾者。可法聖伯納丁。掌面辱之。并與之絕交。倘不如是。則初聞之。不卽喜悅。屢聞之。未免歆羨。歆羨。卽有罪矣。猶如人幼時。不喜飲酒。但漸飲之而漸好之。卒成酒徒矣。

問、魔鬼樂人論淫事否。答、樂之甚也。猶之一將。攻戰一城。曠日久待。一無成效。如兵中有一勇且智者。設計破之。將必大悅。至於魔鬼。亦然。多方設誘惑人。未必見效。若有人論此。以引人犯罪。魔鬼不大喜哉。

述

茲所述之聖蹟。顯示吾人。出淫語者。必招主重罰也。昔在日瑪尼國。有一幼童。在耶穌會中。攻書。貞潔有名。一日。師放夜學。回家食息。言動如常。毫無疾病。待明日。其父至伊床前。欲喚醒之。無奈已死矣。其父不勝痛惜。遂奔至耶

蘇會鐸德前。卽授兒之日課者也。報以其子猝死之事。鐸素知此童神魂清潔。雖深痛惜。然意其必已升天享福。遂謂其父曰。此兒神魂素潔。未獲大罪。予滿望其已在天堂。然或未免有小過。尙在煉獄。俱未可知。予今爲彼祭主。望主速賜升天。遂往更衣所。穿祭衣。服畢將出。覺陰有人。衝擊其胸退之。如是者二。鐸乃不勝驚異。依耶蘇聖名命之曰。予命爾說明。爾竟何人。敢抗拒予。維時見一黑形。答之曰。予卽爲昨夜所死之幼童。鐸德又問。爾豈不欲予爲爾作祭乎。幼童答曰。爲予無益也。鐸德曰。爾已升天。故云爾乎。幼童曰。非也。予本清潔。素無重罪。惟昨日聞一淫語。至寢時思之而喜。定意明日卽欲試之。犯後必往告解。無傷。然天主卽時罰吾。斷吾胸中脉絡。血上塞喉中而亡。今在地獄矣。言畢卽不見。夫此童在地獄。只爲聞一淫語而然。則彼在地獄中。必將永恨此出淫語者矣。世之出淫語者。惕之。

第十六首論犯罪之機

問、何爲罪機。答、凡能引人犯罪者。皆爲罪機。有既遇必犯者。爲近機。有非既遇必犯者。爲遠機。如好賭人。有常輸而常怨天主者。賭博爲其怨天主之近機。有輸亦偶然。且非每輸必怨者。賭博爲其怨天主之遠機。猶之地中有穴。若多且大者。則每過必陷。否則偶然下墜耳。

問、罪機宜避否。答、避近機有嚴命。若人不願離避。雖教宗亦不能赦其罪。倘有違命。而謂能赦其罪者。應受絕罰。此教宗之上諭也。至於遠機。則不然。然欲救靈者。不可不避也。猶如人之愛身者。不惟殺身之物必戒。卽凡能害其身者。亦無不慎防也。

問、罪人不願避機者。何故司鐸有時亦赦其罪。答、其故宜審。或因此人告之不明。或告之雖明。而司鐸聽之不明。或聽之雖明。而司鐸識見不高。判事不當。故赦之也。猶如人服藥不效。或因病人不明告其病由。此是病人之誤。或因醫生聽之不留心。或認病不真確。此是醫生之誤也。

問、有入於犯罪機中。罪實不犯。可否。答、若有意投入。已有罪矣。猶如人自高塔上墜下。有必死之勢。然因天主特佑。故不死亦不傷。豈因不死而能免罪哉。

問、何故如是嚴命。以避犯罪之機。答、恐人犯罪故也。猶之醫生。欲人避瘟疫。恐其沾染也。將軍禁火藥局中。吸煙打火。防火災也。

迹

茲述聖蹟。明顯人當隨時謹惕。毋自蹈於罪機也。曩有一主教。素敬聖安德肋宗徒。勤於立功。以示欽敬實義。然上主欲更勵其精修。使之謹小慎微。神功日密。一日。魔生狡計。俾之墮其術中。乃扮一美女。僞飾行旅之狀。至主教本所。使人通知主教。專爲辦理神功而來。主教託一鐸德。畀以全權。盡赦其罪。然是女聞主教回音。卽曰。予祇願主教聽予神功。若使鐸德。則非予所願也。於是主教客其相見。而是女竟借善言。以悅主教之心。使之暗墮其術。曰

予本公主。誓守貞潔。奈予親戚欲奪而嫁之。予緣是逃遁。今懇主教開恩。聽余告罪。并賜余一靜室。俾得遠避塵囂。靜符主旨。如是默思數日。幸甚幸甚。主教聞其數語。不覺惑於心而言曰。爾得存此美意。誠主之洪恩也。今日爾與吾同席。可乎。女曰。主教與吾同席。難免他人之議焉。主教曰。非獨吾與爾兩人也。又有多人與其焉。是女乃諾之。故主教是日。與之同席。席間。主賓欸洽。殷勤酬酢。正當暢飲時。聞擊扉聲。主教因在席。不卽納。頃之復擊。更急於前。如是再三。主教皆不應。後有主教之僕。入報曰。有客甫至。因與主教有要言。祈卽一晤。主教竊自念曰。使遠來之客。其貴亦遠遜公主。若許入之。恐辱公主也。且未知公主。果容其晉謁否。故籌之再四。莫能自決。終乃問公主。容其入否。公主曰。余先欲詢以數理。然後商議其得入與否。主教曰。爾所欲詢者何。公主曰。於庸事中。天主顯何奇蹟。主教乃使僕往問之。客卽答曰。人面也。蓋天主從混沌初開。聿造人類。迨於末世。人之面目。雖有彷彿畧同。然未

有畢肖者。此乃庸事中。至大奇蹟也。僕人復命。公主曰。善。誠哉是言也。然余今將以至難之事質之。以試其顙悟焉。主教曰。何哉。爾所爲欲問哉。公主曰。世上最高之地。較之諸天。高出幾何。僕再出。復問之。客曰。世上最高之地。誠卓越諸天之上也。僕入復命。公主聞之。竊自奇曰。彼何人斯。竟神悟若是乎。蓋論耶穌人性。其肉軀固由土造成。今既升天。卓越諸天之上焉。公主曰。余又欲詢彼一事。彼若能解。即可許彼入此。與之共席。問彼自地至天。爲程相去幾何。有多少丈數。令明告余。使僕問之。客曰。彼乃地獄中元帥所遣者。昔從天墮地獄之時。經此空中。其爲程相去遠近。應於過時。熱量之矣。僕人復命如前。然甫述是言。而公主卽不見矣。於是席中之聞見者。莫不驚駭之至。旣而欲知是客爲誰。而客亦不見矣。卽徧索之。而終罔見。於是諸人更覺驚駭異常。莫解其故。主教亦然。故特下諭曰。凡諸教友。宜守嚴齋。兼以懇切祈禱。直至天主默示此客爲誰。然後止。正當是夜。主教臥時。天主示之曰。客乃

爾所敬之安德肋宗徒也。因爾素常加功敬彼。故特降現。救爾於不覺之危。主教於是感主鴻恩。後常隨時加謹。不敢少忽焉。我儕奉教者。亦宜避諸罪緣。以免犯罪之險耳。

第十七首論淫習之傷

問、何謂淫習。答、習者習熟之謂也。猶彈琵琶者。欲知其習熟否。宜觀其於無意中。彈弄自如否。若能於無意中彈弄。自然合調。卽知其有是習矣。至於爲惡亦然。若人習於犯淫。而心思言語。不加意而自在邪淫。則其有淫習也無疑。如罵人者。當初自知其過。然習久之後。啓口自罵。亦出之無心矣。

問、淫習有何害。答、有二害。一、淫習固惑人心。難能遷改。如泥土塑成之器。火中燒過後。變軟爲硬。不能改樣矣。若強之。惟裂碎而已。二、淫習奪去神力。以致遇誘時。難免犯罪。猶人久病後。衰弱不堪。雖孩童推輓之。亦必倒地矣。猶問、淫習始於何時。答、始於幼時。初次犯罪。因幼時犯之。而終身難改矣。猶

之一老人。自樓梯下墜而死。問其何故下墜至地。必曰失足於第一級也。然則凡爲幼年者。可不慎乎。

問。何法以改淫習。答。若身強。宜苦身。若心怯。宜自奮。此二法可改此惡。猶之養馬者。凡見馬提足踢人。必重鞭之。俾之不敢復踢。若見馬驚懼不前。則重策之。使之不敢不前。如是數次後。此馬必無是二病矣。

問。尙有何法。答。其法甚多。依賴天主。祈求聖母。避開機會等皆是。但最美者。擇定一司鐸。常在此鐸前。行告解。訴誘惑。及種種心事。聽其引導。蓋彼正如良醫。漸漸治爾舊病矣。

迹

茲陳古蹟。明顯惡習之難改也。昔修院中有一老長者。統理修院兼理病人。一日。院中有一人來告云。予在院中爲日久矣。然於飲食所需。每覺不足。常偷竊。院長卽云。爾承予之命。往告司貨食者。凡爾有時腹飢。或飲食少虧。卽

往取之。且爾於飲食中。有更悅於爾口者。咸囑彼給爾。無論多寡。惟爾所欲也。此人持命往告。遂常得所需。以充其飢。然而不久。仍蹈故轍。往謁老長云。余旣得所需。仍竊之。院長卽設法以挽回之。曰。爾求物於司貨食者。得毋畏羞乎。對曰。然。院長曰。爾與吾熟悉乎。曰。然。院長曰。然則爾有所嗜何物。皆求乞於吾耳。其人聞之。喜而退。以爲今而後。凡甘味將適吾口矣。孰知逾時未久。仍告長者。余得長者殊恩。固宜飽飫矣。然私竊之習。仍未免也。院長曰。或仍有不足於爾乎。對曰。足矣。穀矣。院長云。然則何爲而仍有竊行也。對曰。余亦不能解焉。凡飲食所需。旣足且餘。然而私竊之行。幾若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焉。院長卽往驗之。見其所竊之物。如葱與肥菓等。或藏在牀下。或藏在他處。至於藏之久。而不能食盡。以至臭壞。投之馬廐。以充其食。院長乃嘆積習之愆尤。其累人也彌甚。其欲改也彌難。雖欲猝然改。亦所不得。書曰。習與性成。不其然乎。其他惡習。亦皆如之。修德者。尙其慎之。

第十八首論淫惡之重

問、何故淫爲重大。答、因淫之致害。猶疫之爲患也。瘟疫流行。過傳甚易。死者相繼。而未染者。亦生驚懼之心。則其爲患也。豈不大哉。至於淫惡亦然。一次染之。而思念中。言行中。罪端百出。并一人染之。而眾人從之。於是罪不勝數。故魔因此罪劫魂。如人以網漁魚。非若他罪傷人。如僅以釣釣取魚也。問、尙有何故。以顯淫爲重大。答、淫之爲惡。犯之不足。愈犯則愈願。猶之蠱症之爲害。較之他病更甚。因諸般痛苦之外。又覺口渴之苦。愈飲則愈渴。無方可解也。

問、更有何故。答、因淫惡難改。幼時淫者。至壯至老。皆所不免。歷歷如是。誠不可疑。況其淫者。不自知其病。故不願改遷。如聖多瑪斯曰。淫者必失正理之光。然則淫者。無異癡人。不知其爲癡。而不願用藥調治也。

問、又有何故。答、因天主怒甚。故罰之甚嚴。如古時人溺於淫惡。天主降洪

水以罰之。普世人中。仍存不死者。惟諾厄一家。又降大火。罰鎖多瑪等五城。一時燒盡。焦土可憐。於是知淫惡之大矣。猶之反亂之罪。何以知其爲大。因反亂者。必抄家滅族也。罰之無以加矣。

問。何法可改此惡。答。賴主仁慈。祈求聖母等。皆是善法。但最美者。思天主於心潔之友。何其寵愛殊甚。如聖若望。一生貞潔。故耶穌特寵之。得枕於耶穌懷上。獲多殊恩特寵。又思前聖人。如何重視此德。或嚼去舌頭。或握去雙目。或削鼻。或割唇。以免凶人之辱者。皆有之。從可知貞潔之德。貴何如也。猶如一商人。跋涉山川。不辭艱苦。可知其商利必多也。

迹

茲述古蹟。明顯攻克邪誘者。獲益良多也。昔有一壯士。從王出征。未悉因何事牽連。子然落後。雖可以尋路而至。然相去已遙。究難驟及。故終日跋涉長途。勤勞已甚。又值紅日西垂。於是望昏思息。投宿一鄉。鄉人進殮。優禮甚加。

設床鋪褥。曲盡地主之情。壯士應自欣逆旅之間。得逢此嘉主矣。孰意禍起無端。變生不測。修當壯士熟臥之際。主人突來誘彼。壯士努力退之。既又來誘。力退之。如是不啻再三。卒也勃發義怒曰。爾卽退則已。如不退。予必刺爾焉。隨起披其外衣。離村遠行。至一曠野。於焉休息。謝主賜彼退誘之能。時見高山聳出。頂上一奇偉之人昂立。卽聞呼其名曰。來上此山。壯士遂醒而登山。然不敢近其側。嗣又呼壯士近側。壯士從命。兢兢前趨。近其側。匍匐再拜。旣而命之起。遂起。謂之曰。夫在彼地。爾見兩軍對峙乎。曰。見。又問曰。爾能認爾軍與敵軍乎。曰。認。於是始見兩軍交戰。勢不相下。偉人舉右足置諸左足之上。卽見羅瑪王師。飛奔而前。衝殺敵軍。凡敵軍之死傷於鋒鏑者。指不勝屈。旋見偉人舉左足置諸右足之上。卽見敵軍果毅而前。衝殺羅瑪王師。凡羅瑪王師之死傷於鋒鏑者。亦指不勝屈。從此偉人之左右足。迭相舉置。卽兩軍之勝敗攸分。兩軍交戰至晚。見偉人雙足並立。不復舉動。偉人乃謂壯

士曰。今戰爭已息矣。爾試熟視此戰場中。凡兩軍之死亡者。不知凡幾。然爾當審視。此死卒縱橫之地。尚有留夫空地者乎。壯士正目而視之。曰。有。僅留一人之地於其間耳。偉人曰。此乃爾所也。爾本宜死是間。祇因爾昨夜。力拒邪誘。故主特護爾。今存爾命。爾宜勉力後功。報主鴻恩。言畢不見。諒必爲天神。借形顯示。以定此戰爭之局。壯士卽回室。棄卒伍。入修院。終其身。進修罔懈。仰報主恩。由此觀之。吾人欲蒙主澤。亦宜力拒邪誘也。

第十九首論第七誠解

問。第七誠禁何事。答。禁偷盜。所謂偷盜者。卽暗取一物。本主知之。照理必怒者也。若非暗取。而明劫人物。則其罪更大。因用強欺人也。故此等情節。告解中亦宜說明。所謂照理必怒者。因人在艱迫之境。有生命之危。而稍取需用之物。雖本主仍怒。而究不犯偷盜之罪。蓋本主雖怒。是非照理之怒也。問。尙有何禁。答。禁諸害人之事。雖此事本無利於吾者。如將他人之玉。投

之河中。然因有害於人。故亦此誠所禁。若害人非無理者。不爲犯誠。如當義戰時。兵卒焚踏敵國之田禾。無罪也。無異責打人。本爲第五誠所禁。然父母因子弟有過而撻之。宜也。豈爲罪乎。

問。偷多少。成一大罪。答。宜看光景。不可概論。猶之木有乾濕。乾者。引以微火。已足燒盡。濕者。則宜聚火以焚之也。至於偷盜亦然。偷貧者之物雖少。亦有大罪。若偷富者。則不然。總言之。約偷人一日費用之數。卽有大罪矣。

問。若屢偷小物。其罪何如。答。若去偷時。有意屢次來偷。或有心偷大物。但因不遇。故取小物。則其物雖微。而其罪亦大。若本無此心。則罪未大也。然或所偷之小物。不一而足。已及大罪之數。卽有大罪。猶之浪覆一舟。必先有多浪衝擊。後被一浪顛覆也。

問。結黨共偷小物。有大罪否。答。多人僅竊一二微物。亦不至大罪。若各人偷些。則成大罪矣。猶之人被人敲打。若惟一人打一記。必不至重傷。然使百

人各擊一記。則受害非輕矣。

迹

茲所述之古蹟。明顯天主義怒。決不於偷竊者。有所稍貸也。昔有一大家賢女。固守貞操。非徒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也。奈其父母欲奪而嫁之。賢女惟望上主。全彼貞操。不染塵氛。幸蒙上主鑒其忱悃。遂其所欲。於未納聘時。賜之早離塵世。而其父母痛惜彌深。莫能自慰。於是舉行極盛禮儀。爲之殮葬。凡其女所穿戴者。盡屬錦繡之衣。金銀之飾。總之入殮者。無非珍奇之物。藉以表其餘哀。然而如是威儀。既足以動人之觀瞻者。卽足以啓人之貪黷焉。爾時旁有一人。目覩其儀。貪心愈熾。迨其葬於聖殿下。乘夜欲取之。爰乃歷堂階而下。傍死女之畔。竊取金銀之寶。其心竊自喜曰。今者。庶幾予取予求。莫予云覲矣。不知彼已爲得意者。主適增其怒也。正在竊取時。倏被死女之手擎着。且緊執其臂。不肯稍寬。彼見時勢急迫。悚惶無已。卽轉求曰。幸賜殊恩。

釋余。賢女曰。余生在豪富之家。莫不重余敬余。死後且形其珍惜之意。輝耀予身。爾何敢肆其貪求。侮慢至此耶。今日之罰。必及爾身矣。斯賊復求釋放。賢女曰。今日爾將與余同一墓焉。賊聞之。羞赧與畏懼愈深。許以嗣後。斷不復蹈此愆。賢女許之曰。爾誠痛改前愆。當速入修院。毋得遲誤。賊對以卽入修院。並不回家辭別。由是奔出。直至修院。謁院長若望。求彼納爲門下。院長見其尙有俗態。顧而謂之曰。爾當知修道非易事也。往往有勤於始。而半途中止。遂廢弛於末路者焉。此人乃直陳其事。許以入院後。始終如一。決不食言。院長乃始收之。

第二十首論補償人物

問。何爲補償。答。凡人盜竊。或害人。而補之。是大公之義。雖教宗亦不能恕免。但補償之責。輕重不一。各依其所欠之多寡也。夫償人之物。固非易事。然使以天堂之福。與地獄之苦。相爲衡量。必不以爲難矣。猶之一人。足有瘡毒。

若不斷去。生命難保。斷去。則疼痛異常。然寧願斷足。以全生命也。

問。何時宜補。答。速補爲要。因未補。靈魂不妥也。猶之一燒紅火炭。落在袖底。必宜速去。否則全身將被火燒矣。

問。若不能補還。何如。答。若力不能補。當有願補之意。倘他日能補。卽欲補之。猶之一臣。奔命進京。奈途中忽得麻木症。不能行動。卽宜復命於王。求准於病愈後。入朝也。然有自誘曰。力不能補。是宜思天堂之福。與地獄之刑。以自勉之。可也。蓋若明知。不補所欠。將受永罰。誰不願失小利。以免大禍乎。猶之小兒疾病。不肯服藥。若父母謂之曰。不服藥。不日將死。是兒必因懼死之故。甘心服藥矣。

問。若不補原主。而施於貧人。或獻於天主。可否。答。不可。猶之一人。借張姓銀錢。不還於張姓。而還於李姓。豈理也哉。若不知原主爲誰。則可以將是物。如濟貧等善用之耳。

問。二人結伴去偷一物。宜何如補還。答。若二人皆能補。則二人分補。若一人不能。則二分一人獨補爲要。不然。天主不赦其罪。猶之二人同借富人之錢千兩。合夥生意。不幸途中。盡爲盜賊劫去。是二人宜各補五百兩。若一人貧乏不能償。則此富者。必求之於第二商人也。因借銀時。二人同在也。

迹

茲特援一古蹟。以示世人。凡犯第七誠者。必立志補償。乃蒙罪赦也。前有一鐸。講道時。適講此誠曰。凡有偷竊。或留非義之財。必宜歸於原主。否則不能升天。必墮永獄。在環聽之中。適有一人。素犯此誠。故聽之。而不覺悚動於心。迨歸。欲遵明訓。然猶躊躇未決。蓋一則以爲不還原主。則無望升天。一則以爲還於原主。則無以餬口也。嗣後得一重病。爰請此鐸來。聽告解。鐸至。病者告以日用所需。盡屬非義之財。今有何術焉。得以補之者乎。鐸瞻前顧後。究難直答。緣此疑慮之像。現於面目。病者見之。乃悟其故。遂輸誠以告曰。惟鐸

所命。將盡行之。鐸德遂釋然曰。爾宜簡擇四人。托付以非義之財。囑之歸於原主。爾可投病院以圖存。病者因定志悔改。悉行所命。以非義之財。畀之四人。囑以歸還原主。己入病院。鐸悅甚。返舍。至夜所見甚奇。見魔借一少年之狀。涕零如雨。悲號不止。他魔又扮一老年人狀。問彼少年曰。爾何爲而痛哭也。少年卽答曰。昔元帥交付此人於吾。托吾設計。陷彼於地獄。今其人痛絕前非。脫離吾手矣。倘復命於元帥。將何以對。彼老年之魔答曰。爾何怯乎。以爲爾失一人乎。不知爾失一人。實益四人也。何則。蓋彼四人。旣得囑托之銀。必不還於原人。自投爾手。爾惟誘彼以日用所必需者。彼必竟用之也。鐸旣親見親聞其事。卽感於心而神驚。旋乃告彼四人。聳以所見所聞。特不知彼四人。究聽鐸命與否耳。

第二十一首論第八誠解

問、何謂妄証。答、妄証者。卽言一虛事。控告他人於官。或致害其人之身。或

致損其人之物。皆是。如是害人。宜全償補。雖補還時。致受相同之害。亦不可自免。因其妄証之時。早知夫應受之害。以補人名耳。猶之盜賊劫人之物。早知爲險。若被官差拿縛。必受重刑也。

問。此誠尙有何禁。答。禁不拘何如害人聲名。夫害人聲名之類有三。一毀謗。二冤枉。三面辱。毀謗者。卽無有緊要。露人之隱罪。冤枉者。卽其人本無其事。吾捏造以冤抑之。面辱者。卽面斥其非。而侮辱其人也。此三者。皆爲大罪。但冤枉之罪。因所言無據。故更重於毀謗。面辱之罪。因辱人至甚。故亦重於毀謗。告解時不可不明白。猶之偷與盜。同是強取人物。特因偷者竊取。盜者明劫。故其罪不同耳。

問。有故。可露人之隱惡否。答。若露之有益於人。則可。然。慎勿過度。可隱卽隱。爲是。慎之。猶之外科開治一瘡。必迫於不得已而後可。且開之適如所宜。毫不太過。因開治。本欲愈之。非欲害之也。

問、何以知罪之顯歟、隱歟、以定可露與否。答、若一陋行。一家中人知者多。而不知者寡。則在家已顯。言之於家中未知者。非卽有謗人之大罪。而言之於外人。則不免大罪也。若一村中知者多。而不知者寡。則如有故。可爲村中人言。而不可爲村外人言也。譬如一富家。共有二十口。其中十人已知銀箱何在。則此銀箱爲家中所明顯之物矣。

問、聽人毀謗。有何害乎。答、必有大害。因人未聞他人之罪。自己亦不敢犯。旣聞之。則以爲人可犯。而吾亦可犯。於是羞恥之心盡滅。私慾之火更炎矣。再者聞人謗人。己亦漸敢謗人也。猶之大河去壩。則河水外溢。近方人。受害甚多矣。

迹

茲述聖蹟。明顯邪魔詭計。致喪善人令譽也。噫。昔聖多明悟會中。有一大德修士。名文都辣。晉陞鐸德。優入聖域。生平繩愆糾謬。樹德日深。講道時。或婉

導以動人心。或剴切以責人非。且於邪淫與偷盜之惡。尤講論甚明。故德音所布。正論所陳。皆有以深入人心。俾之悔改者。邪魔於是深嫉之。盡力肆害。喪其聲名。爰乃扮一惡婦。居於聖堂外門。徬徨四顧。似欲逃避人目。毋使洩其禍心。此際適有二人經過。惡婦卽入院。至文都辣之房。二人從旁窺之。疑以爲淫。卽往告會長。會長確信聖德。莫敢猜疑。然欲驗厥情僞。不妨試探。卽從二人。直至聖人之房。見聖人跪在苦像前。首有洪光四射。並無惡婦在內。爰乃於會長前謝罪而出。魔於此。將二人重撻之。因深嘆所謀不遂。反不如於城市中。先播流言也。於是更設計害之。一日。適有他院名師。從遠方來者。帶有寶書數部。魔乃竊取書中之最美者。藏在文都辣房而去。迨其師長取書。知書中之最美者。倏皆不見矣。心竊異之。爰乃陳於會長。會長乃命搖鈴。令諸修士。齊集堂中。且令各房鑰匙。齊交伊手。更命二人。同已查諸修士之房。逮至文都辣房中。卽見美書在此。見之者。不勝驚異。故至堂中。遇見文多

辣者。皆睨而視之。而文多辣善效。吾主忍耐之德。決志隱忍不言。雖院中流言日甚。而聖人置若罔聞。惟求上主代白其冤。一日。適當院眾會集公堂之候。天主命魔出現。魔條借一黑人之狀。頭有一角。下有長尾。臂下挾此美書。院眾見之。咸驚。魔曰。今天主令補聖人聲名。前客鐸之書。乃余竊之。以置其房。意欲誣彼偷盜。喪其聲名。遂又還置房中。陡發巨聲。而不見矣。維時眾疑頓釋。服聖人之盛德。倍深其尊敬之心焉。

第二十二首論補名等說

問。毀謗他人者。宜何如。答。謗人無異偷物。偷物者。宜還人所偷之物。又宜補人所受之害。譬之偷人洋錢百元。不惟百元。理應全還。自從偷去後。此人所失之利。亦宜補償。至於謗人者亦然。宜補人之聲名於聽者之前。又宜補人於敗名後所受之害。但補名更難於補物。因物可暗補。而名則不能也。猶之線與繩。粗細有別。解線結。更難於解繩結也。

問、冤抑他人者。宜何如。答、譬人推一人於河內。宜設法救起。若此人受傷。宜延醫調治。冤人者。亦宜如是一。當白其冤枉。補其聲名。倘他人不信。發誓亦可。二。倘此人敗名之後。受人之害。冤抑之者。亦宜償補。

問、有分於謗人者。宜何如。答、當分別情景。以定其罪。倘聞謗言而心喜。有大罪。因人不當喜人之禍也。倘助人毀謗。則不惟有大罪。且亦有補名之責。猶之勸人裂人之衣。必有補衣之責也。

問、何法可改此過。答、凡有謗人之病者。當以三思治之。一思毀人者。人皆惡之。蓋惡人雖喜聽謗言。然恐此人。今日毀人。明日即將毀己矣。故亦惡之。是以聖經有云。謗人者。見惡於眾人。二思天主深惡譏謗之人。故聖經有云。毀人者。主前可鄙。三思謗人之罪。甚屬難償。於是不敢輕犯矣。

問、聽人謗言。爾宜何如。答、宜返躬自問。倘有人面前謗爾。爾將何如。若係長者。爾必抱愧無言。面形憂色。若爲等輩。爾必止之。或去之。若爲幼於爾者。

更宜怒責之。聞人謗己如是。卽知聞人毀謗他人。亦宜何如矣。

迹

茲述聖蹟。明顯天主公義。凡喪人令聞者。必使補之。乃得升天也。昔聖文增爵傳教於斯巴義國。被一匪徒忘証。後此人臨終。幸蒙上主特恩。得以真悔告解而亡。死後入煉獄。待盡補。始克昇天。然正當昇天時。見天門緊閉。忽聞空中有聲曰。爾今竟欲升天乎。而於升天之理。未盡相符也。於是天主乃令此靈顯現於文增爵曰。昔余在世時。敢誣聖人盛德。動人聽聞。致毀聖人令譽。今奉上主嚴命。特來求恕。聖人於是恕之。此靈卽顯歡感之狀。莫名愉快。飛騰天國矣。明顯喪人令譽之宜補也。聖文增爵親錄於書。俾後人無可疑也。

第二十三首論妄判是非

問、何爲妄判是非。答、妄判者。卽未有實據。而輕易判人是非也。從知妄判。

與參疑與懸擬。自有分別。蓋參疑者。心參兩可。未審是非。而惟有遲疑之景。懸擬者。心稍偏向而已。有推擬之情。而未有定決之意。至於妄判。則心中已斷決一事。毫不涉猶豫之思矣。譬之天秤。兩秤均者。疑之象。一秤稍重者。擬之象。一秤專重。一秤甚輕。判之象也。

問。妄判有大罪否。答。妄判之罪。猶之偷盜。偷盜者。違理而取人物。本爲大罪。然使所偷甚少。則其罪亦小。至論妄判亦然。蓋妄判者。未有大故。而心內敗人之名。是大違正理。無異竊取他人之物。本爲大罪。然使判之非本有心。或其事攸關淺小。則罪亦輕也。

問。妄判易有大罪否。答。不甚易犯大罪。因妄判。概非真心故意。或有故而判之。如見人樂言淫事。因而謂之淫人。非妄判也。况人所謂妄判。概非真判。惟想像中一疑擬之心。捏造之事。人所不自覺。而入於意念者也。猶之一兒懼夜。如見鬼狀。雖知必無其事。然亦不免驚心也。

問、何以知依理可判。而非妄判乎。答、照事之情勢。依人之公評。皆以爲然者。判之無罪。不然不可。譬如見人佩劍。卽謂其殺人。是妄判也。如見人操刀而逃。幾如魂驚魄落。且刀上鮮血淋漓。因而謂其方殺一人。非妄判也。蓋人情皆以爲然也。

問、妄判之罪。根於何事。答、妄判生於疑議。而議疑生於己過。蓋己有是病。而視人不病而亦病矣。猶之人帶綠眼鏡。視物不綠者亦綠矣。欲改者。當常求己過。以致無閒窺人之短。如是尙何患妄判乎。

迹

茲述聖蹟。明顯吾人處世。不當懷疑於人也。曩意大禮園修院中。有一奇德聖女。姓達罷濟。日夜默禱。以契天主。素守嚴齋。以增善功。一動一靜。要皆實務真修。不圖虛譽。因之蒙主寵眷。踰諸修女。耶穌每自親臨顧慰。以悅其心。堅其德。固其望。俾之深造聖德。精進無疆。奈德光愈著。而魔恨愈深。一日。邪

魔借形出現。適如聖女之身。音容畢肖。密窺往來行人冷落時。私入廚房。將釜中之肉。盛之器皿而去。迨午時已至。庖人正欲取肉陳上。釜中之肉已無。不得如前供奉。爰乃陳其事於院長。曰。今日之燔肉不至者。惟因彼女竊取之也。於是院中之訾議日興。或則曰。彼其素著善德。徒貌襲耳。或則曰。由其竊肉之行推之。則平日之守齋。皆僞耳。卽有景慕芳型。素信其聖德者。此時亦覺致疑焉。曰。彼其素著聖德。固誠實無僞。茲特際其變焉爾。總之物議沸騰。不一而足。聖女遭此冤抑。惟隱忍以立功。毫無怨尤。抑且謂天主曰。望主多加苦難於余。且望余苦。日增無止焉。天主愛其遇變不搖。欲平其妄議之非。適有一修女。謂諸修女曰。正當竊肉之日。予見聖女自晨至午。在堂默禱。不離主側。議其取肉。將焉解之。諸修女聆之。伏求天主默牖。天主卽示以魔計。眾覺前疑盡釋。敬服如前。此可知魔恨雖深。圖以巧術。喪其令聞。敗其大德者。卒以增其榮。加其德也。是誠所謂實至而名歸爾。上主之報施。豈有或

爽哉。然世有臆斷他人。而懷疑莫釋者。亦當悟其非。而翻然自悔焉。

第二十四首論第九誠與邪念

問、此誠禁何事。答、禁願他人妻。并禁種種淫念。淫念者。即一意想。於一形像。邪魔投於人心。誘其行淫者也。

問、有淫念。卽有罪否。答、苟能速去邪念。不惟無罪。而且有功。否則有罪矣。譬如敵人來至壘前攻戰。非將之過也。因敵人來與不來。在己無權。但使不能退。則罪歸於己矣。若能追奔逐北。更有功耳。

問、淫念之生於心。何如。答、淫念猶如火星。火星落於衣上。或卽見而卽去。或初不見。旣而見之。卽去之。或旣見之後。稍緩片刻而去之。又有見而終不去者。其卽見卽去者。衣不傷壞。其旣見乃去者。衣雖稍損。然不任其咎。其見之而緩去者。衣有傷痕。任其咎也。其見而終不去者。衣全燒壞。己之罪也。至於淫念在心。亦有是四景。可卽此譬。以知有罪無罪矣。

問。何法可阻淫念之生。答。阻淫念。無異冬時阻風入室。當關門。閉戶。塞滿一切房中空隙。始可。蓋淫念從五官之所聞所見而生。故欲阻之。宜謹守五官。家居樂業。戒慎外遊交友等。乃可矣。

問。既用此法。仍有淫念。何如。答。宜勉力遏阻之。猶之園丁芟草雖勤。仍多萌蘖。然有萌卽去。不憚煩勞。雖不能除。而其功可嘉矣。又如撲滅燈火。倘一吹不滅。勿憚至再至三。至於遏淫念。亦如是可也。

迹

茲述古蹟。明顯人當邪念猝至之時。雖受劇苦以退之。亦出於理之當然。蓋理欲無並立之勢也。故循理者。必不徇欲。君子有舍生取義之懷。志士有殺身成仁之概。若古之隱修者。有可鑒焉。在昔聖會中。有一隱修人。匿跡深山。潛修有素。雖幾經狡童試誘。卓爾不搖。一日。有一惡婦。謂多狡童曰。爾等誘彼隱修者。彼終不受爾之磨涅。何哉。蓋由爾等設計猶未巧。取術尙未工也。

爾輩如能貨我。定見彼將墮余術中焉。狡童竟信以爲然。遂共出銀錢予之。由是惡婦扮一行旅之狀。經曠野。至隱修所居之地。遂狂呼曰。聖人救子。聖人聞之。惻隱之心。勃然而發。遂出。問之曰。爾爲誰。曰。余乃旅人耳。跋涉長途。倍覺况瘁。際此迷途。誰悲失路之人乎。聖人於此。猶未知其陰謀也。惟竊自嘆曰。何不幸而遭此耶。然勢誠出於無可如何。不得麾之使去。遂令次於外所。頃之。婦乃慮曰。恐獸將吞吾矣。聖人憐之。令彼入內。與之同處。至晚共臥。魔於此。幸得其間。遂以邪念誘聖人。聖人覺之。卽奮袂而起。舉火焚其一指。繼又焚其二指。旋又焚其三指。迨其後。十指盡失。而邪念遂不復萌。邪婦見之。驚懼之至。未幾。天主罰之。猝死。明日。狡童群來試驗。乃見惡婦已死。遂頌揚聖人之德。服主嚴刑。聖人爲之代求天主。賜之復活。惡婦復活後。盡改前非。黽勉圖新矣。而聖人自此以後。邪念亦盡熄矣。

第二十五首論第十誠與惡願

問、此誠禁何事。答、禁不依公理。貪人財物。所謂不依公理者。卽有不義取財之心也。如所見之物。欲以錢買之。或只生羨慕之情。不犯此誠。是以第七誠。禁不義竊取。而第十誠。禁不義貪求。此二誠之所別也。其一。則禁惡行。其二。則禁惡願是已。

問、何謂惡願。答、惡願者。卽願行一惡事。或爲第六誠所禁。或爲第七誠所禁者。皆是。但惡願與淫懷有別。因惡願者。欲所思之惡。見之於行。而淫懷者。惟以惡事留於心目。而滿心喜悅之。惡願常有。大罪。而淫懷之罪。不在留時多寡。而在有心與否。如有心眷戀之。乃爲大罪矣。譬如二人。皆有熱症。口渴難忍。一人決意願飲水。一人知飲水有害。故不敢飲。然貪飲之心。常存不去。依依戀戀。如覺飲水之樂。此決外欲飲者。可比惡願。彼貪飲而不敢飲者。可比淫懷也。

問、惡願與淫懷。爲害大否。答、按學士之說。惡願與淫懷之害。有時較之惡

行更甚。因其毒內藏於心。難以調治。猶之毒瘡外著者。可見而易治。而毒在五內者。人所不見。故難以療治也。

問、尙有何害。答、如是情願心戀。較之行惡。更易且多。故爲害更大。譬如老圃種樹。一日不能種許多。而散花子。一日能散布無數。何也。蓋難易有分也。問、更有何害。答、凡人生平有是惡者。至臨終時至危。因魔鬼知其習於是惡。卽於此路攻之。而易陷於魔誘矣。猶之一盜。囚禁旣久。疲乏不堪。倘一朝逃出。何難於追捕而回乎。

迹

茲述聖蹟。足見人生平依戀邪念者。臨終時實屬可畏也。昔有一少年。素染淫惡。室中常有一妾侍側。不久。天主以重罰懲之。少年得一重病。猶不思屏妾以自保。友見其危。遂將此妾擯之於外。速請鐸德。勸其悔解。鐸德至。誨之諄諄。罪人亦覺動心。遂真悔全。告其諸罪。而鐸德盡赦之。告解畢。鐸德出。謂

其家人曰。倘見此人。病勢垂危。煩來重報。家人諾之。鐸德遂回修院。乃甫至修院。而家人卽接踵來告曰。病人已死矣。鐸德聆之。雖惜其一生之習染已深。然頗喜其真悔告罪。非無可望。是故心猶覺稍寬。然欲畢此神哀矜之舉。更思爲之作祭。爰乃爲之入更衣所。先披方領。如有人奪之之狀。鐸德雖心竊慮之。仍毅然披之。迨穿長白衣。又如之。及束聖索。取祭披手帶等。皆如之。甚矣。後舉聖爵將往作祭。倏見一雙黑手。奪其聖爵等物。擲之於地。鐸德於此。驚駭之至。恐已有罪。遂進堂內。下淚求主。忽聞一聲。回首視之。見堂隅有一黑形。問之曰。爾欲何爲。鐸德曰。予欲祭主。爲此乍死之人。對曰。予卽此靈也。予已在地獄矣。鐸德怪而問之曰。爾非真悔全告而死者乎。此靈答曰。余固真悔告罪。然當解罪甫畢。爾足出戶之時。魔卽誘余以前妾。余努力退之。後再三來。又努力退之。卒也。魔乃誘余曰。使爾病愈。甘却此妾乎。余於此時。有不忍舍之之念。天主卽罰余死。降地獄矣。由此觀之。凡人素戀邪念者。迨

至臨終時。不誠可畏乎。故有名鐸曰。夫人素積淫念。而墮永獄者。居多也。

第二十六首論大罪之說

問、何爲大罪。答、大罪者。卽犯誠大辱天主也。而其辱所以爲大者。由於三一、因受辱者天主。至尊無對。二、因致辱者世人。極賤無比。三、因罪惡至醜。故犯罪以辱主。爲辱至大也。猶如一鄉民。掌王之面。人莫不以爲大罪。何也。蓋民至賤也。王至貴也。而掌面至辱也。

問、罪之大。又何以見之。答、罪之大。可揆情度理以知之。譬如一臣叛王而往事他主。倘本王虐害非常。則其叛之也。猶可解。若王本寬仁和愛。而此臣已被澤多年。則叛之之辱。必不可恕。倘又加之以往事之主。至爲殘虐者。則其辱更大矣。夫天主至仁之王也。魔鬼至虐之主也。人犯誠。是叛主而從魔也。則其爲罪。大何如乎。

問、罪之大。尙於何事可見。

答、見之於犯罪之由。蓋世人犯罪。每爲得微賤

之物。卑賤之樂。以至獲罪於至尊天主。故其辱更大。譬如一人得賄。代殺一貴家子弟。其罪固重。然使所得之賄賂。不過三十錢。則其罪不因此而更重乎。

問。又有何故。以顯罪之重大。答。因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故人犯罪。實在主前加辱。無異謂主曰。吾不畏爾刑。不遵爾命也。設有一民。王前如是。其罪至重。況人之於天主乎。

問。更有何故。答。因人之靈魂肉身。及諸受造之物。皆天主所賦。人乃因此而犯罪。卽以主恩辱主也。罪大何如也。猶之一官。以王所賜之劍刺王。豈非大反良心之事乎。

述

茲述古蹟。足見吾人處世。與其犯罪。竊宜劇苦而死也。曩在日本國。有一豪富之家。俱奉聖教。夫名伯多祿。妻名蘇生納。虔誠奉主。不比尋常。時值日本

嚴禁聖教。不容編戶招留傳教之人。蘇生納。因熱心之故。每招之使來。且隆禮待之。一則以免鐸德之難。一則以親鐸德之表。若此者。不一而足。未幾夫婦二人被縛。正當差役查拿之時。蘇生納手抱三歲幼女。曰。書余名。及余女之名。因同屬正教之人。不畏今世暫苦。故非獨不肯極意彌縫。偷安旦夕。且必直任不辭。以期速赴天堂焉。蘇生納等。既至官衙。越五日。正婦與夫分居兩處。當相別時。婦謂其夫曰。予寧至死不背聖教。望爾亦然。蓋此世極暫。而後世乃永遠者也。於此蘇生納受苦刑毒詈等辱。皆樂受之。此時官問婢女曰。此幼女爲誰。婢女意欲救之曰。此乃余女也。蘇生納聞之。爭曰。否。否。是誠余女耳。并祈刑役查名於簿上。乃知幼女誠蘇生納所生者。故攜至其母之前。縛其足於蘇生納之足。胥懸樹上。加刑增辱之至。女孩卽覺痛呼喊。其母聞之。黯然神傷。實出於眞性所不自禁。然論蘇生納樂受之心。有加靡已。因其毅然不屈。刑以鐵圈套其頸。繫之廚房。以示奴婢之狀。逮六月之後。因仍

堅執如前。命赴法場處決。蘇生納之夫。火中焚死。蘇生納被戮致命。夫蘇生納等。因明知世福不常。卽世苦亦暫而不久。故甘受世間苦楚。以致命升天。永享榮福。吾儕教眾。獨可因世間微樂。獲罪於主耶。倘其因世間微樂。而獲罪於主。則人之視罪。不幾重於天主耶。

第二十七首論大罪之效

問。人犯大罪。靈魂上有何效驗。答。靈魂犯罪。卽失聖寵。聖寵者。按聖多瑪斯之說。係天主本體之妙。通傳於人靈。肖似聖父之傳本性於聖子也。故靈魂得聖寵。卽肖天主聖容。美麗至極。天主嘗謂聖女彼利日大云。若人得見如是靈魂。不禁喜悅。心幾欲裂矣。奈何世人。患失無用之財物。而不患失至寶之聖寵。誠如無知童子。人奪其手中之金錢。不哭。而奪其手中食物。反哭矣。豈不愚哉。

問。尙有何效。答。人犯罪後。已非上主之義子。靈魂失去愛德。與一切上主

所賦之恩。是昔爲至美者。今爲至陋矣。昔爲諸神聖所仰慕者。今爲諸神聖所厭惡矣。猶之一太子。叛逆王命。一時除去其榮冠華服。而穿以陋褐敝衣。豈不貽笑於衆人乎。

問。又有何害。答。人犯罪。卽失從前之功德。與後來之永福。猶如農夫耕種。半載勤勞。惟望秋收。奈秋收時。忽遇大風。田禾盡偃。而素望終虛。有不傷徒勞無益乎。

問。大罪更有何效。答。靈魂上有大罪。雖爲善事。天主不以爲功。猶如於鹹溷田中。雖勤勞播種。五穀不生。然善事亦不可不爲。因爲之雖無功。而亦望天主憐視其善心。賜其悔改之寵。無異耕種鹹田。本年無效。而後年可望收成也。

問。大罪之效。盡於是否。答。罪人之心。不得平安。或懼天主加罰。或覺私慾發萌。或被邪魔紛亂。誠如一舟航海。遇狂風暴浪。飄蕩不安也。

迹

茲述古蹟。可知與其累罪惡。不如固心志。不畏外來酷虐也。昔日本國。有二奉教孩童。一名安德肋。一名伯多祿。俱被差役拘捕至官。誘以甘言。震以嚴刑。俱不動心。爰以燒紅煤炭。令安德肋跣足蹈之。安德肋如命。立在火炭上。竟至半刻之久。毅然忍受。絕不爲其所屈。迨官見其抗違已命。不肯叛離聖教。大怒。從火炭上搶出之。奇哉厥童之毅。尤有可奇者也。蓋伯多祿僅十有三歲。懸於樹上。納火炬以炙之。徧身苦甚。仍是毅然不變。官見此刑無用。不能搖憾其心。於是改計。以燒紅之銅壺。命執在掌握之中。倘因酷熱。不能忍受。偶然釋放。卽爲叛教之意。伯多祿際此劇苦中。不獨無偶然釋放。且樂受其苦。至終不辭。雖火焰已透其筋骨。而顏色如常。毫不窘迫。至死不變。旁人無不奇甚。從可知。恃主聖佑。雖童穉柔弱。虐刑尙不得奪其志。吾儕同教之人。獨不如童穉之堅守主命耶。

第二十八首論小罪之說

問、小罪爲何。答、小罪者。卽於小事辱主也。但其辱雖小。亦致主不悅。故曰小罪。惟較之大罪爲小。非真小也。猶云鉛輕。非真輕也。但較之重金爲輕耳。猶云邱卑。非真卑也。惟較之高山爲卑也。所云小罪亦然。夫小罪之重。見之於三。一、以其體甚重也。二、以其效至大也。三、以其罰最嚴也。

問、小罪之體。何以爲大。答、受辱者。無窮天主。致辱者。至賤之人。則小罪之體。大何如乎。是以不論何事。不拘何如。總不可犯一小罪。雖犯一小罪。能救普世。能贖諸魔。亦不可也。

問、其效何如。答、小罪之致害於靈。猶病痛之致害於身。病痛之效有三。一、失容色。二、失精力。三、飲食不進。小罪之效。亦有三。一、失神光。二、減神力。三、怠於神功。

問、尙有何效。答、猶如小病。爲人致死之路。而小罪爲犯大罪之緣。何也。蓋

人犯小罪。失多聖佑。神力日減。漸而全無。至魔誘時。無力以拒之矣。再者。習犯小罪。毫無忌憚者。未幾。大罪亦易犯。而不畏矣。噫。彼茹答斯。非亦如是乎。問。小罪之罰何如。答。其罰或在生前。或在死後。昔達味聖王。只生一自滿之心。天主卽罰於三日內。國中疫死者。七萬人。從可知。天主罰小罪之嚴矣。卽或生前不罰。而死後在煉獄中。必受莫可形容之苦。地獄中。受小罪之罰。亦永無盡期也。

迹

觀茲所述古蹟。可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昔羅瑪府。有一巨家之子。名買加畧。雖自幼履厚席豐。諸凡如意。易同流俗。然蒙天主殊恩。常覺履潔懷清。不受斯世磨涅。且素懷守貞不娶之願。奈其親早已爲之擇配。不得強辭。逮成婚之日。已屆。其親戚友朋。齊來慶賀。仰觀鴻儀。買加畧忽蒙天主聖佑。默感其心。卽於此日。乘機而遁。先避城中。後避於城外。幽僻之處。其家遣人徧

索不得。迨日久而不復尋覓。於是買加畧竊幸始志克遂。更去華衣。樂穿樸素。子然長往。迨至曠野。遇一老人。問彼何往。對以將往深山窮谷中。匿跡藏修。葆全貞潔。老人云。余亦欲往彼。爾可偕余同行。買加畧卽喜而諾之。如此兩人結伴而行。過荒涼之地。經蔓草之間。逮一年之久。始至一山。於是老人將所挈之買加畧釋之於地。謂之曰。爾不見夫崇巒在望乎。爾今可以緩步至山。逮至其處。爾必見有一洞。乃天主爲爾所備者也。余乃上品天神辣法厄爾也。承上主之命。特來輔爾。如前輔小多巴亞。今旣畢上主之命。予卽可以辭歸矣。言畢不見。買加畧乃獨步上山。果見有一洞。遂歡感而入。見洞中有一乍死之牝獅。二小獅傍其身絕乳。故悲鳴殊甚。買加畧見之。遂感於心。因出洞。覓芳草以取其汁。與二小獅食之。每日如之。而二小獅亦似效靈圖報。故於買加畧之前。顯其馴良。服之撫之。毫不加害。且當日間。每蒙聖人降福。出遊餬口。至夜常住洞口。以禦外侮。宛似守門者然。買加畧從此興功潛

修自勵。旣自滌其塵緣。卽可全其眞性。大暢其悅心之趣焉。如是安然度日。已歷二年矣。迨一日。散步出外。坐於橡蔭之下。舉目憑眺。藉以稍舒其謹惕之懷。博覽夫化工之妙。正當遊覽之時。見前有一白蜺。心竊異之。以爲此乃曠渺無人之地。烏得有此白蜺耶。不敢取之。遂旋身入洞。幸哉買加畧。何遽破是魔計。而不受其害耶。明日。神功勤敏。至晚又出洞。遊覽適情。坐於茂樹之下。見前有華履一雙。異之彌深。乃仰觀目前之墩。見一幼女。在其上。身穿華衣。問其所以至此者。彼卽曰。余生貴顯之家。奈父母欲強嫁之。余是以逃居此所。思葆全貞潔。然無人撫育。今祈爾收我。而扶助之。買加畧曰。爾乃女子。雖守貞有志。予不能與爾同居。遂轉身而返。姣哉是女也。見其旋身而返。卽哀號哭泣。曰。爾去我留。將被獸吞噬我矣。買加畧憐之。遂攜之入洞。哀哉。危機已伏矣。是夜買加畧。卽被邪魔許多惡念。雖幾經努力退之。然退而復來。誠有綿綿不絕之勢。於許多猛誘中。適有一次。陷於其內。幼女於此不勝

喜悅。卽拍手以鳴其豫。幸彼墮其術中。遽爾不見矣。蓋是女非人。實屬魔變。而買加畧猶未之知也。祇覺胸中憂鬱。無能自慰。且見向所育之二獅。今亦不來。更覺難堪。故決意離洞。潛往他處深林。正當舍此適彼之時。辣法厄爾天神又現曰。爾將何至。曰。將往彼深林。天神曰。所當離者。乃獲罪之緣。非因境地之殊也。爾當仍回此洞。以痛悔苦功。贖爾重罪。奮往前進焉。可已。買加畧從命。而天神遂不見。回洞後。卽起補贖之功。連四十日。嚴守大齋。晝夜悲號哭泣。俯首至地。祈主憐憫赦之。後見異光滿洞。光中一人。穿衣如金。啟吟修和之歌。許多天神應之。乃知上主已赦其罪焉。然而補贖之功。至死罔懈。迨至百齡。卽泰然而逝。天神歌吟。挈其聖靈於天。夫買加畧之獲罪上主。祇因暫時疎忽。倘其見此女而絕。不片語相詢。何至陷於重罪哉。吾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信友其深諒之。

第二十九首論善看聖書

問、看聖書有益否。答、守誠之法。看聖書是。譬之修容者。鏡子甚要。因照鏡可以見面上有何污穢當去。并可以知。何如修容爲美。聖書乃神鏡也。閱之。可以認己之過。并可以知修德之法。是以昔回教首。禁人看聖書。恐人知非而歸正也。而保祿宗徒。勸聖弟莫得專心誦聖書。因知獲益良多也。

問、宜看何書。答、聖書可以養神。猶之飲食。可以養身也。飲食必選有益於身者。若自己不知。必問之醫家。至於看聖書亦然。宜簡有益於靈者。若自己不知簡擇。問之神父可也。

問、看聖書宜何如。答、宜法貪食之人。蓋貪食者。未食前。早已盼切。當食時。徐徐咽下。口中玩味不盡。且載食載止。與人評此穀之味。看聖書亦宜如是。未看前。當有切願聆訓之情。閱看時。當日視心會。洞悉書中真蘊。且時而求主賜佑。啟迪心迷。俾得入於心者。亦得見之於行。昔聖高郎平。一日自外歸家。飢甚欲食。然其妻未備飲食。故不勝忿怒。妻欲息丈夫之怒。卽授一聖書。

以覽之。丈夫覽時。大動其心。自此得成爲大聖也。

問、聖書日日宜看否。答、人苟一日不飲不食。卽全身疲倦。不能行爲。乃聖書爲靈魂之糧也。苟一日不看。則神力必衰。神功將怠。故必日日看之爲要。昔大英王恩利格。反教後。欲令本國修士。皆離正從邪。禁看聖書。其意蓋曰。樹無泉灌。樹必枯矣。

問、看聖書後。宜何如。答、看後宜體味。以動心處常存想不去。乃能深入於心。而獲益良多矣。猶牛吃草。旣吞復吐。細嚼之。而後咽下也。

迹

茲述聖蹟。明顯披閱聖書者。必蒙實益也。曩斯巴義國。有名聖依納爵。卽創立耶穌會之聖祖也。聖人生於老耀辣地。本爲世胄。及長。備位朝廷。以嚴護衛。然其秉性剛銳非常。恒露躁率之形。故一日適聞其兄長。已擢爲將士。率領兵馬。已卽奮志武功。竊期擢爲上將。榮耀一時。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嗣蒙

擢爲將領。鎮守邦不隆城。維時拂耶西國。與斯巴義國。構怨興兵。親率大軍。來攻此城。依納爵意氣軒昂。奮然拒之。奈於陣中建功時。忽敵炮傷其右足。且因敵炮猛擊城磚。卽被磚塊反擊其左足。因此疼痛非常。不能往來防堵。振作三軍之氣。遽而失守。及敵入。嘉其果毅。延醫調治。繼見其傷難愈。必至延遲日久。乃送之還家。以便服役。然還家後。傷痕重發。遂延訪諸名醫看視。時近伯多祿。保祿宗徒。瞻禮諸醫皆云。不得過此瞻禮矣。幸聖人素敬伯多祿。乃蒙其於瞻禮日前。親臨顧慰。愈之。奈骨節未歸原處。步行如跛。聖人嫌其不正。延醫整治。因其膽壯。毫無懼色。他人於開骨時。畏其痛不堪當。轉移莫定。當以繩縛之。聖人顯示無庸。毅然挺坐。隨醫反皮抉骨。惟拳雙手而已。傍觀胆寒。一似身受不覺其痛。聖人聲容如故。然聖人雖遭是傷痛。猶未立改過遷善之望。惟思續述武功。臨大敵。建駿業。樹鴻猷。享厚祿。光耀一世耳。爰謂家人以兵書來前。以之排悶。然於此時。家中惟有耶穌行實。與聖人行

實而已。此乃天主之意。欲以此玉成聖人也。家人卽以此書送上。聖人於此尙志切功名。無意流覽。然無兵書在室。祇得以聖書爲釋厭之資。然而天主之神恩。卽從此源源而降矣。觀時感激甚深。屢廢而嘆。旋起畏難之見。卽努力退之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去其不如聖者。就其如聖者。從此流連不置。作聖之基。卽從此始矣。臥床日久。觀感彌深。嗣後傷痕悉瘳。自此革古鼎新。夜靜時。乘馬而去。奔至聖母堂聖像前。伏叩鴻恩。至夜。仍宿於聖母臺前。矢願終身守貞。將華衣。賜於乞人。己穿破衣。聖人從此痛絕前愆。優入聖域矣。由此思之。雙足俱壞。似已足以回首歸主矣。然而猶圖塵世榮華。不思悛改。卽後傷重垂危。聖伯多祿宗徒自天親降。以愈其傷。而依納爵猶未決然改圖。迨流覽於聖傳者旣深。乃竟克己復禮。翕符主旨焉。由此觀之。細玩聖傳之益。大矣哉。

第三十首論祈禱總意

問、何謂祈禱。答、祈禱者。卽與天主相語也。或發之於口者。如誦經等。謂之口禱。或惟契之於心者。如默想等。謂之心禱。若人口中誦經。而心思有意不屬。卽不得謂祈禱矣。猶如人夢中念經。因無心念之。故不可謂念經也。

問、何謂誦句。答、誦句者。卽口中習誦之一句。當愛主之情。勃發之時。誦之以涵養心中之神火也。猶如釜中之水。一次熱之。未免不久卽冷。故欲其常熱。必當隨時添火。以存此熱也。

問、祈禱要緊否。答、至爲要緊。因不祈禱。卽不得聖寵。而靈魂之生命。難全矣。猶如魚以入水爲適其性。不入水。卽不能生矣。又如兵須刀鎗以助其勇。無刀鎗。卽不能戰矣。昔聖伯多祿。因其寐而不禱。故陷於誘惑。竟犯負主之大罪也。

問、祈禱有何益。答、祈禱之益。猶如時雨。時雨能潤澤荒田枯木。使能放花結實。并保其所結之實。至秋收不壞。至於祈禱之效亦然。一加潤於乾枯之

靈魂。二、助靈魂定立善志。三、助靈魂恒守其志。以至成全其功德。問、祈禱宜何如。答、宜謙。宜熱。宜恒心。此三者皆爲祈禱中之要德。不可缺一。故謙卑宜如乞丐。蓋有矜傲之形。安得主人施濟。熱愛宜如熱物。蓋凡物宜熱食。若冷後食之。必吐矣。若求之雖切。而不能恒心求之。則亦未能必得也。

迹

茲所述之賢傳。足證祈禱神功。獲益良多也。曩在日本國。有一奉教幼童。名甘提督。年雖適際髫齡。確與群童矯然不群。雙親咸嘉美之。茲特陳其概。以垂後世。作童穉之表率也。蓋論其心地光明。瑩然輝耀。觀其精神之所注。結契上主。寐則纏腰以索。不使酣睡以忘主。一日。伊父問之曰。汝當寐時。必纏腰以索。不安甚矣。將藉以補某罪乎。抑別有所爲也。甘提督對曰。否。予之所以爲此者。蓋寸衷仰契上主。不忍妄費多時。以耽晏樂。故纏之於腰。以便醒

而求主。頌美主恩焉耳。從可知此童誠喜契合天主。屢次跪求。日夜不間。爰蒙洪恩。得爲天主致命。居無何。被官詢及。喜甚。更服華衣。拘捕至署。誘以甘言。悚以嚴刑。毫不動心。卽至動刑處治。屹如山立。義勇昭然。官見其不爲威武所屈。深以爲輕褻國威。恥己爲童所屈。不得再容。卽議斬結案。甘提督聞之。喜形於色。攜往法場。先自俯伏求主。又自解其頸領。以示樂受之狀。劊子手正欲拔劍斬首時。倏來一僧。近甘提督而謂之曰。爾今止說肯背教。予可保全爾命。甘提督聞之。以爲大謬。送淡笑而麾之。劊子舉刀。首卽落地。其顏色仍著婉笑之容。眾皆聚而觀之。以爲奇。遂制一匣。供其首。豎之通衢冠蓋之場。官意本欲以驚悚教友。而不知反以旌嘉其德。激勵多人云耳。

第三十一首論默想簡法

問、默想共涵幾分。答、涵五分。一、前導。二、推思。三、激情。四、定志。五、祝言。適如五口湧泉。源源乎灌我心枯。

問、何謂前導。答、前導者。初工之說。引進之路也。蓋備經念畢。卽當定像與特求爲是。一曰、備經。卽行默工之初。發信德想。天主在鑒。視吾祈禱。於是發拜主。悔罪。獻己。求佑。等情。二曰、定像。卽回憶默想題目。以其事理。在神目前。設一形象。無異目覩。譬如默想吾主苦難。可設自己在加爾瓦畧山上。親見吾主懸於十字架上。如此定象。能定止人心。不致紛馳。猶海中風發時。下一鐵錨。則舟能定止。不隨風飄矣。三曰、特求。卽於未禱之先。預定默工之益。而此時特求天主。牖吾明。感吾心。俾得其益。蓋默想宜法射箭者。初省其矢正對否。然後放出。而後能中的矣。

問、何謂推思。答、卽以默想題旨。深爲體味之。以洞徹其理。譬如默想大罪。宜思罪害如何重大。罪情如何醜惡等是也。夫欲善禱。宜法聖依納爵。每在前夕。預擇默想之題。預定默想之益。猶之一臣。明日將朝王求恩。必先再四圖維。俾得於奏事時。秩然有序也。

問、何謂激情。答、卽因默想之事。感發相應之情。如默想大罪。發悔恨。或驚懼之情。或念自己犯過多罪。天主常仁慈赦宥。卽發愛主恃主之情。或求主賜寵加力。以免再犯罪過等皆是也。默工大半之時。宜用以激情。因此情爲大有益者。且實理旣明。亦不難以激發也。猶如人聞一好友。受人擊傷。自生嘆恤此友之情。并有忿恨此仇之心矣。

問、何謂定志。答、卽立一改遷之意。或力除某惡。或勉修某德。皆可。蓋默想之益。總不外脫免罪過。以契合天主也。但渾言之曰。改過矣。猶爲不足。必指定一事爲要。如避犯罪之某機。去爲善之某阻。勤領聖事。多行哀矜。敬禮聖母。祈求天主等。皆善事。可定志力行也。猶如人墮於阱中。跌傷一足。幸有人救出。故能不死。則此人以後行路。必加意留神。不使復蹈危機矣。至於罪人。亦宜如是。前不幸而陷溺於罪。靈魂已受傷痕矣。可不立志改遷哉。

問、何謂祝言。答、祝言者。卽與天主相語。陳其志願。訴己困厄。或謝恩。或求

佑。或獻己善心。或揚主美意。種種性情。一時勃發。因天主至仁。必願允吾所求也。猶如一臣。初不行王命。理應受罰。今至王前求赦。許後日必趨承不怠矣。但臣之力有不濟。求王亦助佑之。王聞之。必赦其罪。且允其求。況天主爲仁慈無限者乎。

迹

茲所述之聖傳。顯明默想神功。足以堅強神力也。昔在拂郎西國。有一幼女。名索冷日。每日勤行默想。其心純潔。其神洽主。故其現於外者。亦純粹無疵。欽崇耶穌聖母。不比尋常。雖其家本清貧。而其神則飽飫矣。每日出外牧羊。以爲本業。牧羊時。屢跪在豐草之上。性耽靜默。獨憶主情。恒希天上眞榮。力絕世間浮艷。敬向主而禱曰。耶穌。吾願以我全心全靈。終身事爾。絕無他務。縈懷矣。繼以其淨潔童貞。獻於聖母。托其蔭庇。上主鑒其盛德。賜一新星。朝則引之而出。暮則引之而返。幼女隨星引導。無所稍違。如是者。非僅一朝一

夕也。蓋每日若此耳。且非直此已也。凡幼女所踐之草。愈覺鮮妍。清芬可愛。時而群羊遠逝。麾之以肱。畢來其前。宛若有靈者然。似此大德。上既可默動主心者。下自可感孚人類焉。故本國之君。聞其峻德。渴念日深。一日。託獵獸名。馳驅郊外。見幼女跪芳草以沉思。聚精神以對越。乃驅馬以至其側。旣至。遂下。藹然語之曰。余素聞爾盛德。中心結念。亦云久矣。余甚願娶爾。尙其無拂吾意也可。吾富將爲汝之富。吾貴將爲汝之貴。此惟羨爾大德。故爾吾將無分貴賤焉。幼女聆之。驚惶而對曰。富貴非我願。世情早已絕。惟主耶蘇兮。我靈淨配兮。獨願與之結。不願與他配。言畢而逃。國君初尙含容。並無慍色。仍欲與之配。因策馬疾追。及之。挈之於馬。同坐同行。及至大河。國君倍極周詳。蓋恐有玩忽。卽自隕於河也。幼女於此。默承主牖。卽自投於河。游水以逃。國君於是轉愛爲仇。策馬追之。卒被拘獲。怒而謂之曰。爾不肯爲我配。今我爲戮爾之劊手矣。言畢遂拔其所佩之劍。親斬幼女之首。首卽落下。而身尙

挺立。且以雙手捧其頭。恭誦耶穌聖名三次。旋捧其首而行。至一聖堂。乃自放其首。教友謹收葬之。且藏之銀櫃中。叙其投河致命捧首等事。皆錄於銀櫃之上。迨其後。聖蹟日繁。此方人奉爲本堂主保。因名其堂爲索冷日堂。又其後。顯蹟更繁。遂列居正品。是方人。遂奉爲本省首主保焉。夫此幼女也。混迹牧童。固困於家。困於身。又并困於君。被戮於君。而獨其靈之富於主前。隆乎主眷者。何哉。則皆於默想中。有以得其真原。固其貞操也。然則默想之益。大矣哉。人其勤行默想也可。

第三十二首論善禱良法

問。何故默工畢後。須查察默工何如。答。因查察後。可知有益無益。若有益。卽立志勉進前途。若無益。則求其故而改之。猶如商人每夕結帳。以觀利益何如。方能慎於後也。

問。何故默工畢後。須錄其默照志意等。答。記錄默照。卽後日常憶天主之

恩而不忘感謝也。猶如商人得利。必記於冊。以便後日查算也。再者。後日翻閱此默照時。前日之熱情復發矣。猶如一人。接仇人一札。札中皆讒謗之言。見之大怒。卽欲報仇。但因一時不能。姑留此書。俾後覆看時。復生忿恨之心也。錄志意之故。惟欲踐行不忘而已。猶之商人。每有銀錢出進。必記之。以便歲暮結帳也云爾。

問、人於默想時分心。當何如。答、防分心。如防蚊子。一、宜關門閉戶。二、房中宜去糖食等引蚊之物。三、倘蚊尚有入房。則其來咬之時。宜麾去之。至於防分心亦然。一、宜謹守五官。毋喜見聞。毋好交友。毋行一切分心之事。二、宜去心中之私情偏愛。毫不戀世間人物。三、如是仍不免分心。則竭力去之可也。聖女德肋撒。訓人於默想時。看書以免分心。此亦良法也。

問、默想時易寐。宜何如。答、聖方濟各撒類思。訓人於默想前洗面。則不易寐矣。再者。默想時。宜恭跪。或立起。或肅然正坐。切勿倚几靠椅。蓋如是而欲

不睡。猶近火而欲不熱也。豈可乎哉。

問、經文中。何爲至美。而爲吾人當習誦者。答、所以敬天主者。莫過於天主經。一、因天主經。係耶穌所定。而耶穌爲天主之上智。故此經爲至美也。二、因此經中。發超性諸德。求神形諸惠。并求主救吾於生前死後之患害。故此經爲最有益也。三、因耶穌親命吾人。誦此以求聖父。可知必得所求。故此經爲最有效也。若論所以敬聖母者。莫過於聖母經。因讚頌聖母。祈求聖母之意。盡備於此。且莫善於此也。

迹

茲述賢傳。明顯默想中。所定善志。宜有恒心以踐行也。昔日多國。有一賢士。名拿大爾。自幼凜遵主訓。目擊塵世浮靡。難保靈魂。因作離塵之想。其家在城市。彼獨孑然遠行。適彼曠野。構一茅簷。以自處於此。虔行神務。其心仰契天主。其伴護守天神。以外無他焉。邪魔妬其功德日增。乃投厭倦之念於其

心曰。於此閨寂無聊。荒涼滿目。有何懿行。可以則效。有何善友。可以觀感。設令此時天主收子靈魂。有何功德。可契主心耶。反不若遷於戶口盈繁之地。有善表以堪師也。抑鬱居此。將何以堪。拿大爾知爲魔誘。努力退之。魔見機謀敗露。愈增妬恨。終思設計以勝之。乃又投一念於心。曰。爾不願徙居熱鬧之場。誠恐雜亂神功故也。然而徙居近城之地。可得他人之施濟。可有善類之箴規。似此兩得所需。較之獨處曠野。不更愈乎。拿大爾雖志切獨修。未能洞燭魔奸。乃墮其術中。竟徙居於城畔。魔乃幸得其意。遂欲復至彼處。譏侮之。震驚之。乃變一兵勇之狀。身披盔甲。手持馬鞭。突然而至。猛擊拿大爾之門。問係何人。魔因喜其入網。遂譁戲而答曰。余卽引爾離彼適此者。今來引爾離此適城耳。拿大爾知中魔計。卽猛然醒悟。決志定返野舍。遂棄臨城之地。而返舊廬。哀求主宥。又居此三十七年。默想神功。與日俱進。縱或有離群索居之慨。總甘爲主順受。不肯舍此他適焉。時有七位主教。集城會議。魔乃

投主教。以往謁之思。遂協同而往。從行者實繁有徒。旣至。殷勤晉謁。禮有加也。叙談良久。主教辭行。拿大爾送之於戶。從者不悅。曰。主教所至之地。雖皇后君公。莫不盛禮相加。子何倨傲若此。僅近送之於戶乎。拿大爾答曰。予之待主教也。亦云至矣。微獨不敢輕褻。且主教所踐之地。予亦不敢踐履焉。予之僅送至門。此中自有深意。惟主得以知之也。從者乃行。嗣後。魔妬其盛德。見諸狡計。常爲之破。一日。魔扮一牽驢者。將至拿大爾所居之舍。乃陷其驢於阱中。魔乃大聲呼喊。拿大爾垂救。此時拿大爾正務默想神功。因聞呼聲。乃啟牖視之。問曰。爾係何人。對曰。予乃隱者之僕。明日將有修道數人。欲至彼處問候。遣予至城買物。以備明日之需。奈何以二筐之物。裝在驢背。今二筐與驢俱墮阱中。將若之何。予一人力弱。無能挈之使出。茲獨需爾矣。爾若不救。則今日之豺狼虎豹。將噬我矣。拿大爾躊躇莫決。以爲往救歟。則背乎所發之願矣。以爲不往救歟。則反乎惻隱之心矣。卒也。以心目向主。祈主開

明。禱畢。謂牽驢者曰。爾倘爲主來此。則余爲爾求主。主必救爾。爾倘是魔。來此譏我。則可任獸食爾焉。言畢。遂復合牖。邪魔恨破其謀。遂厲聲切齒。鼓噪而散。觀乎此。則可知。恒行默想中之善志者。雖邪魔百計肆害。必得破其計。而卒獲大勝也。

第三十三首論天主經前一祈求

問。在天何解。答。天主本無所不在。但因上天。爲天主顯榮之處。天主於此。卽顯掌管天地之榮。實爲形性之大主。亦顯福樂神聖之榮。更爲超性之大源。故特言天主在天。猶如人言靈魂在心在首。非靈魂祇在此身之二處。只因心乃身命之本。首爲靈性之原。於此特見靈魂之神力也。故云。

問。我等何解。答。其解有二。一。因耶穌獨爲聖父之真子。故稱之曰我父。而吾人僅屬天主之義子。故不曰我父。而曰我等父。所以明寄子與真子之別。卽所以敬吾主耶穌也。二。稱曰我等父。以明世人皆爲弟兄。而求主時。及諸

事中宜無爾我之判矣。卽所以推愛於他人也。

問、父者何解。答、稱天主曰父。有二故。一、因天主造我存我養育我。遠勝於父之鞠我也。則稱之爲父。不亦宜乎。二、因天主立吾人爲義子。故天主實爲吾人之大父。一則本性之說。一乃超性之理也。

問、何故天主經。以此句爲首。答、在天云者。一、欲人仰望天堂之福。而不溺於世上之事。二、欲人思天主在天。而發信望愛三德以敬之。稱曰父者。一、欲人生賴主之心。而不憚求佑。猶如子往父前求一物。必先呼之曰父。然後敢求耳。二、欲動天主之心。垂允我求。猶如凡爲父者。每聞子女呼之曰父。卽生憐愛之心矣。而天主亦然也。

問、我等願爾名現聖。何解。答、凡爲孝子。必願人稱揚其父。而吾人宜爲天主孝子。故亦願人讚頌主名。顯彰主榮也。此一求。於天主最悅。而於吾人最貴。因所求者。爲天主之榮光。而非吾人之利益也。

問、現聖何如。答、猶之聖瞻禮日有二、一、禁行俗事。二、命行善功。而主名現聖亦然也。一、願世人不辱天主聖名。二、願世人讚揚欽敬聖名。是也。

問、爾國臨格何解。答、天主之國有二、一、聖寵之國。臨格者。卽求主賜吾聖寵。而常王於靈也。二、榮福之國。臨格者。卽求主賜吾升天。而永見天主也。

迹

茲述賢傳。足徵宣揚天主聖名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也。前在日本國有一人。虔奉聖教。厥名嘉瑤。少居高麗。長至日本。適遇耶穌會鐸。遂欽聆聖訓。幸受聖洗。奉教後。大著德輝。從鐸講解教要。時日本聖教艱難。鐸德被禁獄中。嘉瑤聞之。欲往見之。以愜素心。遂往。三拆獄籬。於是拘之囚禁。維時署理者。乃背教人。聞嘉瑤拆毀獄籬。親來提問。如許余嗣後不講聖教要理。引人信主。予卽釋汝。嘉瑤對曰。惡。是何言也。予從鐸德遊。傳道解經。闡揚聖教。引人識認大主。而領聖洗也。固已有素矣。得毋謂有誤乎。且爾昔奉聖教。今乃棄

之。是亦當痛改矣。署理者。雖未能痛改前非。復歸聖教。然似有感於心。而釋之。嘉瑤甫出署。卽回顧而言曰。今雖釋予。不久將重來焉。聞之。知其終於不改。復拘禁獄中。不許與鐸同居。久之。解送他獄。以便審斷。嘉瑤居獄中。亦遇一奉教良友。聖名雅各伯。二人同在獄中。深幸同志有人。不勝欣慰。越日。官提嘉瑤面謂之曰。爾今只說一言。倘嗣後不復傳宣教要。予卽釋汝。嘉瑤對曰。西鐸訓予正道。引予認識真主。得入永福之境。今予已得真傳。能不宣布於眾。俾之共揚聖名。同入真福之路耶。官大怒曰。不背教將燒爾於火中。嘉瑤寧死不從。卽與雅各伯共往死地。旣至。嘉瑤趨至一柱。抱而親之。以示寧服死刑也。刑乃鬆繫之。倘其願背教。卽可逃出。旋又遠圍之以火。嘉瑤甘心致命。不出火中。乃與雅各伯一同致命。卽於火內同登天國。

第三十四首論第三與第四祈求

問、爾旨承行於地。此句中求何事。答、求升天之法。卽求聖寵以順命守誠

是也。蓋吾人無聖寵相助。不能守誠。故宜求主賜佑。猶之孩提無力。強步必至跌倒。若有人提攜之。則不倒矣。

問。守誠之外。凡遇艱難困苦。皆當樂順主命否。答。然因天主加難於人。或爲增人功德。或爲勉人遷改。無非出於慈衷。而有益於人也。故不拘饑饉疾病干戈等患難。宜樂承之。或忍受之。如天主使之也。猶如爲父者。見子不善而怒擊之。是愛之。而非害之也。

問。以此句爲口中習誦之經。佳否。答。佳也。且宜也。昔聖女日多達。每日三百六十五次誦此句。而天主甚悅之。蓋於諸事中。宜任天主措置。而吾人惟承順而已。猶如舟人。宜從舟師之命。或東或西。悉聽其指引也。若有人多疑而多問之。豈非辱此舟師乎。又如群羊。隨從牧童。可免豺狼之害。不然。則多危矣。人之於天主。亦然。從之。不履岐途也。夫此二意。宜深思之。

問。我等望爾。此句望求何糧。答。求神形之糧也。蓋如父之於子。宜與衣食

等物。以養其身。教之義方。以正其心。而天主於人亦然。給飲食衣服財物。以養身命。賜聖寵聖事聖道。以養神命。而聖事中。聖體聖事。爲人至大之神糧也。

問。今日與我。我日用糧。何解。答曰。我糧者。有專歸於我之意。因其神糧。惟天主義子之本糧。而非外教與異教者。所能得也。至於形糧。亦惟求分內應得之物。而非求不義之財耳。曰日用者。一、以顯聖寵等神糧。日逐所需。得之則魂生。不得則魂死矣。二、以顯衣食等形糧。惟宜求日用所需。而勿貪多有。曰與我者。一、示人之貧乏。一如乞丐。不求則不得。不得則無以爲生矣。二、教人依賴天主。因知天主至仁至慈。必願與我神形之糧也。曰今日者。一、示我日求神糧。因時時事事。不可無天主聖寵。二、示我求形糧。只須爲今日。不必慮及將來也。

迹

茲述聖傳。明顯人當忍受諸艱。誠願主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曩有盛名聖女。名飛納。大著忍耐之德。渠本貴顯之裔。奈漸至困窮。家無長物。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臥無床。就板而眠。且徧體麻木。筋絡長拳。左肋疼痛異常。久之。積毒成管。膿血淋漓。又多生活蟲。成團蜂擁。如是者五年。未嘗轉身。只賴右肋而臥。曾有小鼠。伏於瘡下。噬其骨肉。聖女痛苦非常。無能麾之使去。只得等待天明。賴人麾去。如是者不止一次。因其臥病日久。皮肉瘡膿。貼於板上。似乎融成一片。聖女皆爲主樂受。並無半句怨言。片時憤懣。適如耶穌訓言。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有人施以財物。若不敢受。以爲我何人斯。而蒙人施濟乎。故每少留以自用。轉贈於貧人。聖女平生求聖額。我畧爲主保。因此聖人在世時。亦久患足病。爲主樂受也。至第五年。敬禮聖若瑟月方起。蒙聖額我畧親現。謂之曰。茲月。當我本瞻禮日。天主將收爾靈魂。加爾永福榮冕。聖女聞之。不勝愉快。卽預受終傳等儀。以待主命。時有一善婦。見聖女臥首太

低。欲爲之填高。乃以一手起其首。卽時聖女之病。漸染其手。而善婦之手。遂麻木矣。似此一端。已可知聖女所受之病。其若至極矣。然聖女常爲主樂受之。曾有人謂聖女曰。爾盍求主免此患乎。聖女答曰。反不若祈免神魂之凶惡也。迨至聖額我畧所諭之期。卽泰然而逝。當時城中大殿之鐘。不擊自鳴。衆人覩此神奇。咸來送葬。聖女所臥之板。本已爛壞。歿後非獨不見爛痕。抑且完美。似有錦繡之紋。聖女之瘡。非獨穢氣不聞。且奇香撲鼻。瘡中之蟲。儼似變成白花。發香無比。乃共爭送入堂。士民四集。堂不能容。遂連二日爲葬儀。向待聖女之善婦。趨至聖女之側。哀懇而禱曰。鑒我爲爾之故。余手染此麻木之病。今懇療予。禱畢。聖女親執其手三次。而善婦之手遂愈。從此感激宏恩。愈加欽服。夫聖女之甘受諸苦。若此。因其明知諸苦。皆自天主而來也。吾人忍受諸苦。何不效此而行耶。

第三十五首論天主經第五祈求

問、何謂我債。答、債有三類。一、取他人之物。如盜賊等是。二、服國君之刑。如逃關不納稅者是。三、干主人之分。如怠於種田。全敗田利。此三者皆謂之債。而人之於天主。亦有此等之債。一、吾人獲罪天主。是奪其榮也。二、吾人干違誠命。應受其罰也。三、吾人受主神形無數之恩。而不善用之。是失神利。負主望。而欠其債也。

問、債重否。答、重極。因大罪之惡。非吾主之聖血。不能消除。大罪之罰。須受地獄之永苦。且不惟大罪如是。卽小罪亦重大無比。前聖人行多苦身克己之功。以除一小罪之惡。至於小罪之罰。若在世不補贖。死後必至煉獄。受莫可形容之苦。則其罰豈不大哉。

問、茲所云免債。是求免罪惡歟。抑求免罪罰與。答、求二者皆免。蓋天主旣命人求之。知天主必願赦人之罪也。譬如子加辱於父。而父欲子親往求恕。則父之意。豈非願恕其子乎。

問、何法可得免債赦罪。答、宜悔罪。告罪。贖罪。因念經求主。惟能得悔改之寵。於以得赦罪寬罰之恩也。

問、何謂如我亦免負我債者。答、云如者。因二故。一卽言。求主恕我。如我恕人。故我若不恕人。是求主亦不恕我矣。二猶言。吾免人之債幾許。天主免吾之債亦幾許。蓋天主願人彼此和好。無異父之欲子女中。相親相愛也。問、僅免人債。可以爲足否。答、欲得罪赦。須行他功。僅免人之債。亦不足。猶之一臣有罪。求王赦宥。若僅守國法中一條。而不肯全守之。豈可乎哉。

迹

茲特援一古蹟。以顯不肯恕仇者。被棄於主也。昔在杏吊基城。有二人。互締爲友。素稱莫逆。後被邪魔挑弄。遂啟間隙。轉愛爲仇。稽此二人。一名煞比焦。一名你出福。你出福誠心屢求他友說和。深望修好釋怨。孰意煞比焦冷落異常。不允所請。你出福乃親至彼前。歸罪於已。求寬夙冤。煞比焦置若罔聞。

是時杏吊基聖教多艱。教友多有拘禁監中者。而煞比焦亦在其中。官卽提問。嚴令叩拜土神。叛離聖教。煞比焦直言不屈。明認其爲信奉天主。敬拜耶穌。寧受劇刑。不拜土神。官命酷責。煞比焦義勇昭然。官見其不爲威刑所屈。卽定斬決之案。刑役乃攜往法場。正在途次。你出福趨至其前。伏地求恕曰。爾今將爲耶穌致命。今懇爲吾主耶穌之故。祈寬恕余。煞比焦仍拒而不聽。嗣後又求。又不聽。嗚呼。你出福若是其多情。煞比焦如其寡情。煞比焦果可獲致命洪恩乎。旣至法場。劊子喝其跪下。煞比焦膽怯心慌。曰。何爲乎。劊子曰。以爾叛逆王命。不拜土神。茲將戮爾焉。煞比焦此時。因不效耶穌愛仇之表。故逆天主聖佑。對劊子曰。如是。則予聽王命而行矣。你出福此時。從傍大聲疾呼曰。煞比焦爾旣爲主而被苦刑。所貴善終耳。今者。爾之義勇安在乎。何不速悔堅忍以終乎。孰知煞比焦前旣屢違你出福之哀懇者。今復不聽你出福之箴規也。於是你出福。向前直認曰。予亦天主教。任憑戮予。劊子

陳明於官。官命斬決。你出福獨獲致命以終。而不肯恕仇者。竟至見絕於主焉。世之仇恨未消。而兼欲報仇者。尙其鑒此而凜諸。

第三十六首論第六與第七祈求

問。又不我許陷於誘感句。求何恩。答。求主賜佑。使我不從誘感。而非不受誘感。何也。一、因吾人在世。內外敵仇甚衆。故誘感不得不有也。二、因無誘感。人易怠忽。亦不能立功進德矣。故誘感不可不有也。三、因無誘感。人無戰勝之勞。無勞。卽不應得天堂榮福。故誘感不宜不有也。夫所謂誘感。共有二種。一卽榮華安逸等。引吾犯罪以得之。無異漁者之以物引魚。使其貪餌而得之也。一卽艱難困苦等。迫吾犯罪以避之。無異獵者之奔追逐獸。使其疲倦而獲之也。故吾人常宜求主賜佑。乃能不陷於二等之誘耳。

問。天主能許人犯罪否。答。天主不能致人犯罪。惟魔鬼則如此矣。然能不賜人分外之寵。格外之恩。因此人難免犯罪矣。故吾人求主。或賜吾格外聖

寵。或不許吾受難勝之誘感也。

問、何等之誘感中。求主賜佑。答、非吾自致之誘感。因吾自致之。而求主免之。是侮辱天主矣。豈可乎哉。然惟魔鬼所加之誘。或爲救助他人。而外間所遇之誘。是求主助吾脫免耳。

問、第七祈求中。求主救吾於何等之凶惡。答、凶惡有二。一係神。罪過是也。二係形。世苦是也。神惡。求主必免。而形惡。觀其於靈魂有益否。凡病痛貧困等。若有益於靈。不惟不宜求免。且宜求益。而康健名壽等。若有害於靈。宜求主不賜吾也。

問、天主經末。何故不如他經之末言。爲耶穌基利斯督。答、其故有二。一、因耶穌在世時。嘗與宗徒同誦此經。故不可自稱其名也。二、因耶穌親定此經。故不必加耶穌之名。而自能動聖父之心也。譬如一太子。親手寫一書。呈之於王。雖書中不寫太子之名。而王見之。自能認識矣。

迹

茲述之古蹟。明證天主愛護忠僕於誘惑中也。昔聖方濟各會中。有一修士。名路飛諾。渠本貴顯之家。嘗遭魔妬。每起無望升天之念。故路飛諾心中。憂鬱異常。毫無所慰。雖然。終不以此而止神功。又不敢自陳於方濟各。惟俯伏主前。哀號哭泣。仰望主憐。然而邪魔之害。不於此止。且自此而滋矣。微獨中懷鬱結。以爲無望升天。抑且魔借苦像而謂之曰。路飛諾。爾何涕泣哀號若此。爾徒自苦耳。予已定爾不得升天。且方濟各與諸會友。皆不得升天。以彼所傳之道。皆謊誕不經。絕無真據耳。故不宜說與方濟各知。以受其蠱惑。嗚呼。是時路飛諾。已迷於魔計。不敢陳明於方濟各。惑滋甚矣。又何能自解群疑。釋然於懷耶。幸而天主鑒其忠情。憐其力弱。乃默囑聖方濟各。俾洞悉路飛諾疑慮諸情。於是遣一修士。攜路飛諾同來。士承命而往。以聖師之言召之。路飛諾曰。予今同爾往。有何裨乎。彼之不能救己。猶予之不能自救也。修

士曰。爾今惑於魔計。不欲親炙聖人。獲其慰誨乎。誠當偕余速往耳。乃偕之而往。同晤聖師。方濟各。方濟各一見路飛諾。卽以其心中之疑慮失望等情。盡告之。又告以苦像所說之語。盡屬魔計。路飛諾一聆其語。深訝己未言及。彼何知之甚悉。遂蒙天主開其疑慮。恍然大悟。卽伏聖方濟各足前。痛恨前非。泣涕如雨。其時路飛諾中懷。卽覺泰然自得。不若前此之疑慮莫釋。正如撥開雲霧而見青天也。遂拜聖師而返。伏苦像前。痛哭前非。叩謝洪恩。魔又借苦像發聲曰。余已明言。不得升天。爾復何望乎。路飛諾對曰。余今知爾爲邪魔。余不欲仍蹈故轍矣。魔恨洩露其謀。卽發巨聲而出。山鳴谷應。抑且山石墮下。與谷中之石相擊。卽發烈火。聖方濟各聞而異之。與其徒出外。往顧路飛諾。時路飛諾感激主恩。難以言狀。又蒙耶穌親臨顧慰。許以嗣後神靈泰然。終無邪魔妬害。并滿其聖寵。固其神力。不覺外來之雜擾焉。時有負魔一人。惑亂非常。乃有人抱其兩手。欲送至聖方濟各前。求其驅逐。適逢路飛

諸往晤聖師方濟各。負魔人相逢於道。相離尙遠。此人遂卽大聲曰。路飛諾苦我。加我的火。及至面前。魔卽遠遁。其人卽安然無恙。後方濟各頌美之曰。予見路飛諾如天降之聖。似已登正品者也。蓋其神形舉止。無非盛德所發。恬愉所露也。逮其後。舉凡視聽言貌。動靜周旋。莫非大暢其悅心之趣焉。嗚呼。聖弟子方芳型。得聖師之嘉許而益彰。亦可知路飛諾當時。雖被邪魔所劇苦。終不斷神功。此天主所以鑒其忠情。卒爲之破其迷。扞其誘。固其勇。俾之優入聖域焉。

第三十七首論聖母經上段解

問。聖母經誰爲之。答。聖母經共涵三分。自亞物至女中爾爲讚美句。係天神嘉彼額爾。來報聖母受孕時。稱頌之言也。爾胎中耶穌並爲讚美一句。係聖婦依撒伯爾。當聖母往見時。得聖神之默照而言之也。自此以下。皆係聖教會所加。以祈求聖母也。

問、何謂亞物滿被額辣濟亞者。答、亞物者。稱賀之語。額辣濟亞者。聖寵之謂。滿被云者。因聖母所受之聖寵。超乎諸神聖所受之聖寵。故神聖雖亦滿被。然萬不及聖母之多。猶之江河雖大。總不及海水之多也。

問、主與爾偕焉何解。答、聖奧斯定解之以三說。一、於佑與偕。因天主以聖寵固衛聖母。而聖母不染原本大小諸罪也。二、於心與偕。因聖母之靈魂三司。全歸於天主。而其所思所憶所愛者。天主之外。並無他事矣。三、於腹與偕。因天主降孕於聖母胎中也。

問、何謂女中爾爲讚美。答、因古今及後世之女中。惟聖母一人。拔舉爲天主之母。天地之后。生真主耶穌。以救人於永死之中。則聖母之外。豈能更可讚美者哉。猶之一國之女中。必以王后爲至福。何也。一、因后位至尊也。二、因后生太子也。三、因太子登王位後。將救國民於患難中也。

問、何謂爾胎子耶穌並爲讚美。答、云胎子者。因耶穌聖身。實係聖母之淨

血所成。故耶穌實爲聖母之子也。云耶穌者。因耶穌之名。卽救世之謂。故稱之。以明聖母爲救世之母也。云並爲讚美者。因耶穌爲眞天主。諸神聖所永世讚頌者也。然母必以子而貴。讚其子並頌其母。則聖母非並爲讚美哉。

迹

茲述之聖蹟。明顯持誦聖母經文者。蒙主優錫也。昔有一卒。沉於罪戾。大而且多。有加怨詈邪淫強奪。種種惡行。無所不爲。允宜膺主重罰。而墮永獄。幸賴其淑配箴規。免受稱罰。一日。妻見其夫。肆行無忌。縱欲敗度。乃謂之曰。爾今諸行難救。已靈。急宜倚靠聖母。故於瞻禮七日。需持齋。凡遇聖母像。虔誦聖母經一遍。切望救援。其夫本無意改遷。是言幾不入于耳。然欲免其妻之曉曉。故允踐所言。而於動作間。依然故態。不思改轍。一日。跋涉長途。其意本欲往某處。行非理之事。途間適遇聖堂。卽憶妻言。於此稍息。入堂祈主。跪在聖母像前。恭誦聖母經一遍。正在誦間。仰見聖母所抱之子。遍體流血。盡露

傷痕。又見聖母親拭聖嬰所流之血。然雖屢拭之。無如遍體淋漓。拭之不盡。卒見其事。卽悟己之獲罪重多。遂籲聖母垂救。聖母曰。予雖爲爾母。併爲爾慈母。無如爾竟如是。重傷余聖子。加予心憂。將何以代求恕爾耶。此卒又哀懇曰。余本爲不肖子。重傷爾聖子。兼傷爾心。然爾亦爲罪人之托。幸勿棄予。乃蒙聖母寬仁。代求曰。望余聖子。憐視此罪人。耶穌曰。爾徒求耳。昔余在山園。禱余聖父。免余之苦。而聖父不允。今將何以免此罪人乎。聖母復轉求曰。聖子。記爾在子胎九月。及產後。顧爾護爾。殷勤養爾。隨爾於山。如刃刺余心。皆爲爾故。今以此故。敢求赦伊。耶穌曰。予二次懇求聖父。免余苦。而聖父又不允。今屬公義之候。如何免之。聖母復懇曰。今予所求者。仁慈也。非公義也。今望以吾子之慈。寬赦伊罪。子在架上。仰求聖父赦仇。恕宥釘死爾者。今亦仰求憐視此仇。耶穌復辭曰。昔仇之釘予在十字架者。以彼未嘗識予也。今此罪人。旣明認予爲天主。而竟復敢重傷於余。犯如許重罪。將何以赦

彼耶。吾母寧以他請。無以此求吾也。余曾三欲求聖父。免余苦爵。而聖父卒不見允矣。此卒當時。見耶穌再三推辭。幾乎失望。但見聖母寬仁。依然切望。因見聖母置聖嬰於臺上。跪而又爲之懇求曰。獲罪之人。固宜膺主義怒。今懇爲余之故。赦免彼罪。倘吾子不允。余終不起焉。吾主於此。乃允之曰。吾母起。爲汝之故。寬赦於伊。今任吾母處置耳。聖母乃手探聖嬰傷痕。令罪卒前來。口親聖子之傷。罪卒兢兢來前。泣涕如雨。敬親聖嬰之傷。旋見所親諸傷。一一全愈無痕。從此耶穌聖母之像。復升於上。如前無異。此卒之心。於是感化。欣然叩謝而歸。抵家。將所見所聞。盡告之。其妻聞之。感泣非常。拜謝天主洪恩。夫乃以非義之財。分排甲乙補償。且以家產。變賣濟貧。以無後故。併獻其身於天主。旋同厥妻。分往修院。潛修卒世。由是觀之。欽崇聖母之功。益耶否耶。夫以如是罪人。而獲如是奇恩。究其源。惟間嘗守齋。誦聖母經已耳。則凡仰望聖母宏恩者。亦當虔誦聖母經文耳。

第三十八首論聖母經下段解

問、聖瑪利亞何解。答、稱之曰聖者。因聖母所得之寵。超乎諸神聖。而今在天之榮福。亦無可相比者也。稱曰瑪利亞者。因瑪利亞之名義。盡符聖母之權位也。一、瑪利亞解說苦海。而聖母在耶穌受難時。悲傷至極。誠無形之苦海也。二、解說母師。而聖母自耶穌升天後。訓誨宗徒。殷勤不怠。誠可爲聖教之首師也。三、解說海星。因聖母佑導世人。修德行善。以登天堂之福岸。無異航海者。望北斗星而行。可無失路之慮。況聖母之奇功妙德。可爲萬世人民之法。遠超乎星光之普照世人也。四、解說主母。而聖母實爲天地之主母。因在天之神聖。及在地之人物。無不在其掌握之中。且地獄中之惡神。亦無不聞其名。而深爲驚懼也。

問、何謂天主聖母。答、稱之曰天主母。因三故。一、因耶穌之聖身。實以聖母之淨血所成。故聖母實爲耶穌之母。而耶穌眞爲天主。故聖母當謂天主母。

也。二、因天主母之位。尊榮莫擬。故天主母之稱。至悅聖母之心也。三、稱之曰天主母。欲聖母自憶爲仁慈之母。權能之女。而不得不憐憫吾人也。

問、何謂爲我等罪人。答、稱罪人者。因無人不可稱罪人。或因其真有罪。至少。有少罪。或因其能犯罪。大小俱能犯也。猶人素有羊角瘋病。雖其病未發。亦得稱爲有病。因其病原常在故耳。

問、何謂今祈天主。答、祈天主云者。因無人不須聖母代祈天主。而無人非聖母所保佑者也。謂今祈天主者。因今聖母在天。其權位。在諸天神。諸聖人之上。故聖母一人求主。較之諸神聖共祈。天主更易允許也。則吾人可不全賴聖母之恩佑乎。噫。若知諸神諸聖代求一恩。我心必要安然無慮。今聖母代祈。我心之安然更何如。

問、何謂及我等死候。答、因死候。爲人生至有關係之時。永生與永死。於是時決也。再者。臨終時。邪魔多方引誘。以奪其靈魂。故死候。又爲至難至危之

一刻也。吾人可不日求聖母來助於臨終時乎。

迹

茲所傳之古事。足徵聖母之寵眷孝子。有加靡已也。昔有幼童。名愛爾芒。其欽崇聖母之實功。洵足爲後人之則效焉。蓋其幼時。年甫七齡。而已盡獻已於聖母。虔誦聖母經課。夙夜不懈。論其內情之敬慕。更有摯焉者矣。一日。入堂叩拜聖母。手持蘋菓。獻於聖母像前。聖母鑒其誠切。卽伸手受之。愛爾芒不勝歡感。然其家本清寒。不能市屨以護足。正當歲寒時。入堂拜母。冷烈殊甚。聖母卽時顯現。問之曰。子乎。何一寒至此乎。愛爾芒對以家貧。無能市屨。聖母悱惻之心。勃然而發。遂舉手指堂門一石。而告之曰。石下有銀。可取以市屨。愛爾芒從命往取。果得銀若干。藉以市屨。卽後日家常匱乏。常取以應用。故其窘迫稍舒。他人有貪其財而往索者。卒無所獲。此可知慈母寵賚之貲。非他人所能倖得也。及長。入院潛修。未幾。擢爲理堂之士。愛爾芒私心竊

喜。以爲今而後。乃可遂敬母之懷矣。堂中聞誦聖母課經者。卽踴躍歡欣。喜形於色。且聞誦聖母聖名者。每伏地以敬之。同伴詢其故。對以每行如此。卽覺異香撲鼻。勝於舉世之芬芳馥郁也。是可知聖母宏恩。俾有以樂其心。而併有以堅其信。固其望。熾其愛。倍其功也。一日。在聖母祭臺助祭。陡發寒熱。醫生刺手放血。入夜愛爾芒已睡。壓其放血之手於下。聖母密護其神形諸患。遂現謂之曰。愛爾芒放血之手。尙未愈焉。何壓之在下乎。如是必致重傷矣。當轉臥之。乃妥耳。言畢不見。夫手傷形患也。微事也。而聖母亦爲之顧慮。密爲扶持。從可知。人爲聖母之孝子。百無一失焉。然聖母之寵錫愛爾芒。真無間乎時也。又一日。愛爾芒因有要務在身。奔趨堂外。是時情狀倉皇。視步不暇。正歷堂階之際。失足而隕。脫落二齒。痛楚異常。旣不能頓時卽愈。乃拾其二齒。而回更衣所。而聖母已不啻親見。而親覺之矣。立時降慰而謂之曰。愛爾芒。何不幸而遭此患乎。爾痛何若。爾齒何在。愛爾芒卽以其齒授於聖

母。聖母以之置於原所。降福以愈之。愛爾芒依然無恙。逮其後。機務紛乘。而熱心稍減。習誦經文。不能常誦。聖母於是不悅。欲借容以喻之。一日。襲老婦狀。偃僂入堂。愛爾芒問之曰。爾爲誰。答曰。予乃是堂之主保也。愛爾芒卽知爲聖母。乃怪而問之曰。聖母。爾容何與前迥別也。聖母乃婉詞以責之曰。余容所顯之境。正爾靈所有之境也。爾之事務。繁則繁矣。獨不能存爾前日之熱愛耶。獨不能續爾素日之經課耶。何勤於前。而怠於後耶。何專於外。而忽於內耶。抑亦慮盜賊之充拆。而峻其防耶。今而後。堂屬於余。余自密爲管理。峻其堤坊也。爾今安心循分。速紹前日之功修。不使稍荒。是乃得矣。愛爾芒敬聆神訓。策其怠荒。不使外緣之擾。懈其功修。未幾奮往前進。更盛於前。深愜慈母衷懷。上主慈鑒。於是聖母抱耶穌聖嬰。光臨室內。容愛爾芒懷抱。又藹然謂之曰。爾今當易名若瑟。蓋若瑟在世時。亦曾抱聖子而歡感交深也。

第三十九首論聖母佑人終時

問、聖母何如救人於死候。答、猶如名將。見城壘不固。必率兵遠出防堵。不令敵人近城。因近城。卽難守矣。至於聖母亦然。凡見靈魂力弱。卽預阻魔鬼。而魔不敢近矣。昔聖類思臨終時。欣然自得。而視死如歸者。惟因聖母降佑之也。則聖教會。稱聖母爲威嚴整飭之嚴軍。不其然乎。

問、尙有何方。救人於死候。答、若人臨終時遇誘。則聖母速來。驅魔遠遯。猶如一名將。見本城敵人圍困。卽率兵驅散之。昔聖女彼利日大之子。在軍營內。病重將終。魔鬼多方誘哄。病人因愛聖母。故卽呼聖母之名。而求救。於是聖母降世。而魔卽逃去矣。

問、又加何佑於人終時。答、病人遇誘時。聖母必求主賜寵。蓋聖母至慈。故未有不願代求也。又聖母至能。故求主未有不允也。昔聖愛日亞。平生。在朝廷。常愛敬聖母。至臨終時。被魔誘騙大呼曰。噫。何誘惑之甚也。旣而聖母下慰。乃復呼曰。勝矣。勝矣。

問、人臨終時。聖母又加何恩。答、一如慈母。凡子女疾病。必常侍左右。片刻不離。撫之慰之。而聖母之於孝子。亦然也。昔聖母嘗謂聖女默弟達曰。凡人生平敬事吾者。吾必不棄之於死候。而盡慈母之分。以保以慰也。是以聖若望臺臺凹終時。憂苦至極。聖母親以巾拭其面。且慰之曰。爾何恐乎。吾豈忍舍棄吾子乎。

問、更加何恩。答、凡人憂懼不安。或懷疑不解者。聖母必慰之曉之。無異朝時重霧紛紛。日一出。而忽然消散矣。前方濟各會修士亞杜福臨終時。想死後不知何如。故深爲之恐懼。聖母卽下慰曰。子毋懼。因不久。吾將引爾升天。永享榮福矣。

迹

茲所述之聖跡。可知聖母護孝子之終。殊異乎罪犯也。昔西土有二鐸。一正一副。協力管理一會。所屬會中。有一富人臨終。二鐸偕往其家。助其臨終。富

人見鐸德至。因病勢昏沉。率爾告解。而首鐸亦率爾聽之。神功既畢。家人與首鐸殷勤酬酢。首鐸於家人權詞慰藉。是時又有一寡婦臨終。來請鐸德助終。首鐸順媚富家。不往。副鐸乃正色直言曰。彼寡婦雖貧。然亦同一靈魂也。今既急而來請。何可失之。余請往。乃獨往寡婦家。先供聖體至。方抵家見寡婦臨榻地上。然滿室皆童貞聖女圍繞。聖母亦在其中。且親執白帕拭寡婦之汗。鐸見之躑躅戶間。不敢冒昧而進。聖母舒容以接之。鐸始入。而聖母遂俯躬叩拜聖體。其餘聖女皆如之。若此者固可異矣。然尤可異者。寡婦未經告解。不得遽領聖體。聖母乃巡行室內。覓一凳。以置於寡婦榻前。以便聽解。聖母親請鐸德坐之。鐸不敢。聖母又固請。乃坐而聽解。既畢。送聖體而始出。鐸滿心歡樂。遂回富家。深望助其真悔。補其草率之告解。乃甫入室。頓見黑貓滿室。奔馳病人床上。病人驚惶彌甚。大呼旁人麾去。鐸德見此景像。無可奈何。旋見烏黑一人。手操鐵勾一付。勾於病人之口。而病人靈魂遂出。隨魔

下獄矣。由是觀之。善人之終。安在聖母之手。惡人之死。始入永苦之途。其相去不亦懸絕哉。人苟欲獲善終。其必先爲聖母之孝子。而後可耳。

第四十首論何得聖母保佑

問。何如可得聖母佑我於生前死候。答。欲得聖母之佑。一。宜不辱其聖子。二。宜敬事其聖子。乃可以愜聖母之意。而蒙其恩佑矣。是以聖母曾謂聖女彼利日大曰。爾欲我喜。宜愛我子耳。蓋如人欲太后之佑。必宜不辱其子。實宜敬拜其子。虔事國王也。不然。豈可乎哉。

問。又有何法。答。設有一人。謀害一貴家之子。其母雖深痛悼。然究無計可施。幸有一旁觀者。善爲勸引。而謀害者。反爲好友矣。則其母。豈非感佩不忘乎。乃罪人常侮辱耶穌。實爲耶穌之仇。故聖母深痛之。倘能勸化罪人。奉事吾主。則聖母。豈不甚悅者哉。是以聖母曾謂耶穌會士。名高那萼曰。爾宜勤勸罪人改悔。事吾聖子。因此爲至愜吾心者。

問、更宜何爲。答、宜爲聖母之故。而去諸私慾偏情。最當致力者。改己首惡。以免素犯之過也。如情者。克怠爲勤。怒者。克忿爲慍云云。此類之功甚善。因如是之私慾。引人犯罪。阻人修德。其爲害至大。辱主最甚也。苟能克治之。聖母豈不喜悅哉。猶如桃園中有一狐狸。日夜偷桃。苟能去之。主人必甚悅也。問、尙有何功。可行以敬聖母。答、善功不一而足。各人自擇可也。或者於聖母瞻禮前。作敬禮九日。瞻禮前日。及每瞻禮七日。守大齋。或者多行哀矜。勤望彌撒。屢行告解等。或立功。以救特愛聖母之煉靈。或行善。以謝天主賜聖母諸恩。或屢拜聖母聖像。或虔恃聖母主保。或如達尼老。朝夕并諸事中。必求聖母降福。或敬聖母所親之聖人。如聖若瑟。聖若亞敬。聖婦亞納。聖若望等。是也。

問、更有何法。答、可佩聖母聖衣。可進聖母諸會。而諸會中進玫瑰會。誦玫瑰經爲至要。因此經至有神力也。前聖多明悟在生時。因此玫瑰經。勸化十

萬異端人。棄邪歸正。而罪人改化。不勝其數。且聖母嘗親許云。凡人誦玫瑰經者。聖母佑其於生前死候也。

迹

茲述之聖蹟。明徵虔誦玫瑰經者。獲益良多也。曩在斯把義國。有一女。名亞立山。本富貴之家。聞聖多明悟。傳揚聖母玫瑰串經。卽傾心入會。虔誦玫瑰經。然其心猶沉於世俗之中。愆尤交集。一日。有二人。奮不顧身。共相爭鬪。皆死。究其故。皆亞立山所致。死者之親戚。知爲亞立山所致。卽忿恨不平。意切報仇。於是抵亞立山家。將亞立山狼擊無數。女將死。求得告解一次。不許。卒斬其首。而棄之井中。時聖母現於聖多明悟。而告知其故。併令彼往救。時聖多明悟。尙在他城。不能卽回。以事繁故。越數日乃返。親至井畔。叱名呼之。首卽踴躍而出。旋見其身。亦從井而出。首卽合其身。而復活。跪聖人前。悔告積愆。聖人聽畢。卽以玫瑰經。令彼敬誦。彼尙存世二日。盡心虔誦。聖人所命之

玫瑰經。且囑人在生恒誦。此時聖人多明悟問彼。何能得此洪恩。亞立山對曰。別無他功。惟生前虔誦玫瑰經。故聖母賜發真悔而死。死時群魔將投余靈。而聖母乃護。今居煉獄。爲彼二人關死之故。本宜受煉獄之罰二百年。又爲生平壞表等罪。又宜居煉獄五百年。今懇聖人與本會友。同祈天主。望得及早升天。言訖復死。聖人與本會友。咸爲彼同祈天主。及至第十五日。天主賜其升天。其靈魂光耀。現於聖人多明悟。而謂之曰。深感吾神父。併諸會友。祈禱之功。天主寬赦予。多年煉火之罰。及早升天。今懇以玫瑰串經。普傳於世。勸人勤得大赦。讓於煉靈。更勸在世會友。讓於本會煉靈。以顯救援之誼。周急之仁。蓋煉靈既獲此洪恩。固永深感佩。以此玫瑰經。共沐鴻恩。救己而兼救人。蓋是經欣樂諸天神。而深愜慈母仁衷也。

聖嘉西讚聖母詩

余靈余性 平日罄心 以祝以讚 聖母奇名 遐哉其福 懿哉其行

竭誠盡志	捫舌難明	日觀其內	道奧奇深	位高何極	爵隆何尊
是稱是祝	母乃福人	日稱曰頌	欣兮童身	克恭克敬	爲其援振
過愆叠叠	罪惡森森	向彼號呼	警爾惡深	掀天波濤	致汝溺沉
上天之賚	上天之恩	惟彼廣施	普濟生靈	以主之寵	以寵之明
是后乃照	黑暗冥冥	凱旋高曲	口舌常賡	童身瑩潔	兼母懷娠
旨哉其產	貞潔產嬰	撥去罪戾	消散苦刑	無晝無夜	歌唱曲吟
揚兮讚兮	宇宙后君	日吟日唱	其美其珍	是宣是播	終予畢生

求聖母救急難詩

滿腔慈善	無玷童貞	造汝之主	蘊汝胎中	嗟我零丁	無恃怙怙
籲哀望救	仰號母名	履薄臨深	罹苦森森	泣涕訴難	宇下疇聞
心甚悚惶	翹瞻母皇	毋藐我禱	憐予心恇	險兮鬪爭	災禍其萌
疇作干城	疇牖瞽盲	困苦異常	母驅諸殃	汝威洵鉅	汝慈洵良

第一首論聖事總意

問、聖事爲何。答、乃吾主耶穌所定。聖寵之外號。聖寵者。乃付於無大罪之靈。外號者。乃有形而常留諸世者也。一、所謂外號者。因其表靈魂所受之聖寵也。如烟。能表不見之火。故人謂火之記號。因一見烟。卽知有火也。今一見聖事之外記。卽可知無形之聖寵。故謂之記號。二、所謂有形者。因成聖事。其材料言語。皆得目覩耳聞。如領洗聖事。水與經言。皆能見能聞者也。故謂之有形。三、所謂常留者。蓋此聖事。自初立直至世界窮盡。常留不絕。因至世終。人常急需聖寵故耳。四、所謂加聖寵於人靈者。因天主隨常賜人聖寵。必因此聖事也。如海水之進入內地。必從江河而來也。五、所謂付於無大罪之靈者。因人有大罪。自絕主寵。如潮水入港而擁塞之。不得順流而進矣。問、聖事有幾件。答、有七件。因靈魂之性命。猶如身體之性命。夫身體之性命。必須全備七件。方得成就。卽是一、生於世。二、長而壯。三、養育之。四、治其病。

五、補理病弱。六、制事權柄。七、傳人類。至於靈魂之性命亦然。須係七件聖事。而能成就。蓋一、以聖洗。人靈之生於天主。二、以堅振。得堅其神力。三、以聖體。得養其神命。四、以告解。得治其罪病。五、以終傳。爲補罪後之軟弱。六、以神品。爲制靈魂之權柄。七、以婚配。爲增教友之數。七中缺一。則不足。七上加一。並不必也。

問、聖事所付之聖寵爲何。答、是超性之恩。因耶穌聖血功勞。付於人靈。俾之在世作聖。死後升天也。從可知。一、聖寵之價。過於世上諸物之價。卽或主之全能。復造千萬世界。皆屬於爾權。亦不如賜爾一分聖寵。何則。以此一分聖寵。卽成天主之義子。而有分於天上之寶產矣。二、聖寵之麗。莫可名言。以其肖似天主聖容。假如稍能目覩。卽依戀難舍。無異蝴蝶之依戀百花矣。三、聖寵之尊。超乎世上各種品位之貴。故不論尊卑。若有聖寵在其心。則雖帝王之貴。亦不及萬一也。然則我人。因尋世之纖微快樂。弄獲罪而失主聖寵。

猶如小兒。把持糖食。捨其手中所有金錢也。豈不是糊塗至極乎。

問。聖事之聖寵有幾等。答。有二等。一經者。一留者。留者聖寵卽以上所言。正如異光。常飾人靈。經者聖寵。卽於急迫之時。特蒙聖佑。以符聖事之效。如領堅振聖事。卽於艱難之時。另得神力。明證聖教。譬之大君。遣使一人。非特賜彼尊爵。且亦加諸輔助。使之能盡己分。

問。領聖事之人。都受一樣聖寵否。答。不然。因聖事所付聖寵之多少。皆依各人之熱心大小也。如人河中汲水。水之多少。皆依器之大小也。

迹

茲述聖跡。明徵聖事奇效也。事在天主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六年。東方有一大君。名加煞諾。嘗以二十萬精兵。并吞小國。臣服隣邦。威震遠方。誠天下之雄國也。旣聞雅滿義國。有一淑女。儀容端雅。欲娶之。辭以異教。不能合配。勿許。乃請配後。仍奉聖教。許之。慶日。臣民宴賀。備極其盛。嗣后艱於產。皇焦

勞倍至。及產兒如怪。皇勃然大怒。以后爲姦。命兒與母。舉火燒死。后再四求免。不得。乃請先行告解。領聖體。謹備終禮。神功旣畢。將焚之。后乃以水付洗。妖兒忽變。美若天神。皇見其事。翻然開悟。明知聖教必真。傾心領洗。大臣眾庶。隨皇奉教者。不知凡幾。於是國中。移風易俗。聖教廣揚矣。夫將死也。而轉之爲生。妖兒也。而變爲美嬰。此固事之偶。而效之微焉者也。信友每領聖事。神奇頻現。反習以爲常。而不以爲奇。不知聖事之奇。豈僅妖兒之易爲美嬰。祇屬事之偶。而無關輕重者乎。然則聖事之真也可知。聖事之奇也可知。抑能知一聖事之真且奇。而諸凡聖事之真且奇皆可知。人何不以內情之變化爲奇。而獨以外形之變化爲奇。不以恒有之真奇爲奇。而獨以偶有之真奇爲奇乎。

第二首論聖事本效

問、聖事有何效。答、除付聖寵以外。領洗。堅振。神品。三者。另付神印。一則使

其與未領者相別。一則使之能領其他聖事。如秀才衣頂。一以分別庶民。二能有中舉之望。然則聖洗所付之神印。俾領之者。能領其餘聖事。而別於外教。如家內與家外者相別然。堅振所付之神印。賜領之者。可領神品。而別之於未領者。如幼者與壯者相別然。神品所付之印。賜領之者。得行聖事之權。而別之於眾教友。如尊者與卑者相別然。夫神印者。永遠常存。不能消滅。故此三聖事。只得領一次。終不能再領第二次也。

問、領聖事。常得其效否。答、論神印。領者果然常得。而論聖寵。則不然。以聖寵之有無。皆依領者之善惡耳。比之良藥。本能治病。然非俱可治之。須照病勢。有效有不效也。

問、聖事有幾類。答、有二類。一謂死者之聖事。一謂活者之聖事。死者之聖事。領洗與告解是也。蓋此二聖事。不論何人。雖有大罪。亦得領之。而蒙罪赦矣。活者之聖事。卽堅振、聖體、終傳、神品、婚配。皆是。蓋此聖事。惟無大罪之人。

可得領之。而乃翁受神益也。如明醫用藥。有二種。一乃除病之藥。一乃補力之藥。夫除病之藥。爲有病者服。因之愈疾。而補力之藥。惟無病者服。得以增力也。

問、爲成聖事。須用幾件。 答、須用四件。一、當有行聖事之人。二、當立成聖事之意。三、當用成聖事之本料。四、當念成聖事之經言。四者缺一不可也。

問、聖事何從有許多神效。 答、因吾主立定時。付之故也。如地何能生五穀百菓。及金銀寶石等。因主造時。付彼發生妙力故也。

問、吾主既定此聖事。吾人當深謝之乎。 答、當深謝之。因吾人依此聖事。可得吾主救贖之功效。如有一善士。出金銀。竭力以贖一奴。其人宜何如感恩哉。

問、我人當如何感謝之。 答、一卽屢次善領告解與聖體聖事。二卽勸引他人亦善領此聖事。因如是善功。乃極中吾主之意也。如一君王設席。邀賓赴

筵。若見多人登席。豈不快乎。

迹

茲述往事。足徵天主慈善。賜人蒙領聖事。裨益已靈也。昔者南亞滿加。耶穌會。大開聖教。福音廣播。信者日繁。時有外教者。與信友並肩而行。信友陡發寒熱。其勢沉重。進退兩難。外教者。秉性溫良。觸目驚心。不忍袖手。爰負之前行。不辭況瘁。獨恤是人。於負行時。病染於彼。既抵家。臥病不起。且其勢甚重。已有九死一生之險。司鐸聞而憐之。蓋喜其無端作合。慨然憫救也。乃造其家。殷勤問詢。既問其病。又勸其入教。時有上主聖佑。潛孚默感。故言甫入耳。而卽動於心。遂向鐸德。懇求領洗。鐸囑其詳考聖教要理。許以詰朝授洗。言畢。起身欲出。奈足將出戶。恍若暗有神拒。鐸奮往欲前。抗之益猛。鐸乃默悟主意。轉身遂入。速爲付洗。時上主不令夙染旣除。復沾世穢。故當領洗後。病愈增。氣愈窒。未幾遂卒。此主以領洗聖事。裨益人靈也。而於領洗後。復有本

孽。若無赦罪神規。亦幾莫救。故主復援以解赦。今亦援一事以證之。維時亦於南亞滿加有一少年。習染已深。歷十二載。未經告解。諸友再三勸之。終無效。忽起重病。司鐸聞而憐之。遂往。迪以正道。勸彼悔告。少年漸動於懷。願行告解。然年久月深。諸惡未能悉記。瞭然以告。鐸知其遺漏必多。遂囑其詳察生平。明日重來聽解。遂出。頓覺陰爲之阻。復回聽解。病者於此。不能迅速以告。乃竊自尋思。隨記隨告。解畢。鐸卽赦之。然爲時不久。卽氣絕而終。鐸於是乃恍然於不容遽出者。正以其不能稍待也。觀於此。可知上主至善。旣立聖事。又備善法。使人蒙領聖事乎。

第三首論告解聖事

問。聖事中。先論告解何故。答。其故有二。一、因告解至要。若善行之。諸事乃妥。不行告解。教友之罪。不得赦矣。二、因魔鬼竭力攻打者。是卽告解也。故聖女德肋撒曰。教友中有許多不得升天者。大抵不肯善行告解之故耳。猶如

將軍欲克仇寇。必先堅守其城。使仇寇不得入城。而城中人自得平安矣。問。告解爲何。答。是乃吾主親定之聖事。因司鐸之權。於善行告解之人。赦其領洗後所犯之諸罪。一。謂赦領洗後所犯之諸罪者。蓋未進教以前之罪。聖洗時已赦之矣。而進教以後之罪。是屬告解所得赦也。二。謂於善行告解者。蓋人若不妥告解。不但不得罪之赦。且加上冒領聖事之大罪。三。謂因司鐸之權者。因人靈之罪愆。惟有天主所付之權者。能赦之也。然非神父。必無此權。且神父共有此權。亦非共能行之。因非獲主教之準許。雖聽神工。亦無效耳。如一犯人。欲得免罪。當赴本管官長求免。則可。蓋其有赦罪之權耳。若到隣邑官府。及民人前求恕。焉得恕之乎。

問。神父在聽神工時。有何本分。答。本職有三。一。乃判官之職。蓋神父在聽神工處。審教友之罪。定赦留之案。如司獄在堂判事一般。二。乃師傅之職。蓋其教誨教友。以所當戒之惡。當行之善。如師傅教己弟子然。三。乃明醫之職。

蓋其當用相稱妙法。以除罪人之惡習罪機。而扶其得獲主佑。俾不復犯。如明醫開方用藥。以芟除病根。速使復元無異也。從此凡爲聽神工神父者。一須有正直公平之心。照理判斷。二須有要緊學問。審明是非。三須有見識經歷。善引他人。此三者苟得俱全。則神父之分。頗能自盡。可知矣。

問。辦神工之人。有何本分。答。本分亦有三。一當明告己罪。且以理證之。蓋己兼爲犯人。原告。見証。故耳。二當聽承神父之訓誨。如弟子聽師傅之教讀一般。三當用神父所授之法。以增神益。如病人服明醫之藥。以得身健一般。從此可知。凡告罪者。欲得罪赦。當牢實以明告其罪。當謙遜以聽神父之訓。亦當切願治病。以服療靈之良藥。

問。告解有幾條要規。答。有五。一省察。二痛悔。三定改。四告明。五補贖。一一例解於後。

迹

茲特援一往事。以証告解者之宜謹。而不宜忽也。昔在納巴利府。有巨室一人。因其生長豪華。怙侈滅義。誠一郡之罪魁。然自返之餘。未能釋然。遂有改過之思。爰邀一精明之鐸。聽其告解。鐸當聽告時。察其音容。觀其志氣。尙無定改之實意。不肯慢然施赦。以遭輕褻聖事之愆。富人遂返。然其轉展自思。究不能釋然無憾。俯仰多慚。乃復邀一鐸聽解。鐸聽畢。旣無半語相詢。又無一言以勸。乃遽貿然赦之。富人沉於罪戾。雖未詳聽解神規。然亦深訝其未經詳核。何竟宥之若斯其易也。爰以二十金錢。交鐸曰。以備後需。鐸曰。將有遠行乎。對曰。然。曰。何往。曰。爾我將往地獄也。鐸聞之。悚然曰。惡。是何言也。曰。罪僕蕩檢踰閑。習染甚深。今來告解。惟期自返無慚。不使貽累於靈。然於所當棄者。未能遽棄。當行者。未能遽行。且鐸亦不發一言。俾罪僕爲奉行之本。遽寬然施赦。揆之於理。得毋妨碍神規乎。罪僕何敢安。乃別而往。重訪前鐸。詣彼解罪。凡心所不安者。悉以告無隱。鐸見其悔改真情。乃赦之。併諄諄勸

導。激其自新。不使仍蹈故轍。富人於是。欽聆德教。後果黽勉圖新。爲一鄉之善士焉。夫吾人幸奉聖教。而思有以滌夙染而獲心安。亦當覓精理神師。而從其指引也。

第四首論省察之要

問、省察爲何。答、是乃告解前功。爲查考自己。或從領洗。或從上次告解以來。所犯之諸罪。與次數光景。俾能明告於神父。而獲其赦也。如赴官告狀。必先查明犯人之罪。尋覓其罪之証。然後告之。則官府自能明審。速出批示也。問、省察之工。須常行否。答、須常行也。無故缺失。神工不妥矣。蓋不省察。難得全記前非。焉得明明告之乎。雖然。倘患重病者。無力以記己罪。則不須省察。惟明吐一時所記之罪。亦足矣。且人無大罪。而惟有小過者。亦無嚴分省察。蓋省察之要。惟恐忘記大罪。不使全告故也。然小過失記不告。神工亦非不妥矣。

問。省察之工。當用幾何時候。答。省察之時候。能多能少。難以定數。當依上次神工。間隔幾何爲量也。猶之洗一衣衫。不能定幾時爲要。惟隔一句不淨者。則不須多時以淨之。若已隔一月。則須用多時。若已過一年以外。則需時更多矣。夫論省察之時候亦然。如上次神工。惟隔一主日。則省察不必多時。若已隔一月。則須多時。若一年以外。則省察之時候。更須多用矣。

問。愚人若不能自行省察。神父可助之乎。答。可助之。卽按十誡次序。能一問之。猶之傭人還賬。若其不知所欠幾何。管賬先生。代他計數亦可也。

問。省察之工。該行何爲。答。猶之忽然遺失一玉。必仔細覓之。一該跪求天主。聖母及護守天神。開明我心。得認我罪。二、該盡我記念。想我自上次告解以來。所居之地。所行之業。所交之友。思言行爲中。有何不合正理。因之失去聖寵之寶玉乎。若有。當復想每件犯過之次數光景。若不得全記。則想大約之數亦可也。

迹

茲述往事。可知人欲妥察諸愆。不如神師爲之善導也。昔東洋宗徒。聖方濟各。在印度敷教時。適遇國中發兵。往攻敵寇。陣中有一卒。素行不端。大傷風俗。迹其生平。姦宄草竊。無所不爲。罪多且重。其未解罪也。已歷十八年矣。聖方濟各。聞之。憮然念其荷戟從征。形患兼有神患也。急思一術。爲之補救。乃造其前。藹然謂之曰。吾友何時出征乎。兵以實對。曰。在卽矣。曰。將乘何舟。兵又以舟名確對。聖人聞之。躍然曰。何幸而值此嘉會也。吾亦將往此地。與爾同舟焉。迨征期已至。釋纜前行。揚帆破浪。誠足樂也。行際。兵無正務。乘此餘閒。共相賭博。是兵久習此戲。亦在其中。聖方濟各見此。闔然神傷。然思有以化其梗頑。令其悔解。遂分外優容。近附其側。姑順其術。以挽回之。故是兵而贏也。聖人之色。亦若歡然。是兵而輸也。聖人之色。亦若拂然。卽是兵。僅以輸故。憤懣不平。甚至口出污言。聖人猶藏其義怒。不使外洩。舟中人咸竊異之。

不久。是兵傾心式化。始與聖人相契。聖人乃乘機勸諭曰。爾自行告解以來。幾何時矣。曰。十有八年矣。聖人嘆曰。於呼。離主從魔。十有八年矣。我友何得忍之。上慈待爾至此。今已不可少緩耳。身涉危境。盍先行告解以往。予有神權。能盡赦爾罪。且其補贖一端。爾我能分而行。此兵聆此數語。大動其心。遂潛然出涕曰。聖人憫吾。求發爾之洪量。聽予大罪人之告解。且求爲我善導。提我省察種種諸愆。聖人悉允之。迨舟抵岸。二人遂上。同往一樹林。然舟人見聖人。如是高情厚誼。咸久異之。故當二人抵岸。卽密遣人隨其後。遙窺之。旋見二人。同入深林。聖人坐於茂樹下。兵跪其畔。聖人提諸罪狀。是兵謹而聽之。凡己所已犯者。一一承認。不肯纖悉自欺。又因悔改情真。湧淚如雨。神功旣畢。聖人祇命彼。誦天主經與聖母經。各一遍。是兵怪而問之曰。予之罪戾。大而且多。何今所命之罰。竟如是其輕且易乎。聖人前往一所。伏地哀號。爲之籲救。手持鐵鞭。自答其體。竟至流血垂地。以代補其罰。是兵遙望及之。

疾趨其前。曰。是刑。正當予受。何聖人之慷慨代贖乎。遂奪其鞭。以之自責。徧體鮮血淋漓。深恨前非。聖人大顯愛情。交談不久。竟別。別後。痛改彌誠。遂離塵緣。而往修院。於此砥礪功深。終身盡力。以補前失。是以始爲罪藪。而終造賢關也。夫聖人本大道爲公。然亦情繫一人。以致遠離敷教之區。伴一兵以遠行。加以諄諄提命。鐵鞭代贖。此皆明證聖人之愛。實爲至極。然而又含一訓。吾奉教人。特宜慎之。苟欲繕備己靈。以往妥告。則莫若選馴良司鐸。扶己審察諸愆。藉以詳解。而獲心安也。

第五首論省察之法

問。省察時。當如何查察。答。該依天主十誡。聖教四規。七罪宗。及自己當盡之本分。一一查察。於思。於言。於行。有何不合之理乎。無則謝主。有則復思其罪之類數光景。以能明記全告也。猶之負債者。欲還其所欠之債。必先想己在某處有何借貸。於某人曾借幾何。而後還之。不悞。吾人犯誠獲罪。是乃欠

債於天主。而妄行告解。是還其債也。如此何敢不明查細察其罪。以盡還於天主乎。於己當盡之本分。亦當省察。蓋人不自盡所有之嚴分。乃重違天主聖意。忽略察之。非但虛爲告解。而亦累冒告解之重惡。

問。虛告解與冒告解。有何分別。答。大有分別。蓋人虛行告解。惟不得罪赦。卽如悞想已有真心痛悔。而實則不足矣。是不受聖寵而已。而冒行告解。或爲忽於省察。或爲無真痛悔。或爲不全吐己罪者。不但不得罪赦。而且加一冒領聖事之大罪也。猶之無效之藥。與傷害之藥。大有分別。夫無效之藥。服之。則無益無損。而有害之藥。服之。則不但無益。且加大害而傷命也。虛告解。一如無效之藥。而冒告解。如有害之藥一般。

問。心中之惡念。與分內之缺失。亦當省察否。答。該當省察。一、當省察不善之念。因有不善之念。亦能得罪天主。猶如一人。心欲謀叛弑君。雖不見於行。是亦辱君也。二、該省察分內之缺。因欠失天主命行之事。亦有罪矣。如教友

不專知教中要理。父母不訓自己兒女等。皆是。夫如是欠失本分。亦違逆天主聖命。不當省察之哉。

問、告解時。若有大罪。忘記不告。亦得赦否。答、告解前用心省察。而仍忘記之。則亦得其罪赦。因其非有意忘記。而或後日記憶。隨時告之可也。猶如悞算少還債數。若後記之。卽當補之。若告解前不盡心省察。因而忘記。則其罪不得赦。因故意不記也。如負債者遺忘。故不還全其債。有罪無罪。皆在故意。不故意而斷之。苟其不得盡記其債。則雖還不足。不卽負違義之罪。若其故意不察。而於後日少還。則還時。雖忘記還全。而已難免違義之罪矣。

問、省察已罪。該格外用心否。答、不必過分。因吾主不命如此用心。惟如明人辦事用心一般。已足爲善行省察矣。如一人洗衣。不必過分勤心。方以爲善洗者也。若依大慨洗衣時。所用之勤。人亦以此爲足。況乎過分洗之。恐衣裂破。斷非主人所欲耳。

迹

茲述往事。明顯人當自返之時。亦當熟察嚴分中所失虧也。前意大利曾有一女。素失貞操。後乃翻然大悟。奮發自新。日新月盛。大顯聖德。聖母默鑒其誠。一日顯臨其前。謂之曰。爾昔積惡彌深。膺墮地獄。幸蒙上主鴻恩。寬宥斯刑。主之待爾。何如寬仁乎。蓋地獄中。非無較爾更善。其獲罪之數。大遜於爾者。爾其精進自修。深感主恩於勿替耳。既卽告以近事曰。今夕於此城中。將有四人共下冥獄。卽舉四人之名。一一告之。其中一人。乃爲父而不訓其子。以致大獲戾於上主。由是觀之。庭訓不可少。爲人父者。當謹惕也。

然爲父固不可不盡其分。而爲師亦不可不慎厥職也。疇昔弗郎濟國。有一師。怠荒厥職。不思以教要發揮。開陳善導。俾諸信友。凜遵主誠。閉邪存誠。一日共請一鐸。公堂講道。許之。不知既許之後。講題難定。鐸心猶豫不安。憂形於色。是時。魔借粗厲之形。倏現其前。問之曰。爾何憂心殷殷乎。鐸告以故。魔

曰。伊等爲師。職掌訓民。竟怠荒若斯。不克提撕警覺。俾信友不知趨避。甚愜予心。敢不伸賀乎。予本邪魔耳。今天主強予陳明。爾當以吾語告之。鐸曰。如予往告。彼必不信。奈何。魔曰。予今予爾一據。俾諸師確信予言。卽伸一手。掌鐸之面。而鐸德之面。立時烏黑如炭。魔曰。任爾以何水洗滌。總勿能脫。迨爾往告諸師後。以聖水拭之。黑始可退。鐸如言往告。諸師乃始驚悟。翻然知改。謹供厥職矣。因是而凡爲師者。皆知所慎矣。

又昔斯巴義皇加錄第五位。一日御駕巡游屬邑。道經一城。延本堂鐸德聽解。解末。皇謂鐸德曰。罪已盡解無遺矣。是鐸精理靈性。聽皇有盡解無遺之語。卽愕然曰。烏得云無。吾皇撫茲臣庶。萬幾紛乘。果措之咸宜乎。凡告令所頒。尙多未能禁絕之流弊。皇烏得遽爾云無乎。吾皇之罪。果未得云無乎。可知已無者。加錄之罪。非吾皇之罪也。由明鐸之言推之。凡於職所未經詳察之處。皆返心貽疚之處也。卽舉一加錄以言之。而凡類乎加錄而爲君長者。

悉可知矣。

第六首論痛悔之理

問、痛悔爲何。答、按公意。乃是心中痛恨己罪。然有真有僞。有上有下。猶如問錢爲何。則當公應云。是五金之一。人所持以買物者也。然人之言錢。卽知有等類不一也。今吾言痛悔。亦分數類也。

問、痛悔有幾樣。答、有上等。下等。與本性之三樣痛悔。如錢有金。有銀。有銅。三等錢也。夫三錢中。金貴乎銀。銀貴乎銅。貴賤不同。而三等痛悔中。上等尊於下等。下等尊於本性痛悔。其尊卑亦各異也。雖然。銅錢雖賤。尙足用矣。若本性痛悔。則於赦罪。不足爲用。可不慎於此理哉。

問、上等痛悔爲何。答、乃是心中痛恨己罪。因爲天主自有萬萬美善。愛之在萬有之上。深悔獲罪之大惡耳。夫上等痛悔。一、必須超越本性者。二、至大無比者。三、無一罪不恨者。一、所謂超越本性者。有二論。一、論其所來之由。必

依主寵助佑。不從本性之力而來。一、論其所發之緣。必因信德光所知之緣。不能依本性之緣故也。二、所謂必須至大無比者。卽是恨罪過於恨萬苦也。因罪愆之惡。萬萬過乎世上諸苦。故當惡之。勝於世上諸苦。雖身死亦不恤。三、所謂必須無一罪不恨者。因戀一大罪。是非真痛悔也。蓋有罪不悔。是無悔之仇人也。天主萬無寬恕矣。然而真心痛悔。不在痛哭流淚。而在心中深恨種種多罪。可知矣。蓋如一君王。失其所愛之子。雖不得淚哭。而心中自必哀痛迫切至極也。

問、下等痛悔爲何。答、是乃心中痛恨己罪。或因願天主賞賜天堂。怕其罰下地獄。或因思罪在天主臺前。至爲醜陋之故。夫下等痛悔。亦當爲超性至大。痛恨眾罪。一如上等之痛悔也。故於此三者。下等與上等。不異而異。而其所以異者。惟於所發之緣故耳。蓋上等痛悔之緣故。獨爲愛慕天主萬有之上。而下等痛悔之緣故。或爲天堂之福。或爲地獄之刑。或爲罪之醜陋無比。

然則上等痛悔。猶之孝子得罪於親。因愛親故。不忍傷親之心。故不堪痛恨。而悔改其罪也。下等痛悔。比之奴僕得罪家主。因懼罰故。悔罪而改焉。問。本性痛悔爲何。答。是乃心中痛恨己罪。或因失去自己財物名聲。或因恐人責罰傷害之故。此所謂本性痛悔。因其恃本性之力。亦能發之。不必賴主寵佑。故如是痛悔。教外人亦能有之。是終不得罪之赦也。猶之夾銅洋錢。不得買物。

迹

茲述聖教妙傳。明顯真心痛悔。如何切要也。昔有一巨家。履厚席豐。起居飲食。極示繁華。因其富厚。故能大輸其財物。拯濟窮人。時有修女院一所。此中女長。嘉言懿行。鼓舞人心。以嚮上主。大著聖德。富人常施以貨財。託彼懇求天主。聖女如其所請。恒爲之祈主。以示報恩之意。一日。正祈禱間。穆然神往。遇一地獄。見群魔焚燒一釜。又備勾矛鉗戟於旁。聖女問曰。爾等所備。以待

何人。魔曰。卽濟爾之富人也。聖女卽舉心目以祈主。曰。吾主耶穌。此人恒施捨以周貧乏。且常濟此修院。乃竟將入此苦獄乎。又聞群魔曰。是人三十年來。雖屢告解。未經真心痛悔。不久將死。而入此釜矣。聖女卽時驚醒。遣介以召富人。旣至。聖女具告以所見所聞。富人對曰。然。予誠三十年。未嘗妄行告解。真心悔改。言訖。不覺深悔於心。涕零如雨。卽延請鐸德。聽其告解。生平過犯。一一陳明。神功旣畢。未幾卽泰然而逝矣。聖女遂知。因妄告真悔。厥靈已免永刑。吾人於此。宜返於心。而如覺己靈不妥。則亦妄告真悔。以得罪赦也。

第七首論痛悔之效

問。痛悔有何神效。答。上等痛悔。有聖洗之神力。告解前。已蒙天主全赦其罪。故當死時。願告解而不得。亦能升天。若吾人生平屢次發此痛悔。以便死候易發。豈不甚善。至於下等痛悔。本力不足蒙天主赦罪。惟合之告解。或領洗聖事。方可。是以發此痛悔者。若不得告解而死。則下地獄矣。猶如以車載

麻木之人。本力不能自行到官求赦。若用車載。可至官堂。求罪之赦矣。

問。告解時。上下二等中。何一須用。答。不論何一。俱可得罪之赦。但能發上等痛悔爲更佳。猶如人往南京鄉試。或以大舟。或以小船。俱可渡江。得到南京。然而大舟易避江險。故用之爲更妥耳。

問。何時該發痛悔。答。於將告解之前爲要。否。則神父未念赦罪經之前。是所不免。因此時若無真心痛悔。雖神父念赦罪經。不獲罪赦。何則。蓋痛悔至要。斷不可免。從可知慎於省察而忽於痛悔者。不異獵人僅務追逐野獸。覓之而終不獲之也。

問。告解欲得罪赦。所犯之罪皆當痛悔否。答。若論其所犯之大罪。必須一一痛悔。不然。必不得赦。若論其所犯之小罪。不必一一痛悔。蓋人或告大罪。而獨痛悔其大罪可也。或無大罪。而獨告小罪。則痛悔其中一二。亦足以得聖事之效。猶如受傷之兵。若身有重傷。而不將重傷全治。是不免毒氣攻心。

以致殞命。若或有小傷未治。亦不致失命也。

間有何善法。助人易發痛悔。答。助人痛悔之法甚多。今畧言其四。一、卽倚靠耶穌五傷之功。跪求天主。賞真悔之心。蓋如犯人求王寬免。理本難得。若倚太子之名。謙卑求之。則王恩易得矣。二、卽存想天主之本性善美。以激其愛主之情。人旣真心愛主。則必深痛悖主之罪矣。猶如一人得罪君王。不見君王之美度。自難悔改。苟得見之。則必翻然悔改。頓消宿怨矣。三、誠想吾主之苦難。見彼皮破血流。乃己淫佚之罪撻之也。見彼茨冠箍首。乃己傲慢之罪箍之也。見彼戟刺。見彼三鐵釘。皆形己罪之兇暴也。予誠何心。敢釘主架上。而今不俯伏主前泣涕哉。四、默思地獄苦刑。烈火之形。置於目前。永遠之語。銘諸心內。如見其怪像。如聆其哀聲。如聞其臭味。如親嘗其劇苦。種種刑具。皆思己罪所致。念及之。得無深切痛恨之乎。

迹

茲述軼事。可激勵吾儕奮往嚮主。而發上等痛悔也。前有一大富之家。生二男一女。人咸敬之。然其父忽於家教。是故幼子秉性乖戾。舉動輕浮。加以諸般非禮之爲。其兄念及同胞。不忍坐視。一日謂之曰。弟自今以後。當改行率德焉。否則歷告爾愆於父矣。孰知其弟聆之。微獨不以爲警覺之詞。恩情之語。竟勃然怒起。持刀而殺其兄。其父見之。猛然醒悟。翻悔素日偏愛之非。卽誓將來幼子。不得承其家資。幼子聞之。暴戾更甚。親執利刀。又殺其父。旣而出奔於外。作惡多端。肆行無忌。不思悔解。以滌夙染。不與彌撒。以沾主恩。不誦經言。以祈主佑。不守齋期。以補前愆。總之。凡其動靜。云爲。悉如外教。當時適逢封齋限日。有精明一鐸。在堂講道。勸人及時補贖。往愆。挽主義怒。其所闡發諸端。悉屬精確。緣之聲聞藉甚。嘖嘖稱道。此人一日。偶經是堂。卽入堂聽講。鐸正發明天主仁慈。若何召人改過。若何待人歸正。此人聆之。大動其心。翻悔從前諸惡。定心告解。迨鐸講畢。卽詣被告解。將畢。鐸指苦像以示之。

此人淚若泉流。深改悔之。少頃鐸善語警之。彼卽痛極而死矣。鐸爲之入堂祈主。併勸眾友共求。時卽見一白鴿。翩翩飛入。口噙一紙。旣而下墜。鐸取視之。文曰。乍死罪人。因上悔痛死。速升天堂。享主真榮。鐸喜甚。卽知天主仁慈之大。爰筆之於書。垂諸後世。以示天主仁慈。以示上悔切效。由是觀之。人雖身負大罪。不可失望。惟當勉發上等痛悔。蓋上等痛悔。無惡不赦也。

第八首論定改之道

問、定改爲何。答、乃真心定志。以後再不敢犯罪。夫真心定改。一、當堅固者。二、當實效者。三、當公共者。若無此三景。則爲假定改。不得神效。一、所謂堅固者。卽堅定志向。審受世上萬苦。而不願再得罪於主也。二、所謂實效者。卽盡力設法。以避免諸罪也。三、所謂公共者。無有一大罪。不須定心躲避遷改。不然。爾定一罪不改。天主則全不赦矣。至論小罪。惟定改其一二。亦不阻告解之效也。譬如一人重病復健。必定立志。以後不欲復染此虐症。斯志何其得

力哉。今於定改。亦當如此矣。

問、犯罪之機。必該定心離開否。答、犯罪之機。有遠者近者之別。其必引人犯罪者。爲近機。如飲酒者。每往酒館。慣吃醉鬧事。此往酒館。爲醉罪之近機也。若遇而未必犯罪者。爲遠機。如往酒館。偶然飲醉。而非每往卽飲醉而爭鬪。此往酒館。爲犯罪之遠機也。夫遠機。旣非必引人犯罪。若有大故。可以不避。然近機。乃不得不定心速避也。

問、何故近機當避。答、因人於罪之近機。不避。已有罪矣。蓋人有意冒罪之險。是如故意欲犯罪一般。然則未定避罪之機。卽有一罪。未能定改。何有安解之理乎。況欲免罪。而不欲避罪機。是如人欲免火焚傷。而不肯避其火地。焉有此理乎。

問、犯罪近機。若不能避。何如。答、宜審斯語之誠僞。若見其能避。而有不願奮發以避之心。其罪不能赦。教宗明斥之矣。若果不能避。當用術以免復犯。

如不與斯人交談。多次懇祈上主。熱心敬奉聖母。看諸聖書。多行告解神工。皆是。

問、人定改後。而復犯前罪。是有真定改否。答、人若告罪定改後。立即復犯前罪。難謂有真定改。蓋若有真定改。必不復犯若是之易也。猶如婦人哭丈夫之死。因切愛之故。若一葬後。速即改嫁。是豈真愛前丈夫者哉。雖然。亦不可決曰。前定改必非真也。

迹

茲述往事。明證獲罪之機。恒宜嚴絕也。昔有一女。曾與一男。私情狎暱。獲罪多端。既得一重病。臥床不起。痛苦難當。遂因暫苦。而畏永苦。臥床之際。哀號迫切。深悔前非。定志改遷。不敢復犯。如是者數月。果然盡改前愆。較之往日。如出兩人。且欲徵悔改之真。謂鐸德曰。予欲與前男一晤。勸彼真心悔改。鐸德不加詳察。竟如其言。許之。抑且親往召之。男既至。鐸爲之諄諄苦勸。必使

翻然自悔。同歸正路也。孰意男既至。女意頓變。慾火復萌。自床坐起。目男子而謂之曰。予與爾素相結契。今將分離。然繾綣之情。何能相絕。是以身將離爾。而余心終不忍離爾也。雖有地獄嚴刑。予甘受之。然終不忍捨爾也。言畢。仰仆於床。氣絕而終矣。鐸與男聆其言。覩其狀。不勝驚惶之至。徧體戰慄焉。由是觀之。獲罪之機。不當嚴絕耶。且卽嚴以絕之。猶恐力難持久。昏蒙之氣復乘。而重蹈故轍焉。不觀是女之痛哭前非。誓勿復犯。并欲勸是男之共悔前非乎。乃甫覲面而慾情頓起。命速亡而靈墮永獄。究其故。未始不於復見之一念。加之害也。然則人宜嚴絕危機也可。且必終絕危機也可。

第九首論告明眾罪

問。凡人何如得告明己罪。答。一。該明說其從上次妥當告解以來。所犯各類大罪。二。該說明大罪之次數。三。該說明其罪所有重大之光景。問。罪之多寡次數。必該明明全說否。答。若論小罪。不必全說次數。至論大

罪。當一一盡告實數。苟其不能盡記。當實言約畧計算若干。倘其約說亦不能記。當言一日一月約犯幾次。如是。雖不得告全罪數。天主亦全赦其罪也。猶如人子屢偷其父之錢。真心求恕。雖不克盡述次數。惟以所記約畧告之。則其父必肯全免其罪。無疑也。

問。罪之光景。都該明告否。答。有變換罪類之光景。有增益罪重之光景。夫論變換罪類之光景。必該明告。不然。告解不妥。蓋此光景。罪之本惡以外。另添別惡。如竊人之物。本犯七誡。而取堂中聖物。則不但犯偷盜。而又有褻聖之罪也。至論增益罪重之光景。亦宜明告。蓋罪之或小而成大。或重而加重。皆由此出也。如一人私爲惡。而與人同與惡。罪雖一類。而有輕重之別。因其二。有助人爲惡之罪。不得與私爲惡相等。故不可不明告也。猶如人赴官告狀。不但告人所犯之罪。而必告其罪之各類光景。致官易能定斷其罪之大小輕重焉。告罪亦宜如是。

問其所犯之大罪。及其次數光景。俱要告明否。答俱要告明。十分緊要。若有一隱瞞不告。不但不得聖事之效。且加冒告解之大罪矣。猶如人被箭刺。而箭頭斷其肉內。宜告明醫者。求其拔去爲要。拔去時。雖極痛難忍。而其痛終能自消無害。若畏一時之痛。隱瞞其傷。不求拔去。則箭頭常在肉中。腫痛致爛矣。

問所疑之罪。告爲一定。或二三次。告爲四五次。可否。答不可。蓋如告狀於官。人不可以所疑之罪。告爲一定。亦不可二三次之罪。告爲四五次。因如是之告。卽是虛言妄告。官府知之。必動怒矣。至於告解。亦不可虛言妄告。而疑者謂疑。定者謂定。是乃得其要耳。

迹

茲述奇事。明徵不解明者。被主永罰也。昔於禪路。有一善婦。蒙主優錫。家室小豐。於諸僕隸中。有一婢。名加大利納。素染淫惡。雖屢行告解。悉屬徒然。終

無實益。因畏羞之念。緣飾其罪故也。可知其素行告解者。只以順主婦之意耳。然而人可欺者。已不可欺。而主愈不可欺也。不久主罰卽臨。是婢臥病不起。自知己靈不妄。心實難安。轉輾圖維。不如妄告以釋其憾。爰請鐸德聽解。然亦是畏羞冒解。後亦屢解。終如之。甚愜魔意。而其心乃昏迷不悟。曾謂其同伴曰。彼聽解之鐸。何其質樸哉。予於彼。屢屢告解。彼亦屢屢詢及某罪某過。以期摘予。知予生平。然而予每料及之。於畏羞諸端。皆善於彌縫。深藏不露。而彼卒莫之能知。是以彼所知者。惟予罪之小者輕者。而未悉予之大者重者耳。鐸安得謂智乎哉。嗣後。昏沉愈甚。病勢愈增。嘗喟然而嘆曰。心之疚兮。身之災兮。其若之何。其時旁有同伴。聞之。訴於主婦。曰。某今者。身沾虐疾。心甚鬱結。得毋以素往某地。素接某人。習染淫罪。以嚙其心乎。婢聞之。直認之。曰。然。心之憂兮。自貽伊戚。其予之謂矣。主婦乃以善言勸諭。令彼真悔妄告。卽請本鐸聽告解。鐸至。主婦乃以其淫罪等預囑之。婢聞之。疾對曰。否。否。

予前言。祇虛言耳。非實事也。鐸往耳。任予沉吟耳。乃獨狂吟以舒悶。且親自言曰。予左有一黑人。阻予告罪。予右恍有美婦。勸予解明。而予彼阻是從。善勸不順。一夜忽起大聲。蓋冒告之罪。重嚙其心。主婦卽至。請鐸又至。仍無益。再三訓之。身染虐疾。病已沉重。倘死在須臾。沉淪永獄。將若之何。莫若速卽妥告。婢偏如聾勿聞。嗣忽神悟。歷個半時辰之久。乃醒。他婢謹持苦像。囑彼口親之。彼卽手揮而言曰。苦像已爲予無望矣。遂倚其身於床側。如密與人言之狀。此時遂付其神於魔手。氣息而死矣。方其死也。室中頓發穢氣。腥臭難聞。室中人莫之能忍。遂移其尸於外庭。時有馴良之馬。繫纜於外。甫覺穢氣。卽時剛愎異常。遂漲脉憤興。斷纜而奔矣。室中之犬聞之。咆哮異常。作俯首哀鳴之狀。室中人或覺陰擊於肩。或覺陰擊於背。或覺陰擊於頸。或覺頭髮有反披前拖之勢。前露彼罪之一婢。立時倒地。陰拖之以環旋於室中。四隣之人。郡出聚觀。見屋上磚瓦。多有衝擊上騰者。妖異頓集。驚惶不可言狀。

然猶未竟其變也。入殮時。尸卽挺坐。惡狀難言。主婦之子。尙及四齡。忽大喊道。手扼予頸。其母以聖圖懸之。遂愈。室中動靜乖常。婦以耶穌聖像。懸於各門。乃甫懸之。而自擲於地。飄飄毀裂。善婦見是情形。殊難駐足。乃託其室於壯膽三婢。而已他往。穢尸旣葬。三婢獨留守室。一日。三人中有一人。聞內室中。加大利納陰呼其名。三次。遂執聖燭而進。又聞曰。將焉用此聖燭也。當先釋之。然後進耳。婢恐懼而退。有一天神倏現。謂之曰。毋懼。可重進。聽其言。垂諸後世。乃復執聖燭而進。見加大利納。身在火中。慘然謂之曰。予神已墮永獄。今天主強余顯現。說明予生平大惡。遂以其罪歷告之。且曰。傳之於眾。俾知予陷永苦之由。毋令後人效予愆尤。言訖。聞三鐘聲。卽如被雷衝擊之狀。杳然無迹。自是時不復再現矣。

第十首論冒辦告解

問。人若隱瞞己罪。冒辦告解。必該何爲。 答。必該速到神父前。一。該告明前

所隱瞞之罪。二、該說明冒辦告解。與冒領聖體之罪。三、該重告前所告之諸罪。何也。蓋於冒告解中。所瞞與所告之罪。均未蒙赦。

問、何故有人。易冒告解。答、大抵爲怕羞說明已罪之故。不異小童夜間。害怕無形之形。昔有聖人。見魔鬼在堂內諸友之間。而問之曰。彼將告解。爾來此爲何。魔鬼對曰。我來此作好事。能補還人物。蓋其怕羞犯罪之時。我奪其怕羞之心。令其不怕犯罪。今將告解之時。恐其明白全告。遂得赦罪之恩。故復還其怕羞之心。令其怕羞告解耳。可知魔鬼用力以害我。勝於我自救。可不小心謹慎哉。

問、在神父前。不當怕羞。說明已罪否。答、不當。蓋聽解神父亦是人。明知人性之軟弱。故一無怪異。吾人之罪。吾因何故。而怕羞以告哉。或見一人遇患有傷。爾必不怪。反憐之助之。況神父見爾靈之傷乎。何怕羞之有乎。

問、人有怕羞之情。不敢明告。必當何爲。答、當不從此怕羞之情。而用力壓

勝之。猶如人之求醫治病。雖覺苦藥難飲。勉力服之。因知不服。難免死患也。至於怕羞亦然。不勉力壓之。以說明己罪。靈亦不得免永死也。

問、克去怕羞之情。該用何法。答、其法約有五。一、乃想神父代天主之位。故吾告罪。非告於人。實告於天主。孰在天主臺前。敢怕羞而不全告哉。二、乃想神父所聽之罪。遂聽遂去。不存於心。雖當死。亦不能告人。且於聽解之後。亦不能與汝言及此也。何汝有畏哉。三、乃想今時瞞罪於一人前。後公審判日。諸罪之醜。必露於眾人前矣。不如今時預告爾罪。爾罪畢消。公審判日。不復見醜。反致爾極大光榮也。可不全告哉。四、依聖文多辣之訓。怕告之罪。比他罪。先勉力盡吐之。如病者。首以極苦沫藥。一下服之。後安然服丸藥。五、此法若又不能。則告罪之前。告語神父。有一罪怕告。而神父格外留神。如一良朋。見己好友憂戚。再四安慰而導引之。

迹

茲述奇蹟。明證冒告解者。必罹永殃也。昔有一離俗修士。名貝辣士。其父母皆熱心敬主。故自幼殷勤教育。貝辣士承親彝訓。遵行無虧。迨雙親既沒。變產濟貧。子身遠引。適一曠野。搆小舍以自處。晝夜恭默思道。屏絕塵緣。故當返己之餘。上可以契主心。下無慚於人已。奈德日進而魔妬愈深。恒設狡計以誘之。思以敗其功德。墮其志氣。因之貝辣士漸覺淫念日熾。時退時來。歷久而精神漸疲。神智漸昏。一日適逢猛誘。墮其術中。心內生一邪願。乃撫膺悼歎。晝夜不安。伏地悲號。望主憐赦。屢自謂曰。惜哉。貝辣士前日之功修何在。今此之巨負奚償。沉思抑鬱。憂懷莫解。際此愁悶無聊之會。竊自盤桓室中。倚門眺望。適有行旅。過其前而謂之曰。貝辣士。爾旣棄俗潛修。勤事真主。正宜踴躍歡欣。怡然自得。今爾客何其戚也。倘不幸而負罪。亦宜尋思善法。以解愁懷耳。痛解而已矣。貝辣士甫聞。卽不見其人。明知爲天神借形諭示也。遂奮袂而起。舍此他適。詣鄰近修院。求院長納爲門下。院長久聞其德。遂

令同居肄業。貝辣士於院中。卑以自牧。任人指喚。抑且常守嚴齋。苦鞭自責。苦服貼身。久而彌篤。院中敬仰德輝。傾心悅服。咸以聖人目之。然其惡念之罪。終不吐露。皆好名之一念累之也。既而精力日衰。臥病不起。卽領臨終聖事。辦告解。領聖體。以備善終。然其從誘之罪。猶未告解也。不久遂終。院長與諸修士。猶以聖人目之。恭敬倍至。葬於聖殿之下。明夜。司堂者。中宵叩鐘。召諸修士。奮起入堂。虔行神務。乃見貝辣士之尸。臥在堂中。奇之。或思未葬。獨負而葬之。明夜。又如之。仍見貝辣士之尸。臥在堂中。驚疑倍至。爰告院長。院長曰。然彼躬備聖人之德。而乃與眾同葬。不亦褻乎。詰朝。天明。院長乃集諸修士。而告知其事。旋同修士。近其尸。環而求主。既而命之曰。貝辣士。爾生平謙冲素著。謹聽吾命。今賴主名。命爾。說明爾尸。屢現何故。得毋以聖德不凡。不得與眾同塋乎。尸乃翻身而起。炎炎火炙。眾驚而逃。貝辣士曰。止。院長來近吾傍。明聽予言。院長兢兢近前。貝辣士曰。余在地獄。無復他望矣。今吾舌

有聖體。可取而藏之。院長如其言。戰慄取之。置之一所。永以爲鑒。旣而言曰。余生平。欣勤克己。務諸善功。徒勞無益。因昔獨修時。從一邪念。雖幾經告解。而此罪從未道及。且敢頻領聖體。瀆冒聖事。故上主降墮永獄。不許葬於是所。宜棄余身於穢處。待其將同予靈。共赴冥獄焉。言訖。忽然不見。由是觀之。凡諸信友。何敢冒告。以自投地獄耶。

第十一首論告罪當有之情

問、善行告解。該有何情。答、該要確實。卽是告解之時。宜去虛言巧語。他事混說。直陳平時所犯之罪。字字分明。不然。解罪之心。原不實切。何得翕受聖事之效乎。蓋對人文飾。猶且不可。況對天主文飾。可乎哉。

問、告解中故意虛言有何不妥否。答、當視其虛言何在。若於告解有關係。必有阻碍於告解。難妥矣。苟於告解之事。不相干涉。則虛言亦無妨。而告解聖事亦妥也。猶如商人賣物虛言。若以假酒謂爲真酒。則其虛言。於所賣之

物有關。不公而有罪矣。苟其虛言。惟係賣物之外面。爲飾言出產之地。所用之人物。則其虛言。無妨於賣物。不爲不公也。

問。如人以久慣習犯之罪。虛說爲偶犯之罪。有何關係否。答。有大關係。神父問及於此。爾不得如此虛說。教宗已禁之矣。蓋如病人求治。若以習染之病。說爲偶遭之症。則醫生難以照病發藥。而其病焉得全愈哉。至於人。以久慣習犯之罪。而告解時。說爲偶犯之新罪。神父亦不克依罪給法。救爾不死於罪中。如是。豈不大有關係乎。

問。善行告解。尙該何如。答。須有謙遜之狀。一。卽解冠伏地。內心自愧。明吐己罪。二。卽小心不說人過。以推辭己罪。如元祖亞當犯罪後之狀。總之一言。當如犯人哀求官司之赦一般。

問。謙遜之情。尙見於何。答。尙當謙心。聽神父之教訓。受神父所授之法。若有直言忠告。當喜心受之。無怨是也。如人患疔求治。必忍醫生刀刺。服其所

付之藥。戒其所戒之食。雖甚覺苦痛難當。然因欲愈。卽甘心一一忍受之也。告解時亦宜如是。

迹

茲述奇蹟。足見告解時。緣飾己罪者。被主重戮也。昔耶穌會鐸。在斯巴尼國傳教。勸人痛告往愆。洗滌夙染。維時有一女。年方及笄。臥病不起。爰請厥鐸來聽告解。當解罪時。痛哭流淚。似乎誠切。告畢。鐸德問曰。猶有他罪乎。對曰。無矣。鐸聽信之。遂誦赦罪經而去。至院乃歇。時從鐸德之修士。入告會長曰。予乍從鐸德往幼女家。方幼女告解時。見一黑手。從牆而出。緊扼幼女之喉。不知何如。會長深疑其解罪不妥。乃速召聽解之鐸。而謂之曰。今雖深宵。爾二人當重尋故道。往彼勸幼女妥解。二人乃往。方抵門。聞室中人悲號流淚。鼓噪非常。旣而僕出。報鐸曰。鐸纔聽彼告解。甫出門。女已死矣。鐸乃返。入堂跪聖體前。祈主慈救此靈。倏聞曳練聲。擁出一人。現於鐸德前。謂之曰。神父

毋求主爲我。我乃乍死閨女。已被主罰墮地獄。因解罪時。隱一淫罪未解。爾雖殷殷問詢。余終畏羞。不敢吐露。予心有如勉之迫之。而卒隱秘如故。今已被主嚴判。罹此永殃。回思前時已獲善機。得以告明此罪。兼獲心安。而竟自昧然蹉跎過之。今予心如何痛恨哉。言訖。陡發巨聲而不見矣。

第十二首論告解當行之規

問、告解前該作何事。答、該法去告狀者。告狀者。告官之前。一、必盡力尋法。以便明告。靜心自忖。不雜他念。二、見衙門中才德兼有者。求之出力。吾人告解亦當如是。一、卽盡心細察己罪。以便明告。自悔自羞。心不外馳。不笑不言。靜以自待。二、卽懇求聖母。護守天神。本名聖人。代求扶助。使吾善行告解也。問、告解中該做何事。答、一、該畫十字。跪求神父降福。二、該熱心誦念籲告吾主。到我罪我罪告我大罪止。三、說明上次告解幾時。補贖經念完否。四、告明一切所犯之罪。宜低聲。不使他人聞知。宜簡短。卽不巧飾多言。又宜說明。

犯罪之有否習慣。有否近機。又依聖文多辣說。宜先吐難告之罪。而後告別罪。便覺告解始初之難。終則容易。得以盡告也。五、告畢。求神父全赦生平所犯之諸罪。及另赦某罪。如迷色。忿怒等罪。如此助己易發真心痛悔。蓋若此番所告之罪。不足動我真痛悔。而加告前罪。可以激之也。

問、告完罪後。有何本分。答、一、堂用心聽神父之訓誨。甘心受神父所囑之善法。及其所命之補贖。猶如病人診脉後。慎聽明醫之囑。戒所當戒。避所當避。二、於神父念赦罪經時。當再發真心痛悔。蓋如人以火刀石打火。始不得火。若再三再四打之。終得有火矣。痛悔亦然。若起初發不出。而再三再四勉之。終或能發出真心痛悔矣。

問、神父已念赦罪經後。吾該何爲。答、一、該謝天主洪恩。蓋如有人救吾於污穢中。吾則謝之不盡。況天主以聖事赦免吾諸罪。不但救吾於罪惡污穢中。且救於地獄永苦中也。豈不更當謝之乎。二、該以耶穌聖血。及聖母諸聖

功勞。獻於天主。爲補吾缺。代謝其恩。三、該以神父所命之補贖神工。盡力速做。不致延緩失悟也。

問、解罪後。尙有何本分。答、該堅守定改志向。盡力斷絕罪機。全心依靠天主。仰藉聖母。護守天神。本名聖人等。不使復犯前非。猶如一人下梯。偶然失足跌傷。治愈之後。必加謹慎。每下梯。手扶欄干而下。甚畏再失足跌傷也。倚賴上佑。而自戒自慎。卽如扶梯之欄干。加謹慎而下梯。必能免復遭跌倒也。人欲免罪。不可倚賴己力。惟全心靠托天主。虔意專務神業可也。

迹

茲述奇跡。可見痛心告解。乃罪人改化之由也。曩者聖多明悟。在斯巴尼國。宣揚聖教。闡明奧理。聽從者。實繁有徒。聲名藉甚。時有豪富一人。慕名來聽。然所以來聽者。惟欲知其文詞之工拙。非實有意於改行率德也。隨從甚多。要皆奉意旨。工色笑。効奔走。以悅其意。甫入堂。多人爲之揖讓。惟聖多明悟。

神目瞭然。明見其靈魂內境。殊邈視之。正講大罪之惡。莫可名言。敗人性而類禽獸者。此也。孰意富人聆之。竟漠然不動。旣歸。施爲如故。越日又來聽。和從者亦多。維時聖人欲眾共知其神危境。使知自返。爰輒講道。禱主曰。我主耶穌。祈爾明顯此人神境。祈開其瞽。禱畢。眾見富人目邪口歪。神魂失措。群魔在其傍。踴躍譏評。漫然示賀。又有巨魔以鉄鍊拖之。用鈎矛勾之。抑且穢氣異常。殿中人爭先逃避。莫敢少留。富人於此。尙茫然不知其故。反叱從者而詢其故。從者曰。眾逃皆以主故。而主獨未之知耶。主已如怪。群魔繞之。富人於是憬然悟。赧然愧。翻然悔焉。聖多明悟謂眾毋懼。乃重入堂。與聖人爲之共求天主。主允其求。富人於是依然如故。汪然大戚。痛悔前非。聖人憐之。予玫瑰珠一串。富人愧悔交集。淚流似雨。卽持此串。至聖母臺前。恭誦玫瑰經。然彼一持聖珠。卽覺己心與前迥異。口誦淚流。悔真情摯。遂赴聖多明悟前痛告。告畢。聖人命彼恒誦玫瑰經。致邀聖母眷顧。富人銘感於心。叩謝而

歸。將已前日之嗜好。一一改易。服之華麗者。更之以樸。味之豐者。易之以齋。總之。善功日增。前後如出兩人。聖母愛其誠切。預示終期。迨歿日。聖母抱耶穌臨格。俾之神怡心慰。未幾遂終。聖母攜之上升云。

第十三首論補贖之分

問。補贖謂何。答。補贖者。乃神父聽解後所命。或行某功。或念某經之分也。蓋如判官。審罪定罰。而神父亦有審判之職。亦有定罰之分也。則補贖之於告解。實如鑰匙之於鐘表也。蓋鑰匙。雖在鐘表器之外。而其用至爲緊要。無之。鐘表有所未全者也。補贖之於告解亦然。有之爲要。無之。聖事未全也。問。罪已解矣。何容又命補贖。答。人犯罪。卽帶二累。一謂罪惡。一謂罪罰。猶如大臣謀叛。卽累二惡。一乃大犯正理。得罪皇上。一乃干犯國法。應服死刑。今人告解。罪惡全銷矣。地獄內應受之永刑。轉爲暫時之罰耳。而此暫罰與小罪所應之罰。尙當加苦工以補之贖之。故司鐸命補贖。稍償罪罰之重債。

當然之理也。

問、司鐸所命。教友不行。可使得否。答、司鐸有命補贖之權。如判官有定罰之職。而教友既犯其罪。應受其罰。命之有權。受其有分。何得忽之而不行之乎。試觀犯人。官定其罰。自當受之。蓋刑從罪。理也。欲免其罰。先當免其罪也。問、不行補贖有罪。其罪大歟小歟。答、補贖隨罪自別。有重有輕。倘告解大罪。神父因而命重補贖。行之有嚴分。不行有大罪。抑或神父命輕補贖。則不行。惟有小罪。

問、神父多命補贖。可否。答、多命補贖。而後不全行之。自不如少命而全行為要。蓋聖事成全。皆係全行補贖故耳。若全行補贖。非自始至終。靈懷聖寵。則多求補贖。亦無大用。蓋有大罪而行補贖。雖聖事爲全。而不足補償罪罰耳。抑或有聖寵而完行。則多求補贖。其意可嘉。一、因愈表悔罪之誠。如一生既犯學規。求師重責。明表此生無復犯之理。一、因多補應受之罰。蓋以神父

所命之補贖。大有能力。補償已罪。較他苦工遠甚。

迹

茲述已往二事。皆涵妙義。一則凡得上悔。卽得上升。一則凡畏煉苦。甘受世苦也。昔有一大罪人。身負大罪。以鐸不能赦。故往主教前。告解求赦。主教欲知其真心悔改否。故問之曰。爾今願行苦功以補之否。罪人流淚而對曰。雖死千次。是亦甘心焉。主教曰。然則宜行七年苦功耳。罪人以契主至情。悔罪至切。卽轉問主教曰。余犯如許巨罪。而乃僅以七年苦功補之乎。望主教以大者久者命予。毋以小者暫者命予也。主教知其愧悔已真。卽減其罰而命之曰。余今僅命爾三日嚴齋。是亦足矣。罪人更大悲號曰。祈主教命予重大久遠者。毋從輕命予也。主教曰。今僅命爾誦天主經一遍。足矣。設矣。此人一聞。遂悔極而痛死矣。主教講道中謂眾曰。此人以上悔而死。天主賜其卽升天堂。不經煉獄也。嗚呼。上悔之效。神矣哉。

又耶穌聖像。曾謂麻利爵聖王曰。爾願於今世補爾愆乎。抑願於後世補爾愆乎。麻利爵聖王。絕無疑慮。直以對之曰。吾主。願於今世補吾愆也。夫後世之補。煉獄是也。其苦較之世苦。奚啻萬倍。莫之能忍。而聖王已顓悟久之。方濟各會中一修士。病苦已久。未悟其理。情不能忍。爰祈上主。速賜早離塵世。主素眷其聖德。俯允其求。先賜一天神降現。謂之曰。爾之病苦。歷幾時日矣。然尙俟一年之久。乃能上升。若嫌今世爲苦。則逝居煉獄。三日卽得升天。二者憑爾簡擇焉。修士甫聆是言。卽倉忙對之曰。望主速賜予死。居彼煉獄耳。天神曰。然則速備終儀。速領聖事。修士如言。禮畢而遂終矣。纔居煉獄一日。天神降慰。詢之曰。若何。修士之靈對曰。爾乃惡神也。余居煉獄。已不知歷幾何年矣。而乃誤余曰。僅三日乎。天神應之曰。非獨未過三日。爾居於此。僅一日耳。所言無誤。爾尸尙在堂。未葬耳。修士之靈。不勝驚愕曰。果然乎哉。若然。余誠願回世補贖耳。且不僅歷一年之久。以補前非。卽踰數年。亦所甘心焉。

上主亦准其求。遂令天神攜其靈魂。復合本體。乃悉心耐其病苦。且諄諄勸其同修。免此煉苦。既至一年乃終。得升天國焉。夫此修士。砥礪已深。故得見主之天神。與之言。宜膺之罰。僅三日耳。今吾儕罪惡森森。使居煉獄。宜待何年乎。尙其及時加謹。勉臻聖德耳。

第十四首論煉獄之苦

問、煉獄爲何。答、依聖教信德道理。凡人臨終。或有小過未赦。或有大罪已赦。而補贖未曾做全者。則其靈不卽升天。暫在劇苦之處。以受諸難萬苦。補全其罪應受之罰。補既全。而後得享見主容。此備苦之處。是卽所謂煉獄也。蓋如君王之天牢。禁犯人於此。以補其罪愆。天主卽罰靈魂於煉獄受苦。補全罪罰。是乃相同之理也。

問、靈魂在煉獄。待何時可出。答、至罪罰補全。靈魂明潔。然後可出。猶如銀匠煉金銀。必待其煉純。而後取出。至於煉靈亦然。從知煉靈之苦。或久或暫。

或輕或重。非一一相同。皆依其罪之多少。其過之輕重耳。

問、煉獄之苦何如。答、煉獄中有覺苦。卽是五官四體。均受火燒奇痛。其苦有如地獄之覺苦。蓋依聖奧斯定之說。煉獄之火。無異於地獄之猛火。猶如窯中煉金銀之火。與焚煤炭之火。所燒之物雖異。而其火乃一樣也。是故有賢人。名煉獄爲暫時地獄。誠有其理。從知煉獄之苦。萬萬勝於世之諸苦也。吾人可不畏之。生前勉力。預補其苦乎。

問、尙有何苦。答、尙有失苦。卽是暫時失離天主聖容。天堂萬福。此苦比覺苦較甚遠矣。雖非永遠。而一時不克享見天主。萬善萬樂之源。則其苦實爲無比。蓋天主乃人靈之本美。依其本性。不得不愛慕。人之在世。不覺自然切愛。以種種世務牽連分情耳。但死後靈已離身。有何世務以分其愛主之情乎。故至此人靈。全承其性。一心願合於主。迫急不可自禁。猶如夫海長江。其水分於各小河。不得速流。而或各小河。總歸本源。復合江水。入於大海。則其

出口之水。下流甚急。難以阻止矣。今煉靈在煉獄中。不得所遂。則必心苦神鬱。莫可名言也。

問。煉靈既合主旨。何爲尙覺煉苦之難乎。答。尙覺煉苦非凡。猶如吾主在十字架上。雖甘承聖父之命。願爲人釘死。然覺內外痛苦之至。以致大發哀聲。呼聖父而曰。予天主。予天主。何捨去予。至論聖靈在煉獄亦然。且其煉靈愈爲愛慕天主。則愈覺己罪之醜。膺受主怒。不得速飛主前。因之愈增其苦也。

迹

茲述古蹟。明證煉獄之劇苦。以不見主容爲最也。曩有一貞女。於諸聖瞻禮日。靜室興功。默契上主。忽現一已亡善婦之靈。謂之曰。予乃煉靈也。今居獄中。苦不堪言。苦中尤甚者。卽不得見主聖顏也。今懇爾代求主憐。并令他友代求。望得早脫是苦。入覲主容也。貞女卽允彼代求。確踐所許。未幾。煉靈復

現於聖堂偏隅。端跪敬拜聖體。貞女入堂領主。煉靈又現。跪於貞女之側。與之同聽彌撒。衣白衣。持聖珠。首披白兜。迨貞女跪前領主。是靈與之同前。叩拜聖體。貞女既領聖體。亦與之同退。彌顯敬恭之象。迨其後。貞女與同伴偕在聖堂。華飾聖母聖像。他女謂貞女曰。爾曷不拜聖母。以助彼婦之煉靈。貞女聆之。卽拜聖母而返。方返之時。是靈又現。優禮貞女。又謂之曰。予居煉獄。蓋以前許於聖母臺。邀鐸舉行彌撒三臺。後因未踐所許。故遭此重罰。今求爾爲予代請一鐸補行。許之。三臺既畢。煉靈卽現。深感女恩。伸手抱之。以示愛情。又示要務數端。囑女遵此無替。一。凡爾發願之先。宜先自審度。逆料他日果易遵行。不至廢棄否。若不便常行。則毋發是願也。二。於言語中。慎毋虛謊。蓋茲雖係微疵。亦吾主所不容。且深疾之者也。三。平生恒敬聖母。并特敬其七苦。四。諸凡善功。皆宜讓於煉靈。以拯其急難。抑且勸諸善友。悉遵予言。時當堂內示此懿訓。適聞聆聲。卽同貞女前行拜主。貞女更生憐心。卽時舉

手。虔誦天主經。聖母經。聖三頌。各五遍。表特敬耶穌五傷。祈主爲此五傷。速救煉靈。是煉靈在旁。爲之扶其手。以示欣感之忱。貞女謂煉靈曰。聖沙勿畧瞻禮在卽矣。是日子將入耶穌會堂。與彌撒。領聖體。望爾亦同來叩拜焉。是靈許之。迨聖日已屆。貞女在堂虔行聖事。是靈又如前約。顯現堂中。伏叩聖體。迨聖母始胎瞻禮。貞女亦在堂瞻禮。煉靈又現。光耀非常。又謝洪恩。又囑虔敬聖母。且曰。子將上升矣。升天決不忘吾恩人也。越二日。貞女在堂。爲彼祈禱。是靈倏現。面形喜色。告曰。今煉罰已滿。得享榮福矣。語畢。天神下降。挈其神魂。上登天國。

第十五首論扶助煉靈之故

問。吾人當扶助煉靈乎。答。理也。蓋人情所不忍耳。如見人陷於水火。可救而不救。則人必皆謂其非人情。今煉獄靈魂。在不堪困苦之境。吾人能救而不願救之。則可謂有人情乎哉。是故。昔聖女基斯弟納。爲助煉靈之故。諸苦

備嘗。或枕諸利刃。或納己火中。或以磨石磨碎己身。或以鐵輪裂碎己膚。種種補贖。不一而足。

問。又有何故。答。因天主最願吾人助之。蓋煉靈。皆爲天主親愛之義子。天主極願其速出此苦境。是以屢次遣彼煉靈顯現。求助於世人。今吾人若肯扶助彼。脫免其苦。豈不悅樂主心者哉。猶如一王。禁其太子於監。若有大官。說情救出。必然愜悅王心矣。

問。又有何故。答。因助彼出煉獄。吾人生前亦得大利。一。因此哀矜。大有功於主前。將來必受天堂大賞。二。因加惠於煉靈。托賴其轉達。易得主恩。昔者包諾捏城。有聖女加大利納。曰。予有多恩。求之於主。而不得。求之於煉靈。托彼轉達。卽得矣。三。因救彼出煉獄之後。彼總不忘情於吾。而常爲吾代求天主也。然則吾人助彼煉靈。正如商人借錢於人。將必收其大利。無疑矣。昔有一富翁。竭力扶助煉靈。終時見魔盈室。懼甚。忽見無數白衣人。執劍戟以摩

散之。病人問其故。皆曰。我儕乃爾所救之煉靈也。

問。尙有何故。答。因助彼出煉獄。吾人死後亦得大利。蓋吾如何待人。主亦如何待吾。故吾出力助彼煉靈。天主必將致人哀憐吾靈。亦助吾於死後也。問。扶助煉靈。該作何工。答。該念經祈求。行哀矜。加苦工。務得大赦。讓於煉靈。爲彼善望彌撒。不論何等善功。均可有益於煉靈。然如以金錢。振濟貧人。而彌撒大禮。更有益於煉靈。因此大禮。極尊極貴於主前也。

迹

茲述一蹟。明證拯濟煉靈之功。如何悅樂主心。致承厚惠也。昔有聖女日都達。素拯煉靈。可取法焉。蓋其生平諸凡善功。如守齋誦經。默想苦功等。皆讓於煉靈。祈主減其煉苦。俾得早歸天國。緣之多靈叠現榮光之狀。詣彼前敬謝深恩。大昭銘感之忱。然聖女所急救之靈。亦非出於私意。必求主開明指示。若者在所當先。而耶穌亦頻現於彼。明言某靈當先拯救。此可知通功於

煉靈深契主衷也。迨其後。聖女既屆暮年。精力漸耗。臥病不起。將近終期。邪魔深嫉之。思擾其靜定之懷。故聖女屢覺一意曰。予生平勤務聖功。諸凡祈禱。苦功。守齋。痛告。領主。皆讓於煉靈。今一旦命終。前功盡失。被主判案之餘。幽居煉獄。何時得出耶。際此愁悶之時。耶穌臨慰。語之曰。爾何愁悶。慮及何事。聖女答曰。吾主。吾之善功。俱已讓煉靈得之。倘死後久居煉獄。將若何。耶穌霽容謂之曰。爾可解懷。凡爾拯救煉靈諸功。深愜予心。微獨不減爾功。且益增爾榮焉。予將賜汝得脫此苦。卽凡所救之靈。將來迎爾。速賜升天矣。聖女聞之。樂甚。自此日至於死候。無一善功不讓於煉靈。以愜主心。且令奉教後人。亦皆如之。以示周急通功之雅誼焉。由此觀之。拯救煉靈。益何如耶。

第十六首論聖教大赦之義

問。大赦爲何。答。大赦者。乃寬赦諸罪暫罰。蓋以有權之人。取聖教寶藏。賜於告解聖事之外也。一。謂寬恕暫罰。蓋大赦惟赦煉靈暫罰。而告解聖事。乃

免永罰之刑也。二、謂係有權之人。因不得吾主傳留之權。不能放大赦。三、謂賜於告解聖事之外。蓋大赦不赦罪惡。而不係於告解聖事之大體。四、謂取聖教寶藏。蓋大赦所出。乃由於聖教所藏之寶功也。

問、何謂聖教寶藏。答、卽是吾主無窮之積。聖母與諸聖優餘之功也。欲明此寶藏之義。當知每一善工。自有二效。一、立功。二、補贖。所立之功。自得其益。不能分於他人。而補贖之效。自可分於別人。如此可代人償債。今吾主聖母及諸聖人。旣立無數功勞。其功固然自得。因之受主賞報。而其補贖之效。或因無罪可補。或因在世補全有餘。不得盡用其益。所餘者。置於教會之寶藏內。能分散於會友也。

問、誰有放大赦之權。答、國中君王。獨有免罰之權。然亦可以放於官府。聖教中。惟教化皇有放大赦之權。亦能付於主教。是以主教。素常能放四十日大赦。於轄下之信友也。但教化皇所頒大赦。惟赦在世信友之罪罰。不能赦

已亡信友之煉苦。蓋其亡者。已非屬教皇之權下也。然在世信友。以善功讓之。亦可免其煉罪之苦。則聖教會一如慈母。賜恩於在生神子。并許讓之於已亡之子也。由是觀之。聖教會恕生者之罪罰。直行其權。乃真赦屬下之罰。而恕亡者之罪罰。曲行其權。有如轉施哀矜一般。

問。誰能得大赦之恩。答。凡是男女教友。已犯罪過。而有罪罰應受者。皆能得大赦之恩。蓋惟教友屬於教皇。已犯罪過。乃服罪罰也。有罰未免。乃有可赦之理也。

問。誰不得沾此大赦。答。一、聖教會已絕之人。不能得之。如逐去之奴。家主所有恩惠。決不能受也。二、欲入教而未領洗者。亦不能得之。如室中有華美珍寶。人欲得之。必該入門。而在門外者。則不得也。三、奉教人有罪而未赦者。亦不得之也。蓋罪惡未赦。不得免其罪罰也。

迹

茲述古蹟。足見不整備已靈者。雖逢大赦洪願。卒無實效也。前南巴利國。有一高山。勢彌崇隆。頂上有一聖母大堂。靈蹟浩繁。施恩甚眾。上高山朝拜者。踵相接也。未幾。遂名是山爲聖母山。教皇定於聖神降臨後。舉行大瞻禮。特頒全赦神恩。教眾聞之。歡欣鼓舞。每年上山瞻禮者。約五六千人。然於彼中。概無實意。祇爲觀玩而已。每逢一年。其中際此良辰。多有獲罪於主者。如是而謂能獲全赦乎。於是聖母怒。際中宵靜候。手持火炬。焚燒數宅。卽來山瞻禮者之所居也。房始燃。頂自墮下。壓死者有人。火旣甚。燄勢飛奔。火死者亦有人。統計死傷之數。蓋一千五百有餘也。此可知聖母之怒矣。何則。以願得全赦而來者。本宜分外加謹。不同遊戲。乃不獨玩忽相將。抑且重獲戾於上主。獲戾於聖母。是較之不來瞻禮者。更難寬容矣。爰是聖母盛怒莫容。親降火炬以焚之。時瞻禮中有五人。素佩善德者。目擊其事。互相證對。爰敬錄之。以爲後鑒云。

第十七首論得大赦之所要

問、大赦有幾類。答、大赦本有二類。一曰全大赦。一曰限大赦。全大赦者。全免諸罪之暫罰。故有得此恩赦而死者。卽可不過煉獄。而直至天堂。限大赦者。惟赦暫罰之一分。然其分之大小。全關於放大赦之度。譬如得七年四旬大赦。能得幾許暫罰之赦。適如昔日聖教中。定行七年四旬補贖。而得幾許暫罰之赦也。其七年補贖。當於聖教初。有七年之久。每主日內。或一次或三次嚴齋。其四旬補贖。卽守四十日大齋。此大赦所宥之度。與向時聖教中補贖所償之度。一一相稱。然其補贖所償之度。俱在天主意中。而人未可妄測也。大赦又有三等。卽係某地、某物、某人、之大赦。某地者。卽是教皇所施於一堂。或一地。人到此誦經。可得其大赦也。某物者。卽是教皇所加於聖牌、聖珠、或苦像、等類。人佩之或親之。可得其大赦也。某人者。卽是教皇所頒於一人。或於一會。或暫或久之恩赦也。

問。聖年大赦。與全大赦。有何分別。答。有分別。蓋聖年大赦。除付全大赦以外。又付神父於神工內。能赦各罪之權。并能更改人所矢之聖願也。然則全大赦。適如金錢。而聖年大赦。乃如金錠。貯於寶袋內也。

問。人有微罪。卽失大赦之益否。答。人有微罪。決不能全得大赦之恩。而全大赦。惟可限得其效也。蓋其大赦。惟赦已悔之罪所應之罰。而不赦其未悔之罪之罰。蓋未赦之罪惡。斷不得赦其罪罰也。

問。爲得大赦。須作何事。答。一、須保聖寵之恩。斷不可偶有重罪。二、須立蒙赦之志。三、須虔心誠意。全行教宗諭旨。其三端不論全限大赦。皆爲至要。又有三端。則惟爲得全大赦所需。一、卽瞋罪之私。皆必除淨。若留微罪之係戀。卽喪大赦之全恩。蓋未赦其罪惡。斷不赦其罪罰也。二、卽須行告解領聖體。雖或不犯重罪。亦不可懈此神工。然或教皇上諭。無此要功。自屬可免。三、卽須誦經言。謹按教皇之意。

問、讓大赦於煉靈。其要爲何。答、其要有三。一、讓煉靈之大赦。應遵教宗恩諭。二、讓赦之意。貴於專持。三、得赦之時。須無大罪。其有告解神功。定爲得赦要端者。則得赦之前。定當告解也。其有告解神功。不定爲得赦要端者。則告解不列於要端。雖然。爲負大罪者。未嘗不以告解爲至妥也。

述

茲述聖蹟。明顯大赦之可貴也。曩者。有聖方濟各會中一鐸。在堂講道。奉教皇聖諭。凡親入聖堂聽講者。賜以大赦十日。時聽講中有一婦。前富後貧。無以餬口。因畏羞之故。不敢顯然求乞於人。迨鐸講畢。是婦私謁之。密告以貧况。求鐸給以貨財。鐸曰。予無銀錢。何以濟爾。所可予爾者。惟教皇所頒之大赦而已。今卽給爾十日大赦。爾可往銀號易錢耳。彼素沉淪於罪惡中。必急需此大赦。苟彼欲之。其必給爾錢焉。是婦如命。往銀號說其故。無奈店主鄙是說。藐茲大赦。卽哂而謂之曰。爾乃欲以大赦易銀錢乎。爾意欲易幾何。余

今以天秤秤之。爾置大赦於一邊。予置銀錢於一邊。秤正之後。即可知孰輕孰重焉。是婦卽言十日之大赦。置天秤一邊。錢司卽擲銀錢於一邊。奇哉。竟大赦重於銀錢焉。其夥復增銀置之。而銀猶輕於大赦。增至五銀。而大赦猶重。卽增至十銀。而大赦仍見爲重。甚至增銀至三十。卒見銀輕於大赦焉。迨至婦所急需之數。而銀錢與大赦始兩得其平矣。由是其司乃重視大赦云。然彼銀號之司。重視大赦。而煉靈尤重視之。重賴之矣。昔意大利國有一聖女。乃修女院長。院中有大德貞女重病。聖女慇懃服役。盡心調理。嗣因病勢日增。遂逝。聖女卽往堂中聖樓上。爲彼求主。適現貞女之靈。光輝四映。踴躍上升。聖女卽大聲疾呼曰。貞女聖靈兮。爾今上升永福之所兮。憐我猶居險世兮。爾尸猶留未葬兮。何以升騰若斯其速也。蓋貞女之靈投入煉獄。僅七時辰有半也。正當聖女昂首驚嘆之際。耶穌倏現。藹然謂之曰。是靈之所以速升天國者。以爾爲彼祈主。讓彼大赦。而彼卽得之也。夫大赦之得以拯拔

煉靈。其效若斯其速。則吾儕之宜勤於得大赦也可知。既得大赦之餘。宜讓於煉靈也。亦可知矣。

第十八首論得大赦之餘解

問、爲得某地某物大赦。必須到其地。佩其物否。答、論某地大赦。必須親自到其地。在彼虔行要工。不然。不得其地之恩赦。至論聖珠苦像等聖物。亦須或佩於身。或供本所。始得其所付之大赦。且於誦經之時。亦須以得赦聖物。或佩己身。或供一所爲是。

問、爲讓大赦於煉靈。須無大罪否。答、依聖多默斯所云。不必自無大罪。因非爲己而得大赦之效。雖然。無大罪爲妥。蓋人欲讓大赦於煉靈。必先自得其大赦。而後讓之於煉靈。然人有大罪。自不可得。何以可讓於煉靈。所以欲讓大赦於煉靈。須靈魂無大罪也。吾友思之。拜苦路。無數大赦也。佩青聖衣。而誦六遍在天亞物與聖三頌。亦無數大赦也。而領此大赦。不必行告解神

工。吾友何不慎保聖寵。亟領之而讓諸煉靈哉。

問。得大赦容易否。答。不甚容易。蓋欲得大赦。當遵行要工。而吾人力弱。屢有忽畧於此。故得大赦之恩。非容易之事也。昔有大德之女。名高南畧。在世時。行諸善工。務得大赦。死後落在煉獄。顯現於一友。其友怪而問之曰。汝在世。常務得大赦。今何故而尚在煉獄中耶。答曰。以我疎忽之故。生平僅得三四次大赦。不足以償我罪。緣此吾人當效漁人。當法乞人。蓋漁人屢次張網。終有幾次得魚。乞人切求人憐。終得人之哀矜也。若吾人屢次專意務得大赦。終有幾次可得之也。

問。每蒙大赦。或爲己靈。或爲煉靈。二者何爲更美。答。讓於煉靈爲更美。蓋能讓煉靈。不但立愛德之功。卽蒙赦之靈。亦必酬報也。又如一智者。宜償人百金之債。彼知此百金。若將贈諸朝內一大臣。必邀寵錫。保舉於王前。彼必先贈於大臣。而不償於債主矣。何也。以無多日後。不但綽有餘金。以償百金。

之債。且亦得大臣之厚寵。今我讓大赦於煉靈。亦如此也。

問。人穽受煉苦。而不務沾大赦之益。可否。答。不可。蓋如是一。乃相反聖教會之意。噫。許多聖賢。敢行遠路。惟爲得一大赦之恩。而爾獨忽於此乎。二。乃妄費許多神益。蓋不務得赦之善功。不加聖寵之利益。三。乃反愛主之情。因真切愛主者。必望速見主容。而不願久居於煉獄也。

迹

茲述奇迹。明證神功。以爲拯救煉靈之善法也。稽昔修女方濟加。自幼深感煉靈之苦。情殷拯濟。故居恒敬誦玫瑰經。悉皆讓於煉靈。凡遇瞻禮日。每乘餘閒。虔誦已亡日課。抑且爲煉靈。平日守齋。平生用苦衣。苦鞭以自責。必至見血。寢不思安。食不思甘。惟麪餅清水而已。然賢女以一己救之。猶恐不及。故恒勸他女。協力扶助。如遇鐸德。必爲煉靈。代求彌撒。如遇知交。必勸爲煉靈。哀矜貧乏。緣此。許多煉靈。屢現以伸感。而賢女爲煉靈之功。益加倍焉。凡

得大赦。必讓之。凡捕罪之功。亦讓之。外來快樂之事。皆屏却之。內外逆意之境。皆甘受之。總之。諸凡善功。諸凡苦工。無不爲煉靈也。魔深妬其神功。屢誘之曰。爾諸善功。皆已讓於煉靈。而已功盡失。苟其死期猝至。將若何。賢女絕不被其搖惑。蓋事已樂乎主心。聖寵內佑。而自無所顧慮。且煉靈立現。親解厥疑。爰慰厥心也。尤可奇者。賢女勤務善功。精神疲倦。閉門稍歇。許多煉靈。待於寢門之外。迨其醒覺後。則接踵而入。求彼代行善功。速減其苦。賢女皆憐憫諾之。曾有於寐時。在門俟候。卽入房探之。賢女尙寐。靜以待之。至旣醒後。見煉靈侍側。問彼何以久待。不推速醒。煉靈婉詞以答曰。爾躬旣瘁。爾力旣耗。自當少歇。以養氣也。何敢過煩。且有時入賢女之房。見其所供之苦像。聖圖。且見其所佩聖珠。皆口親之。時賢女染病。則撫慰之。魔構巧計陰謀。煉靈皆預露之。以遠其害。是則愛人者。人恒愛之。救人者。人恒救之。不獨徵於生前。抑且驗於死後矣。然而尤足異者。煉靈叠現之狀。時而主教顯現。戴主

教之冠。持主教之杖。躬服祭主之衣。俱爲烈火所充。謂女曰。惜哉子也。被此劇苦。以予生前貪主教之爵。虧主教之職。故耳。今何以堪哉。惟期賢女。憐救已耳。時而鐸德顯現。頸垂火帶。手患疔瘡。身坐火中。慘然謂之曰。以余生前忽持聖體。輕舉聖事。遭此大罰。今何以堪。惟懇代予速補。是所至禱。曾一修士。倏現。兼帶小台小匣。皆火氣爲之。己身焚以火燄。哀號賢女曰。余生前戀此玩物。藏諸房中。而今罹此重罰。速望代祈。曾一書辦。倏現。親帶墨壺與筆。悉以火成。謂之曰。余生平職操炫飾文詞。貪此貨賄。現獲重罰。懇祈代補。賢女皆一一允之。而彼咸深感激。當時主教。知聖女大慰煉靈。付以教皇所頒大赦之券。十四本。謂之曰。爾知有三主教。今猶存於煉靈。爾以三券讓之。其餘十一券。任爾分與。賢女如言。以三券讓於三主教。而越日三主教齊來伸謝。留下十一券。尙未分給。而煉靈擁至房中。皆望讓以此券。既盡分給。尙有不獲者。然而仍無慍色。賢女陳明主教。主教又賜數券。分給如前。尙有二靈

未得者。女曰。散給矣。無遺矣。然此二靈。復懇賢女曰。代求主教。徧閱房中。尙餘二券。主教見之。墮於偏隅之下。卽交賢女帶回。分給二靈。而彼皆欣欣然相感而去矣。夫此煉靈所現之境。皆吾儕靈魂相符之境也。後入煉獄。必然望救於他人。則於生前。何不扶此煉靈。何不如賢女之助此煉靈。而死後可減煉獄之苦耶。

第十九首論辦總告解之益

問。總告解爲何。答。卽是神父臺前。復告以前所犯之諸罪。共有二法。蓋或告一生之罪。或告上次總告以來。所犯之諸罪。夫務修靈之人。每年總告一次。如善保其身者。年冬預飲補藥。以防春天病發也。夫總告解。乃靈魂之補藥。人善行之。亦可避罪減過耳。

問。教友本分。必當總告解否。答。猶如書生之膳文章。已寫清楚。則不必再膳。若不清楚。則必須再膳矣。至論總告解亦然。前日所辦之神工。皆妥。則無

嚴分復告前罪。若前日之神工。有不甚妥。則必須總告解矣。且無其分。而隨時總告一次。亦非無裨益於己靈也。

問、總告解有何益。答、易能認己罪過甚多。速悔遷改。猶如賭博者。平素不惜所費。苟能一日。統算平素所失之錢。則必有惜錢之心。而翻然自改矣。問、尙有何益。答、一、乃謹守本分。不得復蹈前非。猶如人穿舊衣。不畏污累。若換舊更新。則必加謹慎。恐污新衣矣。二、乃心得平安。殊覺神樂。如人負大石於肩。身覺壓重。若一時放下之。卽覺身輕心快矣。三、乃臨終時。得無憂慮。猶如人於還債之後。被冒告於債戶。若官府審時。出所持之收票。証已全還。自無恐懼矣。

問、總告解該如何做法。答、總告解之法。依靠神父指引爲妥。故凡欲總告者。須告訴神父。求其教之而已。蓋如一童。力不能勝數十斤。有一人以扶助之。始克舉之矣。欲總告者。求神父扶助。亦如此也。

迹

茲述聖蹟。可知人能善備總告。沾恩非淺也。昔高托納城。有一聖女。名瑪加利大。幼行不端。畏父切責其非。逃遁於外。偕其匪類。狎暱無狀。如是者九年。忽一旦。值其私人之犬。至前嚙其衣。牽之使往。其悻悻不平之狀。實出人意。外。當時瑪加利大。不知何故。磨之不去。乃從犬而往。途中驚疑殊甚。至蔓草叢集處。犬忽止。以爪爬地。漸露私人之尸。見後。覺私者呼其名。而責之曰。我緣爾故。被戮於人。尸棄於此。今而後。爾宜醒悟矣。聖女於是。愧悔交深。自思回家。祈恕於父。不納。求入修女院。又不納。既卽入堂。伏於主前。深悔前非。涕零如雨。從此遂覺心安。既而修女院納之。且耶穌修現。呼之曰。憐憫之婢。何幸而獲聖愛之洪恩也。豈知吾主相愛真情。從此始矣。聖女卑己彌深。吾主愛之彌切。然而吾主名之憐憫之婢。而聖女望主名之寵愛之女。求之。主曰。尤當省察總告。洗滌夙染。方可。聖女聆之。遂細察往日諸愆。以備總告。既解。

領主前。耶穌霽容謂之曰。寵愛之女。吾赦爾諸愆矣。遂上愛上恩。與日俱增。以至現肋傷。令親視而益知厚澤。益加敬愛。繼訓以上主深奧。誕降於世。受苦贖罪等義。并藹然謂之曰。余之愛爾。實出非常。統今之世。更無一人受寵於我。如我寵爾者也。爾名已錄於天冊中矣。然耶穌之愛聖女。固出於無窮仁愛。而聖女之愛耶穌。亦有加無已。愛之既摯。卽覺前日之干犯聖誠。愈深痛悔。故於同伴修女前。自鳴前罪。懇彼助其痛哭。因其謙下自責。故愈邀主寵。愈降主眷。時而聖女懷憂。耶穌親遣聖母降慰。時而聖女懷疑。耶穌親令天神顯解。倘聖女尚有未明之奧理。耶穌親來明示。且主深嘉其鴻功日進。錫其洞悉他人隱微。明言以示懲戒。顯揚許多聖蹟。以示上主神能。從此院眾愈加欽服。然而大不合聖女謙遜之心。故每仰上主而祝曰。吾主耶穌。何賜我若此神恩。俾多人傾服。若此罪婢也。耶穌頓現。謂之曰。以爾若斯痛改。謙卑諸德。多輔他人進善之心。故賜爾莫大神能。率引諸眾也。吾人鑒茲。有

不深訝上主之仁慈。至於此極乎。究之。亦以聖女之善備總告致之也。則總告之功。若何其神哉。

第二十首論聽講告解之心

問、聽講告解之道。宜有何心。 答、急宜感謝吾主。定立告解之恩。因吾人善行告解。吾主以己聖血功勞。醫吾靈。而保存其生命。賜吾如是大恩。不當感謝之乎。猶如人身染病。若有好友給藥。愈前病而防後疾。則必感謝不盡。今吾主愈吾靈之前病。復防其後病。其恩過乎愈吾身病之恩。豈不更當謝之乎。

問、又宜有何心。 答、又宜屢次妥辦告解。一、謂屢次告解。因人告解愈多。靈魂愈潔。如人以水洗身。愈洗愈白。況屢次告解。大合吾主定此聖事之旨。且加神力。以退邪魔之誘。其益如何之大且多乎。一、謂妥辦告解。因人告解不妥。非徒無益。反有害之。故與其告解不妥。孰若不告解更好。猶如人之服藥。

固爲愈病。若服藥而無益有損。反不如不服爲妥矣。

問、又宜有何心。答、宜毋妄恃告解之恩。以開輕易犯罪之門。蓋人見天主肯赦。輕易犯罪。實爲痴人。一、因犯罪傷害己靈。輒謂易療。不異見火。不畏入之。望人易救。豈不痴哉。二、因忘思行惡。靈魂加增罪累。蓋犯罪後。靈魂軟弱。犯罪愈多。靈魂愈弱。告解雖赦其罪過。而罪累所遺。不卽除也。猶如身病既愈。尙有病累。不如不病爲佳也。三、因可畏天主。卽罰爾冒妄之心。或絕復解之機。或不賦真悔之恩。爾宜何如慎哉。

問、尙宜有何心。答、甫有罪過。當卽刻告解。一、因人犯罪後。大抵心不自安。便欲吐告。但遲延日久。則不安之心漸息。告解之心日淡。而終難告解矣。猶如人失金銀袋。初時心憂。設法急覓。待至多日。不覺心傷不甚尋覓矣。二、因罪入於心。不速悔告。則誘惑愈來。罪積愈多。日後愈難解釋矣。譬如一煤炭堆於此。若置一紅火炭於其上。速宜撲滅之。否則一煤炭堆。勢必火起。不可

嚮邇矣。

問、更宜有何心。答、宜毋妄思曰。犯罪不妨多加一次。以其不加告解之難也。是言何言哉。豈不知天主寬宥吾人。每人罪數已定。若再犯。恐多於定數。而不復得再赦矣。猶如貨船載物。自有定數。若既滿載。又欲加載。不免沉下矣。況人愈犯。則愈難釋。是如以害加害。大害已靈。猶如油之累衣。衣已難淨。而爾又累之。曰。累矣。不妨全累也。豈有此理乎。矧人愈犯罪。則罰愈加重。蓋地獄之刑。煉獄之罰。無異司獄之刑。各人稱其罪過多寡大小。而受其苦也。然則。妄敢加罪。不異受傷之人。自忖曰。足已傷矣。何妨又傷我首。我手。我全身乎。

迹

茲述往事。可知人平素積惡。而妄思臨終告解者。卒至虛願莫償也。前在大英國。有一異教者。家資素豐。兼推明哲。適有耶穌會鐸。與之交接。講明正道。

卒棄異教。而入聖教。然入教時。自思后亦異教。苟一旦知吾信奉聖教。將抄沒吾家資矣。於是設一善法曰。外面仍如異教。中心實乃真教。是亦無妨。率是以往。家財可保。靈魂可救矣。遂決計而行。其家分居二所。一在城中。一在城外。彼恐死期猝至。不得告解以終。莫能自救。爰延二鐸。常居於二所。以期終時必獲告解。夫前引彼歸教之鐸曰。此計不善。苟爾忽然得病。惛不悟事。不得告解以終。奈何。卽或是病不至惛沉。然主令忽然而亡。可若何。反不如及時悔告之爲得也。彼終不聽。惟於其二所。各延一鐸。以備不虞。諸凡動作。絕不加謹。一日。正從此所往彼所。倏然病作。偃仆於地。從者載之以車。且速遣人往請最近鐸德。聽解以備善終。鐸聞之。遽爾就道。絕不延緩。然彼既不思善生。而惟妄圖善死。是如不稼思穫。不勞而得天堂也。可乎哉。故鐸甫至。而病者甫亡矣。可知人負重罪。而思臨終解罪。吾恐百不獲一也。

第二十一首論就正神師

問、告解以外。就正神師。有利益否。答、大有利益。蓋撒落滿所說。人得好友。如得寶藏。誠哉是言。何則。爾將遇危。神師提爾防備。邪魔攻爾。神師扶爾力退。誨爾悟。不使差路。固爾心。不使下墜。時解爾憂。時破爾疑。種種善法。扶持爾靈之弱。適如良友。助爾俗務。聖經所說好友。非指神師而誰。

問、就正神師。如何有益。答、神師之於人靈。猶如醫生之於人身。蓋醫生識病愈明。醫治愈善。是以善養生者。無故不換醫生。神師亦然。爾靈之危。爾性之質愈明。愈能善引爾道。不失乎中。致有倚於一偏之弊焉。

問、何時特宜就正神師。答、遇魔誘之時。若爾詣神師。陳述內危。邪魔立退矣。聖經云。有十癩者。求耶穌療治。主曰。爾往司鐸可也。彼如命。詎知途中已愈。膚完無迹。今神靈之病亦然。往就司鐸。靈卽安矣。豈知教友中。內被魔攻。不敢告明神父。是如有人家內甚貧。於外修飾。若富貴然。卒至日益貧乏。苦又加苦矣。教友盍慎之。

問。就正神師。又在何時。答。當覺心憂之時。撒落滿曰。憂乃諸惡之源。勢必速速解之。而解憂之法。莫如良友之慰。而良友之慰。莫如神師之誨也。是故心憂之時。速宜往就神師。憂即可解。宛有雲徹。天淨之佳耳。

問。就正神師。又在何時。答。當有疑心之時。蓋撒落滿曰。惜乎孤立之人。災必逮夫身也。小艇浮海。浪擊甚危。若無善掌舵者。安望至岸。吾人心疑。有如危舟。須速往就神師。庶其善引爾靈。安詣福岸也。嗚呼。智識神師。善導吾靈。裨益何深。豈筆舌可盡述哉。

迹

茲述往事。可見罪人改遷。亦需乎。鐸德之警覺也。昔意大利國。有一伯爵者。門庭顯耀。時稱豪富。生有二男三女。長女秉性善良。次女恃財傲物。性格乖戾。幼女性亦溫良。一日。厥親令次女與幼女。同進學院。思有以約束其身。端其蒙養。奈肄業久之。次女之驕矜如故。絕無進境。其親知之。久而令彼回家。

回家後。次女之奢華益甚。衣必文繡。食必甘旨。以致靡麗成風。厥後有貴顯之家。求婚納聘。然舍次女而取幼女。次女聞之。不悅。其親知其矜誇之態。已歷有年。若不稍抑之。必愈趨愈下也。謂之曰。可復往修女院。潛修卒世已耳。次女曰。果如是耳。華麗之態。必復盛矣。遂往修院。厥親每供其費。不意彼居修院。將所居二房。大施文飾。凡房中臺椅被褥等物。盡屬華美。較之他修女。特形矯異。上主見其驕矜。不忍絕之。猶欲挽回之。爰賜一病。臥不能起。一日。修院本鐸往顧。謂之曰。予來非爲聽解。祇以顧慰耳。女曰。然。余竟定下地獄。無復他望乎。鐸曰。然。如爾之所爲。墮地獄者。伊古以來。非一人矣。女於此。卽定真心悔改。流淚慟哭。迨病稍愈。卽行告解。於他修女前。以鞭自責。後入房。伏禱於聖加大利納像前。曰。聖女輔吾。聖像卽答曰。必然輔爾。見此神奇。心卽欣慰。旣以房中華服美物。盡交院長。以示真心悔改之意。且遣人往山上。尋覓荑棘之物。於每瞻禮六。以之自責。渾身皆傷。屢次令他女鞭己。冬日。往

園中。忍受冷風。冷極而返。夏日。夜間肩苦架以上高梯。旣而手持一鞭。升梯一級。卽以鞭自答。見血而止。又以透火之鐵條。於手足胸間。自刺五穴。又於每瞻禮六。口嘗至苦之物。以記耶穌口嘗苦膽。從此甘辭貴顯之家。受苦贖罪。魔於此妬其盛德。曰爾行如是苦功。果能贖罪升天乎。聖女卽是憂鬱。仰祈天主曰。使予後日果能升天。懇今時卽令一人。持花而入。明日領聖體時。果有二奧斯帝亞入口。以爲記。禱畢。卽有一人。持花而入。迨明日領聖體時。果有二奧斯帝亞入口。不勝欣感。自此而後。熱心愈甚。恒以己神上騰。仰結上主。主亦愈加寵愛。賜以先知隱事。能行聖跡。故化人亦衆。未幾遂獲福終。夫由此聖傳推之。凡罪人而能爲聖人。不亦賴乎賢司鐸之董責哉。

第二十二首論聖體本意

問、聖體謂何。答、聖體者。至高至妙之聖事。因司鐸所出之語。卽於麵形下。藏吾主聖身。聖血。聖靈。與天主本性。於酒形下。亦藏吾主聖血。聖身。聖靈。與

天主本性也。所謂至高至妙聖事者。是因其他聖事。惟賦聖寵。而此聖事。乃涵聖寵之大源也。所謂司鐸所出之語者。是因成聖體之言。惟出於司鐸之本權也。所謂麵與酒之形下者。是因惟麥麵餅與葡萄酒。可爲此聖事之本質耳。所謂全藏吾主二性者。是因聖語之本效。一則直而成。一乃從而有也。蓋當聖麵聖酒之時。聖語方出。而麵卽成耶穌聖體。而酒卽成耶穌聖血。是乃聖奧自然之道也。然耶穌聖體。乃有血之體。而耶穌聖血。不在聖體之外。是故聖語方出之時。一則直而成聖身。從而有聖血。一則直而成聖血。從而有聖身也。且耶穌聖身。活以聖靈。合成人性。而耶穌人性。結合天主本性。不克須臾相離。是故一有耶穌聖體聖血。亦有耶穌聖靈與天主本性。并有聖父聖神。因天主本性。不可不全也。由此觀之。耶穌聖體。適如寶匣。惟是外金。而內藏無價可比之寶玉。可不尊崇乎哉。

問、吾主受難前夕。立定聖體。本有何意。

答、吾主耶穌。正當是時。而立聖體。

意欲格外發顯愛人之情。因聖體實是吾主愛人之至意。又欲苦難之恩。念念不忘。因聖體亦是吾主受難之表記。猶如顯宦終時。贈寶物於良友。豈非欲已友常念念不忘。以敦故人之交誼乎。

問、立定聖體。又有何意。答、天主造化萬性之大主。創造食物。品類不一。是欲養育吾身。增賦身力。以補氣力之衰弱。而保形性之生命也。天主創立聖寵之大原。建立聖體。爲吾神糧。是欲養存吾靈。又增神力。以補私慾之所損。而保聖寵之生命也。從知養身之形糧。自當屢次享用。而養靈之神糧。亦不可罕用爲是。

問、立定聖體。又有何意。答、天主保存萬性之大主。造化藥性。品異類分。本欲療治吾身已染之病。而預防其未累之疾耳。天主育存聖寵之寶庫。立定聖體。爲救吾靈之法。乃欲醫治吾靈私慾偏情。而預防其未累之罪。從知多累惡習之人。屢當善領聖體。以息惡習之火。以絕復犯之禍。

問。尙有何意。答。聖體聖事。增加超性聖寵。較他聖事。遠絕殊甚。又習超性聖德。其裨益於神靈也。豈小補哉。蓋善領聖體者。卽發信德。以信聖奧所蘊。又發望德。以望聖事之妙效。又發愛德。以愛聖愛之本原。又發欽崇之德。以欽拜至尊之大主。又發謙遜之德。以承認至卑之罪人。從知善領聖體者。實如有識商人。貿易得法。利息甚多。財帛堆積盈箱矣。

迹

茲述聖蹟。足徵聖體中。實涵聖血也。昔有雅飛加黑人。肆其憑陵之志。往侵斯把義國一城。其時城內兵將。僅有千人。見敵眾勢強。自知不敵。皆思告解。以備終禮。然時旣倉皇。得告解者。僅有將帥六人。明日清晨。詣堂與彌撒。將近領主。寇竟忽然而至。鐸乃輒祭。敬歛聖體於聖布中。藏諸石下。六將速卽出堂。率眾往戰。幸蒙上主神佑。獲大勝焉。敵寇遂散。將士等不勝歡欣。入堂謝主。是時鐸德。敬解聖布。卽見聖布鮮血淋漓。眾人大動於心。合聲謝主。不

料敵人於此。竟乘其不備。猝然而至。將帥等既知聖布之奇蹟。實爲主佑之證。爰請鐸德。以此聖布。顯示於衆。壯軍士之膽。果爾。將士於戰陣中。皆奮不顧身。抒其精勇。敵見銳不可當。皆思逃潰。其時敵寇死者甚衆。流血遍地。軍士既獲大勝。不勝歡忭之至。深感主恩。大難既平。將帥等群相諍論。皆欲以此聖體聖布。拱於本地。衆議紛紛。莫之能決。卒以闡取之法。爲定衆志。闡於作祭鐸德城中。拱茲聖體聖布。然而衆志仍然不服。乃群相議曰。當取一馴驢。拱聖體聖布於其上。憑已前行。其止之地。卽主選以拱聖布之地也。衆皆曰。然。於是策驢前行。驢所經之地。司教與諸信友。執燭恭迎。或以鮮草投前。以誘驢止。冀拱聖體也。然驢不貪食。仍前行。直抵鐸德城中病院。於此遂止。驢既止。似伏叩主仁。而亡矣。從茲各方司鐸。與諸信友。齊來瞻拜。既申奏教皇。和排諾第四位。教皇多頒大赦。以顯主仁。旨下。國王臣庶。來此拜禮者。絡繹不絕。嗣後。總皇加祿。亦至於此。親見此聖體。歷時已三百三十年之久。尙

未損壞。卽此聖蹟。益增信德云。

第二十三首論聖體蘊奧

問、司鐸出言。以成聖體。其言有何神力。答、存麴形而滅麴體。存酒形而滅酒體也。卽其麴。雖有麴味。麴色。麴嗅。麴狀。然無麴質。實是吾主聖體也。卽其酒。仍有酒味。酒色。酒氣。酒形。而無酒質。實是吾主聖血耳。古經有跡云。天主方罰瓊多瑪之時。命洛得與妻出城逃奔。不許轉首顧城。其妻反命後顧。卽罰之。化成鹽體。當是時。旁人望之。無非洛得妻之形狀。而實則惟鹽體矣。蓋天主一命。頃刻變化。此乃聖體聖奧之譬喻也。

問、麴酒形下。吾主全體否。答、全體也。卽或聖凹斯帝亞。分爲百塊。每塊內亦涵吾主。亦全體也。實如鏡碎爲百塊。每塊亦畢照爾像。何則。蓋吾主耶穌在麴形下。乃有榮福之體。而榮福之體。在麴形下。猶如吾人靈魂在肉身內。四體百肢。無所不在。在此亦在彼。全在此。亦全在彼焉。

問、天下各處有聖體。吾主人性。何得一時而在此在彼乎。答、天主全能。無所不能。昔有聖人。一時亦在二處。如聖安多尼。一時在依大利國講道。亦在巴都加國濟助人。聖沙勿畧。一時在大船撫慰舟師。亦在小船堅勵水手。噫。聖人依天主全能。亦有如此妙蹟。何況耶穌聖體乎哉。

問、吾主降於麴形。離乎天否。答、不離乎天也。蓋仍在上天。而降下地。且降於此。亦降於彼。而不論何在。全體在焉。譬之孩身。初長一尺。而其靈魂活動之。孩身漸長二尺。而其靈魂依然動活之焉。不伸不縮。未離一尺之身。而已及於二尺之體。且全在於彼。全在於此。而不論何肢。全體在焉。

問、吾主在麴形下。存至何時。答、吾主在麴酒形下。實如銘像於冰。冰不化。像存。冰一化。像遂杳矣。聖體亦然。麴酒形不壞。吾主常在。而聖形一壞。聖體隨而不在矣。

問、凹斯帝亞。或大或小。領之有異否。答、領之神效。無以異也。且或惟領凹

斯帝亞。或兼領聖血者。神效亦無異也。猶如濟貧。或以當十錢一文。或以當五錢二文。不得爲異。其益均也。

迹

茲述聖蹟。聖體之真。亦明證於水族也。昔斯把義國中。有一鐸德。拱聖體於聖爵。詣一市鎮。送於本會信友。然欲至是鎮。必先過一河。因天連日陰雨。河岸殊滑。河水亦大。鐸德偶失足。墮入於河。身寒衣濕。又在其次。遺失聖體聖爵。事非小可。鐸德既幸救起。卽赴近鎮。以示於衆。衆聞之。奔趨河畔。設法覓聖體聖爵。頃之。聖爵遂獲。然敢視之。則無聖體矣。衆在河邊。徘徊觀望。見二魚游泳來前。徐至河畔。啟口以示於衆。衆見二魚口中。各嚙一凹斯帝亞。不敢自取。爰請鐸德敬收。鐸德至。見魚口確有聖體在焉。欣幸無已。魚見鐸德既至。嚴似明知鐸來取。並貫徐行。近至鐸德之手。鐸德伸手取之。乃見奧斯底亞。毫無濕痕。殊深歡感。魚見聖體既至。鐸德手中。悠然而去矣。由是鐸德恭奉

聖體。士民各執火燭。排隊前行。盛禮煌煌。敬迎聖體。抵鎮。卽供聖體於茲。群相叩禮。彌昭感激之忱。而此聖體。歷年猶存焉。奇哉斯蹟。上主旣借水族以還。又保麪形不壞。斯皆證聖體之眞焉耳。

然而尤可異者。巴多加地。有一賣酒者。家畜一犬。色雜。欽敬聖體。直歷二年之久焉。蓋凡遇鐸送聖體。於病者。犬亦隨之而行。途中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儼似輔禮者焉。一日。聞鈴聲。卽知鐸送聖體。迫欲追隨。奈時已夜而門已閉。主人不肯開之使出。犬卽旋行室內。憤懣狂鳴。幸後遇一僕隸。犬卽嚙其衣。拽至戶。僕憐而啟之。犬卽趨前。侍從聖體而往焉。又一日。從鐸送主。路遇一人。肆然而臥。犬卽趨其側。發巨聲以醒之。又左催右迫以起之。宛示以敬主之意焉。待是人肅然起敬。猛勢始止。一日。鐸捧聖體。將出堂。犬卽趨堂俟候。見堂門有一惡婦。怠漫不恭之至。犬似顛狂之狀。趨至其前。近將嚙之。婦卽醒悟。速卽跪下。拊心悔罪。犬猛遂止。又一日。途中從鐸送主。見一乘馬者。顧

盼自雄。與鐸肩摩而過。見聖體竟不下馬。以抒誠敬。犬奮發躍起。欲嚙之。奈高下勢殊。苦於不及。反被乘馬者。怒鞭之。犬足重傷。流血淋漓。步行如跛。家僕憐之。急設法。欲爲醫之。犬不顧而行。待送主畢。回家。然後聽彼醫之。此可見其敬主之彌殷矣。且後又從鐸而行。人皆知其隨從聖體。欲試之。爰以美肉投其前。犬二次嚙之。幾經臭之。終棄之而行。隱示人以旣已從主。不可復有所戀焉。更有甚者。建立聖體日。是犬在堂敬侍聖體。直有十二時辰之久焉。倦則暫歇於聖臺之側。勞則徘徊於聖殿之中。又一日。在堂中聖樓上。條聞鈴聲。犬卽倉忙欲下。奈門已爲司堂者所閉。故欲出不能。犬卽奔馳聖樓上。恂恂而鳴。躍躍焉。欲自空中而下。司堂者憐而啟之。犬卽隨從聖體如常。由是思之。可見其敬主之彌忱焉。敬主之彌久焉。嗚呼。奇矣哉。主蓋藉之。欲世之不敬聖體者。以愧以勵焉。蓋犬本無知。然欽敬聖體之忱。一若靈而有知矣。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第二十四首論備領聖體要法

問、爲領聖體。何如預備。答、預備之法有二。一則至爲緊要。毫不可已。一乃大有利益。亦不可忽。蓋如一人起行。航海遠往。必須預備大船與食物。其預備殊爲緊要。無船無食。焉能安止所適乎。若論被褥等物。本非萬萬不可已之物。無之。亦可渡海至岸。然有之爲最妙。免路上寒冷難臥之苦也。

問、預備要法爲何。答、農夫願得秋收豐盛。奈田內野草荆棘蔓生。野草荆棘。自應芟去。始可散布嘉種。此理明矣。吾靈田也。野草荆棘。大罪也。領聖體。納嘉種也。然則願領聖體。先去大罪爲要。是故有大罪者。勢必要妥辦告解。始能妥領聖體。不然。卽爲冒領聖體。罪中至大至重之罪孽耳。

問、告解後。又記大罪。可領聖體否。答、倘有大罪。解罪中忘而不告。解罪後。偶而醒記者。速往補告。而後領聖體可矣。先領聖體。而後補告。亦無不可。何則。因妥辦告解。種種大罪。無不宥赦。解者忘者。亦并赦除。是故。告解後所記

之大罪。已爲赦除。不往補告。而逕領聖體。亦無不妥。雖然。未告之罪。仍有告明之分。是故。待下一次告解。自當告明。而不可疏忽。若當下一次告解。故意不告。告解卽不妥也。

問、預備要法又何。答、非臥重或長病者。又當守空心齋爲要。所謂空心齋者。卽自半夜直至領聖體之時。滴水粒食。不可飲食。若稍有飲食。雖忽畧非故意者。已非空心齋。不可領聖體也。猶如白衣累墨。卽失意故。已失原潔。已無可奈何耳。所謂臥重病者。卽重病已至將終之危。不必守空心齋。飲食之後。仍可領聖體也。是爲臨終聖體。又患長病。已有一月之久者。若稍飲一些水漿藥水等。亦可領聖體也。

問、不守空心齋。竟敢領聖體者。有大罪否。答、有大罪。蓋皇上御駕田家。農夫必然修飾蓬廬。不致失敬。干犯褻瀆之罪。今吾主降臨吾心。自宜寅恭恪敬。修備內府。是故聖教嚴命。守空心齋。意欲吾人以敬心以克苦。預備領聖

體也。由此觀之。領聖體之日。特要留心。淨面漱口之時。亦不可故意咽下滴水也。

迹

茲述聖蹟。可知身負重罪。而敢領聖體者。被主嚴刑也。在昔斯把義國中。有一豪富之人。素與他人有隙。久懷仇恨。後得一病。沉重不愈。其家人特邀耶穌會鐸。聽彼神功。鐸德至。先勸彼修和。誠悔定改。富人曰。唯唯。卽囑書辦。代寫修和之約。無忘舊好。永不記仇。鐸見富人肯恕冤仇。特書和約。卽信以爲實。旣而聽彼神功。寬然賜赦。又許領主。危哉富人。徒以虛言示赦。僞書和券。而恨猶在心。果可領主耶。富人自昧良心。甘於自棄。當鐸德送聖體至。竟敢口領之。未幾病日增。氣絕而亡。聽解之鐸。私心竊喜。以爲彼旣真悔定改。妥告領主。升天何疑。家人亦皆料渠善終。盛禮開喪。葬於堂下。深宵。人皆靜臥。斯時有二巨人。各執火炬。至鐸德門。擊之。遂入。曰。起。無懼。從予行。鐸戰慄殊。

甚。未識何事。勉從之。至堂門。二人以聖堂之鑰授鐸啟門。遂至富人葬處。厥尸從命升出。自張其口。二人曰。彼既冒領聖體。已墮地獄。而聖體尙存於舌。當取而藏諸聖爵。鐸既從之而行。二人舉足。擊地甚重。地與尸俱陷矣。至旦成一大穴。存以爲證。鐸德既藏聖體於聖爵。二人又執火炬。護鐸回院。抵門。倏然不見矣。

第二十五首論備領聖體良法

問、預備良法爲何。答、聖體名謂神靈之良藥。所以領聖體預備靈魂。當如服藥備身然。服藥者。願得全效。卽前日安歇少食。而將領聖體者。亦宜前日格外心靜。多加苦功爲是。聖類斯。習用三日爲備領聖體。而聖達尼老。自幼習守大齋。不畏年少力弱。惟望得聖體之神效也。

問、預備良法又何。答、夫領聖體之日。於吾實爲至大慶喜。至大瞻禮之日。所以預備領聖體。該如堂內備行瞻禮。家內備舉吉辰不異。今備行瞻禮何

如首刷塵揩淨。後用花修飾。而預備領聖體。亦宜如此。不特以消去大罪爲足。卽小過之微塵。亦宜加謹刷去。後乃以聖德之精修。修飾己靈。靈乃華美。勝於鮮花可人也。

問、當修何德。答、聖額我畧傳云。昔日堂內。副祭謂領聖體者曰。爾等懷信德來前可也。從知預備領聖體。特發信德爲要。卽當全心堅信於麵形下。藏有吾主真體真血。人性聖靈。與天主本性。如眼見一般。卽捨性命。爲證此道。亦所甘心。蓋如此信德。甚中天主聖意。猶如一臣。不顧死活。爲保皇上所出之諭。如此忠心。皇上必然甚樂。

問、又當特修何德。答、昔日副祭囑友。又曰。爾等懷畏心來前可也。從知預備領聖體。特宜自愧自悔。謙己畏主。蓋吾何人。而敢領萬王之王。天地之大主也。吾灰也。塵也。屢次得罪天主。應受獄苦。而今天主親臨。結合吾心。吾心超乎上天之榮福。若此而思。其羞愧。其敬畏。宜何如大。宜何如深哉。倘有謀

反之人。蒙皇上恩赦。又朝王侍宴。初見王上。其心何如。况吾獲罪於上主。不一次而止。不一類而足。吾今領主。吾當何如。聖女達巴濟。前領聖體之時。內覺畏甚。懼地崩裂。吞下。聖女如此。吾乃何如。必要深心自悔。甚覺自卑自污。勵其愧赧之心。覺於內。顯於外。端然來前。始可領聖體也。

問。又當修何精德。答。昔時副祭回顧教友。又曰。爾等懷愛德來前可也。從知預備領聖體。更宜熱愛天主。切願領主爲要。噫。造化天地大主宰。屑降於罪人卑污之心。如是仁愛。可不以愛還愛乎。諸德諸福之寶藏。屑降於毫無微功之罪人。如是大恩。可不切望切願乎。倘有皇上。請農夫陪宴。農夫之心。熱愛何如。倘有窮人。多日不飲不食。渴餓之心。懇切何如。今天主真如設盛筵。而吾真如饑渴之人。可不熱愛之至。渴願之至乎。

迹

茲述聖蹟。以顯切望領主者。蒙主優錫。如願以償也。昔在西方。有一院。隱修

所居院中有聖師那諾爲院長。掌理諸修士。隔海有一善女。勤務神功。無如是地無鐸。欲領主而不得。於是修女。繡一祭披。錦花燦爛。旣成。欲送隱修院長。無便。善女恃主聖祐。以祭披藏諸籃中。上加一書。置之河中。畫一聖號。籃自河達海。直至修院。院長此時。正在默想。主默啟之。乃出外。至河畔收之。開書後。知是女迫欲領主。遂蒙上主默啟。藏聖體於聖爵。置於籃內。浮河渡海。漸至聖女之河畔。聖女郎出。敬收之。乃得領主。由是思之。主之報施善人。果何如哉。

又有一隱修聖女加納扯。勤於事主。主亦日加寵眷。賜其神目。親見厥地聖堂頂上。巨火焚燒。火舌直衝霄漢。而聖師那諾所居之聖堂。尤甚。是卽前所說隱修院長也。堂頂火舌衝天。皆以表聖體仁愛之火耳。聖女旣見之後。心嚮往之。蓋居於本處。不便領主。旣承主牘。卽舍此適彼。步行海面。旣至隱修海島。主卽於默想中。默示院長。老院長遂出。賓迎。問曰。來此何爲。答曰。予承

主牖。來與爾修士。同分誦禱之功焉。長者答曰。予焉能許之。余院乃隱士所居。非女子所得入也。聖女曰。余蒙主賜予特恩。乃得至此。何爾拒而不納。我所求者。惟賜此海畔偏隅。容余棲止。得遂領主之願焉耳。長者曰。否。此島波浪衝擊。危地也。烏可托足於斯。聖女曰。余承慈主輔翼。有何畏焉。沒後。乞葬於斯。願已足矣。斯時老院長。見聖女猶立於海面。深感其盛德不凡。悉如其所請以許之。既而送彼領主。聖女遂伏地叩拜。啟口受之。熱衷契主。莫名愉快之神。主欲報其功德。卽於此時。收其靈魂。上升天國。院長如其言。率眾修士。恭葬於海畔偏隅。以後凡怒濤猛浪。不衝其墓。主蓋欲彰其盛德也。後之鑒者。亦將有感於斯。而發其熾愛。以領主也夫。

第二十六首論感謝聖體善法

問。領聖體後。該當何如。答。比之大臣臥病。皇上降臨看顧。大臣何如。初則作敬。以認皇上高位。繼則駭奇。以奇皇上謙卑。後則感皇恩。謂下臣何幸及

此。卒則奉獻薄物。微表悃忱。今吾人領聖體後。亦當照式。始當敬拜吾主。認爲吾天主。造我救我判我大主宰。二當駭奇天主無窮仁慈。自至高而降至卑。何自卑如此哉。三當極口謝恩。其恩浩大。永不可忘。四當敬奉所有。合於吾主苦難苦死之大功。全獻天主。

問、領聖體後。又當何如。答、三德誦以外。特宜懇切痛悔爲是。蓋如敗子獲罪於父。而仍得慈父之眷寵者。良以內覺深恨前非。懊悔不肖之大罪耳。而吾種種獲罪於天主。仍得天主降臨之大恩者。豈不當心如裂碎。痛悔前日之昏迷乎。

問、領聖體後。又當何如。答、急需求恩爲要。蓋求天主之時。莫如天主在心內之候。猶如敢奏皇上。莫如皇上駕臨之時。最爲合宜。所當務求之恩者。有急有緩。急者係於神靈。而係於神靈者。有爲生前。有爲死候。無非甚要。生前至爲要者。有二。一則堅存聖寵。永不離靈。而偕聖依納爵云。弗許我離背。蓋

我實如嬰孩。若母手扶。嬰孩可立。或母手少離。嬰孩卽仆於地。一則真心聖愛。以熱愛天主。而偕聖奧斯定云。望以吾淡。易爲切愛。蓋我實如頑獸。逐從賤物。忽棄珍寶。死候所需者亦有二。一乃上等痛悔。一乃至聖善終。俾之生前諸恩。接受死後永福。若論肉身之恩者。緩也微也。求之亦可。然當悉照天主聖意。求之始可。因斯恩於我永遠之事。益乎損乎。吾不知。天主知也。然則天主賜不賜。皆照聖意而已。益則賜。損則不賜。猶如病人貪食一物。訪之醫生。皆照醫生所見。醫生以爲不妨。病人願食。否則病人必不願食耳。蓋病人所欲。惟療病而已矣。

問。欲謝主恩。當獻何物。答。首獻吾主苦生苦終。聖母善行善功。爲最。蓋惟如此功德。足中天主聖意故也。次乃宜效老圃。倘見貴客進園。必以園中產菓奉之。而吾本園所生無他。愆過差失而已。是故七克中。獻主一克。或克舌言。或克目視。或禁心中忿怒。或行外面苦工云云。皆能喜悅聖意。可不慎行。

乎哉。

問。爲謝主恩。當用幾何時候。答。至少一刻。斷不能領聖體後。未幾而他適也。蓋嘉賓方至。不當晤談一時。以免訣然速別之謬乎。所謂至少一刻者。因有虔誠之友。又望一臺彌撒。爲謝聖體之恩。且於終日之間。特檢己心。更加善工。畧效聖類斯。以保聖體之神效。

迹

茲述奇蹟。可知領聖體後。彌深歡感者。主亦眷戀而褒揚之也。昔聖多明悟會中。有數聖女。熱衷領主。獨得神恩。一名老撒。當領主時。旁人見其面紅如火。焚炙。大發輝光。且有聖哲。親見其面。金光四射。莫之能視。如偶爾視之。目眩首暈也。聽解之鐸。心殊訝之。問其從何發此輝光。答以領主之候。心如太陽。燦熱也。是後有鐸明證。送聖體時。手近其唇舌。卽覺炎熱異常。不可嚮邇。故速送之。以免炙手之痛。又一聖女。名高耶白。自幼嘉言懿行。純心契主。渴

領聖體。無時或已。年方及笄。領主後。常覺神怡心曠。饜飫靡窮。勺水不飲。微粒不進。如是者七年。人見是蹟必疑。以爲人非木石。詎無飢渴。然理其靈之鐸。已深訝之。而親問之。且親證之矣。蓋詢彼何能如此。聖女對曰。余旣領主。卽覺余靈飽飫。於塵世之物。絕不營求。且亦不飢不渴。何食之有。何飲之有。又曰。鐸旣深訝焉。而不知其何似。余竊爲鐸伏祈上主。俾得亦覺其境也。迨耶穌聖誕良宵。聖女同眾修女。共誦夜經。卽懇祈天主。賜以本鐸。親嘗此味。及時鐸舉行彌撒三臺。俱覺愉快之至。且也。鐸於是日神旣飫。口腹亦饜。緣之一日不食。而亦無飢。聖女於明日。遂謁是鐸。而謂之曰。鐸旣親嘗之。何怪乎余之先覺也。鐸於是益傾服聖女焉。夫神味濃。則世味淡。伊古以來。聖賢所篤信焉。觀此聖蹟。乃知不僅淡夫世味。直棄夫世味焉。可知耶穌聖體。乃人之真糧。食之者永無飢渴。惟淡漠以領之。斯不覺其驗耳。

第二十七首論勤領聖體大益

問、勤領聖體有益否。答、大有益。蓋勤領聖體。是中吾主立聖體之本意也。聖經云。昔有大君。欲顯朝榮。卽設公筵。一百八十日之久。請諸大臣來享。七日之久。又請眾百姓。隨意飲食。當是時。國人欲中上意。擁擠來享王恩。若有穽愛本家蔬菜。輕忽朝廷珍宴。自然君心不悅。而大震義怒矣。今諸王之王。以己本體本血。諸恩之泉。萬寵之源。設列於人。准人頻來敬領。而人頑硬。穽逐世上賤物。不重天神之神糧。是何傷吾主之聖心。負上主之宏恩哉。吾友既知吾主之意。必不畏諸艱難。願得勤領聖體之廣益耳。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補神力。而永存神靈之命也。蓋如身力漸耗。必當勤用形糧。以補其力。延存性命。而神力爲淫火漸衰。亦當勤領神糧。強其神力。爲保聖寵生命。明甚也。是故聖經云。人食此糧。必當常生。而聖撒來斯自云。我引領友靈有年矣。自覺固其善。免其惡。莫如勤領聖體之善法耳。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治偏情。防神病。蓋如妙藥。屢服之。漸散原病之

毒氣預防復病之後患。而耶穌聖體亦然。屢領之。淫火漸息。偏情漸滅。靈魂惡習均改。用可免罹大罪之凶惡矣。是故聖依納爵云。免犯大罪。本係勤領聖體之奇效也。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整備兵器。攻敗神仇也。蓋吾靈有仇。常改常襲。至死不休。勤領聖體。如備神兵器。而魔誘自易退也。是故邪魔千方百計。阻人勤領聖體。不異將軍攻敵。乘敵不備攻襲之時。忽然襲之。攻克易耳。吾友於私慾猛作。邪魔烈誘之時。更宜善領聖體。堅固己心。以敵魔害也。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煖熱吾心。便行積德耳。蓋如冬至時行路。身冷異常。寸步難前。而或近火一烘。滿身覺煖。遠行何難也。今吾心甚冷。難行修德之途。若領聖體。聖體如火。煖熱吾心。而吾便走天堂之路。德與日臻。直至諸德之源。永享天主永福。

迹

茲述古跡。明顯人能善領聖體。卽滅慾情。而葆貞潔也。曩時意大理國。有一少年。邪情日熾。難葆貞修。一日問於友曰。予娛聲色。歷時已久。然自反多慚。於心難安。何法可治。友曰。其惟擇配乎。婚後慾火可息。得免罪戾矣。從之。奈婚後不久。而妻已亡矣。從此慾情復作。無能自禁。乃往見一鐸。語之故。鐸曰。余有一法。能葆爾貞。爾其慎聽之。毋忽。人遇欲存理。法莫善於勤領聖體。爾果能勤領聖體。爾貞可葆無慮焉。少年從之。嗣後屢次領聖體。久而罔懈。卽覺邪慾日消。以至熄而不作。己心遂安。前憂盡釋。有時欣喜無似。親語人曰。余前日誠愚甚矣。使早知神醫如是。何敢犯如許重罪。亦何敢成婚哉。其言如是。凡欲熄邪慾。未得其妙術者。庶幾聞之而領聖體耳。庶幾善備己心。而勤領聖體耳。蓋聖體中。神力彌增。自能助人嚴絕邪情。善領之。而其效遂彰。頻領之。而其效益彰耳。

第二十八首論敬拜聖體

問、到堂敬拜聖體。有何合宜之分乎。答、良友在獄。爾不宜往顧乎。若或爾欠人債。本宜受獄。斯友憐爾家寒之患。代受囚刑。爾可不往顧慰之。竟安然家居乎。今吾主常住聖體龕內。誠如獨住監中也。然彼何人斯。又何故如此。豈非爾至密之友乎。非爲爾如此乎。如此爾可不往拜聖體乎。吾主嘗命聖女達巴濟。一日當拜三十次。聖巴爾日亞。事雖叢煩。而一日拜聖體七次。爾乃何如。

問、到堂敬拜聖體。有何悅樂之情乎。答、良友聚首晤談。悅樂甚矣。而相離之時。自覺悽惻。若爾善拜聖體。虔心向主祝言。必覺神樂無比。神和心泰。莫可名也。聖女達巴濟。幼時未可領聖體。曾有此驗。蓋其母方領聖體之時。小女近侍。不忍少離其側。問之何爲。答曰。聖體甘馨非常。近之欣悅。不可自勝。實在下土而似登於天焉。

問、到堂敬拜聖體。有何裨益乎。答、大臣朝廷敬拜國君。必中王意。而得寵

眷。自有高爵厚祿之益耳。今爾屢次往拜聖體亦然。吾主豈不重憐爾意之誠。而生前死後。酬報忠僕之微勞乎。

問。何如當拜聖體。答。近堂點聖水之時。當發真心痛悔。後乃跪下。俯身敬拜聖體。卽發信德。篤信於麴形內。真有吾主聖體聖血聖靈。眞天主亦眞人。願捨生命。以證此道。又發愛德。切愛天主萬有之上。思其全善。自爲諸善之大原。又發望德。卽望吾主仁慈。因其受苦受難之大功。賜爾生前聖寵。死後永福。永謝永讚於無窮之世。繼乃感謝吾主。因愛吾人。常在聖體龕內。實因愛爾幽囚。遂求所需之恩。或己所需。或人所需。俱托吾主聖心。望不棄置所托。卒乃神領聖體。俯身敬拜而出。然人離宴時。每有意未幾再來充飢。而吾出堂之時。亦當如此。立定志意。一有閒暇。將必復來。再三再四。敬拜聖體。問。何謂神領聖體。答。神領聖體非他。切願契合而已。切願聖體。實降臨心中。而渴願之意。懇切殊甚。契合吾主。猶如實在心內。而結合之情。密以加密。

是爲神領之簡意。而論此功之神效。實筆舌難述耳。何則。蓋人之善願。吾主所喜。而善願中莫如結合吾主之切願也。是故曾有賢友。方發切願之時。而聖體自祭臺上。飛至心中。不止一二次也。由此觀之。神領聖體之法。吾友自當嫻習。蓋實領之恩。不可隨意。而神領之效。不論幾次。惟隨己便。而如此神效。裨益神靈。不可名也。

迹

茲述軼事。可知切願領主。而有所阻者。主特顯一聖蹟。以償其願也。昔在聖多明悟會中。有一幼女。年方十一。德基已固。每欲領聖體。鐸以年幼辭之。再待數月乃可。繼升天瞻禮日已屆。幼女冀領聖體。其心彌切。鐸仍辭之以異日。幼女雖從長命。殊非得意。見修女領主時。敬跪堂隅。聖體愈近。愈加欽敬。愈深愛戀。迨眾修女領聖體畢。鐸德恭藏聖體於聖龕。幼女以切願領主而不得。緣之流淚。隱痛彌深。奇哉。幼女正當流淚時。聖爵自開。其中聖奧斯弟

亞。條爾飄出。止於幼女頂上。眾修女等親見。驚訝更深。鐸德亦見之。爰穿白衣。套領帶。持聖盤。往收之。聖體漸降。止於聖盤中。鐸仍欲捧之。供於聖龕。主於此潛啟鐸德之悟。默感鐸德之心。鐸遂以聖體送於幼女。目迎口接。心契神飛。愛火時增。不可自禁。遂泰然而逝矣。由是觀之。主正藉此。以激勵吾人之愛領聖體耳。卽不得領聖體。亦當往拜聖體於聖龕中也。而敬拜聖體之法。莫善於聖方濟各波爾日雅焉。聖人生平。每日七次詣堂拜主。契以至熱之情。卽其他出。凡止之所。必進聖堂。久拜聖體焉。抑且往拜聖體。敬恭彌至。絕無東望西顧之態。且甫跪時。卽覺聖體之有無焉。或有火而無聖體也。必知之。或有聖體而無火也。亦必知之。其神至靈。心與主締。敬無或弛。故平居寢室。必隣聖堂而居。常向聖體而望。然則吾人領主。法幼女之熱愛拜主。準聖人之表率。始可耳。

第二十九首論冒領聖體

問、冒領聖體何罪。答、極大極重之罪也。犯國法之罪。重則重矣。而面辱皇上之罪。更大更重遠遠也。非但褻瀆皇命。而更侮辱皇上之本身。其罪何其大哉。人犯大罪。卽犯誡命。罪已重極。何況冒領聖體之罪。褻瀆天主聖體。面辱吾主耶穌。其罪之重。豈筆舌能道其萬一乎。

問、其罪重大。又顯於何。答、冒領聖體者。強逼吾主入於污穢之所。住於仇敵之中。褻瀆之罪。何其深哉。人靈有罪。有至污之污也。天主惡之厭之。莫可名言。而人冒領聖體。將天主逼入其心中。人靈有罪。邪魔居之。吾主之仇。莫猛於此。而人冒領聖體。吾主逼住其仇中。褻瀆之罪。何其大哉。昔在呂宋。一童冒領聖體。忽覺內腑痛極。不異抽必挽胆。不禁出堂。路邊穢地。吐出聖體。始覺內安。從知吾主。審住穢地。不欲居於染罪之人靈。人可不慎之乎。

問、其罪重大。又顯於何。答、冒領聖體者。全違立定聖體之意也。蓋吾主在世之時。爲世人之故。苦身辱身。以至被釘於苦架上之地。是以立定聖體。欲

人克恭克敬。修補其辱。且以榮雪其侮。而今冒領聖體者。非但不補不榮。而又以辱加辱。褻瀆之至。吾主立定聖體。又欲養育吾靈。保存吾靈之生命。引至常生之所。而今冒領聖體者。非但不育神命。且死而又死。下而又下。下至永墜之危。是乃何如。不異王簡衛身之兵。而爾竟誘之謀反。王出濟民之糧。而爾乃以毒毒之。其罪其逆。何其大哉。何其重哉。

問。其罪重大如此。天主何如罰之。答。謀殺皇上之罪。國律凌遲滅族。蓋無刑可刑也。而冒領聖體。本爲褻瀆天主本身之罪。世上無刑足刑。天主待至死後。嚴罰此罪。昔有盛德之人。在堂望彌撒時。適見冒領聖體之狀。天主適如羔羊。被拖被殺。天神憂泣。邪魔踴躍。奇甚慟甚。呼吾主曰。吾主。何忍至此。主曰。爾毋奇也。冒領聖體之罪。至醜至重。世上無刑足刑。吾待死後罰之。雖然。生前之罰。亦非甚輕。蓋冒領聖體者。常覺刺心難安。實如服上刑者。常見刑具。設立目前。凜然畏懼。滿身顫慄一般。

問、開四規。冒領聖體。四規全否。答、不全。蓋冒領聖體。不足盡四規之分。教宗英諾生十一位。曾定此說耳。何則。因聖教會。定四規之意。必欲教友得四規之益。而冒領聖體者。毫不能得此益故耳。猶如人父。命兒出買書本誦讀。而斯人惟買邪書消閒。豈可謂聽尊長之嚴命乎。

迹

茲述聖蹟。可知人負重罪而領聖體。主實深惡而重警之也。前法蘭西國一鐸。耶穌聖誕日。詣堂作祭。路中遇人誘之。重獲罪於上主。鐸輾轉圖思。竊自謂。往祭。罪更增而心愈難安。不往。則起人猜疑。而已罪恐露。躊躇久之。卒往作祭。主已深惡之矣。方其首次舉行彌撒。甫成聖體聖血。遂有純白一鴿。自上而下。置喙聖爵中。盡吸聖血。又嚙聖體。衝霄而去。鐸於此。群愛滿腹。眾難寒胸。蓋思續祭。已無聖體聖血。輟祭。則適啟眾惑。實屬進退兩難耳。而是鐸終於續祭。至領聖體聖血時。作領主狀。嗣後。舉行第二第三臺彌撒。所成聖

體聖血。皆爲白鴿取之而去。彌撒畢。出堂。卽趨修士前告解。修士見其深悔前非。卽命補贖而赦之。且承主牖。令鐸再行彌撒。是鐸從命。將念成聖體經。見白鴿復降。盡嘔前所吸之聖血於聖爵。盡還前所嚙之聖體而去。鐸歡感無似。祇取一塊祭品領之。取少許聖血飲之。餘皆存以爲聖蹟之真據。泊乎彌撒畢。復詣修士前。陳明奇蹟。以揚主恩。淚下沾襟。以昭銘感。又求院長收入修院。院長見其志堅意決。遂收之。後立身砥行。綽有可觀。前後如出兩人。終於此修院之內。由是觀之。領聖體者。宜若何其修省。若何其審慎乎。蓋必洗心滌慮。志潔行芳而後可。

第三十首論臨終聖體

問。誰當領臨終聖體。答。凡人於死亡之危。卽有極重之分。當領聖體。如重病將亡。或行遠路。或坐死罪者。此皆宜領聖體。譬之遠行之人。必備多物。以防不虞。人靈將死。一如啟行遠路。豈可不領聖體。以堅己心。而防諸仇之攻。

打乎。

問、將領時。該當何如預備。 答、公法以外。又須有二。家人特宜慎之。一、倘知病人不知病重。理當告知。決不可懼其驚駭。竟不告。譬爾友出門。爾知某地有盜賊之險。豈畏其知之而懼。竟不告乎。二、當勸病人。惟承主意。主願我生。我亦願之。主不願我生。我亦不願。是乃甚愜主心。主以此故。曾賜數人多活數年。如一師長。見生遵命不却。卽免其罰已耳。

問、領後當如何。 答、公法以外。又當謝主。生平所賜。種種諸恩。又求賜爾真悔己罪。益加聖寵。以退魔誘。又當獻己所受諸苦。以結合耶穌之苦也。

問、此時又當如何。 答、凡平日所交亂心之友。私愛之人。一併嚴禁入房。以絕罪機。以免魔誘。又當思己必死無疑。故前日逸樂等。一概斷絕離開。又當屢發信望愛三德。堅固己心。善用無幾之時。如行路人。知天色已晚。步宜少急。俾無黑暗至家矣。

同。倘病人將危。不得領主。該當如何。答。懇祈天主聖母以外。又宜求聖女巴爾拔拉。因於臨終。不得領主者。概求此聖女爲主保。聖女本生自外教。幸聖神寵照。引入聖教。其父知之。忿怒非常。卽執刀欲殺。聖女投奔他處。其父尋求再三。得之於山穴。親送於官。官卽多刑酷虐。聖女志堅如初。其父更覺忿恨。求官許已親殺。官允。卽攜聖女。斬之於城外。臨刑時。聞空中有聲曰。凡人賴聖女而求恩者。莫不准允。

迹

茲述聖蹟。明示後世諸人。欲於臨終之候。得領聖體。先當於生平。敬求聖女巴爾拔拉也。茲姑無論聖達尼老。臥病時。求聖女。得遂領主之願。卽如他國善人。亦多有求之而得者。茲特援二事以証之。前在奧耶德國。一人名恩利格。素敬聖女巴爾拔拉。一日其房失火。火勢甚烈。四圍爲火所繞。欲出無從。故其身被火炎逼。死在呼吸。恩利格此時。明知無路可生。惟舉心目。懇求聖

女。俾得領聖體以終。幸矣。正在求際。親見聖女忽降。以所披外衣拂火。而火遂滅。且親提恩利格。置之妥地。謂之曰。以爾生平。恒切敬余。故天主寬延爾命。得至明日。告解。終傳領聖體而逝。是時親鄰齊來觀望。深異其何自而得。至今日。恩利格明言其故。且勸人皆敬聖女。以得遂臨終領主之願。既領聖事而逝矣。

又日瑪宜國一人。名勝比將。值國亂之日。被一侯監禁。監中人眾。皆斷食。被禁者。按日而亡。不可勝數。侯亦屢遣人。巡遊禁處。以知死者幾何。役屢見勝比將。命在呼吸。然將死而不死者。十有二日矣。役怪而問之。答曰。余之不卽死者。蓋余素求聖女巴爾拔拉。使余得領臨終聖體也。何以聖女已允。而爾等尙未允之乎。懇爾轉達侯爺。遣鐸爲余聽解送主也。侯聞之。初不允。斷思欲其速死。乃遂其請。恩利格遂得告解。然未領聖體。故不卽死。役怪。問以不死之故。曰。余未領聖體。領後卽死。役又通知此侯。遣一鐸德送彼聖體。恩利

格見聖體至。俯伏敬拜。啟口領之。不勝歡感。而卽逝矣。

第三十一首論領洗聖事

問、領洗爲何。答、領洗乃聖洗之禮。諸恩之門。最爲要緊。何謂聖洗。以表滌其神靈之污。何謂諸恩之門。蓋未得之。不能領他聖事。何爲最要。蓋得此恩。可上升天域。不得之。雖無本罪。亦不能享受天堂之福。

問、領洗有幾等。答、有三。水洗、血洗、願洗。是也。血洗者。卽捨己生命。以證真主。如昔日聖教艱難時。有多外教。見教友爲主甘心失命。卽動心。隨從其表。願洗者。卽願領洗。而不得領者。惟真心悔罪。亦可以代水洗也。此三者。皆上升天國。所別者。惟以血洗與願洗。無神號耳。然則三洗之效。適如三臣朝皇。一則有皇上所賞綢毛。二則無之。

問、如何可行此聖事。答、當有三。曰質、曰言、曰意。是也。其質者。卽真水也。其言者。所定經文。念時不可錯誤一字。其意者。卽有意行此聖事。若無此意。卽

非聖事。如置銀錢於貧人手內。而無施舍之意。貧人自無其益。有此三件。卽此聖事。不論何人。皆可行之。卽外教人。亦可行之。

問。代父母可不用否。答。小禮則可。大禮不可。若大禮而無之。聖事固亦爲全。惟有大罪。若論代父母之分。代子女倘後不善。則有嚴分。訓之導之。又與代子女。已結神親。故不得彼此結配。

問。付洗是誰人之職。答。本鐸之職。倘鐸德不在。當讓尊長。故無神品者。當讓有神品之人。女當讓男也。

迹

茲述聖蹟。可知血洗者。亦能成聖升天也。前在日多國艱難時。一六品副祭。名亞卜駱。官已訪實。欲拘而刑之。亞卜駱懼已難受劇刑。賂費肋蒙名優。裝已狀。順官命。拜土神。費肋蒙允之。乃服亞卜駱衣。飾亞卜駱髮。旋拘至官。官名雅良。詢之曰。爾誠素敬天主者乎。費肋蒙對曰。視余衣。已明證之矣。奚待

問。官曰。今宜背爾所奉之教。不然。將戮爾以祭國神。天主此時。特賜神恩。頓變費肋蒙之心。信奉天主。滿被聖寵。不畏世難。挺然對曰。余於眾人前。復證予言。予誠教友。不拜土神。官聽言。色沮。旁有一人。謂官曰。何不召名優費肋蒙乎。彼精音律。且善玩謔。如彼肯來。庶可望其動心。叛棄彼主耳。蓋教中人。從來多有因是而叛之者也。官從之。卽遣人召費肋蒙。徧覓不得。旣費肋蒙之兄。至署。謂官曰。是誠予弟。費肋蒙耳。熟察音容。卽可明認。是官喟然曰。是誠名優。然如此玩戲。我甚不愜。費肋蒙曰。何謂玩戲。我言誠是耳。官疑信參半。語之曰。眾知爾爲優已久。子明告吾。毋隱。倘爾實爲天主教。予不能宥爾。費肋蒙當眾明言。至死信主不背。官怒。命役用刑。眾見而憐之。語官曰。是乃舉國名優。向娛樂吾人者也。奚爲刑之。官聞之。遂語費肋蒙曰。爾不聞眾言乎。不聞眾惜爾之言乎。已矣耳。速宜歌詠鼓琴。娛樂吾眾。費肋蒙舉手仰天而祈曰。主吾天主。懇焚此琴瑟雅管。毋以此惑眾。叛棄正道。禱畢。天降巨火。

焚之。眾以告官曰。費肋蒙決意已堅。不可挽回。蓋服副祭衣時。已有此心矣。官於是知亞卜駱之詭術。怒甚。命拘亞卜駱至署。命之叛教。答曰。予昔者畏怯退縮。詭計偷生。予今深悔之矣。甘受諸刑。終不背主。二人直認不辭。官乃命役繫費肋蒙於一柱。對之而射。兵役如命。然所發之矢。皆不至其身。止於費肋蒙首上。如成一冕旒者然。兵役復命。官親往視。詎知止於費肋蒙首上之一矢。竟回射此官之目。而官之一目。遂盲矣。官見一目已盲。苦不勝言。遂求費肋蒙。以巫術爲救。費肋蒙語之曰。非以巫法。惟以主能可救。待余死後。既葬。以予墓上之塵。置於盲目之上。卽愈。既而官命將費肋蒙與亞卜駱斬決。既葬。官以費肋蒙墓上之塵。置於盲目。而盲目復明。然費肋蒙不僅愈其形目。且亦祈主愈其神目。緣之豁然醒悟。亦信真主。深恨前非。事聞於王。王遂召之來。雅良謂人曰。予今往。明知必死。且必死於何刑。死於何日。投屍海中。有一巨魚。負屍抵岸。爾輩可至海畔收之。合葬於費肋蒙之墓。以冀末日。

同得復活之光。齊深歡感。言畢。遂入朝。王命叛棄天主。雅良對曰。臣雖全受諸般劇苦。終不叛耶穌所立之聖教。王大怒。命投諸海。刑役如命。雅良既沒。卽有一大魚。負之而游。直抵海濱。衆如前言收之。敬葬於費肋蒙墓傍。由是觀之。人雖未領聖水。旣蒙主全化其心。甘受諸艱而亡者。亦必成聖升天也。夫是之謂血洗也。

第三十二首論聖洗首效

問。孩提無知。安得受洗。答。孩提固無知。然而其身有疾。何以服藥。曰。孩提不知。其母知之耳。知之而請醫醫之。一則除其毒害。一則免其死亡。今於付洗亦然。聖教會適如慈母。以己信德。爲補小孩不知。而以聖洗除其罪惡。免其永失天堂之福耳。

問。領洗首效是何。答。一去其原罪之污。一得聖寵之光。譬如日出。一則消黑暗之夜。一則加萬物之亮。

問、原罪何從。答、天主始造元祖。男名亞當。女名厄伐。置之美園。名謂地堂。諸物全備。快樂異常。然天主欲其立功。欽主爲主。禁食一菓。一菓之外。俱隨意可食。然惡魔逆命叛主。置下永獄。見元祖之福境。大生嫉妬。借一蛇形。誘厄伐曰。曷不食此菓乎。厄伐聞之。答曰。主禁之。倘食之。吾將死矣。惡神曰。爾誤矣。倘爾食此。將似天主。明別善惡。天主禁爾食之。惟因此故耳。厄伐信其言。取而食之。併獻於夫。亞當恐其不樂。亦食之。上主見其逆命。逐出地堂。終身受苦。不異惡臣叛王。王卽逐出朝廷。命加重罰。

問、原罪是何。答、原罪者。卽元祖之罪。傳於人人。以致吾人失萬福。得萬禍之患也。請以喻解之。皇上賜一大臣世襲之恩。不料大臣頓生不良之心。犯命叛王。王聞之。大怒曰。何得如此。負恩太甚。必重罰之。於是追還始封之鉢。劣革其官職。削爲庶民。流之遠方。不得還國。若是其子孫。亦終爲窮民。不得官爵也明矣。而吾人亦然。倘原祖不犯罪。本能享受諸福。而原祖既犯罪後。

諸福已失。諸禍當受。而吾人皆原祖之後。皆服是罪之刑也。

問、原罪有何效。答、大矣哉。原罪之效。本性超性之恩。倏然喪失。聖寵及信。望愛三德。與聖神七恩。皆失去。安然無苦之惠。俱爲烏有。故靈魂私慾亂動。明司暗昧。不從正。趨下易。而趨上難也。肉身則有疾病。寒熱死亡等患。此皆原罪之效也。噫。人逆主。人以下諸物。亦逆人。身以內。覺性逆靈性。身以外。庶物亦違人命矣。原罪之效。豈不大哉。

迹

茲述聖蹟。可知人有聖德。卽無靈之物。亦聽其命。如原祖逆命前有然矣。昔聖多明悟會。有一修士。名瑪爾定。躬備聖德。多行奇蹟。茲特述之。彼居理事相公之列。職菓蔬藥料。撞鐘等務。嘗置雜食於櫃。群鼠壞而食之。爲時已久。同侶設法滅之。爰制一器。不久遂獲一鼠。瑪爾定本性馴良。不忍傷之。故牽是鼠而謂之曰。予受爾等之害。多且久。茲特命爾往告同伴。後毋得重來。是

處。余憐爾等之飢。隨日給食。語畢。釋之而去。詰朝瑪爾定持食往園。分於鼠食。鼠卽成群來迎。食之而去。眾咸見而異之。以後每日給食。鼠無一敢入室爲害者。又在外庭偏隅。瑪爾定給食於貓犬。然皆置在一盆。瑪爾定慮其性旣相殊。剛柔又異。易生爭鬪。於是囑彼各食己分。無容越分爭食。貓與犬皆如命。然尤足奇哉。貓犬共食時。適一鼠探首洞口。見貓在。不遽出。瑪爾定見之。卽曰。鼠乎。爾腹誠飢。爾膽殊怯矣。余今憐爾。出與貓犬同食。以充爾飢。爾仇毋得害爾也。鼠卽出洞。與貓犬同食。貓不害鼠。鼠亦不畏貓焉。此非古今奇事哉。然而非值此也。一日園中聞鎗聲。見一鳥隕於地上。心竊憐之。急往欲取而醫之。鳥見瑪爾定至。拍翅欲飛。瑪爾定卽曰。爾苟欲愈爾傷。少安無躁。鳥遂靜以俟之。瑪爾定熟視此鳥。見一足已傷。速取藥拭之。又用綿包之。且又爲一巢。以棲其身。旣而謂之曰。爾可安心處此。予日給爾飲食焉。如是畜之良久。醫之多日。鳥足遂愈。瑪爾定故釋之。然是鳥去後。似乎有靈而不

忘恩人。故屢飛至瑪爾定之頂。盤旋而去。且有時特來顧視。似形感激。任瑪爾定手取。以供玩好。絕無驚懼。有時集於瑪爾定之手。以取食焉。觀此奇蹟。可知瑪爾定之德。有以感召無靈之物也。然更足奇者。瑪爾定職司晨鐘。有時熟寐。易乎過時。室中之猫。必至其床。牽其衣。俾之無失時之誤。由是觀之。人有聖德。雖禽獸亦從其命。則知元祖無逆命之罪。萬物皆聽從人意耳。

第三十三首論領洗餘效

問、領洗之效。又有何。答、領洗之本效。乃赦除原罪。而首效以外。卽通於諸他聖事之效。是加神號。如堅振神品。又加聖寵。如他聖事。又赦本罪。如告解聖事也。正如一人面容污穢。用水一洗。則污穢頓除矣。問、又有他效乎。答、不但赦罪惡。亦赦罪罰。是故付洗後。不加補贖。猶如一人侮慢皇上。而皇上不但不記侮慢之辱。併赦其當受之罰。然則。一人善領聖洗後卽死。不過煉獄。直升天堂也。

問、更有他效乎。答、甫加聖寵。而信望愛三德。與聖神七恩。卽隨之。如一犯人。皇上不惟免其罰。併賜其爵。皇上之寬宏。何如其大哉。

問、又有何效乎。答、免爲奴役。救脫於邪魔之權。人有原罪。皆爲魔奴。而付洗後。原罪已除。故亦免爲魔奴。如昔回教攻擊信友。有多被擄。皆爲役奴。勞苦非常。晝夜不寐。是以聖教有人。說法救之。或用銀錢贖之。或以己身代之。領洗以耶穌聖血之價。贖之。不爲奴矣。

問、有嬰孩不得領洗。死後何往。答、不得升天。亦不降獄。居於無苦無樂之境。脫免永罰。然不享見天主之性也。正如充軍之士。飲食不缺。寒熱可避。終不得回鄉。亦不得皇上之寵錫也。

迹

茲述往事。可見修士付洗。援救人靈。盡心竭力焉。曩時耶穌會修士。在南雅滿利敷教。漸有多人歸正。信從真主。然是地之民。性最冥頑。俗尙强悍。又育

奴隸。俾之食肥。殺之以爲大烹。其習俗之至惡者也。一日某鐸。聞近方將戮一僕。以爲之食。聞而悲之。急往以救其靈。豈知傍人阻之付洗。無容供以清水。鐸旣至主人之家。卽食所帶之物。竊以爲。彼見余食乾糧。雖野人無禮。猶將供吾一杯清水也。余卽可藉是以付聖洗也。奈主人之性。至爲暴惡。豫喚僕人。嚴命禁之。不令鐸付聖洗。意爲額苟淋此聖洗。食味卽不嘉也。修士見彼情甚冷落。清水難得。引身而退。默祈主恩。旋見一人。以一水桶來前。鐸卽善與之言談。正言談間。手持之拍。倏隕於水桶。此實有意。而若出之無意者也。此人不以爲意。鐸遂與之別。獨往前處。偶乘一隙。入爲此奴隸付洗。而奴隸於是得升天國矣。

又在山西省。有耶穌會二鐸。敷教年值大荒。人民待斃者。指不勝屈。故有母不忍見其子之死。置諸道路者。亦有一母。秉性殘忍。食其二子者。二鐸目擊時艱。傷心至極。雖不能救其形軀。切欲救其神魂。是以徧處巡遊。周行四顧。

凡遇將斃之童。爲之付洗。救彼升天。一日。正遇一棄兒。身患惡瘡。面目黎黑。已無生機。欲爲之付洗。苦於無水。傍徨瞻顧。見一婦攜水而來。鐸始欲求水。不敢。以彼旣屬外教。未必卽肯也。旣而膽氣漸壯。卽向婦求水解渴。婦竟允之。鐸含水於口而不下。速往爲兒付洗。付畢。兒敢目視之。似欲認識恩人。以圖報答也。一啟遂閉。安然而死。

第三十四首論堅振聖事

問、何謂堅振。答、堅振者。乃吾主所立之聖禮。以堅人信德。固人神力耳。卽用主教所聖之阿裡伐油。與巴撒抹香。擦於教友額上。作十字而言曰。因聖父聖子聖神之聖名。以聖號印爾。以聖油堅爾。夫聖油聖香。卽聖質也。擦時念經。卽聖言也。而行堅振者。本主教之職也。蓋如聖堂。司鐸建之。而必主教聖之。人之靈魂。乃天主聖堂。司鐸付洗立之。而主教用堅振之禮。以聖之也。問、堅振與領洗何異。答、堅振與領洗。如孩童與成人。家僕與軍士一般。領

洗如一孩兒。方生於世。身柔力弱。不得任重。堅振後。如已成。人身強力足。不得與少時。同日而語。故此聖事。名謂堅振。卽堅強之意也。領洗又如家僕。已屬大父之家內。然而每日周旋家中。不得建大業。成大功。而士卒則不然。時有斬將搃旗之功。時有折衝禦侮之勛。故常居軍中。卽以勇卒之號。

問。堅振有何效。答。其效有三。一。靈魂有勇兵神號。二。又加本來聖寵。三。又得其靈堅強。易退魔誘。易勝諸患。卽爲主捨命。亦堅執之屈。故昔聖文尊爵嘗云。審判將近。假基利斯督立邪說。迷惑萬民。力阻行堅振之禮。以致未堅振者。概受其騙。而已堅振者。志堅退誘。猶如穿甲兵卒。矢箭雖利。亦難透入。而堅振後。魔誘雖工。亦難搖撼其志也。

問。堅振之效。惟此乎。答。又得堅心之恩。不特易退誘惑。併外人妄議譏侮。皆勇退之。如不聞者然。蓋觀宗徒乎。耶穌受難後。心甚恐懼。深藏室內。不敢離戶半步。迨聖神降臨後。心志堅壯。卽出門講勸。感化多人。嗣後分散四方。

周行天下。捨生不顧。此皆聖神之功。而堅振亦得聖神降臨。故亦能如是堅強。

問。堅振神效如是。何故多人習蹈前愆。答。此非聖事無力。實以不肯用。不善用。不能用故耳。譬如帶甲之軍。或畏交戰之辛勞。而袖手旁觀。或少與相接。而不勇往直前。或手捧傷。不能持戟勇戰。是必敗奔而走。是豈劍甲之故哉。若於堅振後。不思退誘。不克力攻。或有大罪在靈。仍爲三仇所敗。而復蹈前非。豈堅振無效之故哉。

迹

茲述往事。足見日本信友。切望領堅振聖事。以堅固信德。不願捨命也。日本當時。聖教昌明。信友日繁。特其間。未經堅振者衆。切待司牧降臨。維時教宗。選耶蘇會一鐸。素在印渡傳教。陞彼主教。遣至日本。俾教友得領堅振洪恩。途中苦況。筆難盡述。既至。見教衆熱心如熾。濟濟來前。環求降福。主教見聖

化已浹衆心。遠勝於曩日所聞者。緣之喜形於色。淚濕沾襟。旣而未堅振者。四方雲集。四千餘人。主教一一撫而祝福。無不如願以償。而於諸堅振中。有大家賢嗣。不遠四百餘里之遙。特來堅振。旣歸。謂諸信友曰。今者皆享平康之福。絕無意外之虞。倘後日。陡起變端。國家禁奉聖教。請惠然示予。無使他人獨沾致命之恩。與己無係也。卽此數言。已可見其堅貞之意。樂於忘身證主矣。果也。主若欲酬其善願。特以運會之艱。試彼忠貞焉。承平不久。朝廷卽禁聖教。時有顯宦長子。名保祿。切冀致命洪恩。而又竊慮顯宦華胃。易動君王之戀。難沾致命之恩。於是設一善法曰。予苟削除余髮。狀與傳教之司鐸相同。彼必議戮而難宥焉。是念一起。卽令其僕八人。齊去其髮。以彼皆已奉教。抑且皆願致命者也。旣思於八僕中。有一新奉教者。恐信根未固。難當致命之苦。招之來前。謂之曰。爾領聖洗未久。難受諸艱。反不如歸而靜待也。予爾銀錢。其速歸家。對曰。予領洗雖未久。然余心已堅。望致命之恩。懇不遺我。

於是保祿默無以對。卽伏跪誦經。禱畢。遂援筆寫書。交於父母。信曰。兒年壯力強。查明聖教正理。信之旣確。不可移動。將爲主捨生焉。并期吾親亦信奉眞主。共抵天堂等語。旋即趨赴鐸前行總告解。洗心增力。其時又有許多淑女。久願致命。惟望刑加諸身。捐軀報主。因之不待衙役來訪。共聚於瑪利亞之室。以便受捕。而於諸女中。有一女。向眾言曰。余恐被拘時。力弱難支。稍爲搖動。果爾。請拖余同往。助余一臂。得以剛強不屈也。欽歎休哉。何義勇之光昭若斯哉。安得胥今日之信友。堅心以拒大難。鼓勇以抵眞修。洵足稱耶穌之勇兵。媲美於日本信友哉。

第三十五首論堅振禮儀

問。領堅振。何如預備。答。有二等。一乃緊要。一乃有益。妥辦神工。滌除罪污。是第一緊要預備。蓋聖事。分爲活者死者二類。死者有罪亦可領之。聖洗告解是也。活者。惟無罪可領。如堅振。聖體。神品。婚配。不然。則犯冒領聖事之罪。

矣。堅振時。又當有領聖事之意。是第二緊要預備。蓋無意而領聖事。何能得聖事之效乎。夫不欲受爵。王必不賜之。爾不欲聖事之寶者。天主豈賜之乎。今論有益之預備。亦有二。一當明知聖事之益。如病人服藥。明知其益。誠心服之。故聖會定無知孩兒。若無死亡之危。不得領此聖事。二堅振前。當行善立功。以備己心。蓋得寵之多寡。係爾預備之善否。不見田畝乎。倘於散種前。沛然下雨。散種更善矣。

問、堅振有何禮。答、有二。一則用手掌臉。以表爲耶穌故。不畏他人凌辱。雖極可恥者。如掌臉。亦甘受也。二用聖油。擦十字於額。表在異端外教中。不愧爲耶穌之兵。以證真主。故作十字於額上。使人易見也。如兵卒有功。皇上賜以巴圖魯等名號。必常書於旗上。顯置人目。以明勇於戰鬪之號。問、聖質何物何解。答、阿理伐油。巴撒抹香是。蓋油又能滋潤諸物。又能撫治瘡傷。以表得聖寵。潤澤其靈。減輕私慾之猛火。其香亦有二意。一當專心

修德。使人發觀感之心。如香之馨香。使人樂嗅也。二是皆能存物不敗。以領堅振後。至死不敢犯惡。敗壞己靈。

問、堅振可不領乎。答、堅振原非救靈之要。然不堅振。如孩提然。不爲成人。而教友亦如不全。無異乎手上缺一指。不爲全身矣。是故能領。領之爲要。然而堅振。惟行一次。雖或堅振時。尙帶大罪。亦不得行二次。因堅振或妥或否。靈魂已有神號。故不得行二次。

問、若何能領堅振。答、當有代父代母。聖教所定之規也。領者益加謙德。甘願聽順他人之教誨也。至於空心齋。不以爲要。宜先行告解。若無大罪。亦可免矣。但善行告解。備修己靈。當然之理。

迹

茲述軼事。旣顯操堅振之權者。倍宜恪慎。可知夫未堅振者。自當懇勤也。曩時有主教。名麻利畧。正祭時。有一善婦。抱幼子來堂。病危故。欲急爲之堅振。

以備終禮。無如主教悉心契主。作祭較久。病孩遂亡矣。主教祭畢。見其母哀哭。問知何故。主教引爲己失。爰興補贖之功。連日心懷鬱悶。莫能自解。居無何。作避地想。爰以聖庫之鑰。持之而行。旣出城至海畔。將渡。先書本名於大石。且書其出遊之期。旣而附舟渡海。當其啟行。聖人無心持聖庫之鑰。渡際偶隕於海。聖人卽立意曰。倘日後不獲是鑰。終不返矣。言畢。安心而往。任其飄流。久之。舍舟抵岸。易服作鄉農狀。詣名卿之室。乞充僕數。主人收之。問其所長。以灌溉種植對。主人用爲老圃。上主眷其盛德超群。賜以芳草鮮妍。菓實繁昌。名花馥郁。種種嘉瑞。遠勝從前。緣此。主人信任彌深。優待之。主教於此。旣已得所。然故城中信友。失此善牧。如孤子失父然。不勝流連痛哭。到處訪尋。終於不得。卽此知教眾戴聖人。何其深也。然主眷聖人尤深。嘗於夢中默喻數人曰。苟不得此主教。都邑難免大患矣。由是士民等。議定四人。分往各處覓之。遇後乃返。四人如命。越山渡海。歷七年久。杳然不知其蹤。釋然而

返。返時。偶於石上。見主教手筆。知主教必然渡海。遠適異鄉矣。遂復附舟渡海。行際。忽有一魚躍舟。剖腹得聖庫鑰。回人驚喜交集。驚恐主教爲大魚所吞。不可復得。喜疑主教。旣已生渡。猶可尋求。泊乎捨舟抵岸。若有人暗導。直詣名卿家休息。於此可見遇合之奇矣。蓋聞主人呼麻利畧名。令取草來。是人聞之欣甚。料主教之必居此也。旣麻利畧以草來前。是人卽趨前頂禮。殷勤款洽。筆舌難罄。名卿知爲主教。叙禮優待。使者求之返。主教辭以不得聖庫之鑰。矢願不返。使者卽將所得之鑰。呈上。主教感激主恩。莫可言狀。夜靜伏叩上主明示。主於此。顯示命回本鄉。慰民布化。且許其死兒復活。於是束裝就道。渡海回鄉。鄉人見主教回。喜出望外。歡欣鼓舞。難以言狀。然主教仍抑然自下。大著謙恭。往死兒墓。祈主允踐許言。賜兒復活。遂啟墓呼之。死兒應聲自起。主教偕之返。是孩漸長。訓以格致超性要理。旋陞鐸德。又陞主教。迨故主教沒。接位焉。吁。奇哉是跡。

第三十六首論終傳聖事

問、何謂終傳。答、終傳乃耶穌親定之聖事。爲慰重病之人也。聖質、卽阿裡伐油。以擦五官。故謂之傳。因此聖油。首傳在領洗者。次在領堅振者。又次在受神品者。而末次則在重病之人。故謂之終傳。聖言、乃擦五官時。所誦之經文。然領此聖事。當必有三。一、當已領洗者。二、當明悟已開。能別善惡者。三、當有重病者。是故。未進教者。孩提者。胎痴者。輕病者。坐死刑者。皆不能領此聖事。

問、何故擦於五官。答、五官乃諸罪之根。故欲除惡。當先拔其根。蓋觀世上醫生乎。必先察其原。而後下藥。耶穌乃靈魂之良醫。故爲之先拔罪根。命傳目、耳、鼻、口、手足。倘不便傳油於足上。則亦可免。

問、終傳有何效。答、一、加增聖寵。又加神慰神力。忍受諸苦。故用阿裡伐油。以表滅其疼痛。二、若愈後。有益於靈。則有醫治之力。若死更益於靈。則得善

終之恩。故久臥重病。而不卽終傳。必誤矣。將不得終傳之驗矣。不異病人不早服藥。必致病入膏肓而不瘳。三能赦小罪。且所遺忘之大罪。惟發下等痛悔。一併全赦。四易退魔誘。病重時。魔必盡力引誘。而病人易於失望。然已終傳。易勝魔力。從知家人病重。倘有懼其驚畏。不預告。而使之失此恩者。是乃大仇也。如有人將下監。爾不告之。使之設法免此。必爲此人之仇矣。

問、終傳如何預備。答、未病前。求主得此洪恩。病時。早求領之。屢發信望愛三德。擦每一五官時。當悔是官所犯諸罪。終傳後感謝天主大恩。托賴天主仁慈。如孩童畏嚴父之責罰。而避於慈母身側。天主威義。乃吾人之嚴父。而其仁慈。乃吾之人慈母。故急難之際。呼籲天主之仁慈宜也。

問、終傳可屢次行否。答、倘愈後。而病再作再重。則可再行。不然。不行第二次。

迹

茲述往事。足見終傳聖事之奇效。不獨能愈神病。抑且能愈形病也。昔有一人。病在垂危。旁人來訪。告以命在頃刻。請鐸行終傳禮爲要。此人聆後。悚然對曰。子寧以他規我。毋以是勸吾也。予知終傳者。死必速矣。彼非謂終傳可忽。不欲領此聖事。因古來終傳者。死多活少耳。未幾。病漸增。愀然而逝。遂服衣冠。入殮時。死者承主命復活。向眾云。予終前。不願領終傳聖事。緣此上主嚴判。罰余幽居煉獄百年。方得上升。若親友故舊。不爲予誦經祈主。助余善功。無計早升。嗚呼。余終前。苟領聖油。必不罹茲重罰。且愈神病。而兼愈形病也。哀哉余也。蒙昧失之。蹉跎過之。尙何言哉。言畢。復死。眾人爲之虔禱。望主速賜升天。吁。由此觀之。終傳之禮。凡染重病者。可忽之不領耶。世旣無不欲愈其神病之人。更無不欲愈其形病之人。則當可領終傳之時。何可昧然失之哉。

第三十七首論神品聖事

問、神品有幾級。答、有七。一、司職堂門。二、堂內念書。三、驅魔鬼。四、輔彌撒。五、副相大祭。六、正相大祭。七、卽司鐸。五六七謂正品。其餘謂從品。而所以謂品者。因其中有等級之異。如官朝廷。官級有九品。其中有正有從。

問、神品是何。答、卽聖會之聖事。與之神權。俾助聖教。然三正品。定爲聖事。而其餘四品。爲否聖事。未有定決。然是者多。而非者少。惟其或大或小。皆爲有權執事。聖會之顯役。如朝廷命官。各有另外品服。使人一見。卽知其職任也。

問、何謂五六品。答、五六品乃助司鐸作祭。五品念古經。六品念新經。凡爵內有聖血者。五品不得擅動。六品則可。此二正品。惟主教能授其權。如正印官。選自皇上。

問、神父何權。答、神父有作祭。與赦罪之權。皇哉厥位。其受聖品之時。卽加靈魂聖寵。又得神力。善行其權。亦受神號。永不能滅。

問、削髮禮。及主教位。非神品乎。答、削髮禮。非神品。惟預備受聖品之禮也。蓋聖會之規。凡人職司聖堂者。該削髮一圈。明顯已無從俗之意。卽備己心。漸受聖品之恩。正如柴然。旣乾燥之。以備易燎。則火一觸。卽炎炎而燃矣。至於主教位。乃圓足司鐸聖品。誠爲聖事也。其能聖司鐸。授神品。行堅振成聖油等禮。

迹

茲特述一往事。以顯主用妙術。以遴選主教也。昔有名儒。曰亞立山。宏通世學。容貌軒昂。因恐才貌過人。易陷於罪。於是棄其榮華學問。作絕俗想。托業微賤。卑己下人。力拒外誘。伍於煤炭行中也。於此服勞工。穿賤服。謹舉動。非若前日之衣錦嫺雅矣。如是安業度生。嚴絕罪緣。頗稱得意。當時。適值主教去世。在位者。特延聖額我畧到城。與諸大家貴族。議擢主教一人。以補其缺。然會議中。所選之人。紛紛不一。或選名貴者。或選豪富者。或選莊重者。彼以

爲宜接主教之位者。不出是三等之人矣。獨聖額我略曰。否。否。凡遴選主教。當推躬備聖德。卓識過人。謙卑自牧者。舍是三者。而別求主教。主教之實何存焉。於是貴族中。有一人。獨抒憤懣之詞曰。然則宜爲主教者。當爲至微至賤。如煤行之亞立山乎。額我略甫聞厥名。默承主牖。遂知若人乃天主所選者也。乃召之來。旣至。眾見其跣行而黑。徧體炭屑所蒙。咸竊笑之。獨聖額我略神目燎然。隱囑其微。彌深敬服。爰進亞立山。密以詢之曰。余因上主聖名。敢問爾蹤若何。亞立山乃備舉其由來。畢告無隱。聖額我略傾聽之餘。密囑其接主教之位。令其洗容淨體。更賤服。服主教服。冠主教冠。其是亞立山老成持重。潛德之幽光。偕學問之精華而畢露。實有以附主教之尊位者。聖額我略與之出。進於大家貴族之前。揚之曰。爾等向所輕而目之。鄙而賤之者。今實爲爾等之司牧焉。彼棄世俗。埋學問。業此煤炭者。惟懼塵緣之累。拒罪戾之端。因之保其性真。全其貞節耳。於是大家貴族等大奇。敬服之至。旣

聖額我畧。又請講道以顯其抱負。亞立山順命。遂當眾前。闡明正道。遂發揮盡致。乃共欽其道德與學問。實迴超夫俗士之上。始感戴之。推尊爲主教焉。聖額我畧。乃聖之鐸德。又晉陞爲主教。接位後。區畫盡善。遠播德音。經猷大抒。上下安全矣。然上主更欲以致命之功。榮其冕旒。故不久。卽被匪徒擒獲。焚於煤炭之中。而亞立山。遂終於其內。成聖升天焉。

第三十八首論神品升階

問、受聖品。宜爲何意。答、一、當免肉情偏意。如貪位貪祿貪榮。願拯家中貧乏等意。二、當從主聖召。毋從二親偏意。因爾無意精修。而父母逼迫。如此非徒無益。爲害甚矣。倘父母欲爾至一地。而爾路上有性命之危。豈從而行之乎。

問、倘誠有美意。當如何。答、一、當量己力。能任此職否。二、當求主開明。顯示聖意。三、當就正於神師。如病人遷移他處。先問醫生。

問、已定承行此路。當如何。答、宜諳練己德。預備之一、以聖品後。能成聖體。是極重極大之事。可不善備乎。二、以將管理聖會大事。不善備。必有悞。如舟人將行險路。倘未經練。又未備禦險之器。則至險路。必將覆舟而溺。又安能至所向之地乎。故宜如聖巴西畧。聖傳所云。未受司鐸之品。已有司鐸之德。問、宜備何德。答、潔德爲首。宜如天神然。蓋觀服役貴家之小厮乎。倘知家主甚愛潔淨。必留意己身己衣。毋使污穢。動主人之厭惡。令事天主。又宜何如。聖方濟各。曾終身六品。因聖七品以前。求主顯示。如何預備。善受聖品。忽天神現。手攜清水之爵。謂之曰。爾靈如水之潔。可受聖品。聖人恐甚懼甚。不敢升受聖品。由此觀之。受聖品者。己心當如何潔淨也。

問、又備何德。答、宜有救靈神火。蓋聖品後。將傳道勸人。救人爲業故也。如近王上之大官。更當有扶助王上治民之心。而司鐸至近天主。豈不務愈顯聖榮者乎。

迹

茲述軼事。可知鐸德之位。處於至尊。雖大聖。亦不敢當之也。曩有一大德之人。名文增爵。生長豪華。自幼事主熱心。每喜摩繪聖像。以及鋪設祭臺。灑掃聖堂等事。行芳志潔。迥異他童。年甫十四。卽矢永守童貞之願。適有一次。偶聞污言。卽心痛疾首。懇祈天主曰。寧使早收子靈。不願復聞此罪名矣。此可知其秉正嫉邪之念。已造乎其極也。緣此潔德。深感天神之慕。故特顯形惠顧。卽或邪魔妬其盛德。酷烈肆害。鞭撻聖人。而天神遂親臨慰顧。驅魔以除其害。且屢次發芬芳馥郁之氣。滿其室。以悅其心。屢次借形顯現。詳誨聖道。以擴其明。是聖人之德。上有以格天神。而致其降顧也。然盛德之所感召。豈僅在天神乎。卽聖母亦深其眷戀。而霽容以問之曰。子余之愛爾。爾果知之乎。夫余愛爾之情甚熾。難以言喻也。一次。聖人正跪聖像前誦經。聖母藹然謂之曰。爾有願得之事。悉以告吾也。答曰。惟願畢世慕爾也。又一次。聖母旣

現天神繞之。藹然降福聖人。觀乎此。可知聖人之盛德。上有以格聖母。而致其眷顧也。蓋其熱心立功。不自已也。每日虔誦聖母小日課。一主日。嚴守大齋三次。苦服不離身。苦帶不脫腰。疲倦之時。就板而眠。自鞭其身。必至見血。且於傷處。用醋擦之。以增其痛。嘗有一次。獨處房中。狠擊其身。血騰壁上。聖人懼爲父母所知。慌忙無措。速以手幌拭之。不去。削之不落。磨之不滅。終乃以墨塗之。然紅與黑。雖似相雜。而仍自分明。卽於墨色血痕之內。倏現耶穌苦像之容。聖人雖欲掩之而不得。不啻欲蓋而彌彰焉。一日。正跪默想誦經。耶穌忽然顯現。有苦像之狀。且大伸其手。接抱聖人。抱之慰之。暢然自得。樂莫大焉。於此嘆主恩之浩蕩。聖德之深邃。皆有出人意外者。然上主之旨。更欲以聖人之德。表白於聖人之父母也。故當庭幃聚順時。聖人舌上。倏成一肉苦像。如刊刻然。遽爾異光四射。神奇之至。總計聖人生平。自初領聖體時。蒙主神恩。卽見天上榮光。年甫七齡。卽有先知之恩。能說外國之言。且能灼

見人心之隱。或善或惡。無不洞徹。且又命二死者。自死復生。夫上主所賜於聖人之恩。既如是其奇且多。實以聖人所備之德。粹以精。則亦何不可陞鐸德之位。秉鐸德之權。而行祭主之大禮哉。況聖人前在羅瑪時。已陞至六品之級。而乃甘居於是。不敢躋鐸德之班。若惟恐以不能勝任者。忝茲尊位。而藉是以固其謙焉。憶聖人之父既沒。其母嘗問之曰。子何不受鐸德乎。聖人對曰。昔五傷方濟各。大聖也。尙不敢膺鐸德之位。况如余之涼德。敢膺之乎。踰年。遂入方濟各會。居於司事相公之列。甘居卑職。樂爲人役。如是者。又歷二十三年之久。初終一致。維時會長。遂令其虔發三願。翕合主心。聖人從之。又閱二年。形軀衰弱。臥病不起。耶穌偕聖若瑟。親臨撫慰。聖人喜出望外。縈懷莫釋。未幾。敬親苦像。泰然而逝矣。奇哉。聖人之蹟。大哉。聖人之功。而終不敢膺鐸德之位。謂其心之謙。固也。然其心。實有見夫鐸德之品。位彌尊而爵彌高也。審是。而鐸德之位。烏可輕視哉。且何可漫膺哉。

第三十九首論婚配聖事

問、何謂婚配。答、婚配乃耶穌所定之聖事。其意有二。之數。益多敬主之人。次意使男女互相聯合。至終不離。表耶穌與聖會相合。及天主與善靈締結。是故永不離。解夫婦永結之約。昔大英國王娶一女。後不樂。欲棄之。是權不准。王從此不服教皇。成爲異教之首。

問、婚配有何效。答、益加聖寵。與他活者聖事無異。又夫婦相和相愛。終身不離。善訓兒女。敬畏真主。然得如善領此聖事者。甚少耳。

問、成此聖事者。何人。何言。何質。答、婚配聖事。非如他成之。而成之者。本係夫婦二人。然聖教會議定行此聖。有二。見証至於聖事本質。乃男女彼此相願也。本言。乃

一人不願。卽不能成聖事。二人中。有成配之阻者。卽不能成聖事。何則。因成此聖事者。其夫婦也。爲質爲言者。亦惟夫婦也。然則欲行婚配之禮者。自當善備。曷不觀司鐸將行聖事。如何預備。婚配亦主定之聖事。夫婦二人成之。可不謹謹備之乎。如一大臣。王上託之重任。何其謹慎預備。以善治之。得皇上之恩寵乎。

問。許親是何。答。許親者。卽許彼此將願成配之說也。此事所關非淺。不得輕易解約。倘無大故而解。有大罪。有大故。則可免。如一人發願。每日守齋。倘或身染重病。精力全消。則前所發之聖願。自當免之。以其真有大故也。問。倘子女不告二親而娶。如何。答。有大罪。重犯第四誡。蓋此事雖全係子女之願。然必當與父母。相斟酌而善治之。抑或父母不告子女。慢而措事。更有大罪矣。其罪本惟主教能赦。何則。因各人之位。各人主之。而父母於此。導之則可。主之則不可也。

迹

茲述古蹟。足見擇配許婚大事。不容輕遽也。在昔日瑪尼國。一女嘗許配於一男。且又矢誓謂之曰。倘異日不配於爾。邪魔必來擒予。吁。當其言之之時。兩情相合。豈慮初終或渝之情哉。既思變志叛約。又許配他少年。慶期行婚禮。故舊親朋。舉觴道喜。判白批紅。各盡其致。是女亦怡然自得。正當此威儀極盛時。倏來二少年。衣如旅人。而不知是皆邪魔也。卽將新婚之女。劫之而去。在旁觀者。倍極驚惶。明日二魔又現。將環佩戒指盛服等。交於其母曰。吾輩無需此物。所欲者。惟其靈軀同下地獄。言畢不見焉。嗚呼。違許配之誓。其罰固若斯其重哉。則世之擇婿者。慎毋輕許焉。既許焉。慎毋輕背焉。

第四十首論將配旨要

問。想欲婚配。當有何意。答。當有合宜聖事之意也。豈惟順從私慾之意乎。婚配之意。備世間事主之人。增天上榮光之聖。若有是心而婚配。主必加寵

降福。然有是心而婚配者甚寡。故婚配後得此恩者亦甚少。譬有一臣於此。從王意爲王從事。王悅之。助之成事。若逆王意。私欲舉謀。安得王寵王祐乎。問。何法以備之。答。一。察主意爲要。蓋順主意者。行路爲安。易救己靈。二。既得主意。又當就正司鐸。聽其指教。三。時宜求主。賜己善配。蓋撒落滿曰。房屋受之於父母。智妻受之於上主。慎之慎之。四。亦宜仰求聖母若瑟。婚配之儀。敏作善工不倦。因不但倖得智配爲要。又當與己性相似。如衣服不但求其美麗。又求其長短大小之相稱。撒落滿又云。良妻以善工得之也。凡或嫁或娶。當依此道而爲之。

問。又有何法。答。宜與父母斟酌。蓋年輕無知。易於受騙。如買房屋。徒視外貌。偉峨。不察內中朽壞。豈可乎哉。

問。倘問父母而不許。子違命而娶。有罪乎。答。若非理而不許。違之無罪。然幼年智識甚淺。恐妄斷父母非理之意。故宜就於有識親戚長上。以定之。而

或是或非。始終自慎。毋出凌辱父母之言。

問。已定後。當如何。答。宜總告解。領聖體。潔淨己靈。使耶穌降臨己心。以就婚事。如當時赴加納筵。維時聖母亦在。何其撫佑新婚。爾亦當恃聖母也。

迹

茲述賢傳。明顯淑女之德。有以免婚姻之事。而感化夫強暴也。曩有一富貴之家。差等於公侯。父母止生一女。名和納公。自幼熱心敬主。恪守貞操。雖其家車服珍寶玩器。無所不備。而賢女皆却之不顧。所服之衣。盡屬樸素。不愛奢華。既長。父母不順其志。遽爾許配於名族安大督。賢女因與素心不合。辭之不可。拒之不能。殊形拂意。仍不以此而變其志。依然服素衣。避塵囂。淡交遊。惟靜處一室。誦經祈主。望免婚姻之事。吁。淑女之畏主葆潔。基於童蒙。守之於長。主能不愛護而成就之哉。洎乎婚期既屆。隆儀已備。淑女卽向安大督。而密以示之曰。予有要言。諒必上主之旨。爾我婚姻。豈如異教。天主上佑。

是乃至要。故祈目前不遽成婚。迨往羅瑪。朝伯多祿聖墓之後。乃可議及焉。安大督急欲成婚。聽此殊難允。然深恐拂其意而從之。於是令僕夫整車馬。裝行李。備斧資。以濟路乏。招僕隸。以便指揮。各色既備。和納公乘煖車。安大督跨肥馬。不日至府。安大督遂選客館。凡動用舉止。悉壯觀瞻。終日遊行。顧盼自雄。獨淑女於是時。朝聖墓。游聖堂。務虔禱。以冀神恩。既而入覲教宗。問係何人。淑女悉舉以對。且祈入貞女院。以避世緣。教宗深訝。名門閨秀。竟有若斯之高志。遂褒嘉而降福之。令詰朝再見。淑女叩謝而退。徹夜誦經。望得所願。待晨光既動。曉色漸開。淑女修容入覲。教宗灑淚求主。飭令淑女辭俗。上契主心。卽將修道之衣。祝聖衣之。淑女服之。叩謝而出。遂歸客館。喜不自禁。跪而深感主恩。安大督於此。適遊行而歸。不料入房如常。見女服修道之衣。端跪誦經。初視之。誠不知爲何人。乃近而熟視之。細問之。女也。安大督勃然變色。盛怒莫容。以爲丈夫而受女子之羞。焉得爲人乎。轉愛爲仇。直欲

致之死地。一雪其恥。然所阻有多。事終不果。乃思變其術。以復其仇。於是乘馬疾行。欲至其母家。強吞其家資。及其嫁裝。故登程之始。絕不予淑女以所需。然於此危機未露之時。主卽以安大督所欲行之事。顯明於淑女。女遂徒步而行。沿途乞食。然蒙主神力。緩步奚啻飛奔。故於安大督至前二日。女已到家。盡將家資等。獻於聖母堂。遂入貞女院。迨安大督至。已無物可得矣。於此遂悟上主神力。扶助淑女。敬其奇德。翻恨前日之非。決志改遷。異日入堂瞻禮。目擊淑女在中。卽趨赴其前。乞恕往日之非。并祈轉託爲院中之役。旋將其家之珠玉珍寶。送入院中。以飾祭臺之具。而懇是女。旦夕求主。永矢弗諉也。

耶穌聖誕歌

聖嬰誕生白冷兮

白冷兮

從是歡樂柔撒裡

亞肋路亞 二句

且看置於馬槽兮
其王厥治無邊際
歡樂上天天神兮
忻聲歌頌真主怡
福音預報牧童兮
救主純神服軀裏
牧童踴躍見禮兮
堪奉誠衷不虛誼
申敬叩拜耶穌兮
襁褓驢牛知伏地
艷艷怡顏聖嬰兮
惟純惟樸是所喜

馬槽兮

亞肋路亞二句

天神兮

亞肋路亞二句

牧童兮

亞肋路亞二句

見禮兮

亞肋路亞二句

耶穌兮

亞肋路亞二句

聖嬰兮

亞肋路亞二句

異星從天顯示兮

顯示兮

皇皇急步三瑪日

亞肋路亞 二句

離朝棄國聖王兮

聖王兮

舍己忘勞惟主覓

亞肋路亞 二句

匍匐欽崇貢獻兮

貢獻兮

黃金乳香沒藥儀

亞肋路亞 二句

聖嬰欣欣祝聖兮

祝聖兮

雅意三王荷寵錫

亞肋路亞 二句

我堪何物奉獻兮

奉獻兮

幸獲卑微中主意

亞肋路亞 二句

至哉耶穌可愛兮

可愛兮

且也常欽至善誼

亞肋路亞 二句

卑污心身極賤兮

兼我所有統獻之

至聖聖哉聖主兮

俯望垂憐慈目視

久望救世果至兮

好歡躍咏歌詩

榮光聖三共一體

永生永王於永世

亞肋路亞可踴喜

耶穌復活歌

子兮女兮榮光之王自死復生兮

撒巴味晨主徒詣墓匍匐瞻視兮

極賤兮

亞肋路亞二句

聖主兮

亞肋路亞二句

果至兮

好歡躍咏歌詩

榮光聖三共一體

永生永王於永世

亞肋路亞可踴喜

亞肋路亞二句

全

瑪大肋納亞各撒默偕至傳屍兮
主使坐側衣白語婦主詣許地兮
愛徒若望速行西滿先抵主墓兮
徒輩驚站伊見主立語平與汝兮
多默不識耶穌復生持疑不信兮
視肋多默觀手與足勿爲逆信兮
伊視基督手足與肋痛曰吾主兮
主曰福哉末視堅信終獲常生兮
忻歡踴躍祝讚吾主於此聖日兮
榮光耶穌偕父聖神三位一體兮
亞孟至於永世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亞肋路亞

耶穌升天歌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幸援子女出舍兮
慌忙登山歌樂趨
征伐巨寇克勝兮
贖世奏凱遂升天
今乃永賞期屆兮
吾主凱旋克懽愉
今乃上天閭闢兮
爲吾闢天克欣歡
今乃主坐主右兮
坐若救世克踴喜
今乃現身門徒兮
諭遊遍地廣敷教

出舍兮

亞肋路亞二句

克勝兮

亞肋路亞二句

期屆兮

亞肋路亞二句

閭闢兮

亞肋路亞二句

主右兮

亞肋路亞二句

門徒兮

亞肋路亞二句

乃率弟子出郭兮
陟山舉手降福渠
聖軀冉冉上升兮
詳雲倏擁隔僉目
天神輒下迓擁兮
古聖群隨徒罔見
門弟翹首仰穹兮
心從目送共瞻依
主乃電透重天兮
諸神輻輳共賡讚
謝主我伏恭頌兮
一心一口同神詠

出郭兮

亞肋路亞 二句

上升兮

亞肋路亞 二句

迓擁兮

亞肋路亞 二句

仰穹兮

亞肋路亞 二句

重天兮

亞肋路亞 二句

恭頌兮

亞肋路亞 二句

榮光耶穌兮
偕父聖神兮
及至永世兮

亞肋路亞 二句
亞肋路亞 二句
亞肋路亞 二句

取譬訓蒙下卷終

20
60120
100

2
60120